

目 录

- 太平天国諭札····· (1)
- 双鯉編·····徐佩璠等 (7)
- 从征隙駒集·····程希孟 (111)
- 蠡湖异响序·····戈清祺 (158)
- 蠡湖异响序·····顾 某 (164)
- 蠡湖乐府·····佚 名 (167)
- 乱后記所記·····李召棠 (177)
- 备志紀年·····张宿煌 (187)
- 辛壬脛录·····佚 名 (194)
- 庚申实录·····沈文鏞 (206)
- 淮生日記·····薛春黎 (230)

太平天国諭札

编者按：太平天国将领致徐佩璠等人的諭札九通，主要内容是关于太平天国在苏州一带征税与地主收租等事。本文与以下《双鲤编》、《从征陈鞠集》、《蠡湖异响序》、《蠡湖乐府》各编，可相互印证补充，都是揭露太平天国时期苏州附近长洲县永昌乡徐少蘧兄弟，以地主团练混入太平天国内部，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的资料。这些諭札系在永昌徐家发现，今按时间顺序编排，文前加小标题，用原件行款付印；太平天国改字均仍其旧，并选印照片数帧，以见原件的本来面貌。

丙

(一)汪宏建諭

九門御林开朝助臣助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 鈞諭

撫天預徐弟知悉：緣兄昨奉

忠王瑞諭，以“田凭銀兩，虽据各县呈繳，尚未齐备。現下上忙业已开征，海塘又复需用。节次諭催，未能应手。連日接閱各县佐将稟报，轉据乡官子民稟称：‘諭办各項錢粮，邇来竭力償催。无如民力不逮，且追呼之苦，不堪言状。恳求鋪派’等情前来。本藩胞与为怀，时以恤民为念。因思田凭、上忙、海塘各款，均关紧要，本难推諉迟悞。但查本年二麦虽丰，蚕桑欠旺。若令一律呈繳，势难兼顾。且近来米价昂桂，民力未紓，殊堪憫惻。若不量为变通，慎[甚]非加惠黎元之道。今酌議仍責成各佐将，先办田凭，次征上忙，再追海塘經費。次第举行，以紓民力；并勒限完納，不准蒂欠。如海塘工程，实在急需，即于征存田凭項下，拨給应用。統俟征齐海塘銀兩，归还原款。一轉移間，公私两有俾[裨]益”等諭。命兄传知各县佐将，一体遵照外，恐弟未得周知，为此鈞諭。仰弟即将经收海塘經費，某县收有若干，开具菁册，稟报瑞核。其所設各局，暫行裁撤。所有海塘經費，仍責成各佐将办理。

望弟遵照而行，以仰副

忠王軫念民瘼，有加无已之至意。切切无违。此諭。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二)李秀成批徐佩璣稟

撫天侯徐少蘧跪稟报为因病請假事

忠王瑞批：据稟因病請假等情，已悉。但既经抱病，应如所請，而地方諸事，尙期勤理。恐該邑佐将，有不合之处，并望弟从中調停，善为撫慰。俟兄凱旋，再酌弟劳。总期毋負委任为要。此批。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三)黃××告示

开朝勛臣挺天安办理长洲軍民事务黃 为

酌定还租以抒佃力而昭平允事：照得粮从租办，理所当然。今昔情形，是宜区别。向来地丁、漕〔漕〕粮、田捐、稅契，无一不由业戶自行完納。每遇水旱借种、借資，业戶、佃戶情同一室，彼此相顾。我天朝克复苏省，安撫之后，甫征之初，即经前爵宪

熊推念在城业戶，流离未归，出示晓諭〔諭〕，姑着各佃戶，代完地漕〔漕〕，俟业戶归来，照租額算找。其在乡业戶，仍自行完納，照旧收租，不准抗霸。尙年又经招业收租；并飭撫天侯徐，飭令各乡官設局照料，毋使归来业戶，徒指望梅，各在案。乃因未定租額，致有五斗、貳斗、籽粒无着者，苦乐不均。盖由佃戶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殊負

忠王暨熊爵宪篤实爱民之意。本年入夏欠雨，車水栽秧，米价驟昂。高区佃戶，工本数倍在田，而应征正杂款項，大率出于佃戶代完。現今下忙以及漕〔漕〕粮，通盘核計，为数已巨，苦属实情，是宜量加体恤。今

本爵宪酌定，还租自完田凭者，每亩三斗三升；佃戶代完者，每亩貳斗五升；高区八折，以抒佃力而昭平允。除委員率同各軍乡官設局照料弹压外，合行出示晓諭。为此諭〔諭〕仰在城在乡各业

戶、承種各佃戶知悉，爾等各具天良，平心行事，均各照額還收，不得各懷私隱。無論鄉官田產，事同一律。如有頑佃抗還吞租，許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強業戶勢壓苦收，不顧窮佃力殫，亦許該佃戶據實指名，稟報來

報，以凭提究，當以玩視民瘼治罪。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示

(四)黃××札

開朝勛臣瑛天安辦理長洲軍民事務黃札委照辦事

本年長邑境內几至旱荒。荷蒙

忠王軫念民瘼，虔誠求禱，尙格蒼穹。芒種後甘霖叠沛，入秋以來雨暘時若，高低佃田一律丰稔。現屆刈獲登場，各業戶收租在邇。本爵因念在城業戶星散寄居，尙年歸來收租，多半向隅空轉；而各佃戶代業完納各款，所墊已巨；且高區佃戶工本數倍在田，必得兩相關顧，酌定租額。自完田凭者，每亩三斗三升；佃戶代完者，每亩貳斗五升；高區八折，俾業佃彼此无憾，以昭平允。除出示曉諭外，為此仰前中三軍帥張弟、前中二軍帥汪弟率同五、三、六軍鄉官設局照料彈壓。務念桑梓之誼，窮民之苦，遵照酌定租額，使各業戶均有租收，各佃戶均无亏耗，以副本爵惠愛平施之意，實厚望焉。望勞心遵照，妥為辦理，毋負委托。切切此札。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 日札

(五)吳省秋照會

長洲天縣監軍弟吳省秋照會

前中三軍帥張兄大人閣下：

久睽德范，時廬鄙懷。藉稔兄台大人林泉自得，真神仙中人也。下風翹企，忭頌奚如。茲奉

瑛天安黃憲札委閣下會同汪宏綉兄辦理中五、三、六軍收租事。奉發告示委札到敝衙，合行備牘照送，祈為查收遵辦，以施惠德于

小民。专此，即請升祺。訃[謹]送宪札告示。为照送示札子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六)汪宏建諭

殿前頂天靖东苏福省天軍主將助天义汪 鈞諭

撫天預徐少蘧弟知之，照得前蒙

忠王劳心，俯念海宁州海塘坍塌，急宜修筑，以卫民生而保田土，曾諭
各县筹备经费，并飭弟提理其事。查得各县乡官有呈繳銀两送
至弟处者不少，未据弟分別县分，縷細申报。后蒙

忠王开恩免办，始行停止。惟忠謹朝将熊于未停止之先，曾奉
宝諭，令在弟处支取海塘经费銀八千余两，后又续收若干，无从查考。
盖派在浙省应修海工，已在

听王殿下支領应用，将次完竣。而派在苏省应修海工，至今未能兴作，
实緣经费未到，无所措手耳。現下忠謹朝将来苏，立須此項銀两
赶紧修筑。趁此农务余閑，正好举办。即如兄所轄吳县，曾据乡
官交銀二千余两。現据良民稟求，欲在下忙內扣除。只以未据
弟申明，殊难凭信。且聞长洲及常、昭等县，所交海塘经费为数甚
巨，急宜查明公归实济。为此鈞諭，仰弟立将所收各县经费，逐
一造具菁册呈送，以备查考。一面将所收銀两，如数繳至忠謹朝
將字內，以便解赴工所，作速修筑。事关地方义举，纵未能一律
奏功，但得尺得寸，均有裨益。千祈查照，据实申复。慎勿因循
貽悞。是所至囑。其即遵照毋违。此諭。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七)汪宏建諭

殿前頂天靖东苏福省天軍主將助天义汪 鈞諭

撫天預徐少蘧賢弟知悉，緣昨据送到告示多张，业经鈐印发行，
諒已查收矣。茲有启者：兄昨赴

慕天府，旋奉

瑞諭。諭称外面現有謠言，初三日之举究竟如何意見，兄茫然不解。

大抵桂处邻近地方，偶生謠喙，因而以訛传訛，亦未可定。虽奉諭即行文与賢弟，当知端的。諒弟必有所聞。为此鈞諭。仰弟立将初三日之举如何传说之处，縷細申复，以凭轉报。再，弟明哲，定能鉴及，决不以此为张本也。其即遵照，切切此諭。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八)駱尙义复函

敬复

忆天安弟駱尙义敬复

撫天侯徐少蘧兄台大人惠鉴：

緣接琅函，备聆壹是。借悉

履祉吉羊

升祺綏燕，为慰。弟系樗櫟庸才，年幼无知，一切事务尙祈随示指南，不胜幸甚。俟弟得暇再行前来請安，面談一切可也。特此布复，敬請

升安，統祈

朗照不宣。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九)邓光明諭

殿前又副掌率邓

諭复

撫天侯徐弟知之；接閱来文，領悉壹是。但現在苏省事务紛繁，荃賴弟台一人回天之力，措置得宜。以弟台干练之才，自能胜任愉快。乃承弟台惠爱情深，屢賁瑤函，殷殷致候。兄接閱之下，感怀曷胜。惟是弟台一片忠心报国，又有乡里之仁，兄心誠为忻慰之至。如苏省人員或有不遵弟之照料，致办事諸多掣肘之虞，弟尽可放胆具稟前来。兄自当彙齐轉稟

忠王，自有定章，决不負弟一番劳苦之心也。但兄現下带队駐守崑珊，防剿妖逆，軍中缺乏紅粉、洋布应用。务望弟台劳心，代兄买办紅粉数十担，如无紅粉，即买硝亦可；并买洋布数千匹。該价若

干,或兄先将銀送尙亦可,或弟买就,兄再行給付銀錢亦可。务望吾弟劳心。总須将兄托买之件,赶紧办就,以济兄軍中急需之用。是为至望。但兄所托之件,实因弟处着人往赴尙海,各处路途熟悉,又甚便当之故耳。諸凡有費薄神,容后再当面謝也。特此諭复。并詢近佳。

为托代买紅粉洋布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諭

双 鯉 編

徐佩璠等

說 明

《双鯉編》系徐佩璠、佩璋、佩璠、佩瑛等人的函稿彙輯，而以徐佩璠的函稿为主，实出自徐家文案程希孟手笔。全稿原藏苏州吴蔭培(清探花)家，从未刊印。解放后，藏于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因其有史料价值，特整理刊出以供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参考。

徐佩璠字少蓮(行六)、佩璋字峨士(行七)、佩璠字戊卿(行八)、佩瑛字英如(行十)为同胞兄弟，苏州齐門外长洲县永昌乡人。一八六〇年太平軍进军苏州时，徐佩璠正主办长洲团练，投降太平軍，得撫天侯封爵(后升撫天豫，又升撫天燕)；同时暗地勾結清政府，得道銜、二品頂戴，賞戴花翎(佩璋等也各得封賞)。徐佩璠、佩璋、佩瑛等在太平天国政权之下，继续組織地主武装(永昌团)，勾串太平軍中的錢桂仁等密謀叛变。徐佩璠則常駐上海，先后与清江苏巡撫薛煥、李鴻章等接洽，企图与清軍里应外合以消灭苏州一带的太平軍。一八六二年末，常熟太平軍駱国忠等叛变，永昌团也公然叛变太平軍。当时徐佩璠入苏州城内，策动内应，被慕王譚紹光发觉逮捕(后杀死)。此后，这一支地主武装由徐佩璠率領，跟随程学启等对太平軍作战；一八六四年清軍进入嘉兴，太湖一带太平軍失败后，該团练为李鴻章所解散。

《双鯉編》共五卷。卷一起同治元年壬戌五月，止同治二年癸亥六月，为徐佩璠在上海时与徐佩璠的通信稿，及与清政府官吏联系的函稿。主要内容是叙述永昌团在太平軍为清軍作内应，以及公开配合清軍作战等事，为全稿最主要部份，原稿共七十二頁。卷二起同治二年癸亥七月，止同治三年甲子六月，为徐佩璠率領永昌团跟随清軍进攻太平軍时的对外函稿。主要内容是叙述苏州附近的战争情况，也涉及到清軍内部的矛盾，原稿共四十六頁。卷三起同治三年甲子七月，止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为徐佩璋、佩璠、

佩瑛等致清朝官吏的函稿，以記載捐官、收租为主，也反映着地主互相間的矛盾，共三十九頁。卷四起同治五年丙寅五月，止同治九年庚午年节，內容与卷三略同，共四十八頁。卷五起同治十年辛未正月，止同治十二年癸酉四月，主要为应酬函件，无可取；末附程某（当即程希孟）函二通，可供了解徐家情况的参考；共八頁。原稿虫蛀缺字很多，无法可补者留空白。

全稿內容可注意者是：第一，給李鴻章、吳煦等函稿反映着他們勾結英、美帝国主义組織洋枪队，鎮压太平天国革命，残杀人民的罪行。美国領事包討欠債一事，也是帝国主义罪行的具体記錄。第二，徐佩璠、佩瑛来往函稿，以及徐氏弟兄致各方的許多函稿，叙述了勾結錢桂仁叛变，永昌团在太平軍中为清軍作內应以及日后与太平軍作战等事，具体地供述了地主分子混入太平軍中充当內奸，太平軍中出現了叛徒，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危害，以及地主武装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間所起的反革命作用。第三，壬戌八月初四日函中記載着永昌团代各地主收租事，提出研究太平天国政权下苏州一带租佃关系的材料。卷三、四記載租佃关系的函稿，提出了太平天国失敗后苏州一带土地問題的材料。第四，全稿还反映着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及其失敗后，苏州一带地主阶级互相排挤的材料。第五，全稿还提供了一些捐官的資料。其余关于太平軍在各地作战的記載，也有一些可以揭露清政府官方文件的虛伪捏造。

今刪去一般官方应酬、例行公事、家庭瑣事以及重复太甚的函稿，刊出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以及收租、放債和地主相互間斗争的各函稿，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各函中例行应酬話和空話也酌为刪节，以省篇幅。抄录与断句由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担任，选材、刪节与加注由近代史資料編輯組担任。各函次序与标题，均照原稿，并无变动。

卷 一 同治元年壬戌 癸亥

复少蓮同治元年五月廿一日

敬啟者，范西民^①先生于十四日謁見中丞^②，已將我处根抵〔抵〕备細剖陈。宪意渙然冰释，已无疑慮，嘱此后总以保守为上，慎勿轻于

① 后函作“范西銘”。

② 江苏巡撫李鴻章。后函或称少荃中丞或少翁。参看《从征隙駒集》第一条。

举动，致滋他虞。

刻接手书，当将原信面陈撫軍，甚蒙嘉納。弟面稟西路軍威現已大振，并謠传丹阳克复；設或兵下常郡，我处可要策应。撫宪以为总俟此間授有方略，再行相机前进。孔方^①投誠之事，亦已面稟。嘱其目前万勿轻动；如他逆亦有此意，尽可暫与羈縻，察其实有可靠，随时稟明。忠逆窺伺上洋，宪意因兵力尙单，固守为上；俟其銳气少衰，再行进步。此間大局，既借夷势，必能坚守。至其窺探上海，要从何路冲扑及忠逆亲到何处，探听确实，随时飞报。其他逆之救援金陵者，系何伪职？系走何路？亦須詳探开报，以便轉稟。

嗣后来信，拟将原函呈送宪鉴，家务不妨略写几句。

湖郡报五月三日失守，实系四月廿八日^②。浙撫左聞从广德一路直取杭省。李撫之弟三大人^③带有馬队八百、步队一千，于昨日抵沪。前稟报效之米，今又面稟，一俟道路无阻，即行起解。撫宪以为現可从緩，前批不必拘泥。周紹濂現已病故，所招之勇，业求藩宪札飭泰州遣散。其遣散之資，后由我处解还藩署。撫宪亦知此事，頗以为然。浦东、奉、南、川俱已投誠，前已报捷；惟金山卫尙未克复。弟窺宪意，于我处并无他意，并嘱目下与忠逆断勿轻絕，但能保守一方，即可論功。倘大兵西下，更能并力助剿，所領之餉，必然代为設法过去。专泐，复請助安。

稟藩宪給发封船条两张^④廿二日

門生現有航船两只，密递探函，輪班往来。誠恐在路装載兵差，以致羈延誤公。为合稟求給发封船硃标印条两紙。船戶系王老虎、薛景山两名，即悬填发交价，实为德便。門生佩璠謹稟

复提中营参府李恒嵩^⑤廿四日

- ① 指太平軍常昭守将錢桂仁。
- ② 太平軍慕王譚紹光克浙江湖州，清方官书均載为五月初三日。
- ③ 李鶴章行三。
- ④ 时苏松太道吳煦署江苏布政使。下函多称“吳老师”。
- ⑤ 李恒嵩字藹堂。下函或作“致藹堂”。

敵局大概情形，一是照常。日昨接得家兄手书，探悉曾九大人扎营雨花台，伪天王飞調忠逆救援北路。忠逆現有貳志，置若罔聞，并欲糾合大股窺伺上海云云。余俟续得消息，再行飞布。匆此复請勛安。弟名正肃

致少蓮 廿八日

敬启者：今晨托王瑞芝兄带上安信一函，計日諒可接到。所有遣散团勇一事^①，前函未尽詳明，今再觀縷陈之。弟自前月到申后，得悉督办已回，崇明团局亦撤，此事未便瀆陈。因与徐云涛^②兄妥商一切，面許遣散之資，由我处給发。此月初周紹濂在押病重，周姓責令我处取保。弟以当时并非我处送县，此时实所未便，仍由其乡亲保出。詎周紹濂取保之后，即行病故。其弟周宝泉无端要弟先送百番。弟以所带川資有限，此項冤錢，不能应酬，回复去后。一面即将周姓招勇根由，及現在出資遣散情形，稟复楊綬臣^③兄及新本府李；并于謁見藩宪时面求札飭泰州代为遣散，其資由我处徑解藩署。嗣后刘松岩廉訪^④来寓回拜，亦曾將此事始末，备細稟明。如此办理，在弟已为周密，而于同乡面上亦算肯吃亏矣。詎料人心叵測，从中尚有搭棚拘訟之人，捏造遣散之資我处分文不出，欺朦督办，以致两次遣門，拒不接見。声言庞宪^⑤深怪我处，将来必致鬧成奏案；一面攬哄周宝泉具呈臬宪。如此將弟恐吓，以冀我处托人調处，必能飽其欲壑。弟再四思維，我处既肯出資，而督办仍然見怪，胡不相諒若此，其中显有欺朦情弊。所慮督办既不接見，我处苦衷勢难洞悉，因悬范西銘代为剖白。昨晚范公招往，得悉庞宪果被朦蔽，今始渙然冰釋。至臬宪处呈詞，幸前日业经面稟，諒无妨碍。此弟到沪后为遣散一事，深受委曲，幸即剖明之大概情形也。窃思此事挑唆之人，在素不相识者固无足怪，今悉其中大半去年与我处投契至好，亦复架詞唆訟，朦稟恐吓。

① 事实经过，参看下文《复泰州州厅許緣仲并伊令兄荀仲》。

② 徐云涛，苏州北乡人，团练首領。时在上海，后潛入永昌等地募勇捐銀。

③ 前署苏州知府楊靖，字綬臣。

④ 江苏按察使刘郁膏，字松岩。

⑤ 庞鍾璐常熟人，时为督办江南团练大臣。

人心之不可測度，一至于此，吁可怪矣！現在此案大致无妨，得有眉目，再行泐寄。专此順請助安。

致少蘧 六月初九日

敬启者：前月杪由时德章带上安信一函并陆刚卿信，想经接到。所有遣散之事，已于王瑞芝兄带去信函，备細具陈。至需費一层，当时与藩宪及綬臣兄商办，約数五六百金。詎料从中挑唆之人，搭棚构訟，朦蔽庞宪，具呈臬宪，以图飽其欲壑。昨綬臣兄来寓，据述臬宪之意，劝我处須出千金，径解藩署，即由臬司札飭遣散，多少悉听官为经理。我处公事总算了結。弟思此事，初議与督办妥商，今既拘絆，纵出千金，庞宪亦难調停。且使挑唆之人，自鳴得意，弟实不甘。所以即行允許綬臣。惟所带川資一千三百余金，除房押租、器皿、家伙等五百五十金，各衙門出費百五十金，竹亭手家中买物壹百金，又李友琴面借三百金，此款因我处公事，总由藩署照拂，友琴多所出力，勢难回却，統計共用去一千一百金，所剩不敷出費。当往面求藩宪，暫行担待，俾臬宪赶紧札飭遣散，不致稽延，再生枝节。藩宪业经面允，約一月后赶解。望兄見信后，即筹此款寄沪，以便解还。

曾营炮船三百余号，聞派淮揚鎮黃翼升于月中統带来沪。李撫軍有鎮江之行。曾提宪^①調赴曾营差遣。李藹翁先行革职。寓中一是順平，毋庸悬念。沪上現亦安堵。专此順請助安。

稟呈三大宪探条 五月廿九日

敬稟者：^职窃門生违侍慈顏，瞬经旬日。刻接家兄^{来信}探函^謹将原函呈^{即抄录呈}

大人
送夫子大人鈞座。本应亲自賫呈，日昨适有感冒，未克面聆樂誨为罪。
大人

至函內所称賊众望西而去，約十余万，面詢来人，知均系忠逆所統。所以松沪之賊既经痛懲，近多吊回。合并声明。肃丹恭請助安。伏維台

① 江南提督曾秉忠。

職員
 鑑。門生佩璫謹稟
 職員

致少蓮 廿九日

敬啟者：頃接李聯升帶來手書，誦悉一是。廿二日晚撫憲開字營在西門外虹橋地方被賊圍住，抵暮，中丞親帶勝字營驀地前往夾擊，殺死長髮千余名，大獲全勝。據云朗天義亦被大炮擊死^①，未審確否？現在上洋各處之賊俱退至崑山一帶。

昨聞江寧府稟云，江浦業經克復。今日會營有信函致薛憲，云四眼狗陳玉成已被擒獲，其供單一紙另錄呈閱。又附上徐澹安自訴苦衷一紙，希為查詢。恐有在外別滋事端。陸剛卿信已閱，送還。前昨兩日疊發兩信，由王瑞芝兄帶上，計日諒可接到。專泐奉布，順請勛安。

復少蓮 六月十二日

敬啟者：月之初九日由船戶唐梅亭寄上安信一函，諒可接到。同日奉到初三、四日手書兩封，外藥一包，借悉家中一是安好，欣幸殊深。昨晨遞到撫憲公文一角，茲交李聯升帶上。閱后望兄一切事宜慎重機密為要，以仰副中丞殷勤誥誡之意。

前日范西銘先生到寓，談及中丞近日兩接廷寄，系查詢我處之事是否實心衛國保民，着中丞查復。據中丞與范西銘云：“徐氏夙有富名，又未出仕外間，難免索借不遂，噴有煩言。此時內外雖與徐氏不合，我現在復奏，總可設法過去，不致有傷。徐氏心迹若要徹底剖明，須俟大兵進取之時，實力幫同助剿，一天雲霧便可消釋。”今日謁見藩憲，得悉西路官兵敗仗，系江北李朝綬^②帶兵援攻金陵，在高梓一帶地方被賊沖敗，仍退江北。此刻雨花台仍系曾九爺扎營，並未退守。提憲曾秉忠聞欲調往會營差遣，所遺之缺即着淮揚鎮黃翼升署理。黃

① 朗天義陳炳文被擊死，系謠傳。

② 李朝綬當是李陽壽之訛。

公昨已到沪，尚未接印。所統炮船三百余号，已到八十号，俟到齐后，必另有一番景象。望兄先行密为布置，一旦調遣，不致措手不及。此說幸勿声张，恐干漏师之咎。专此布达，順請助安。

复楊綬臣十二日

前日接誦手书，聆悉一是。委筹之款，弟处現无可措。昨往各处詢問，又以近日銀期甚紧，纵許子金亦难允移。今拟再往敵友处一商，得手即行奉上，否則須俟永昌船^①到方可应命。弟与吾兄誼同手足，兄处情形久经洞悉，断勿膜視，現在实系无可如何耳。专泐，复請助安不一。

复泰州州厅許緣仲道身并伊令兄荀仲美身

久怀慕蘭，未遂瞻韓。頃奉惠寄家兄手书，当即轉交，囑为稟复。辰下恭惟^{荀緣}仲公祖大人勛祺駿茂，政祉庞洪，仰睇喬云，傾心积日。去岁敵局因周召甘所荐之陆起往江北招集伊徒，并购枪杆，当托周君持銀五百两，帶同陆起前往。今岁正月間陆起与所招之徒三十余名，业已到齐。周君迟至二月始行回局，据云伊另托何君为庞督办招勇若干。继知庞局并无此事。其中显有情弊。惟周君究系敵局中人，該勇既经招集，不即遣散，誠恐別滋事端。当囑把总顾錕随同周君携带遣散銀两，持函径赴台端，拜恳飭差弹压。乃到江北后，所招之勇并未前来。顾公势难守候，因将銀两付存曹和卿^②先生处，囑其一俟到齐，即行按名給遣。此在敵局实为同乡起見，勉力为之。嗣经都直夫將軍^③移查庞督办处。督办与周君虽系至戚，查悉此事未便包容，因将周召甘送府管押。敵局均未与聞。現在弟因公到沪，始悉周君业经病故。而此勇任其团聚，又恐未便。当即稟求撫、藩、臬宪，奉諭由臬署札知尊处，代为遣散。一面飭敵局解銀一千两，暫存藩署，作为遣散

① 永昌船即徐佩瓊家中之船。

② 曹敬字和卿，常熟地主。太平軍克常熟后，即与太平軍及清軍两方联系，促成錢桂仁与徐佩瓊的勾結。

③ 都兴阿字直夫，时以荆州將軍督办揚州軍务。

之資。惟敵局办团以来，已逾两载，目前支絀情形纵难罄述；而此項銀兩，既蒙大宪面諭，只得勉为允許。如此办理想臻妥協。頃晤貴友諸西樵兄，面述一是。备諗公祖大人高誼隆情，不同恒泛，业为此事費尽周章，曷胜感泐。至墊付一层，敵局本未招勇，勢难肩任。实緣諸君办事不妥，以致累及敵局，兼累尊处。今周召甘业经病故，而曹和卿实始終其事，应如何妥为办理，悉仗鴻才。一切費神之处，容俟他日另为图报。种种不周，統希原諒。肅泐布复，并伸謝悃。敬請助安。伏維垂鑒不宣。家兄囑笔請安。治愚弟徐佩璠頓首六月廿六日

代刘芝亭复少蓮囑办火药事

少蓮六兄大人閣下：

久未晤教，歉慙滋深。茲于月之二十日由錢竹亭兄寄到手书，囑办药物。当往各行面詢，得悉近日到貨甚少；又各营均在此間采买；大約須迟一月方能应手。屆时函致吾兄，或由內河，或走水道，总俟尊处复到再行发貨，似較穩妥。专泐，复請近安不一。弟刘芝亭手泐廿六日

复少蓮

敬啟者：月之十二日托李联陞帶上安函并札件一通，諒经接到。茲于二十日由王汀泉、錢竹亭兄寄到信件銀米，照收无悞。刘芝亭兄处先繳去三数有零，余俟划到，再行付去。遣散一事已由臬署札飭泰州办理，所需遣資一千，当即送儲藩署許公祖处。現委諸西樵兄随同曹和卿来沪，函致吾兄守提墊給口粮及遣散銀兩。弟于此事幸已先为布置，不致受挤。日昨虽经叠来催取，并索川資，弟总以事经官办，未便私自調停。如此回复，諒臻妥洽。

张四叔、培之兄、春和弟^①阻风在崇，于廿三日始行到沪。撫宪处稟稿俟商妥即行繕申。十五、六日撫宪密調兵勇及南汇降卒，分路进取金山。一面亲督水师，堵截淀山湖口，并会淮揚鎮黃翼升統帶炮

^① 张四叔下函又作张世叔、仁叔、仁卿叔，即张仁卿。培之即陈培之，下函又称培翁、培兄。春和即馬春和。

船，潜往周庄^①以拒西路援賊。傳聞費玉之子^②在鎮設有詐謀，先令练勇誘迎，黃公随带亲兵数十名上岸。詎意行至中途，忽見黃旗招颺，火枪齐发，击毙亲兵一名。黃公赶紧回船，飭令进发，当将費姓房屋烧毁，擒获从逆一名，訊系笔墨朋友，当时释放。費姓此举，中丞頗不舒服。昨晤綬臣兄，述及中丞面詢此事。曾将“費姓本系下流，素不安分”等語回复。昨晨进謁中丞，面呈探函，諭嘱吾兄后有确探，随时飞稟。并悉金山业已攻克，撫軍得步进步，不轻举发。大約俟崑城得手，我处便可乘机。第屈指計之，未免有需时日也。茲乘季三兄回寓之便，草泐布复。順請勛安。廿六日

家屬徐坤呈

呈为侍蛮毒打求請究怨事：窃家长永昌义团总局董事候选道徐佩璠，于本年五月十一日住居台治北門外西馬路余庆里。茲于本月二十二日永昌家中寄到柴米，家长喚属华金等由陈家木桥船上，挑取回寓。正在装担間，忽来不识姓名一人，擅自挑去。华金殊出意外，追往向取，知系宁波人□□所开柴行。正欲理論，陡被□□掀翻河畔。行中又出两人，帮同痛打，失去銀押髮一支。华金逃回，訴知家长。因事乖情理，疑其謊說，遣属前往問明。行中非特不理，反欲索取行用。窃思販賣之柴，自应到行过秤，但此柴系家长家中寄来，何得霸持，硬誣販賣，不問根由，肆行毒打。为此叩求大宪大人，予以薄惩，以儆凶横，而安良善。感德无既，沾仁上呈。六月廿六日

稟复曾中堂仁卿^③出名

敬稟者：窃○○自三月十三日在皖奉鈞札，随同前任广东南韶道吳道，附輪船赴沪查勘沙团。吳道急于回皖，未及到沙。○○当将沙州[洲]大略情形，即由吳道附奉在案。嗣后李撫宪札委常州府薛守查勘，○○会同长洲永昌团紳徐佩璠等，到沙察看情形。寿兴沙田数較

① 周庄为苏州、崑山、吳江間的大鎮。費玉成本为周庄无賴，乘太平軍攻取苏州时机，即組成一部分武装盘踞周庄一带。一方与太平軍联络，一方勾結清軍。

② 費玉即費玉成，時已死，其子費若卿統帶其众。

③ 张仁卿。

多，因南岸海埧可通，近有賊踪沿江肆掠。民力已竭，籌捐匪易。常阴沙未经賊扰，而田數甚少，勉力籌捐，亦无巨款。○○于七月初二日至沪，將此情形面稟撫憲。奉諭沙洲地瘠民貧，殘破之余，不必辦捐。○○即親往沙洲，將憲意宣示，俾沙民咸知德意。所有○○奉札向導，查勘沙團，現在未易舉辦，呈繳憲札緣由，理合稟明。恭請勛安，伏維鈞鑒。七月廿日

致少蓮

敬啟者：月之三日由船戶趙坤帶上安信一封，想經接到。家中自母親以下諒各安好。半月未接手書，實深悬念。

昨謁藩憲，得悉鮑軍門收復寧、廣后，童主將^①亦已歸降。現在鮑已由溧水前往金陵助剿。此間自金山收復，李撫之弟三大人名鶴章，移營廣富林，會同華副將^②攻打青浦。大約俟青城得手，進取嘉、太，便可得步進步矣。

趙吟蕉兄曾至弟處，因聞竹孫于六月十七病故^③。未審確否？囑為一探。黃翼升名[字]昌期署理江南提督旨意已到。弟擬前往一謁，并代六兄^④繕發賀稟。附去鍾琴翁家信一封，又徐秋宇寄汪金圃一信，外英洋拾伍元收存弟處。兄處如无英洋，將本洋划付亦可。此間英洋兌價一千二百廿。甘露自撤局后，曾有潘姓來寓，兄如已將札子吊回，一切可置勿論矣。專此，泐請勛安。七月十六日第二號信

再啟者：正在封信間，適接來書，欣悉一是。凌事^⑤應如何辦理，容俟轉致前途，再行奉布。上游信息日佳，聞金陵圍城內，米價陡長每升三百文，勢窮力竭，行將自潰。會帥大隊已抵池之大通鎮，想不日南下，督軍進剿。青浦于十五日午刻經華副將攻克。從此略嘉、太，

① 太平軍保王童容海于六月二十日叛變，投降鮑超。清軍遂陷寧國、廣德。

② 美國流氓華爾，統帶洋槍隊，受副將職。

③ 湖州團練首領趙景賢字竹生，于六月初太平軍克湖州時被俘，解至蘇州。沈梓《避寇日記》七月廿二日條載：“聞七月十五日趙竹生為偽忠王所害。”亦記當時有趙景賢已死的謠傳。原文作“竹孫”，蓋“竹生”之誤。趙竹孫系另一人。

④ 徐佩瓊行六。

⑤ 浙江布政使麟趾，于一八六一年太平軍克杭州時逃亡，后死去。其妻托徐佩瓊尋找其女。本卷各函多誤麟為凌。本卷閏八月以后與以下各卷都作麟。

下昆、新、破竹之勢已成，不难迎刃而解矣。弟璠又启。載請勛安。此信迟久未发，廿三日陈培翁动身带去。

致楊綬臣

綬臣仁大兄大人閣下：

昨接臬宪来文，咨奉撫批敵局正法勇丁一禀，录呈电鉴。又催繳領款禀，尙未批发。泰州原信繳还。遣資一千两已解藩署內。尙短数十金，俟繳齐后，再备公牘奉聞。专此請勛安。如弟璠頓首廿四日

录少蓮七月廿一日第肆号信代书

十八日由王船戶寄去一信，想经接到。昨接吾弟来信，备悉一是。所云一切机宜，自当先行密为布置，断不至临期猝办，有悞事机也。日来东路消息甚佳，我处云霓之望亦甚切。总之，官兵早下一日，我处便早生一日。翁老夫子委办之事，已遣妥人前往探听，得有确耗即囑去人妥为領回。万一道途梗阻及探无消息，容俟从緩商办，必思有以报命也。家中自慈亲以下均屬安好。余容续达，即頌近佳不一。兄璠頓首廿五日辰刻接到

致少蓮七月廿九日第三号信

敬启者：月之廿三日张世叔、培、峨两兄回里，带去第二号信又各宅附信，想经接到及分別轉交矣。廿四日由时德章寄到第三号信，欣悉家中自慈亲以次均各安好。又謝松甫兄信一封、宝一只当即轉交。孔方之事^①昨已面禀藩宪。奉賢現委韓佩经署理。臬宪虽未回营，浦东事幸无妨碍。

昨晤楊綬臣兄，得悉泰州之禀已蒙撫宪批飭。一面諭令綬兄照会我处，能否格外再筹数百金，津貼泰州，以便将此事圓全过去。綬兄照会現已接到。俟再面晤商妥，径由弟处移复并請轉禀各宪核夺。弟意撫宪此批于我处总算分外調停。倘执定抑彼伸此，泰州未必平服。且渠族在京亦多照应，将来恐于我处益增嫌隙。看来此事除已解藩庫

① 指錢桂仁投降清軍事。

一千兩外，又須籌措四五百金，撫憲面上似較過得去。質諸吾兄，未識以為然否？

五月杪附去石橋頭徐澹安自訴苦衷一紙，未蒙示復。茲渠又倩人屢來懇情。望兄見信后，密為查詢，恐又在外滋生事端。吳潤生兄書板事已往轉致。趙吟蕉現往鎮江，其侄松岩兄昨來拜會，囑探竹孫之事。得有的確實信，希即函復。此間軍務進止机宜，日內并无消息。大場、江灣一帶現有賊踪，幸不驚惶。邹君捐事已囑程申甫查開細數。原信送上，外附去撫批一紙、信共五封，分別收交為荷。茲乘時德章回里之便，專泐。順請勛安。

稟勇目徐景堂等三名離伍結匪劫杀强奸訊問確實違例正法由

補錄六月內稟稿紅白稟，撫、藩、臬、府四處。

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瑗謹稟大人閣下：

敬稟者：竊瑗自奉前憲台割諭設局以來，召募勇丁，朝夕訓練，未敢稍疏。嗣后勇數日增，約束之責愈重。三年以來，勇丁等間有不守營規，致滋事端，當經懲治，幸無隕越。詎于本年五月間，有勇目徐景堂、馬秀、蔣胜高三名私離隊伍，在外勾結匪類，搶劫民船，刃死事主，强奸婦女。職密為查訪，訊問確實。該勇目等罪大惡極，未便姑容，謹遵軍營例先后正法，以肅軍令而杜效尤。約束不嚴，亦屬咎无可辭。所有正法該犯徐景堂等緣由，理合申報。肅泐寸稟。恭請勛安，伏維鈞鑒。

再此系在滬繕稟，未用戳記，合併聲明。藩、臬、府三處添此數句。除稟^藩臬^臬司暨前署蘇州府楊守外，職員佩瑗謹稟。

署撫部院李批 臬司咨文中抄出。七月十九日咨。

貴紳稟勇目徐景堂等三名離伍結匪，劫杀强奸，訊問確實，違例正法緣由。奉批：據稟已悉，仰總辦團練劉臬司即移知照。嗣后該團遇有關涉刑名公事，仍隨時稟候核示遵辦，不得待本部院訪聞，然后以一稟了事。并約束勇丁，安分守法，毋再任其劫杀强奸，形同匪類，并干重咎。切切織。

兼署苏藩司吳批 七月十日到

来文閱悉。希候撫宪暨臬司批示。此复。

总办江南团练、署江苏按察使司刘批 七月十九日到

現奉撫宪批示。希即查照另文办理。仍候藩司批示。此复。

稟复札查前領銀数月日 并目下无力措繳乞恩緩追由 补录六月稿紅
白稟撫、藩、府三处。

永昌团董^{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瑗^瑗謹稟大人閣下：
_{候 选 道}

敬稟者：窃奉前署苏州府楊守照会：“奉宪台札开：‘查接管卷內，据苏藩司会同苏松太道呈复，放交永昌义团紳董徐道募勇經費，严飭該处督办团练之代理苏州府楊守，押令将所領銀兩查明如何支用，据实詳办一案。当经薛前部院查历来动用司道各庫銀兩，除例支款項外，凡系特动之款，均應先行詳明本部院，核明批准后，方准动放。即使曾經面回，亦总須由司具詳，由院批准，上下衙門均有案据，方足为准放之据。所有永昌团练一事，前据苏藩司单稟，系由上海紳商公捐撥給，并未回明动用司道庫款。現在此項銀兩为数甚巨，且系司道各庫正款，将来如何报銷，本部院碍难覈准。即经札飭按数繳还归款在案。迄今两月有余，所放銀兩曾否追还，未据报聞。現值軍餉支絀之时，未便任其延宕。并查司道两衙門，先后于去年六月放过徐练經費銀六万兩，八月又放銀九万五千兩，十二月又经徐练借領銀三万兩，共十八万五千兩。嗣据司道会呈称，因由道将司庫所放銀兩，一并覈入彙报，致有未符。統計該董在司道两庫共領过銀十二万五千兩等情，究竟該董徐道实領过銀若干兩？亟应查明，以昭覈实。除札苏藩司勒令該紳徐道，赶紧按数繳还外，合行劄查。劄到該守即便遵照，迅即查明該紳董徐道究竟实領过銀若干兩？开具請領月日細数清折，刻速据实稟复覈夺。毋迟速速。此札。’等因到府。奉此，合亟照会。为此照会貴紳董，希即迅速查明以前实領过銀若干兩？开具請領月

日細數清折，刻速復府，以便據實稟請覈奪，毋迟速速。須至照會者。”奉此。

伏查職等自咸丰十年四月十一日起，設局辦團，召募勇丁，賑濟貧戶，采買軍火，置備器械，添設巡船，釘筑桩垣，一切經費皆系自备。一載有余，羅掘殆盡。嗣蒙^{前撫}吳^憲委辦蘇城事務。^{兼署蘇藩司}于十一年五月十六日給發曹平銀叁千兩，五月十九日給發曹平銀伍萬柒千兩，七月十五日給發曹平銀伍千兩，七月三十日給發曹平銀叁萬兩，十一月二十七日給發曹平銀壹萬兩，十一月二十九日給發曹平銀貳萬兩，統計前后共發銀拾貳萬伍千兩，均經具有領結免收在案。不期蘇城之事功墮垂成。職等日夜疚心，罪无可逭。伏念庫款攸關，絲毫不容妄用。况職等所領如此之巨，闕天踏地，尤切焦心。但數月以來，布置一切，領款俱已用散。而職等家資半毀于逆匪，半耗于團防，窘蹙情形，實難言狀。籌思昕夕，無計可施。惟有吁懇大人，俯念職等委因辦公費用，格外施恩。容俟蘇城克復后，職等自行設法變產，陸續賠繳，斷不敢使庫款久懸，致煩憲廑。或者大兵進剿之日，職等荷戈負弩，稍效前驅，得以涓滴之勞，獲免邱山之累。則出自憲恩高厚，非此時所敢希冀于万一也。謹將前領銀數月日并目下無力完繳各情形，據實稟陳，伏乞鈞鑒。恭請勛安。除稟蘇藩司暨前署蘇州府楊守外，職員佩^璫謹稟。

致少蓮 八月初四日由瀟口船戶曹文秀寄去第四號信

敬再啟者：七月廿九日書就第三號信，因時德章有事羈留未能動身。茲于初四日由沈坤帶到前月廿七日第四號信，^{前月四信}并錢、洋藥，^{俱接到。}賑照收無悞。借悉張世叔諸君尚未回宅，念念。此間于三四日內，大場、江灣、野雞墩、法華一帶，連及新聞，俱有賊踪。初二日浦東投誠之劉姓^①，前往西路與賊接仗，陣亡。昨日撫、臬憲親督華副將、李參戎^②統兵迎擊，賊大敗，退出三十里外。連日軍務倥傯，大憲處未便晉謁，俟稍閒再往也。

金陵近無所聞。米價漸松，看高每担三兩八錢，次則三兩二錢不

① 即劉玉林。

② 即李恒嵩。

等。药料俟配齐寄上。鮑君所托峨卿买物之銀信一函，現因峨卿回去，收存弟处，亦俟妥便寄回。时君須再緩數日回局。恐勞遠注，先此布聞。再請助安。弟璫又頓

稟复撫宪批示泰州遣散周紹濂募勇一案勉再筹措由

八月初四日稟楊本府

永昌因董候選道徐佩璫謹稟公祖大人閣下：

敬稟者：窃奉照会：“奉兼署布政司吳札开：‘据泰州許牧呈称，遣散周紹濂募勇一案，开具清折，請飭迅催徐董筹款归垫等情。奉署撫部院李批：“查此起勇丁早经庞大臣行文截回遣散。該州应即早为資遣，何能按照各营募勇章程，分別队目散勇及管帶名目，垫給口粮并須算給沿途盘費及积欠等項。且前据楊守轉据徐董等稟称，所招之勇与該局并无干涉等情。是徐董之筹款，似尚出于局外調停。而泰州之垫給亦难保无格外浮濫。札司即便轉飭楊守，核明許牧开报确数，督催徐董能否如数筹繳，分別妥办具复。仍行泰州知照。”等因到司。札府立即遵照，核明許牧开报确数，督催徐董能否如数筹繳，刻日分別妥議通稟察办。速速。’等因到府。”照会到职。奉此。

伏查周紹濂前由敝局因公遣赴江北，擅自招勇，与敝局本无干涉。因其被押，任令此勇团聚，誠恐滋生事端，所关匪細。即经稟求公祖大人察核轉詳大宪，札飭泰州許牧妥为遣散。当奉宪諭，令由敝局筹备銀一千两解存藩庫等因。茲閱泰州垫款清折，內开遣散川資，已据周、曹二董稟定，措备銀二千两。現在周紹濂虽经病故，尽可責成曹董归結。况周董病故时，其弟周宝泉曾在职处面述曹董因勇粮遣資之用，已向周处取过錢七百千文、布七百余匹。此項如何支銷及此事是否确实，职固无从問訊。但周宝泉意欲向职处取偿。今泰州又欲向职归款。向非曹董朦蔽泰州，从中取巧，敝局何至未招一勇，而几欲身肩重累。总之，此起勇丁招募与遣散，与敝局两无干涉。惟周紹濂在外办事不妥，貽累敝局，兼累泰州，于心窃所未安。現蒙撫宪批示，遵再筹思，惟有于无可筹措之中，作竭力报效之計。除現已解儲藩庫銀一千两外，勉再筹备銀五百两。第敝局經費日益支絀，目下断难湊解。

容俟陆续筹措,另行呈解藩庫。茲奉前因,合亟据实稟复。仰乞公祖大人俯賜察办,通詳大宪,札飭泰州知照,实为公便。再,此系在沪繕稟,未用戳記,合并声明。肃泐,恭請助安。伏維鈞鑒。職員佩璠謹稟

致少蓮八月初十日第五号

敬啟者:初四日沈坤到寓后,即由船戶曹文秀寄去第三、四号安信一函又附寄各信,想經接到。茲于初六日已刻陸邦華遞到第五号信并仁卿叔、培之兄各函,除分送外,所有探条,即經抄录分呈各宪矣。淀湖之役,担受惊恐,培兄又逢脫耗,聞信之下,深抱不安。

初五日往見李少翁,面呈沈坤帶到之第四号信。并将角、陳兩鎮近遭擄搶情形,懇其查办,以苏民困。少翁因角鎮有人呈控,亦知曾船糾合槍船前往滋扰。業已行文严加申飭。但欲去疾务尽,一时恐尙未能。

初六日午后往見吳老师,得悉潤城有貝[賊]众十余万围攻,頗为紧急。貝[賊]之詭計,意欲吊虎离山,以解金陵之围。初七听泉來,知中丞已札飭方伯移會夷館,調去火輪船三只,前往救援矣。

天水^①处已往告知一切。据吟蕉之侄松岩兄云:“賁处^②要錢,可否遣人一探,需數若干?即行示知。”弟以:“此輩未盡可靠,認真与他論錢,必然奇貨可居,否或另生枝节,均未可知。容俟信致家兄,再行設法从长办埋。”

凌事俟往見刘松翁^③当为面述。二馬^④先生处,已往拜两次。玉四叔亦于二馬处見過。看他意思尙好。培兄禱机等件,已將原信加条去取。适慎翁他出,尙未取回。

江北事已与綬兄妥商,只得再筹五數^⑤,中丞面上似較过得去。

① 天水为赵姓郡望,此指赵景賢家。沈梓《避寇日記》卷四癸亥年四月二十一日載:“初忠王敬慕赵竹生,欲服其心而用之。……及忠王往江北,特属伪慕王宾礼如初。”

② “賁”系暗号,似指慕王譚紹光,以“廿”代“慕”字,以“貝”代“賊”字。

③ 凌事即为麟趾找女儿事,參看丁卯二月十四日函。刘翁即臬司刘松岩。

④ 当指馮桂芬。

⑤ 当即泰州遣散团勇事。綬兄为楊綬臣。五数为五百两。

复稟前已繕发，稿底另紙呈閱。昨綬兄寄示撫札一通，得悉曹敬、何輝級并在中丞处具稟。綬兄并奉撫、臬宪面諭一是，約弟进城面商。前昨两日适因寒热未往，俟稍間当即走遭也。札稟俱另紙抄呈。邹姓捐事，当嘱程申甫兄赶办也。专泐，复請助安。

再复少蓮八月十一日第六号

敬再启者：昨日正在封发第五号信交陆邦华递去，适凌僕张某带到第六号信，欣悉家中自慈亲以次一是安好，为慰。金玉山^①等具稟办团，弟初不知，嗣聞仁叔、培兄談起，因揣春和之意必然高兴。盖渠喜于有为，自沙洲之捐中丞不允办后，遂于动身回沙时，聞有拉同玉山赴沙之信。現知玉山已赴沙去。弟料春湖金团既不列名沙练，或将暗集。否則始不列名，继仍入局，均未可知。至在沪設局之說，据春溪传述，聞在大东門外王家嘴角长兴棧房內，已立与否不得知也。閱刘松翁批，所請并未如願，但令照旧密团而已，仍然一无把握。渠等設局在申不过欲符暗集之意，耗費原未慮及。弟于初六、七日，因暑湿蘊蒸发热，連投湯剂，虽已退凉，身子总不松快。来信容緩呈閱。总之，彼局若成，我处总勿与聞，免致如江北一事，波累至今仍未了結也。

天水事已复第五号信內。凌处昨持刘松翁名片送来綢緞等物，弟概未收受，当即遣丁随同来使往見凌太^②，嘱其面稟，承惠之件，决不敢当，但求太太入都后照拂一是，我处受惠已多。惟凌太急欲見女，又不敢冒昧来接。一切总俟吾兄妥为設法护送来申可也。

王氏又去过两次，仍无影响。刻届节間，各署及房租各款开銷諸未准备。邹君双月知县，折实需銀六百四十余金，除收七宝，余少尙多。两处均須筹出，于事方克有济。奉賢一案因归入奏之件，应如何办法，尙未見有眉目。統帶姓刘，領兵官現押营务处，貰受誅。此間亦有此說，因臥病未得确耗。峩兄之物，已嘱春溪买来，并交陆邦华寄上。余俟续罄。弟璫載頓

① 太湖湖匪头目。

② 即麟趾的太太。

稟呈刘松岩廉訪探条并恳照拂泰州催归垫款事 十二日 夹单

敬稟者：窃职违侍鈞顏，朐经旬日。刻接职兄家信，謹将原函送呈大人电鉴。本应趋叩崇墀，面聆渠誨，因日来积受暑湿，蘊蒸发热，連服湯剂，尙未霍然。五中歉仄，寸楮难宣。此信賜閱后，敬恳飭呈撫宪行轅，无任冒瀆。至函称伪慕王伏誅^①，是否即在青浦地方，抑另系賊中头目，便乞訓示一二，以快下怀。

再，頃接前代理苏州府楊守轉奉撫宪批示泰州許牧垫給各款清折，轉飭照会。伏查此起勇丁招募与遣散，原与职处两无干涉，惟念周紹濂前由职局因公遣往江北，擅自雇募，旋经被押，用特代为稟請遣散。即经遵奉宪諭，筹备銀一千两解儲藩署，以作遣資。此在敝局已属勉力为之。总之，此事始悞于周，继坏于曹。現在周虽病故，而曹实始終其事，似亦未便置身事外，脫然无累。至职局目下情形，掘罗殆尽，剜补无从。欲挪，則告貸无門；量入，則来源已絕。昕宵焦急，計莫可施。此外錢文，更难肩任。素蒙大人栽培逾格，在远不遺，用敢恃爱瀆陈，仰乞俯賜矜全，致免扰累，則鴻施感被，頂踵难酬。肃丹，恭請助安，伏維慈鉴。除具稟呈复楊守外，职员佩璠謹稟

致少蓮 八月十五日第七号

敬启者：月之十一日交陆邦华帶去第五、六号信两函，又附去各信件并七兄托买之紙两件，計日諒可收到。弟日来因暑湿蘊蒸，連日服药，身子总未爽快。前凌僕寄到之第六号信，已加函呈送三处矣。汉翁事俟进謁时当为提及。惟弟揣汉侄必然在內，兄試密为一探。昨据春溪传述，知申局果設在大东門外王家嘴角张协济錫邑人长兴客栈內，局中已有五六人。春湖在申时去过两次，此时諒邀入局。一切經費刻下俱系济垫，将来难乎为继，难免不教汉垫。設局之名为偵探苏、松、常、太賊情，以便上达起見。至其用意，总忌我处将来独成大功。所以我处未便从中說話，誠恐积忌成嫌，反为不美。成否听之可也。

^① 慕王譚紹光陣亡說，不确。

昨王听泉来，得悉湖郡、长兴現已克复，童姓有包取湖郡之信。西路尙无好音。此間节后有取加[嘉]之議。并聞太有信到，意欲效順。营內議事頗密，未悉其詳。枪船現有九帮，自备斧資[資斧]来营报效。中丞以为既归大营，能包[保]各路不再出有搶案，方准允投。現在各船富有劫資，固可自备。将来能否常川接济，以此頗費躊躇，尙未定夺。

七兄所需顏料、药料、墨俱交船戶赵熙祥带去。再，仰配与汪于卿前寄洪心魯之信，仅云寄夷場宝泰錢庄朱春山兄轉寄，并未将宝泰店小地名开列，至今无从寄处。后即注明为要。专泐，順請勛安，并賀节禧。

录上催取张四叔任事日期履历札一通，培兄嘱抄壬遁一本，南都課单一紙，药料、顏料賬二紙，椒兄信一函。

致少蓮 八月廿一日第八号

敬启者：月之十五日由船戶赵熙祥带去第七号信并顏料各件，想经接到。江北事前由弟处稟复綬臣。及曹和卿、何輝級互稟中丞之后，少翁亦窺見根柢。日前綬臣因江北許老八来，名械身号蔭庭特治一席，邀同曹、何、諸西樵徐，云奉少、松两公面諭議結此事。席間又悉江北所取周姓錢布，亦令繳还。許八因上游未必袒許，又想我处于一五之外得能潤色，便好作一落馬地步。弟窺見其微，总不答应，并言明五数亦須俟后首陆续措齐，再繳藩署。总之，彼处自奉宪諭，亦复急于議結，此特做些身段而已。今晨綬兄来寓，知許八已算应承，无复他說。刘松翁处前曾函致此事，并恳从中吹植，諒经心照。

昨接复函，得悉玉山之稟业被两次駁斥，頂詳少翁銷案。彼局倘来汉处，派出經費及与我局交涉事件，尽可婉言辞却。七月中我处稟复前領銀数月日清折，撫房曾来設法。嗣以未飽其欲，公同商拟严批呈送，以为勒費地步。近据有人傳說，少翁頗不謂然。現將此案留中不发，未审确否？此輩苦无用力处矣。

上游日来尙无好音。据新聞紙云，城內时有火起，在陈之厄已有三日。此說未尽可凭。至此間布置一是十分机密，寻常不得与聞。大約既得隴，有不能不望蜀之勢。今日去拜二馬先生及李藹翁，得悉湖

郡似已攻克。鮑軍門从东坝一路統兵东下，浙省有归我之信。黃翼翁已接提印，刻日赴鎮，聞欲进取常郡。华副戎現亦在沪，弟約同藹翁于廿三日往拜。据藹翁云，此間征西之举极迟在九、十之交，嘱致吾兄，一是善为布置。已累九仞之山，毋亏一簣之土。并悉渠为坐船一事前曾函致兄处，倘能照办最好。茲乘徐姓船戶之便，草泐布达，順請勛安。

再启者：正在封信間，适蔡云山、陆邦华帶到第七号信及各函件銀兩，照收无悞。凌小姐^①先接到寓，俟飯后再行送去。一路安好，恐劳远注，先此布复，再請勛安。弟璠又頓升二日

致少蓮八月廿五日第九号

敬启者：月之廿二日蔡云山、陆邦华送凌小姐到时，适有徐姓船戶开行，封发第八号信，因先略綴数行，以慰悬悬，計日想可接到。今日謁見师台，得悉曾揆帅現有信致少翁。据云，陝西之役已另派胜克斋前往，多隆阿仍回江南帮同曾九爷剿取南都。鮑春霆軍由东坝进逼湖郡，楊載福統領水师从京口东取常、阴一带，橫亘其間俾首尾不能兼顾。并嘱此間切勿轻举，須俟上游札致再行会攻。

李鶴章老三現扎松江城外，老大李瀚章江西吉安道、老六李朝忠^②五品銜，俱已到沪。黃翼昇于廿一日接篆，賀稟在此間繕发。六兄中秋节稟亦俱代繕递去。兴国州信刻已寄去，后如有信投递亦便。

老师談及此間秣米頗不耐吃。友琴云，老师爱吃高黃米，遇有便舟載出五六挑送去最妙。童姓自归鮑軍門之后，长兴一带，被冲去数县，所以近日有收复湖郡之謠。特无兵駐守，未尽收回。降卒六万人，揆帅仅收二千。鮑从中調停，允收六千，余卒未审作何布置^③。

凌小姐于是日飯后送去刘松翁处，一面差家人关致凌太，母女相見，如获再生，喜极生悲，一場大慟。家人回称，渠处感激异常，无可图

① 麟趾的女儿。

② 即李昭庆。

③ 《霆軍紀略》卷五載：“童容海降众六万，仅收二千人。恐余党不能尽散，鮑超乃令酌留三千人編立启化营。又議再留三营。其遣散者每人給途費千文”。

报，須諸异日。茲遣陆邦华小船先回云山，所买物件即交伊带上。大船后发，再行信致。专泐，順請勛安。

致少蓮 閏八月初四日第十号

敬启者：月之廿五日交陆邦华带去第九号信并茶叶等件，想经接到。家中自慈亲以下諒各安好。前日麟太送来謝^{兄嫂}两信，感激之忱溢于言表。又与^{侄甥}女結盟帖两封，又送母亲、兄嫂暨^{侄甥}女礼物，种种俱已照单收下。又送弟菜一席。四共开发去代茶洋拾玖元，总力錢陆百文。除方靴、花翎留存弟处，余俱照单交蔡云山带上。麟太又給蔡云山三十元、陆邦华十六元、阿德貳元、枪船三只廿四元、坐船八元。除阿德两洋留存弟处，余亦交蔡带去查收，酌量派給可也。又装去英弟牛庄油一簍、賬一紙，代付英洋十七元，錢八百三十七文；彬記貨物一宗、賬一紙，代付錢三千文；忆萱配好眼鏡一付，代付錢四百文；又水笔先去二十文；又附呈老太太月餅八匣、制甘梅四包、青盐物一包；^{兄嫂}弟媳每月餅四匣、制甘梅二包。

又寄上金伟生別駕名文黎，住枫桥市浜，金香树胞弟，曾任嘉松盐运司副使松軒亲戚。长邑田數賬两本，額租六百石左右。渠自遭乱以来，光景迥非昔比，欲求我处代为收租，每收見米壹佰石除去开銷及賬房酬劳淨归伊四十石。望兄裁夺。此事如果可行，即行照賬开由，一面示复。又附去吳邑賬一本，如办不到，后首寄还可也。

前月下旬少翁奉到北旨，审讯馮日坤。未知何事？据实复奏。看管粮厅署內，托故逃匿夷場。緝获后，老师面回少翁。密传王蓮翁进营，付銀百两，为办棺衾事。外人无从摸索。廿七夜三鼓后少翁亲书硃諭，持令入城，即着王蓮翁見字行刑^①。此事慎密勇决，民間称快。

① 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上海已革副將馮日坤正法折》言：馮日坤“通賊、濟匪，扰民、吞餉”，奉旨查办。八月二六日逮捕，由上海县看管。逃至洋涇浜老旗昌洋行，当日被追获。八月二十七日正法。

初一日謁見老师，得悉前月廿八日华副戎攻拔慈溪，身受枪伤，回至甯郡而死^①。华之奋勇敢战，张殿臣后一人而已，又毙于贼，深可惜也。

今日进謁少翁，談及我处局用日匱一日，深恐支撑不下。总祈火速进兵，俾苏民困。少翁以为一两月間未能取必，总之，見可而进，断勿迁延也。弟身子渐次向愈，尙未大健。余俟续达。专泐，順請勛安。

致少蓮 閏八月初八日第十一号

敬启者：月之四日蔡云山回局，带去第十号信并各函件，亮经收悉。是日午后陈媽至，接誦第八号手书，借悉母亲前日曾发寒热，幸即痊愈可。寄来香粳米、酱菜油、退药、英洋、錢文并照七哥信点收无悞。探函昨已呈送各处。此間一是照常，西蕩之期，尙难屈指。宁波自华副戎陣亡，現甚吃紧。該处俱系广艇，結毛为患，单只輪船頗难出入。月初金木两緯星同度，西人以为休征。前岁省城淪陷，金木同度，今又見之，喜可知也。各信均已分送。宝和錢庄亦经寻着。茲乘周凤祥原船回里之便，附去局笔八十枝、小鼓五面、明角灯捌盞、药料、顏料、紙貨、府綢等件，点收为荷。专泐，即請勛安。

致少蓮 又八月十五日第十二号

敬启者：月之八日交周凤祥原船带回第十一号信并各信函物件，想经照收无悞。初十日陆邦华递到第九号手书，欣悉家中自慈亲以下一是安好为慰。函示云云深为可虑。忠賊竟思效法曹瞞，假手黃祖，陷害正平。屢招不去^②，固系高识。但渠疑忌之心，积而必发。現在崑、新一带雄师銳卒百部毛詩^③，已阻东行之路。万一鷲鳥归巢，

① 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华尔陣亡請卹折》言：八月二十七日黎明，华尔在慈溪县城被太平軍击伤，运回宁波，二十八日死去。

② 据下文“迫于慕賊之招”一事，可知当时慕王譚紹光召徐佩瓊去苏州。以黃祖比慕王，以弥正平比徐佩瓊。

③ 以毛詩喻三百。“百部毛詩”，意为三万。

猝然毒发，东西响应，其危更甚于累碁。至如和嶠^①为人，是否同心一德？若犹歧路徘徊，待强而事，则胜或相让，败不相救，乾亥一方，临急亦未足相依也。孑然中处，依傍一空，四顾躊躇，实嫌孤注。更可虑者，一有迁动，则四播謠言。弟为此事輾轉中宵，未有良策。至另函所需之件，方伯未能肩任，云俟上陈之后再行办理。

昨晚持函往見二馬公，渠意进見时宜云腹地現在空虛，求其派拨舟师，由北方駛入，策应我处一齐下手，约会外围直搗中央。否則西取常、阴，以截澣关。否則东略嘉、太，以通沪瀆。如蒙印可，再将需办物件，装作尾声。庶几进言不嫌于突，或能动听。弟意此間先須堵住嘉、太，以固藩籬。然后用銳卒直薄玉峰；另选水师虚张声势，由間道佯取平江。俟崑、新得此消息，抽軍移动水师反击，两面夹攻，此亦避坚攻瑕之法。一俟得手，回击太仓，則嘉賊寒心，不难立下。联络孔兄^②，則直搗常、阴，澣关可截。总之，崑、新不下，无有是处。如此布置于我处較为有益。

今日謁見中丞，面递探函并陈一是。中丞云只須吾兄能保孔公，不致以矛刺盾，切实具稟前来；所需何物尽可办去。至进取之說，弟謂吾兄迫于慕賊之招，曾往孔处約同举事。孔謂常、永两处終嫌单薄，須往上游約同策应，方能集事。所以吾兄信致轉稟中丞，頗蒙嘉納。云：“現在进取加邑得手后，即下崑、新^③。届时务須协力，慎勿有負”云云。童主將所統兵勇在广德一带不甚安分，童姓仅带千余人折回甯国鮑軍門处去矣。吾兄見信后，即須前赴孔处察看可否妥商一切。果系实有可靠，具保稟复。事关重大，未可草草。万一难保，亦即示复，以便轉稟。专泐，順請助安不一。来信已被关王庙卡員湯姓拆閱矣。

复少蓮又八月廿七日第十三号信

敬启者：月之廿五日由邵坤船戶递到第拾号手书并黄米五石、香梗五斗、菜油壹罇，余信亦经收到分送。借悉家中自母亲以下一

① 晋和嶠有錢癖，似指錢桂仁。

② 即指錢桂仁。

③ 加为嘉定。崑新为崑山、新阳两县。

安好为慰。此間連日捉船裝載兵勇，刻期取加。大約加城得手，即下嚮城。弟擬日內赴營一探，再行奉布。

上游一帶，忠逆虽經屢敗，而太、廣有復陷之信。鮑軍門抱恙甯郡。石逆下窳東垣。楚北黃州亦復不靖。種種消息似不甚佳。劉臬司有告退營務之說，繼之者聞係候補道郭，未審確否？春和弟近有信至，寄來義民冊三本，約數二千余人，并囑弟代請旗式及扎頭布色，以為策應官兵進剿地步。弟思勇冊例歸局統，若我處收受，便系我處分局，故仍交原手帶回。至聲請一層尤干未便，當經設詞回復，并将原冊交還。囑渠到永面商一是，庶可婉言劝阻。否或因其襄辦人多，一經裁撤，易招眾怨。置之不議，亦無不可。總之，我處斷勿與聞此事，免致如江北一事，波累至今，尚未脫累也。

藥價每担約銀二十兩外，和嶠處曾否往商，如果的實可靠，方可具保稟請。惟保稟須在嚮城未復以前。少翁之意，官兵進取鹿城將克未復之際，我處即當會同和嶠一齊舉應，以為內援。若待克復后再行策應，已屬觀望不前。若待克復后始行保稟，尤屬緩不濟事。所以此事殊費商酌，必得萬全，方可辦理。因見培兄致松軒^①函內有“克復嚮城，再行稟請”之語，故再觀縷及之。小馬^②多令其即日來滬，弟有事遣用故也。專泐，復請助安。

致峨士^② 又八月廿七日

敬啟者，廿三日兩小馬趁王老虎船到申，接閱手書并藥賬、退珠等件。欣悉家中自母親以下一是安好为慰。惟是慕賊屢思尋衅，其意必不甘心于我，若不將眷口先行安插，誠恐一旦毒發，措手不及。為大局計，必得外御其侮。為一家計，又深內顧之憂。在彼包藏禍心，在我動多掣肘，跋前疐后，兼顧為難。弟意宜仿狡兔三窟之計，作金蟬脫壳之行，輕車簡從，隨帶緊要，先將母親微服送來，其餘眷口陸續布置。庶使內無牽挂，并力一心，勝固可欣，敗亦不至決裂。此弟一人之私見，質諸吾兄以為然否？

① 程希孟字松軒。

② 徐佩璋字峨士，行七。

伪佐将現有調动之信，如果确实，此行或可从緩，否則实嫌孤注也。春和弟刻有信至，知渠在沙仍与玉山等暗集团练。寄来义民册三本，約数二千余人，弟未便收受，已将原册交来人带回。設詞回复，囑赴我处面商。俟渠来时，切囑六兄婉言劝阻。万一不能，断勿与聞。且此事始末，我处概未聞知，上宪又经駁斥，若使含糊肩任，将来餉需支絀及节外生枝，誠恐貽累匪淺。原信与复稿一并呈閱。

楊綬臣兄初意欲向我处挪借四五百金，经弟将局中光景、寓内情形备細指陈，渠已略知梗概。嗣以江北遣勇一事渠实从中出力，故自五月至今先后挪去貳佰金。若无厌之求，弟亦不能应承矣。綉緞賬一紙，俟晤見琴翁再与面結。所需药料办齐寄上，附去药賬一紙查收。所該长泰药价二百四十千左右，划付春溪处宝紋壹錠，碼編申吶合炫規銀五十三两五錢六分一厘，余一錠春溪代松泉买物用散，未曾划付。渠自有致松泉信。药折一个俟长药登齐賬目，后船寄上。专泐，即頌助安不一。

致英如 又八月廿八日

英如十兄^①大人閣下：

別久思深，即維侍祺安燕为頌。日前委办之物刻已买齐，交王老虎带呈，检收是荷。附去細賬一紙，除收过英洋十元該找下英洋九元、錢七百十七文。又此月初委办茶叶、牛庄油等物，賬上除收該找下英洋十七元、錢八百三十七文，遇有妥便，希将两款寄下为感。专泐頌助安。弟罗春溪頓首

致少蓮 九月初四日第十四号

敬启者：前月杪交王老虎带去第十三号信一函，計日亮经接閱。加定于前月廿六、七日取齐进剿，英、法两国会同常胜軍官兵于九月初二日卯刻攻打。賊众紛避，城内仅存数百人，即时得手，已刻报

① 徐佩瑛字英如，行十。

捷^①。

昨往看敬亭先生，得悉中丞之意，既得隴即思入蜀，为期諒不甚远。大約派常胜軍取太倉，黃翼翁下崑、新。但外間尙未声張，囑弟進謁時且勿提及，看渠有何分付。

又楊綬臣兄邀弟进城。昨午往見。据云有人在中丞处具呈控告我处倚仗員〔賊〕勢，欺压平民，严行勒捐，私自管押，种种作为藐法已极。中丞頗有疑慮我处之意，面諭楊綬臣、李銘皖两太尊云：“我自蒞任以来，以血心待彼之处，竟看不起我。即如所捐附近各富戶之錢，究竟作何支銷，将来亦須一一呈报。如果藏匿私囊，一经訪实，定即参办。任其变心，我亦不惧。大兵西下，毋貽后悔”云云。弟聞言之下，万分悚惶，即時进營謁見。适中丞因事公出，官厅上晤見李太尊，传述中丞之意与綬臣同。拟日內再往謁見，备細剖陈矣。弟思我处办捐以来，招怨既多，积忌亦复不少。現虽局外人造言生事，而局中人不得不加意謹慎也。

大兵进取崑、新，得有眉目，我处应如何策应及联络和嶠之处，弟拟赴營請示，或請給札子，或請派带兵員弁来局。商办定后，即行飞布。刻下我处务須先期密切，事事安排妥貼，一俟此間信至約期集，万万不得有悞。和嶠处是否商妥？屆时能否联络我处一齐策应？如果結实可靠，即行具保稟办軍火。若俟崑、新得手后，恐已无及。总之，联络和嶠，策应官兵，此一着最为要着。要着一錯，全局俱輸，关系匪淺鮮也。信到后即希妥商示复，着陆邦华送来。茲將前船未寄之火腿、南貨交阿德带上，点收分致可也。专此，泐請助安。弟璫頓首

再，昨接张四叔廿六日信委办之事，松軒前已致复，茲不多贅。又楊、李二太尊处我处似宜函复。信中宜先将我处竭蹶情形，备細剖陈。万不得已，筹捐济餉，自春徂秋所捐仅得若干数，而每月勇餉必得若干

① 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克复嘉定县城折》言，英提督何伯与水师提督固伯带英兵一千八百余名，并法国官兵四百名，白齐文与参将李恒嵩带洋枪队一千五百名，英法教练勇会防局炮勇千余名，李鴻章督带亲兵及桂字、建字、介字各营，总兵况文榜等各带所部，于九月初二日寅刻进攻。太平軍“以枪炮抵死回拒”，“历三时之久，轰倒南門城牆十余处”，西兵登城“击杀守噪悍賊多名”，清軍由东門入城，太平軍“拚死由西門夺路狂奔”。据此函所述，李鴻章的奏折全为夸大之詞。

数，方可敷衍。以此每逢发餉之期，无不罗雀掘鼠，倍形支絀。今蒙宪諭，用敢据实瀝陈。伏乞轉稟，实为德便。如此說法，未识可否？又及。

致少蓮九月初十日第十五号信

敬启者：月之四日交阿德带去第十四号信并南貨等物，計日亮经接到。初七日王听泉来云：“近有人自賊中到此，在城中剃头店內遺失忠逆办火药护照壹紙，上写投交撫房王鶴卿王大人收执。鶴卿系撫房王兰亭之弟，营书任秋詩之婿。当经敗露，由县提訊。口供內牽涉王埭金姓、蕩口陆姓及我处唐少蓮，同在賊中串办此事。中丞之意，一俟审讯确实，王姓一定正法，余則尚未定見。”弟思进謁时，上宪如果面訊，只得回称：“此人本系我处賬房，因省城陷失时不甚安分，业经分手。刻下此人确无定踪，虽于我处时常往来，并无交涉事件。”望兄見信后迅将此入托故回絕，任其远颺可也。初八日謁見中丞，此事尚未提及。惟我处劝捐济餉一事，中丞之意总观后效得能尽力，此等事件便可設法过去。并嘱吾兄事事防微杜漸，万勿疏忽，致有节外生枝等事。

初九日老师传見云：“奉中丞面諭，云有何姓委員頃由賊中探回云：‘前有长髮曾在我处当勇，后又从賊，刻下慕賊密令此人来局，察看我处情形及旗子号衣式样，拟照样制造后，即統大队来攻我軍。我处万一敗逃，或走松郡，或赴上洋之时，慕逆即用假造我处旗子号衣，随同混入，以冀官兵措手不及，袭取松沪。’中丞探得此信，諭令两司，密諭我处加紧防御。如遇賊至，我处能穀抵御甚妙。亦須飞信前来，以便稟請官兵相机策应。万一不能取胜，即速飞稟中丞，以便令黃翼翁前来接应我处炮船，暫避淀湖一带。且勿直达松沪，以致引賊深入”云云。弟意有此一探，中丞于我处不特疑慮全消，并蒙渠十分关切，深为感泐。惟我处猝遇大寇，能拒与否，尚未可知。总之，事无掣肘，方敢放胆作事，冀成大功。

前为眷口起見，业于第十二号信中略綴数言，又于閏八月廿七日致七兄信中布商一是。未蒙示复。信到后即希商妥，将眷口作何安頓？一面密探賊情，严肃布置。旗子、号衣上或另用暗記，以防賊人詭計。又选派稳快枪船輪送投沪稟报，以便弟稟請官兵相机策应，是为至要。

正在封信間，适由船戶徐学仁、吕凤带到第十一号信，讀悉一是。各函件容即分送。局勇正法一事，当为具稟繕发。惟我处前稟勇丁徐景堂等正法緣由，业奉中丞批示：“据稟已悉。仰总办团练刘臬司即移知照，嗣后該团遇有关涉刑名公事，仍随时稟候核示遵办。不得待本部院訪聞，然后以一稟了事。并約束勇丁等安分守法，毋再任其劫杀强奸，形同匪类，并干重咎。切切織”等因。細釋宪批，固为慎重人命起見，但我处遇有此等事件，若待稟候核示遵办，誠恐迟則生变。事在两难，俟商妥后，繕稟各宪可也。

和嶠处得能真实可靠，最为幸事。此間俄罗斯兵^①新到二千，大約进取仓、山、阳为期不远矣。七兄信賬并宝紋一只亦已收到，俟办齐寄上。英弟病瘡是否全愈？念念。茲乘赵熙祥回永之船，专泐飞布，即請助安。弟璠頓首

再启者：沈坤母妻于前日到沪。聞渠动身时托言弟处需用女使，故将眷口接出，其实弟所带两女人已穀使用，无須添人也。况刻下一切正思撙节，轎夫拟于月杪遣去。既有馬夫，此可从省。又，邹振武捐事約数六百数十金，如果要办須再筹出五百金，余在弟处找付。約計弟处存銀如无整項用度，或可敷衍至年底矣。弟璠又頓

稟委署金坛县教諭可否暫緩赴任仍留永昌办理防剿事宜由

补閏八月廿七日稟藩宪稿 代张順卿稟

署金坛县教諭张瑛謹稟大人閣下：

敬稟者：窃卑职系苏州府常熟县人，由增貢生于咸丰八年五月遵筹餉例，在京銅局报捐复設訓导分缺先用，并分发試用。給有执照，取具同乡京官印結，注册銓选。奉文調考，蒙前撫宪徐于九年四月初十日考验，織照詳咨，飭知在省差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到沪，是日奉欽宪庞札委办理沪城总局团练支应差遣。遵经到局办理。旋于十一月奉委前赴安庆閣督宪大营請师回銷。是月二十二日奉欽宪庞会同宪台札委办理永昌团练，遵即到差。同治元年二月奉会防局委赴前臬宪湯

① 此說不确。

皖省迎師。三月奉閣督憲札委至常、陰等沙查勘辦團助剿，差竣仍回永昌。茲蒙憲檄，委署今職。伏思卑職辦理永昌團練防剿，正当吃緊，未能即時赴鎮。茲查前有同鄉試用訓導龐鍾琳，奉委署理青浦縣訓導事，因值該員勸辦崇明團務，稟蒙撫憲批准暫緩赴青，留辦崇邑團務在案。與卑職事同一律。今應否暫緩赴鎮，仍在永昌辦理防剿事宜，另將任事日期申報之處，未敢擅便，理合稟請。伏乞大人俯賜鑒□批示祇遵，實為公便。肅泐寸稟，恭請勛安，伏維鈞鑒。卑職瑛謹稟

欽命二品頂戴兼署江蘇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

隨帶加五級吳批九月初六日奉到

如稟暫緩赴任，仰即知照。繳。

稟局勇王松亭已革勇徐繼鴻倡首糾匪晝夜持刀搶劫訊供确实

違例正法由紅白稟五套 撫、藩、臬 兩太尊九月廿六日

永昌團董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瑗謹稟大人閣下：

敬稟者：竊佩瑗前奉憲台鈞札，諭查敵處勇丁等如有不法情事，訊問确实，果系罪大惡極者，准按軍法，以彰國典。嗣奉臬憲劉咨，轉奉憲台批示，知照該團嗣後遇有關涉刑名公事，隨時稟候核示遵辦各等因。到職。庄誦之下，仰見大人訓誡周詳，矜卹慎重之至意。數月以來，幸無隕越。詎于閏八月十八日，局勇王松亭即網船阿增同已革勇徐繼鴻倡首，糾合匪類，晝夜持刀搶劫潯涇周姓家中銀洋、船隻等物。即經職訪查敗露，悉心研詰，認供确实。伏查該犯等頑梗性成，素不安分，屢經創懲，竟不悛改，胆敢如此藐法，勢難姑寬。若不即行正法，誠恐該犯等自知罪大，法所必誅，本系桀驁之徒，又無拘禁之所，乘間逸去，必滋他虞。再四籌思，理應遵奉憲台前札，將該犯等即按軍法，以肅行陳而安良善。嗣後遇有關涉刑名公事，情節稍輕者仍遵憲批隨時稟候核示遵辦。職約束不嚴，无可辭咎。臨穎不勝悚惶待罪之至。謹將該犯王松亭、徐繼鴻正法緣由，据實稟陳，恭請勛安，伏維鈞鑒。再，此系在滬具稟，未用戳記，合并聲明。除稟

州府楊李守外職員佩瑗謹稟

署撫部院李批 刘臬司咨文中抄出 十月廿一日到

据稟局勇王松亭等，糾匪搶劫，贓供确凿，即時正法等情，系屬从权办理。嗣后如有刑名公事，仍須遵照前批，稟候核示遵办，毋得任意擅专。仰按察司轉飭知照。繳。

并据貴紳具稟到司，合就移知。为此合咨貴紳，煩為查照。嗣后如有刑名公事，務即遵照先批，先行通稟核示遵办。毋再擅专，有干未便。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兼署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刘批 十月十六日

据稟已悉。仰候撫宪暨臬司衙門批示。繳。

总办江南团练署江苏按察使司刘批 十月廿一日

現奉撫宪批示，希即查照另文遵办，仍候藩司批示。此复。

署 宪 吳 催繳銀兩稿 九月廿八日申
稟 前署苏府 楊

稟奉宪諭筹备泰州遣散周紹濂募勇川資先后措解銀壹千兩并乞緩繳续捐銀兩由

永昌团董候选道徐佩璠謹稟 大 人 閣下

敬稟者：窃奉 前署苏州府楊守照会 “泰州筹款遣散周紹濂募勇

川資一案，业 经楊守核議 通稟在案。奉 宪 兼署布政使 台批：‘查徐紳筹繳遣散周紹濂募勇川資銀一千兩，現据該守呈繳到司，共計兌見規平銀九百五十八兩六錢六分，計有短少，应同续捐銀五百兩一并移催繳解备用’等因到府。”照会到职。奉此。伏查此項銀兩，前奉大宪諭

由职局筹备。除已解外，遵再湊繳 宪 庫 規平銀四十一兩三錢四分，

計先后共繳規平銀壹千兩。所有续捐备銀五百兩，理應赶紧措解。惟职局經費日益支絀，罗掘情形不堪殫述。目下无从筹措，容俟陆续湊解备用。茲奉前因，合亟湊繳短少銀兩，并恳緩解续捐銀款。据实稟复，

仰乞 大 人 俯賜兌收批回 鉴核轉詳，实为德便。肃泐，恭請助安，伏

維鈞鑒。再，此系在沪具稟，未用戳記，合并声明。除稟前署苏州府楊守宪外，職員佩璫謹稟

計湊繳短少銀四十一兩三錢四分，合前繳銀九百五十八兩六錢六分，先后共繳規平銀壹千兩。

苏松太道吳批

解到筹备泰州遣散周紹濂勇川資庫平銀四十一兩三錢四分，暫行由道收儲，希候移明藩司查照可也。此复。

致少蓮九月廿九日第十六号

敬啟者：初十日交赵熙祥带去第十五号信，計日亮经接到。二十日阿德、陆邦华到沪接誦第十二号信，欣悉家中自慈亲以次一是安好为慰。各函件亦收到分送矣。局勇王松亭等正法一事，已具稟申送各宪。

二十前中丞接揆帅信，得悉曾九爷、滿十爷被围請救。中丞令方伯帶同白齐文常胜三千，于廿五日起程。嗣知雨花台連打胜仗，方伯因此暫緩啟行。自接吾兄信后，即拟进营投递，适中丞出队至四江口解围，不果往。廿六日王听泉随中丞回营后，来寓述悉四江口官兵营两座，于十三、四日被賊四面兜围，李三大人自松郡发兵救援，又复敗回。中丞因于二十日自沪赴松，照会黄提宪帶同炮船李参戎、白齐文統領常胜軍，自松江水旱两路进发，于廿二日早密赴四江口攻賊之背。中丞自領大队迎賊，于廿一日由黄渡进兵，离四江口相近地方扎住营盘。亲帶巡捕一人，策騎往探。旋見賊旗招颺，中丞仍复前进，高声喚賊云：“我便是李大妖头，明日快与我来交战。”說毕緩轡而回。廿二日四更造飯，黎明拔队，进逼賊营。賊兵不出接仗，中丞又往叫喚快来交战。于是轰然出队，約战两时許，我兵少却。开字营尽先副将程学启身受枪伤，借草而臥，片晌忽跃地起，喚四五人各帶铁噴筒，进逼賊营，一齐施放。程副将持钢叉，冒烟而登，执小号旗从墙子上指揮，大队一拥而入。熊字营尽先参将陈飞熊、建字营三品頂戴吳建瀛南汇賊首投誠者。各各奋勇，爭先冲突，連毀賊营几座。其时常胜軍已到賊

营后放枪攻击。被围之两营見官兵前后夹攻，大开营門，从中間四面冲杀。計將賊营七座尽行踏毀，并救出两营官兵，擒斬长髮約万余人。这场大战足寒賊胆。汀泉身在行間，枪毙生擒亦有数人^①。伪挺王被陈飞熊追急，連人带馬投水而死。馬上銀鈴、銀踏凳俱从水中捞出。据被擒之賊供称：伪慕王腿上中枪而死^②，未审确否？

廿七日进謁中丞，适薛覲翁^③拜会，又不能見。昨日又往呈送手书，中丞別无他言。但云和嶠之事，后船信来，想有眉目。至信中所云策应請示一层，中丞云届时再行面諭。陆邦华来时，官卡上不肯放行，嗣将兄信呈閱，始得脫身。因为請一护照，中丞頗不疑虑，即时填給。又聞营中傳說，有人在中丞处告訐，呈詞約有数张，中丞俱经擱起。惟于官場中提起我处，外間頗有煩言，我現在俱置不理，总观后效。

晚間往看李友翁，得悉老师同楊启堂^④、白齐文帶領常胜軍即日会攻金陵。大約借輪船之力，先打九洑洲。中丞业经具奏。刘廉訪兼理藩篆，松太道篆系候选道黃荷汀代理，有十月初二交卸之信。此月初麟僕宋荣来寓寄上一稟并袁姓功牌一紙，又提及蕉君之事。伊女东进京时，再四囑伊稟求我处，代为設法。我处拯拔之恩，念念不忘，将来入宮面圣見姑母，必将我处情形細細剖陈，一一照拂。信到后望兄即将苏地現在光景及伪挺慕王是否伏誅，并有无东犯之信，确实探示为要。专泐，复請助安。弟瑞頓首

复峨士

敬启者：二十日阿德陆邦华、到沪，接讀手书。又宝两只，因未算賬，尚未付出。又英弟洋三十元，还賬廿七元，买物三元。均照收无悞。信上退药并未寄来，望为一查。前今需办药料业已配齐，长泰店弟又代付去宝一只，申見炫元五

① 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四江口解围折》言，“連毀賊营二十余座”，太平軍落水死者数千，生擒及杀毙者万余。均为夸大之詞。

② 此說不确。

③ 薛煥字覲堂。

④ 楊坊字榮堂。

两六錢二分。貨物因无航船，暫緩寄上。又阿德帶來英洋六十九元，系家中、局中各人托买南貨等物，已交春翁办就，今將一切零碎先交陆船寄上。其余整件后船再寄。另开細賬附后信。到后分別点交。一應价值后首总核。先此布达，順請日安。弟璠頓首

藩 宪 吳 稿
稟 前 署 蘇 州 府 楊 十月初二日申

稟繳前領置办軍火銀二万两票一紙乞賜验收批回由 稟楊本府、稟呈繳藩
宪借給置办軍火銀二万两票一紙由

永昌团董候选道徐佩璠謹稟 大 人 閣下：
公 祖 大 人

敬稟者：窃职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間因本局添办軍火，所領銀
两誠恐不继，当经面稟 宪 台 借給二万两銀票一紙，嗣以未经支
用，此票仍存职处，理合繳銷。为此具稟先将前領銀票呈乞 大人 验
收，俯賜批回，实为公便。肃泐恭請助安，伏維鈞鑒。再，此系在沪具
稟，未用戳記，合并声明。除稟 藩 宪 外，職員佩璠謹稟
前 署 蘇 州 府 楊 守

稟方伯吳老师稿 十月初四日

敬稟者：窃門人忝列門墻，渥邀仁植，两載以来荷蒙教誨之恩，
奚啻家人父子。茲知夫子大人秉鉞专征，肤功即奏。事关公义，既
不能臥轍攀留；誼重私恩，又不克执鞭随侍。寸衷依恋，何日忘之。此
景此情真非笔所可宣，口所能罄者矣。所尤难者，敵局练勇三千、炮
船数十按期发餉，不得愆期。自秋以来，左支右絀，惟冀天戈西指，
借解倒悬。門人等負弩前驅，或者以涓滴之劳，得免邱山之累，幸甚，
幸甚。乃望云弥切，时雨犹稽。而夫子大人出門有功，又不得长依樾
蔭；則掘罗之苦，赴訴无从，言念及此，万分焦灼。至門人栖身沪濱，
寸进毫无，所带川資，本属有限，米珠薪桂，益复难支。总之，敵局情
形既形竭蹶，旅人况味倍觉艰辛。現在家兄急于自顾，源源接济，其
勢不能。本同涸轍之魚，更类幕巢之燕，异乡托迹，援手何人。加以

遣散一事续备捐銀，又需名世之数，万一严札催提，急于星火，空空妙手，无米何炊。惟当福星临照之时，依附末光，此項虽系急需，确亦未曾虑及。茲則顾后瞻前，一空倚傍，不得不呼吁师門，瀆陈一是。倘蒙恩施格外，俯賜矜全，惠挪五部毛詩^①，俾紓眉急，一俟省城得手，定当先筹此款，璧返連城。感荷生成，深銘肺腑。既受恩于此日，矢图报于将来。本拟亲叩崇墀，面伸积愫，实以赧顏启齿，又复欲默不能。万无如何，計出于此。临穎不胜悚惶感愧之至。肃丹熏达，恭請捷安。伏維慈鑒。門人佩璠謹稟。

致少蓮十月初五日十七号

敬启者：前月杪由陆邦华寄上第十六号信并七兄信物，計日亮经接到。此月朔日朱穉兰兄到沪，接誦手书及张四叔信，并收到买物洋十四元，借悉种种。当留穉兄暫住弟寓，并囑松軒領往敬亭、子山两先生处。是日进城，穉兄于途次遇見伊堂兄东野兄，現在大东門內大街永泰线庄生理，家眷尚在浦东。昨晚来寓道謝，当将穉兄接往同住。今接馮处来信并程仪五十金，知此老在方伯处代为設法者。信中提及渠与子山不另尽情矣。

昨范西民先生自皖来信，函称李中丞丁艰回湘，現奉唐中丞^②邀办刑、錢題奏。揆帅所統兵勇不到虎賁之数^③，是以无可再分。金陵疫气大作，相持而已。鮑軍門抱病在蕪湖調治，是以甯国县又有賊踪等語。老师于此月三日卸藩篆，初六日交卸道事，起程約在初十后，尙无的期。李友翁亦复賦閑，后任不聞接請。此間軍事尙无动静，囑办之物交赵坤帶上，檢收是荷。貨賬附呈。专泐，順請勛安不一。弟璠頓首

致少蓮十月十九日第十八号

敬启者：月之初五日寄去第十七号信一函并囑买之物，一并交赵

① 指借銀一千五百兩。

② 安徽巡撫李斌賓于八月十四日請假，由布政使唐訓方代理。

③ 《孟子》有：“虎賁三千人”。

坤送呈，計日亮經接到。老師准于此月二十日同白齊文統帶常勝四千，先攻九洲，隨後進取金陵。聞開花子帶有三千餘。此間軍事大約要看西路風色，現在尙無眉目。

弟僑寓滬城，一切雖從簡省，但往往節之數日，用之一朝，有非弟意料之所及者。此種酬應明知往而不來，但為我處大局起見，不能不稍事通融。即如近日撫轅巡廳來挪一款，為數不多，勉從其請。誠恐此輩為福不足，為禍有餘故耳。又昨晤李友翁，得悉李三大人亦欲向我處籌挪之意。刻下統計年內用款，又復不敷。加以老師遠出，友琴賦閑，所有續捐遺散川資五百金，萬一江北疊札催提，縱不全繳，亦須點綴過去。所有弟名下稍添皮衣數件及各項意外用賬，業已墊付數百餘金。兄處情形支絀，弟非不知，但年內須再籌出四五百金，以備不時之需。萬一不能，須托各航船陸續運出白米三四百挑，或黃米亦可。同一巢賣，此間較可生色也。我處航船七八只，每只十担，每次可運數十担。

前日往拜劉松翁，曾將前領銀款面懸緩追。因新任一切公事例應轉稿。我處如在札催之中，勢須稟復，又多一番痕迹耳。據劉松翁代為設想，官軍既取崑城之後，我處倘能接濟軍糧，不但有神大局，且其中頗可藏身。弟云此事能辦與否，屆期再行商辦。昨馮敬亭持元和廩蔣清如兄信函來寓，囑弟轉致吾兄可否將吳羨云兄之弟霽南兄，接辦羨兄之事，俾渠家得免凍餒。蔣信附呈。又，羅春翁家中望于兄處再解去吃米兩担，交徐松泉兄覓便寄去為要。又，弟要三妙膏三、四兩。專泐布達，統希示復。順請助安。弟璠頓首

敬再啟者：憶弟自夏初動身時，母親曾諭年底必須歸里。現在逗遛滬上一切需用雖不敢隨手花費，但逐項核算，却又不少。再四思維，欲歸恐置大局于不顧，欲留又多無謂之開銷。弟身處兩難，不能自決，望兄轉稟母親，訓示遵行。如須留滬，所有祀先舊規及歲杪一切，弟一時記憶不清，後首希為開示。再，陸玉笙處又送來長邑田數單一紙，系前此漏未開呈者。茲特附上，未識能否辦理也。弟璠又頓

正在封信間，适于十九日陸邦華到滬，接讀手書，并雞蛋鹽菜等物、廖姓首飾銀洋一包，又各函件均經收悉。本擬即行進營，始因腹瀉，繼因天雨，遲至廿四日一早出門。詎意半途大雨淋漓，進營后又

以各員稟見紛紛及中丞繕發皖城信件，直至申刻方得謁見。面呈兄信，具述一是。中丞將兄信反復再四，以為渠處既肯投誠，必待玉峰得手，總系徘徊歧路，觀望不前。至游駛一層，大兵既下崑城，各口縱有游兵，慎^①何難另遣偏師防守，常城仍令錢、駱^②率眾抗拒。屆時此兩人若不出隊，未免違貝[賊]之令。果然出隊，即非真心助逆，我却萬不能再收。弟因將兩人深陷賊中，急思自拔來歸，現在斷難舉動情形，備細剖陳。中丞似乎動聽。但云：“所望既奢，不能建立奇功，國家懋賞，豈容濫邀。兩人果系有志，何弗密設奇計，與太貝[賊]約期陽取嘉城，陰襲太邑。一面飛稟大營，我即統帶官兵前往太城策應夾攻，此為上策。否則大兵東下，即當效順。若待玉峰得手後，我軍已有破竹之勢，實亦無須此舉。且能保慎不令出隊抗拒，始得無事，然已屬策之下者，不能懋邀重獎矣。”弟窺憲意，大約先取太邑，再下崑城。俟崑城將次克復之時，彼處即行舉動，與官兵亦不難聯絡矣。必待克復策應，恐中丞之意，難可測度。萬一不允，或故意留難又將奈何？即如老師在此，全城方深倚賴。中丞奏調出師，猝令交卸兩篆，可為前車之鑒。見信後，望兄仍往面商，及早定妥，作速示復。專泐，順請勛安。弟璠又頓廿五日陸邦華帶去。

致少蓮十一月初五日第十九號

敬啟者：前月廿五日由陸邦華帶呈第十八號信函，計日亮經接到。廿七日徐學仁到滬，得悉趙坤半途被劫，所有七兄信上托寄之寶，未識能否無失？廿九日王汀泉來，知方伯已于廿六日稟報出口^③，批折亦回，有奮勉圖功之語。白齊文亦有竭力報效方伯之說。此行定可得手。并悉乍浦已擬投順，約過李三大人前赴亭林地方面議一是。委

① 慎為暗號，所指似為慕王譚紹光。

② 常熟太平軍守將錢桂仁與駱國忠。

③ 李鴻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月二十五日《上曾相》言：“吳曉帆（吳煦）十六日登舟，昨已開赴鎮江，等候取齊，勢難中止。”“白齊文月杪可至鎮江”。“白齊文陰狠執拗，吳、楊皆謂不如華爾之順手。”

东亦有内线，惟太邑两員〔賊〕首意見不同，現在城外扎出十三座員〔賊〕营，看来須費兵力。

撫軍于廿五日奉到諭旨，实授今职。程学启記名提督，遇缺即补。李三大人、刘士奇、吳建瀛、郑小兰、陈飞熊俱邀恩奖。惟四江口前次敗仗人員数名着即軍营正法。

刘芝亭屢来催款，声言叫鬼子来寓逼勒，已非一次。并在各友面前出言不逊，渠意中总想拍破面孔。弟以宕款已久，未能即时清繳，所以不与計較。但年内必得筹出数千付彼。否則如此逼迫，万难过去也。

茲乘阿德回里之便，带去烟貳斤、蓮心一斤、瓜子两包、新会橙一簍送呈母亲收納。再，弟处吃米已完，此間木柴每担約两洋外，寓中每日須費一洋。不过四十余斤。后有穩妥便船，两物均須送出。专泐，順頌勛安。弟璠頓首

复皖撫幕友范西銘先生十一月十二日

西銘老伯大人尊右：

前在沪城，种承教益。秋初一別，馳系正深。迺蒙朵云先賁，在远不遺，三复迴环，五中感篆。辰維籌祺祿介，硯祉康綏为頌。函示赴皖之役，备历艰辛，貴体又复违和，想刻下复元已久矣。唐中丞邀办刑、錢題奏，本系长袖善舞，加以老成练达，品学兼优，上游倚重，宜乎不脛而走。

沪地自浦东一律肃清后，青、嘉以次削平。大兵以破竹之勢，本可一鼓西下。所虑北面太仓尙有賊踪；南路嘉兴、平湖一带，湖蕩寬平，水程四达；若使官軍进取崑、新，而两处从后邀击，纵无大害，亦恐掣肘，所以未便草率从事也。家兄处时有信至，一是如恒。惟局中餉需日益支絀，深恐难以持久。爱我者进而教之。幸甚。

常熟賊首錢得胜^①陷溺已久，急于自新，一切已为面稟中丞矣。鮑軍門在蕪調治，想早就痊，現扎何处？九袱洲屢謠克复，确否？聞吳方伯已抵京口，所派白齐文、楊启堂統帶常胜兵勇，現知尙未調齐，

① 卽錢桂仁

仍复逗遛沪上。令高足祖庚兄于前月杪到沪，現拟投效大营，意气甚壮。侄庸碌如旧，鮮淑可陈。所幸賤軀托庇物适，堪慰錦怀。倘乘羽便，时惠德音，俾为箴佩，是所感禱。肃此布复，敬請箸安。侄徐佩璠頓首

祖庚兄囑笔請安

寄少蓮十一月廿九日第貳拾号

敬启者：月之廿一日王老虎船到，接誦手书，具悉一是。并收到拾宝又七兄还宝一只、黄米五担，又王汀泉米一担及零星各物，暨各房买物英洋均照收无悞。刘款三数，当即交去。渠囑轉致后款早日送出为要。吳方伯自前月中动身后，詎料白齐文不願往剿，故意向楊启堂逼找餉銀。楊欲白动身后放，白欲楊放后再行动身，以此鬬口。白旋駁启堂并搶去英洋四万元，遂回松郡放給洋枪队餉，意拟謀变。正当无可措手之际，适吳方伯在鎮江守候日久，折回沪城，当往夷館面恳士提督前赴松郡設法将白取回。中丞初欲正法，旋经劝阻，仅予革职。攻剿九洑势須从緩矣。

吾兄信函尙未呈閱，因所复虞事^①未見确有把握，切实可靠耳。前日汪星阶令郎汪子楫兄来拜松軒，据云：都中鍾殿选[撰]之子鍾佩賢由部信致彭訥翁，囑将《蠡湖遺响》^②寄京。彭雪門因托子楫來說，盍先改好，再行寄京。并云此事渠从中頗能为力。松翁以：“我处并未見過，无从刪改；且系莫須有事，一经刪改，轉致摭实”；如此回复。专泐，复請勛安。

母亲大人尊前呼名請安

稟李少荃鴻章稿紅白稟^③

稟前奉宪札招撫常、昭，遵即派勇协力堵剿，因勢不敌，突围出扎淀

① 似指錢桂仁降清事。

② 龔又村《自怡日記》卷二十一壬戌年三月二十七日条：“予見吳門戈申甫茂才（清祺）《蠡湖异响》，知专諷永昌徐局，駢四儷六，叙事詳明，可以醒世。聞上海已经刻板，似怨家所为。”“遠”为“异”之誤。

③ 函內所叙之事，可參看《从征隙駒集》壬戌年十二月各条。

湖,奉札管带来沪听候察看調遣由

敬稟者:窃自星节渡江,霓旌集沪,浦东一律肃清,青、嘉以次克复,軍威大振,賊势就衰。职兄佩瑗因熟城素与要約之人^①,矢志不变。十一月初亲赴常熟,得悉駱、董^②諸人已有妥人赴轅具稟,密受机宜。因思苏城中亦多同志,遂于十四日托故亲赴城中,暗为要約,以冀連絡一气。是时伪忠殿朝将胡振鐸适往常郡未回,拟候数天,再行回永。詎慕逆疑忌职兄,拘留不放。当遣长髮探入城,嘱职兄設法兔脫。廿六日周协鎮^③由熟城递到宪札,恭讀之下,仰見大人推心置腹,不弃庸愚。职兄佩璋等密传各队,先行准备。一面再遣妥人往催职兄佩瑗回局,約期举动。而慕逆已有所聞,措不放出。廿九日辰刻熟城坐探毛蓉江縋城而出,来局稟称:廿八日^④夜駱、董諸人,因机敗露,連夜閉城薙髮。

十二月初一日戌刻接到周协鎮移文,嘱将职局南面一带竭力堵截。职兄佩璋因河道紛歧,势难兼顧,于初二日巳刻面見周协鎮,备述情形,并請官兵策应。职兄佩瑗因苏城伪朝将胡振鐸、伪主将汪宏建、伪譚天安蔣金祿、伪固天燕刘姓暨戴、张、陶諸人,各有統下人在內接应,当嘱帮办馬安瀾、督带吳廷芳管領炮船二十号,謝梁鎮管領枪船十七号,赵克奎管領线枪船三十号,各路民团船一百余号,意拟冲进齐門^⑤,內外策应,将职兄佩瑗劫出。不意行至莫家店,猝遇伪慕王譚逆、伪一百八十三天将黃逆帶領万余人从周塘冲下。职处炮船等退扎涇涇塘,俟賊过半冲出轰击。从未至西望南追杀,直抵蠡口,夺获炮船两号,击毀賊船三百余号,毙賊一千余人,伪慕王坐船被烧,赴水脫逃。所有往北之賊聞后面炮声不絕,折回塘角。管領吳廷芳亦从蠡口折回接仗。賊因炮火轰急,即于塘角登岸,躲避古庙屋后。管領吳廷芳施放火箭,意拟烧去庙屋,以便轰击。不料风逆,反烧炮船风

① 常熟太平軍守将錢桂仁等。

② 常熟太平軍守将駱国忠与董正勤。

③ 周兴隆,原为太平軍,叛变后投入李鴻章部下,为錢桂仁等与李鴻章勾結的牵參人。

④ 譚墟雲《常熟記变始末》作廿八日。顾汝钰《海虞賊乱志》作廿七日。

⑤ 苏州北門。

篷，吳廷芳身被火傷，赴水而死，又延燒炮船四號。又，謝梁鎮失去槍船一號，趙克奎失去綫槍船八號，傷亡水勇百十餘名。軍心從此驚惶，退堵涓涇塘口。賊亦乘勢退去。所有陸起管領旱隊，除派六百餘名看守局外，余將八百名分往蘿卜浦、胡家巷等處截殺退回之賊，計又二百餘名。一面派張占春管領炮船二十號，又槍船數十號，密赴各口襲殺卡賊二十餘處^①。是日偽主將錢桂仁聞熟城蕪髮之信，自蘇逃回。巳刻路由周塘經馬安瀾頭隊擒送局中看管^②。戌刻職兄佩璋自熟回永，幫辦馬安瀾來局請發勇餉六期。職兄等因錢不給，發去三期。而馬安瀾旋因老母渡江，徑自送去。所有吳廷芳管領呂貞炮船十五號隨同前往，因將派往各口之炮船槍船吊回涓涇塘口堵守。此初二日局與賊接仗之大概情形也。

初三日辰刻職兄佩璋因慕逆大敗而回，必再有大股來扑，趕赴熟城請救。巳刻抵城，城中戒嚴，不能進見。其時太倉城內錢老三本姓周^③，系在錢桂仁統下。因太倉蔡賊首^④疑渠變心，恐遭陷害，帶領統下千餘人，逃至常熟。遇見職兄，亦因閉城不能進去。職兄佩璋心懸兩地，又探聞賊四面來扑，仍回局中。職弟佩瑛于午刻周巡各口，所有派守局之旱隊六百餘名，內有曹干等數人，因局中無主，心懷叵測，亥刻放火搶劫，余勇亦多潰散。所有看管之偽主將錢桂仁乘亂逸去。適職兄佩璋自熟回永，立將曹干等正法，勢遂稍定。

初四日巳刻聽逆大隊二萬餘人，由周塘沖下。職處所派張占春炮船二十號、謝梁鎮槍船十六號以及民團船隻竭力堵住涓涇塘，賊未進口。

初五日巳刻賊四面攻扑，所派胡家巷、蘿卜浦等處局勇，與賊接仗，眾寡不敵，傷亡甚多，遂至潰散。再四鼓勵，萬難復振，賊遂沖至

① 以上所述戰役，誇張太甚。據《海虞賊亂志》載：永昌馬春和（即馬安瀾）與清洋二官率隊截擊太平軍。“不料慕王後隊適到，反被夾擊。春和兵少，何能當此大敵。不一時死傷大半，清、洋二官毛槍擊死，春和幸匿柴船走脫。慕王大勝，令收前隊，齊泊州塘，自己回蘇，把徐少蘧殺死。”

② 擒錢桂仁事亦甚可疑。

③ 錢壽仁本名周壽昌。

④ 太平軍太倉守將蔡元隆。

职家，擄掠一空，又封去米石一万余担。职兄佩璋等仅带炮船枪船五十余号，由东北陆家桥冲出，扎住新庄。

初六日行抵横涇，招集潰勇枪船，正在点名部署稍定，賊又从唐市、白茆一带冲入。旱队三百余名因无船可載，又多散去，仅存一百余名。职兄等无路可走，避至昆城湖，意拟退往熟城并力堵剿。詎該賊已在昆城湖西北路放火擄掠，截住去路，不得已于亥刻退回横涇。

初七日自横涇四路发探，得悉东南路季家圩一带賊数不多，遂带领炮船等从季家圩冲至相城。

初八日寅刻从相城奋力冲出，巳刻与职相遇于洋澄湖。

初九日寅刻从正义、崑山塘、陈墓、角直一路击出，晚泊淀山湖。

初十日巳刻呂貞等炮船十五号內失去一号，亦从正义一带冲出赴淀，稟称：“初八日在熟城外获一胜仗，蒙周副将賞給宝纹六只、菜油一百斤、盐一百斤、又未領米票一紙計五十石、空白奖札四紙”等因。

十二日职躬叩行轅，荷蒙大人俯察愚忱，不加罪責，宪恩优渥，感激涕零。并奉札飭管带来沪听候察看調遣等因。遵于十六日带领炮船三十七号，內夺获賊船两号有“太平天国”字样。炮一位枪船十六号，民团枪船十九号、子母炮船二号、旱队船四号、軍装船五号、护軍装枪船四号、文案及坐船三号，于巳刻自淀起程，沿途报明各卡，并約束勇丁等毋敢滋事。十八日到沪。

伏念职等自咸丰十年四月省城淪陷，逆匪四出焚掠，随同职兄佩璋捐資集团，大小数十余战，毙賊无算。寻蒙先皇帝俯允疆臣之請，录及微劳，优加奖励。身受之下，莫不願捐踵頂，冀报涓埃，并思糾合內应，联络官軍，相机而动。职兄佩璋不避疑謗，阴为賊間，苦心孤詣，于今三年。乃熟城薙髮投誠，不获亲列行間，听候指揮。爭先杀賊，轻率之咎固无可辞；忠义之心，未之或变。倘得乘間逸出，幸何如之。万一莫保生全，职等惟有并力一心，奋勇剿賊，上报国恩，次酬宪眷，显伸公憤，隱复私仇。此皆出自至誠，毋敢飾說。仰乞大人俯念微忱，曲加亮察，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肃泐燕稟，恭請勛安。伏維鈞鑒。职员佩璋謹稟

稟前撫憲吳煦曉帆^① 癸亥正月

璠自奉撫憲札飭管帶炮槍各船赴沪听候察看調遣，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奉委帶炮船，隨同黃提憲進剿徐六涇、福山一帶，援助常熟。當經派往炮船四號，駛同進剿。二十七日又奉撫憲改委管帶炮槍各船，前赴嘉定之外岡鎮、太倉之南碼頭，听候^{程李}兩統領調遣。爾時軍務倥偬，于二十八日即行起程，未及稟辭，實深罪戾。茲于三十日到防，奉李統憲面諭，暫駐嘉城西門外听候調遣。合肅稟聞。恭賀新禧，虔請助安，伏維鈞鑒。門人佩璠謹稟

致劉^{乘璋}繩修正月十四日

弟于客冬奉撫憲札調炮船四號，追隨麾下先行駛赴福山助剿。余船本擬陸續啟行，嗣以撫憲改委前赴嘉、太一帶隨同進剿，當時匆促起程，未及奉致一是，深為歉仄。大除夕抵防後，即奉李統憲分別挑汰編伍成軍，并頒給新章^②，飭遵在案。所有調剿炮船額支薪糧及浮額口糧，應如何委解籌給之處，現已稟請統憲示遵。惟既經請示，無論是否照准及額支餉需未經解到以前，總祈太史大人設法墊給後，照數移知，即由弟處歸補，不至延悞。除備公牘外，合肅布懇。恭請助安，伏希鈞鑒。教弟佩璠頓首

復管帶督標^{正副}營黃中元號吉士
何暎文號星橋 二月初五日

弟自奉^{程李}兩統憲札飭管帶船勇駛赴四江口一帶，會同^{鄭參}府防軍相倚為營。遵于初一起程，午後到防。正擬修函奉致，適接璠章，誦悉一是。所有甘鴻春前在敝營玩違軍法一節，雖該弁咎由自取，究系弟約束不嚴兼未熟諳營制，調度失宜，致有此事。重煩兩仁兄不分畛域，立正典刑，聞訊之余，慙感交集。至谷光儀、劉炳魁、唐鶴元三

① 稟中所叙之事，參看《從征隙集》壬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各條。

② 具體編制與章程，可參看《從征隙集》癸亥年正月初五日條。

人仅据告假回营，尚无大过。既经重責，可否俯念該弁等平日微劳，寬其既往，俾随麾下奋勉图功。感荷鴻施，奚啻身受。再，章日升等数弁自到营以来，勤慎办公，足紆綺注。专肃布复。敬請助安，諸希雅鉴。弟徐佩璠頓首

致张仁卿二月十六日

仁卿世叔大人尊右：

前月赴沪領餉，接讀手书，諸承教益，銘感无似。即維旅祺吉燕为慰。月望接讀吾叔致松兄信函知为卯金一事，囑侄具稟。諸蒙关爱，感泐无既。侄于此公之为人料其必敗，已非一日。今蒙諸君子代为稟办，諸君子所已言，即侄之所欲言。惟現在羈身防次，不奉飭查，急于进言，恐干未便。万一因此見疑，轉恐言之不能得力。虽侄与諸君子同系局中，其間究微有区别也。余詳松兄信中，茲不复贅。即望轉致諸君子，勿疑侄有偏袒之心，是所感禱。迁居事倘已定妥，即請屈駕来营教导一是。临穎不胜翘企之至。肃泐，順請箸安不一。侄名正肃

仲謙、培之諸兄、春和弟均此請安并致一是
云涛、蕉圃

松軒复张順卿二月十六日

順卿尊丈先生执事：

月余不見叔度，鄙吝之心复萌。讀手教，欣稔旅祺安吉为慰。所云具稟一事，侄于此公素未謀面，末由知其根柢。惟忆去岁八兄^①迁沪时談及此公甚不安分，幸諸兄不令干預局事，差堪放心云云。今渠到沪果为清議所不容。小人枉自为小人，此言洵不誣也。遵将承示一节轉致八兄，渠深以为然。但云就公事而論，現在督兵防次，此公来沪与否，无由而知。若冒昧陈詞，且与諸兄接踵具稟，迹近串唆，恐干未便。諸公既经具稟上宪，諒必飭营查复，届时一一据实登答，

① 徐佩璠行八。

似較合式。七、十兩^①兄之不即舉辦，即此意也。吾叔得暇即望來營指教不逮。圖晤不遠，跂予望之。肅勸，復請籌安。侄名正肅

稟程統領探報^② 二年二月三十日 夾單

敬再稟者：竊職自本月初一日到防以後迭經選派員弁，前赴千墩、陸家浜、崑山一帶偵探賊情。初八日據右翼槍船船長陸邦華、徐兆隆自千墩回稱：鎮上扎有賊營一座，賊數不多，約五、六百人。二十一日據職弟佩瑛自陸家浜回稱：鎮上並無賊踪，僅有老婦幼男難民十余人。鎮之西北五、六里沙家村地方有髮賊數十名，夜間時至鎮上探聽官兵消息。二十六日據右翼槍船船長陸邦華、徐兆隆、屈知森自崑山一帶回稱：據該處鄉民云，崑城朝陽門外有賊營一座，又，城外旱路上俱挖有陷馬坑約長二里許；城內之賊約万余人云云。合肅稟聞。恭請勛安，伏維鈞鑒。

蘭撫憲水師糧台魏承繼 三月初五日

璠自正月中別后回嘉，適奉統憲札調師船移扎四江口一帶，迄已月余，一是安靖，堪慰廬懷。所有去腊帶出局勇，除奉挑汰編伍，計浮額一百余名。加以文案支放、各友存儲軍火、糧米、各船及額外民團船隻，各項薪糧需費不貲，統計賠墊月需六百余金。再四籌思，惟有仰懇老公祖大人俯賜通挪，由台暫移英洋貳百圓，點交七家兄帶回寄營。此項英洋仍在月支餉銀內扣算。至糧米已另具四月米領一紙，稟請李統憲批准。按照額支，計浮一十九石五斗，并希照付，俟后备具銀領，再行倒換。種費清神，感謝無既。再，璠所部各船現奉撫憲札調前赴松江，會同戈兵官^③、李參將常勝各軍，籌商進剿。遵于初四日由四江防所起程赴松，合肅附聞。恭請籌安，伏維鈞鑒。侄名正肅

稟前藩憲吳曉帆 夾單

① 徐佩璋行七。徐佩瑛行十。

② 程學啟。

③ 洋槍隊戈登。

敬稟者：窃璠于前月二十七日在四江口防次，奉撫憲札調所部炮枪各船，前赴松江会同戈兵官、李参将筹商进剿。一俟借用事竣，仍回原防。二十八日曾赴松郡面晤李参将，据称戈兵官因前路水道紛歧，非舟莫济，必得借用师船，装搭浮桥济渡云云。因即遵奉宪札，管带船勇于三月初四日起程赴松。惟璠营炮船三十二只，除奉李统宪留存五只听候差遣外，仅存二十七只。每船額設弁勇一十五名，加以头梢排列各炮，两旁分置劈山，密設桨桩，用以装載常胜，每船多不过四五人。若使駛赴闊湖，装搭浮桥，济渡軍馬，不特艙面不能平鋪木板，不甚合用，并恐璠营船勇，志在接仗。今为常胜勇充当渡船，万一差稍惰因而悞公，咎归营官，实所惶恐。为此瀝情稟陈。仰乞夫子大人，可否将璠营船勇情願帮同进剿之意，函商士提督，轉飭戈兵官遇有装載之差，务須格外照拂。俾璠等仰托仁威，得同进剿，或者以涓滴之劳稍立功績，以为将来立脚地步。則感受鴻施，靡有涯涘。肃泐寸稟，恭請崇安，伏維鈞鑒。門生佩璠謹稟

致李友琴三月初五日

友琴世叔大人尊右：

正月中拜謁芝顏，备聆鑒教，深慰鄙怀。比維潭祺吉燕为頌。侄別后于二十一日回嘉，即奉李统宪札調师船移扎四江口一带，会同該处防軍协力堵剿。迄已月余，諸荷仁茆，一是安平，堪抒錦注。所难告慰者，内而家事則被难之余家产蕩然，刻下有出无入，随带川資，亦仅敷目前之用；外而公事則带出局勇一千余名，汰存七百余名，加以文案支放各友、存儲軍火粮米各船及額外民团枪船，統計八百余名。而应支薪粮，奉宪額設六百三十五員名，每月除将营官薪水、公費銀貳佰兩貼用外，尚須賠墊五百余金。支絀情形，笔难罄述。去腊在沪，曾奉面諭，此項局勇断宜自行管带，庶数年办团名目，尚得留存什一，从此勉图功績，并可稍振墜緒。溫言策励，感且不朽。惟現在势处万难，并未稍展片长。半途中止，固无是理。而长此敷衍，空空妙手，无米何炊。不得不书券具稟，借重大名作中，呈悬飭送老师台大人，暫擲

毛詩十部^①，以濟燃眉。并希春風噓拂，極力贊成。則感荷鴻施，無有涯涘，肅泐，敬請台安不一。侄名正肅

稟前藩憲吳煦曉帆 夾單 三月初五日

璠自回嘉后即奉李統憲札調師船移扎四江口一帶，與該處防軍相倚為營，實力堵扼。遵于二月初一日到防。伏查四江口西距崑城毋過五六十里。節次选派弁勇密往偵探，得悉崑城之南千墩、章浦尚有賊營，近城旱路上，均挖陷馬坑，朝陽門外，現有賊壘。所幸福山得手，官兵業經深入。想太倉之賊，以程李兩統領大兵四面兜圍，不下之賊亦將內潰。太賊授首，崑必隨之。計到防以來，迄已一月，一是托芑安平，堪紓錦注。

所難告慰者，永局被沖以來，家產蕩然，眷口數十人，倉卒赴滬，所帶川資本屬有限，加以在滬房租日用，無物不昂，已有不能持久之勢。至營中員弁勇丁，額設六百三十五員名，應由糧台支領薪糧。而文案支放軍火糧米、小队親隨及額外民團船隻，統計浮額一百六七十名，除將營官薪水公費銀貳百兩貼用外，月須賠墊五百余金。羅掘情形，筆難罄述。客腊帶出局勇，除去潰散，計有一千余名。當時概從遣散，事亦可行。惟念六家兄數年辛苦，各勇等尙知履險相隨，留此團練名色，決然舍去誠為可惜。且當挫敗之余，故鄉諸友不加亮察，嘖有煩言。若非自行管帶，勉竭駑駘，借圖報效，不特人言可畏，并恐有負國恩，莫酬宪眷。撫心自問，實所未安。用是不揣愚昧，肩任不辭。豈知兩月以來，防剿事宜縱無隕越，而餉需支絀，無可籌挪。刻下寸長未展，半途輒止，固無是理。但當被難之余，而欲月籌巨款，源源接濟，勢實不能。至減裁人數以節浮費，又恐事多掣肘，因而誤公。在各大宪洞見事情，明知此項勇丁，額外多所籌貼。而既蒙采及葑菲，俾圖后效，所以保全者已多。若復不知感激，漫欲稟陳，恐干譴責。再四籌思，惟有呼吁師門，懇賜提携，恩施格外，惠擲毛詩十部，以濟然眉，實深幸感。至繳款之期，總俟太、崑克復，得歸故鄉，稍有生色，即

① 指借銀三千兩。

行如数返璧。借券一紙附呈督收。欲言不尽，临穎不胜盼切之至。肃泐，恭請崇安，伏維慈鑑。門生佩璠謹稟

致李蕩堂三月廿四日

蕩堂仁大兄大人閣下：

日前追隨麾下，隨同攻克太倉。仰荷仁威，幸無隕越。刻下大兵云集昆城，務望會商戈兵官，即日來崑進剿，同唱凱歌，是所企禱。

再瀆者，敝營親軍哨二號哨長范榮亭，于本月二十日脫逃赴松。除諭飭盡先千總魏安邦來松查拏外，誠恐該哨長串同洋勇，致滋事端。為合函致台端，遇有前項事情，請煩照拂一是。實所感禱。專泐，順請捷安。

致幫辦崑山民團試用訓導胡舒塘官名凤銜

茲啟者，敝營刻有要事，現派盡先千總魏安邦赴松，因船隻不敷差遣，可否于尊處調撥民團船兩隻，暫資應用。費神容謝。再，此間程統憲大兵四面云集，撫憲亦于今日來崑察看各營，想不日即須進剿。余俟續達。順請籌安，即維雅鑒。

懋軒父台大人前代為請安不另。黎勉基號懋軒，行四，廣西梧州人，總辦崑山民團、同知銜崑山縣正堂。鄉愚弟徐佩璠

寄鄒振武補三月初十日

振武仁大兄大人閣下：

前日匆匆，未獲暢領塵教，歉仄無似。即維籌祺吉捷為頌。敝營于初四日由四江口前赴松城，會同戈兵官、李參將籌商進剿。茲于初七日接准李參將照會，于初八日一早會帶常勝三千，自松拔隊，今午舟抵葦葭浜。所有進止機宜，除由李參將稟奉程統憲吩咐外。惟敝營匆促起程，糧餉諸未齊備；雖經差往糧台請領米石，未據解到，李參將處米船亦未到齊。至三月分銀領李統憲處尚未挂發。五中焦灼，莫可名言。再四籌思，惟有仰懇費神代稟統憲借撥米五十石、銀四五百兩，以資接濟。一俟領到即行歸繳無悞。如蒙允准，銀兩即交張弁

賚回，米石再行遣舟來載可也。專泐布懸，即請籌安。弟徐佩璠頓首

復周良才 四月十七日

日昨郭都司回營，接讀手書，祇悉一是。弟初歷行間，諸未諳習。荷蒙各大憲及仁兄大人隨時教益，遇事提携，感激之忱，莫可言喻。所有敵營前哨勇丁吳逸亭不思顧及路人，率行洗炮，誤傷貴營陳泉山兄之同侶杜學禮。固由該勇丁粗疏已極，不識軍規；實系弟平時教導無方，致滋貽誤。本將該勇丁立時正法，乃郭都司念其無心悞傷，再四吁懇從寬究辦。當即插耳游營，以儆效尤。至該總哨哨長亦均嚴加斥責，俾知約束。嗣後貴營遇有鴻便，務希時賜魚書，借資銘佩，實所感禱。肅泐寸函，復請升安，并鳴謝悃，惟希雅鑒不宣。愚小弟徐佩璠頓首

祭旗炮祝文 補三月廿六日

維同治二年，歲在癸亥二月壬寅日，管帶巡湖營水師、候選道徐佩璠帶領幫辦營務、五品翎頂光祿寺署正銜徐佩瑛暨各哨總哨哨長弁勇人等，謹致祭于^轟炮神之靈曰：

竊惟誓眾興師，莫严于賞罰；而三軍司命，旗幟為先；殺敵致果，莫銛于刀矛；而五器爭能，炮火尤速。迺者，粵匪不靖，虐我生靈，大江以南焚掠殆盡，一十載尙稽天誅。經各大憲奉命來滬，帶兵痛剿，克復青、嘉，進規崑、太，軍威大振，賊勢就衰。本管帶現奉統憲委帶師船，詹于二月初旬進抵四江防所，誓剿殘賊，保我黎民。号令維嚴，神其听諸；功罪必信，神其鑒諸；旗卷風馳，維神之力；炮轰電掣，維神之威。小丑弃甲拋戈，魂游釜底；大兵追奔逐北，令肅軍中。是用備具三牲，絜忱祭告，惟爾有神，尙克饗諸。

致卹游府振武

振武仁大兄大人閣下：

頃據敵營槍船長陸邦華回稱，該賊自我軍收隊後，仍由曹庄竄至

蚬山西南面徐家村停泊，意图窺伺，东窜洋澄。惟邦华等本系蚬山人所有枪船半随敵營攻剿。現在該处初团船只甚少，未足以資抵御，且又首当其冲。若不添軍堵扼，設被窜入，不特各營多費兵力，且与貴局团务亦恐掣肘。今拟于二十八日寅刻，先将敵營所存枪船駛往蚬山协守。即悬貴局派拨枪船二十只，并悬諭調相城周士元等枪船十只会同前往。該賊設有大队，已令邦华随时飞禀，弟即督率炮船遣往助剿。并一面具禀統宪，請示遵行。是否有当，尚希裁示，不吝教言为幸。专泐布聞，順請捷安。弟佩瑛頓首廿七日亥刻

致撫宪船厂委員万大使 名年清

茲启者：敵營师船自随程統宪攻克崑、太，即经奉調洋澄湖一带，与大小唯亭陸軍相依为营。計随剿以来，各炮船半多损坏，亟須修理。惟当攻剿吃紧之际，勢难远离防次，駛赴貴厂。当经禀明統宪，即在防次分哨修葺。所有后哨內炮船一只，因船身过大，损坏較多，拟将前奉撫宪諭寄貴厂之炮船两只內，拨出大号船一只，連原有头梢炮两尊一并駛赴防所。俟修整后，再将后哨不堪修理之炮船一只換归貴厂。除差弁勇赴厂駕船来营外，理合具函照会。肅泐寸絨，敬請助安。

簡魁字营郑国魁一峰借米

連日駐防水次，未获时趋麾下，亲聆教言为歉。比維大兄大人伟績昭宣，助祺祿介为頌。茲瀆者：敵營于本月十二日赴沪請領軍米，迄今未遽解到，想为雇船，致稽时日。刻因营中需用，拟向貴營暫挪米五十石，以資接济。一俟由沪解到，即行奉繳。素蒙关爱，用敢瀆恳。倘邀允准，即希示复，以便专弁来領。肅泐，敬請助安。教小弟徐佩璣

簡程統宪軍械所委員呂貞卿 字正青 五月廿六日

茲瀆者：敵營前次寄儲貴局单白帳房，現以需用，請发二十架。又抬枪、小枪等件內有损坏不堪施放者，亦拟逐件拣出，备文申繳撫宪

制造局，以便另行請發。用特函致台端，即飭來弁檢點回營。至完好各件仍留貴局，費神照料，容謝不既。專泐，肅請勛安不一。愚小弟徐佩璠

稟李統憲六月初二日

敬稟者，竊職前肅蕪稟，恭賀節禧。迺蒙惠賜復函，優加獎飾。日昨在滬，欣稔大人前月中督帶各營兵勇奮力進剿，破賊七十餘壘，賊勢立見窮蹙。仰見軍威震懾，大兵到日，如湯沃雪，如風掃籬，從此歼滅小丑，掃蕩氛，一律肅清，可翹足而待也。職自四月中隨同克復崑、新縣城，即奉程統憲檄飭管帶師船由崑山塘、界浦進扎洋澄湖。該處河路寬闊，水道紛歧，如蘇城之賊從委、齊兩門出竄，在在可通。既奉憲檄扼扎頭營，並與各營旱隊相為犄角，日夜梭巡，何敢自懈。前月二十九日賊船大隊五百餘號，從蘇城齊門外駛竄泖涇、懸珠、洋澄湖一帶。當經稟明程統憲，親督各船隨同追剿。仰荷憲威，立將該賊擊敗。自經此次痛剿，泖涇等處稍獲安居。惟自三月下旬前赴太城晉謁以來，每思躬叩憲轅，面聆渠訓。迺以戎次羈身，不得少閑，加以前月初旬感患濕症，告假回滬調治，二十餘日始就痊可。銷假到營，尙無多日。因此稟牘久稽，並疏踵謁。私衷歉仄，匪筆可宣。知關憲廬，覲縷稟聞。肅泐寸稟，恭請勛安，伏維鈞鑒。職員佩璠謹稟

稟程統憲六月初四日

敬稟者，竊于四月二十三日據相城團董周士元等來營稟訴，土棍周秀德、朱文華、屈鶴峰、周心元等在相城放火擄搶。當囑七兄、十弟前赴懸珠，與鄒游擊會商如何辦理。鄒游擊因昨日始行到局，諸未部署，又以關涉民團事務，不能不為懲辦。擬一面稟明憲台，即囑七兄、十弟將周秀德等四名拏回，寄押職營炮船，遲至五月十六日鄒游擊並未將此四人提回審問。文案程松軒恐其事多易忘，乘其來營，詢伊如何辦理。鄒游擊令將朱文華等三名押解相城團局，交周士元暫行看管。其周秀德一名同日前寄押之周子昭、楊老四等兩名仍押炮船，俱要重辦云云。十七日十弟因將朱文華等三名押送相城，函囑團董周

士元等暫行看管，俟邹游击到局再行办理。五月三十日接准邹游击来信，将周子昭、楊老四等两名交差带回，其周秀德一名函中并未提及。职当即函复，敝营师船即日随同进剿。惟船上尚有周秀德一名，未经提訊；若使带同进剿，固无是理，而留押防所，又恐疏虞，嘱其即日飭差提回訊办。本月初一日，又接邹游府来信，函称周秀德一名系职提营鎖押后，始蒙嘱悉，应办应释，自必任听尊裁云云。伏思周秀德等四名，因系民团事务，并非营中应办之件，是以查拏管押，俱经面詢邹游击后，始行办理。今据初一日来信，似觉两难。此案果系职营经办之事，日前朱文华等三名何以邹游击嘱令解送相城团局？其周秀德一名，何以应办应释任听职裁？此时若将周秀德擅自办訖，又恐邹游击以为干預团务；若仍留押，炮船出剿在防，均屬未便。再四思維，惟有仰恳大人訓示遵行，实为德便云云。

稟李統宪廿三日

敬稟者：窃于月之九日接奉宪台惠賜复函，逾恒奖飾，浣薇三复，感篆五中。恭譖大人韓、范经綸，汾、淮旌旆，分前后左右而成軍，統松、沪、淮、揚而奏績。前月下旬顧山大捷，踹毀营卡二百余座，斬擒賊匪四五万人，大兵捧水而浇螢，小丑望风而窜鼠。行見上符心簡，宠錫肤功，引睇卿暉，殷心藻頌。职于月之七日奉程統宪諭，委职弟佩瑛管帶左右后亲軍四哨炮船，随同进剿。所賸前中督队等炮船十余号，令职在洋澄湖一带，督令日夜梭织巡探，以防窜扰。职弟仰荷宪威，于十二、十三、十四等日，将苏城南面瓜涇桥卡垒、同里鎮营卡及江震县城先后攻复。十六日复随程統宪击败嘉兴一带援賊，并夺获炮船十二只。現在瓜涇、同里、江震县城，已奉程統宪分拨各营防守，其职营后哨炮船五只亦奉留泊吳江南門外协守。职弟于二十日管帶各船，仍回洋澄防次，一是順平。知关宪廬，理合稟聞。肃泐寸稟，恭請勛安，伏維鈞鑒。职员佩瑛謹稟

致开后营阮炳福輔清廿六日

弟奉統宪面諭，所有敝营留泊吳江后哨炮船五只，飭調回营。除

札刘弁知照起程外，用特备函移会吾兄。希即飭令刘恩全带领炮船，星速来防，是所祷切。再，前日嘉兴援贼大股冲扑，经贵营奋力抵御，该贼穷蹙异常，遂尔溃败，闻讯之余，曷胜钦佩。至敝营炮船是否随同戮力，抑或有临阵退避之处，弟羁身戎次，末由深悉情形，乞赐详加示复为幸。专泐，肃请助安不一。

簡夏字营周錫三

錫三仁大兄大人麾下：

頃間祇聆教益，快慰奚如。回营后接沈垫桥团局来信，函称齐門早賊昨早窜至五滌涇。经該团派队接仗，失利后賊又窜至沈垫桥一带。今据来勇回称，該賊已至太平桥，离相城不过八九里。統宪現往太城，一是进止机宜自应报聞請示，乞賜照察为荷。原信附呈，肃泐，恭請助安，惟希威鉴不宣。小弟徐佩瑛頓首

卷 二 癸亥 甲子

簡夏字营周錫三 七月二日

錫三仁大兄大人麾下：

昨承枉駕，輜褻为罪，委提陆阿飞、陆梅亭两名到案，当即派弁前往。茲将陆梅亭提到，专弁沈坤押送貴营。其陆阿飞一名，据悬珠团局司事稟称，已于六月初十日染患时痧身故。陆梅亭本系阿飞之侄，今为阿飞嗣子矣。又昨晚接奉复书，委募水勇六七十人，或四五十人，遵即遣人往招。惟急就之章，恐难合式，俟到营挑选后，再行陆续送上也。专泐，肃請助安，統希威鉴不备。

復督標親兵 正營 黃總 鎮稿 七月初四日
副營 何協

承示貴营現在需人，令将章日升等四員仍回貴营当差供职。窃念敝营調赴嘉城，奉統宪挑汰編伍，酌立营制。并以敝营缺少干才充当总哨哨长，荷蒙两兄大人舟誼殷隆，不分畛域，俯賜調派貴营章

日升等數員來營，約束各勇，訓練成軍。嗣是迭奉各憲調撥敵營，隨剿太倉、崑、新、江、震各州縣城，并瓜涇、同里各卡壘，洋澄湖、八坼大股扑賊。該員弁等素蒙教植，遇有接仗，无不奮勇爭先，同心殺賊，實屬著有功績。弟之得以毋虞隕越者，統憲之賜，實兩兄之賜也。茲奉璠章，借悉貴營自調撥多名，差遣轉形缺乏，自應遵命令其趨赴台端，重依旧主，再奉訓言。奈敵營現駐洋澄，昨奉程統憲面諭，日內即須移營進逼蘇城。各員等卓犖英才，正資倚賴，若使驟令回營，未免失之交臂；但概行留哨，又恐有負云情。再四籌思，擬即具稟李統憲批示遵行，再行備文移會。

至盧備萬年充當敵營左哨哨長，前于四月十三日夜隨同程統憲截擊崑城大股扑賊。該備不服左哨總哨郭興華鈐束，放船渡賊，几至悞事。當據郭興華稟請懲辦，訊明正法。即經具稟^{程李}兩統憲在案。茲將稟稿先批錄呈台鑒。再，貴差來營投文，適弟在太平橋一帶巡哨，致延多日，咎在于弟，幸勿見責。專泐肅復，恭請勛安。

簡瓦字營周錫三初四日

錫三仁大兄大人鑒右：

昨晚舍弟回營，奉諭將陸梅亭所供人証陸阿松、陸阿禾、蔣采華、戴益隆四名又陸鶴亭一名，又不在此案內之唯亭山董事王仁元一名代為提齊送案。茲已派弁前往提回。查詢陸阿松一名阿五，向做地保，實非兩人。用特專弁張萬順將提到五名開單押送貴營審訊。再，其中如有情節較輕可從寬辦者，乞賜矜全為荷。專泐，肅請勛安。

計開

陸松亭即阿松又名阿五。戴義隆非益隆也。蔣采華

陸鶴亭 王祥亭唯亭山司事王仁元之子，不在此案之內。

敬再啟者：正在肅復間，又接手書，讀悉一是，不復觀縷，載請勛安。弟璠又頓

簡开后營阮輔清初五日

茲啟者：前弟諭調后哨炮船回營之時，當據劉弁恩全稟稱，已蒙

閣下暨何大兄面諭，暫行駐守，俟稟明程統憲批示后再定行止。又蒙吾兄派撥炮船一只，俾各勇等得以更換駐守。仰見大兄大人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云情舟誼，感被靡涯，一是統容詣謝。再，該哨炮船是否仍留吳江，想統憲已有定奪。乞即就近諭飭劉弁遵行，一面即賜示復為荷。專泐，肅請勛安。弟徐佩璠頓首

正在封信間，適奉程統憲諭，調敵營炮船十余号前赴瓜涇，听候調遣。遵即起程。惟洋澄防次所賸各船，半已上岸修斃，單薄異常。所有敵營留泊四船，竟懸費神諭飭劉弁管帶回營為感。

簡周良才借米信初五日

錫三仁大兄大人麾下：

頃奉程統憲諭，調本營炮船十余号備有十日之糧，囑弟飞速起程前赴瓜涇，听候隨剿太湖洞庭。遵于已刻啟行。惟敵營軍米現已無存，赴滬請領，尚未到防。再四籌思，惟有仰懇閣下再借米四十担，以应急需。一俟軍米船到，即同前借之米貳拾担一并繳還，斷勿貽誤。專泐布懸，即頌籌安不一。愚小弟徐佩璠頓首

簡程殿光初六日

殿光仁大兄如晤：

昨日面懸借米之事，原為營中缺乏，兼之赴滬領米之船計日尚難到營，萬不得已，故將此事面托。又恐吾兄視為不甚要緊，稍延時日，今早特遣程味之甥到相一催。乃頃接來字，仍復將各行無米，借詞推諉。吾兄前在弟處典中亦既多年，何以辦事如此隔膜，竟視軍務為兒戲。茲特派沈貴持信前來，見字即速代彙米伍拾担，限初八日申刻到營交卸，該價俟領到餉銀核算。事關軍務，勿稍遲延干咎。火速，飞速。專泐，即詢近祺不一。

簡良字營周錫三兄巧日

錫三仁大兄大人麾下：

日前囑招水勇數十名，遵即派弁前往。茲據回稱，所招未能如數，

且系农民，未見壯勇。茲特挑存一十八名开单領赴貴营，即希点驗挑留。惟該勇甫經進营，素昧营制，一是总祈稍示寬容，以为招徠之計。是否有当，仍乞大才裁奪。手泐，肅請助安。

稟李統宪 七月九日張万順去十一日回

敬稟者：窃職于月之五日接奉惠復。窃稔貴体自頤山一役感受暑熱，稍有違和，刻下規取江陰，天佑吉人，定占勿药。聞訊之下，依戀殊深，辰下恭維大人偉略超群，殊勛盖世，仰瞻卿藹，以頌以欣。本月初七日，職奉程統宪諭調師舡十余只，隨剿太湖之洞庭山。山之麓石壘二座，登即踣毀。午后，湖中風浪較大，未能前進。當蒙派撥太湖水師四營留泊東山大缺口一帶，隨時游駛。職營炮船隨同程統宪仍回洋澄防次，指日想可移營進逼蘇城也。知关宪廬，肅泐稟聞。恭請助安，伏維鈞鑒。職員佩璠謹稟

簡督標親兵 **正副營黃總戎** 何協軍 十二日章日升等帶去

吉士星橋 兩仁兄大人閣下：

月之二日接奉教言，令將貴營調派來營之章日升等數員飭令回營當差。業于初四日肅函具復，擬俟稟請李統宪批示后，再行遵辦。茲据总哨毓庆廷等稟稱，貴營自調出各員后，辦事正在需人，且即日進逼江、吳，庆廷等倘復稽延时日，殊非聞呼即至之理。弟揣其說，實屬近情，因即分給川資，令其回哨。惟念該員等充當敵營总哨哨長業已半載，奮勇接仗，尚稱得力之員，一旦弃予如遺，臨歧執手，殊悵悵耳。茲由章日升、毓庆廷、邹景涵回營之便，用特給函，令其持赴台端，代鳴謝悃。專泐布達，肅請助安不一。

稟李統宪 七月十七日

敬稟者：窃職于本月十三、十四、十五等日，奉程統宪諭，飭管帶師船十余号駛赴婁門外十圖庵五涇廟一帶護扎。大唯亭移來之旱隊十營，在蘇城東北隅齊、婁、葑三門之外。十六日又奉程統宪諭，管帶

全营师船，由洋澄湖起程，移扎娄門外之五涇庙。淮揚水师中营阳利見^①、撫标亲兵水师后营郑国邦均扎葑門外之金鸡湖，张左右两翼以为犄角。知关宪廑，合肃稟聞。恭請助安，伏維鈞鑒。

簡撫标亲兵前营孙善成 性天

弟自随同程統宪攻拔崑城后，即于四月十八日移駐洋澄湖。六月中击破瓜涇、同里各卡垒，十四日破吳江。七月七日又随剿太湖之洞庭东山。本月十六日敵营由洋澄东湖移扎苏城娄門外之五涇庙。阳健飞^②兄中营师船扎葑門外金鸡湖。統宪旱队十营亦已分布外跨塘一带矣。

茲瀆者：昨据下塘张兰舟来营，述及渠前在淮阳水师^{张邓}二兄麾下效力，因奉李統宪札，随同张、邓二兄前往蕩口查拏薛星桥，遂与督办蕩口团练楊艺翁^③之弟不合；現在艺翁之弟欲赴李統宪行营呈控云云。今兰舟知弟与吾兄相知有素，嘱为轉懇。如张兰舟实系因公办事，可否費神照拂一是。倘从中另有別情，仍希照公办理，弟亦未便代为乞恩也。专泐，順請助安。

函繳前借良字营周錫三兄米二十石 七月廿二日

錫三仁大兄大人麾下：

前以敵营軍食不济，曾在貴营乞采軍米貳拾石。从此軍有余粮，士歌飽德，云情舟誼，感被靡涯。茲將原袋如数裝米貳拾石，差弁送呈，乞賜飭收，并給回条。迟繳之咎，伏乞諒諸。专泐，肅請助安，伏維照督不宣。愚小弟徐佩璠頓首

致水师糧台魏、桂两公祖 廿二日

茲启者：弟于本月十六日奉程統宪諭，令管带师船由洋澄东湖移扎苏城娄門外之五涇庙，剋期进剿。此后赴沪請領軍米，計程較远，

① 即欧阳利見。下同。

② 欧阳利見字健飞。

③ 楊宗濂字艺芳。

到防益迟。是以前具公牘，拟将九、十两月米領，先行呈送台端調換執照，以便随时赴太請領。嗣据舍侄来营述悉一是，素荷关垂，敢方尊命。惟敝营师船即日移前进逼，所有九月份軍米可否俯賜給領，即飭来弁赵尧奎装赴防所，以資接济。倘蒙允准，感泐无既。专此布悬，肃請助安。

致統宪文案张筱荣廿三日

筱荣如弟大人閣下：

月之二十二日奉統宪鈞函，轉行撫宪飭知舍弟奖札一件。廻环珞誦，仰見統宪大人鼓励人才，不遺葑菲。舍弟猥以微劳，宠膺嘉奖，五衷感愧，匪笔可宣。惟查舍弟由俊秀于道光二十九年捐賑案内議叙作为監生，給予光祿寺署正职銜。咸丰十年四月办理永昌团练出力，蒙前撫宪薛保奏，于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徐佩瑛著以光祿寺署正双月选用，并賞給五品翎頂。欽此。”嗣奉行准，奉部奏明：光祿寺署正銜徐佩瑛，准其賞給五品翎頂，所保光祿寺署正双月，应毋庸議在案。是舍弟实系五品翎頂光祿寺署正銜。今蒙撫宪保奏，奉旨允准：“光祿寺署正徐佩瑛著免选本班以知州尽先选用，并賞加运同銜。欽此。”恭讀之下，似与前奉部駁之案微有不符。若不先行呈請更正，恐干部詰。即或倒填日期加捐光祿寺署正双月，而捐册到部之日在已经奏保之后者，案奉明文，例不准行。此事应如何声請及与部中妥商之处，悬吾弟大才裁夺，并代为請示遵行，是所祷切。至，舍弟請假回沪，尚未到防。兄又于本月十七日起有寒热，間日发瘡，一俟稍痊，即当恭叩宪营，先行詣謝，并希代致为荷。专泐，肃請筹安，諸希鉴裁不宣。如兄徐佩瑛頓首

致淮揚中營鎮軍阳健飞廿四日

茲启者：前委代雇船匠十名，本拟早日送上，因貴营正当移扎，故特暫緩数日。茲將船匠十名派弁領赴台端，点收是幸。至敝营船匠工食，每名每天現在給发米一升、菜錢三十五文、工錢七十文。想貴营修船自有定章，大才酌夺可也。专泐，肃請助安，并賀大喜，諸維威照

不宜。

复程統宪廿六日

敬稟者：窃奉鈞函，以撫宪委員田令前往相城筹办厘务，拟于职处空歇典屋內設立卡局。伏思此屋本系空歇，尽可設局，相应稟复。

致前署震澤县知县长元吳团局委員徐炳奎雙堂稿七月三十日

茲瀆者：頃聞张氏家姑母来营訴称，舍表弟张緝圃現被张养恒家在潘玉淦四兄处呈控伊居乡不法，业被拘押。当经舍表弟李頌清代为恳情捐錢壹千文，并願为伊作保，限二十天繳楚捐款。乃刻聞此事，仍未了結。未审张緝圃表弟有无倔强不肯认捐之处。家姑母老年独子，聞此情形，焦急万分，无門赴訴。素聞大兄大人在抱恫瘻，遇事排解，特来命弟代求台端，可否俯賜矜全，仍照前議，依限繳捐；令李誦清暫将舍表弟张緝圃保出，俾得設法筹措。感荷鴻慈，奚啻身受。至潘四兄因病未曾往拜，故未敢冒昧进言也。瑣事奉瀆，容謝不既。专泐布悬，肃請筹安。弟徐佩璠頓首

致潘玉淦观察并复借船事八月初二日 七行梅单

日昨雙堂明府由局来营，欣稔玉淦观察姻仁兄大人鼎裊百鹿，履祉千羊，現奉撫宪移委督办三邑团务。业抵淀涇，設有总局，兼权剿撫，周視民間。惟梓乡凋敝之余，惊心失所；沐閣下仁賢之澤，拭目起衰。引睇卿暉，无任頌禱。弟忝列戎次，蚊負滋慙，日来适抱采薪，未能即愈。拟俟告假回寓，赶紧医調后，再行赶赴台端，借聆教益也。专泐寸函，肃請助安，諸惟察照不宣。姻愚弟徐佩璠頓首

再复者：正在封递間，适于月朔由敵寓寄奉惠函，并蒙奖飾，回环珞誦，慚感交并。承示貴局需用船只，囑于蔣快、高快两船內擇一送上。惟敵营坐船大小仅有五只，高快系弟坐船。蔣快自永局被冲后，未知駛往何处。茲承諄囑，拟为代借一舟，于四五日內駕送貴局。一是俟弟病痊后，再行詣罄也。专泐肃复，再請助安。弟璠又頓

复田涇团局委員徐炳奎雙堂八月十二日

雙堂明府父台大人閣下：

承詢攻剿情形。自本月初三日敝营师船奉程軍門諭，飭移駐褚涇、曹庄一帶，护扎旱牆。該賊即于初四日从齐、葵、葑、盘四門外冲出約万余人，四面攻扑。統宪督飭水陆各軍接战一昼夜，賊始敗去。而旱队十軍亦遂陆续扎定。嗣后城賊屢次冲出，均经击退。月之八日水陆官軍又复前进。敝营师船現扎葵門外之大官瀆，并分派前哨炮船駐守齐門外之西白蕩。幸荷仁威，无貽隕越。辱承垂詢，手此布聞。再，八家兄前因患瘡告假回寓，迄已多日尙未痊可。一俟来营，当即赴局詣拜也。肅泐，复請助安。治愚弟徐佩瑛頓首

再致韓莘农^①兄

敬再启者：敝营前蒙呂正青兄轉存貴局帳房刀矛、抬枪等件，費神照拂，心感无既。茲敝营于月之八日奉統宪諭，移扎葵門外之大官瀆，所有晚間选派弁勇登岸守瞭，需用帳房。希將前存单白帳房二十余架，悉交来弁領回。其鬼子帳房及枪矛等件，仍懸寄儲貴局为荷。肅泐布聞，載請助安。弟璠又頓

复戈升甫表兄八月十八日

升甫表兄大人閣下：

刻承貴局送到督标营黃吉士总戎投送敝营文件。亲軍茲已差竣，弟处备有复函，派舟仍由貴局轉递相城为荷。十六日程軍門統帶中西水陆各軍，踏毀宝带桥賊壘两座。昨午又督进剿，勝負尙未探的。敝营即于大官瀆出队分攻，以牵制之。向晚左哨解到投誠髮賊六名，訊供忠逆于数日前到苏，現派各伪王各打一营，城上昨插李姓黃旗两面。虛者实之，未可尽信也。手此，复請筹安。表弟璠頓首

^① 韓杰字莘农，統領开字等营軍械所。

复张順卿世叔八月二十日

順卿世叔四大人閣下：

月之二日揖別后，正深馳系。适文軒兄由唐市来营，接讀致舍弟书，借悉瀛眷已安抵里門，諸臻平順，曷胜欣慰。敵营于月之三日奉程軍門諭，由五泾庙前赴十图庵，护筑旱牆。初四日城内外賊万余人，分布齐、娄、葑、盘四門外，乘軍門旱营未立之时四面冲击。官軍水陆合剿，屹不少挫。接战一昼夜，該賊死伤甚多，遂尔敗回。初四、五日冲击如初，屡敗之，而所筑褚泾一带之旱牆成矣。

敵营于初六日进扎褚泾。惟查大官瀆西岸俱系賊巢，东岸尙无官兵，軍門因派敵营师船进扎大官瀆，护筑魁奇三旱营。該賊因官軍滾扎前进，于初八日排列全队由齐、娄、葑三門外分路出窰，奋力冲击。幸統宪陆师由大官瀆迤邐而南，直接葑門外官塘，而敵营水师駐防齐、娄窰賊，淮揚中营駐葑門外金鸡湖，张两翼以进，賊无懈可击，又复敗回。

十六日奉諭敵营师船故张疑兵，防西岸出窰之賊。統宪自督中西水陆各軍，先取城南宝带桥賊壘。午刻連毀两营。十七日又毀賊壘三座，直逼覓渡桥。詎該处湖道水草交橫，舟行不易。守壘賊又系广人，悍厉异常，胆敢渡水直取輪船，几不能支。幸統宪亲然大炮，抵死击退。刻下統計齐、娄、葑、盘四門外尙有賊壘十余座。而齐門、楊泾又复筑垣，师船未能直达，绕攻更觉費手。俟城外一律削平，城賊庶可殄灭矣。

承荐王文軒兄，精能练达，本应遵留。惟敵营各友較他处为多，不特人浮于事，兼之人浮于船，且每月筹墊正形竭蹶。乃于无可位置之时，勉留营次，誠恐妙手空空，无所持贈，貴友亦难久居，轉致輟褻，更觉不安耳。侄于月初因患瘡，告假回寓，幸即痊可，当于节前到营。承示六兄出城之信，想系謠传，此間絕无音耗。专泐肃复，順請箸安。

致新阳县凌彬珊卿八月廿三日

珊卿父台大人閣下：

敵營師船自隨剿太、崑、江、震以來，即于月初移駐婁門外之大官瀆，惟齊、婁、葑、盤四門外尚有賊壘十餘座，指日一律削平，進取不遠矣。專泐肅達，鵠候回玉，諸希荃照不備。治愚弟徐佩璠頓首

致潘玉淦四兄 廿六日

玉淦廉訪姻仁兄大人閣下：

茲啟者，昨據舍侄自橫涇來營稟悉。現在常熟雇有車春官坐船一只、舟子六名，每月總計飯食工資四十二千文，已由弟處付過英洋拾元，刻令駛赴台端。如系合式，儘可留局听差。或嫌窄小，仍令回營，以便與該船戶核算工價也。敵營師船現派左哨親兵哨，扎婁門外之大官瀆，右哨駐西白蕩口，扼齊門外楊涇一帶出竄之賊。十舍弟于昨晨督帶前中后三哨炮船，隨同程軍門由渭涇塘往蠡口察看，指日進取。浙江于本月十四日未刻克復，蘇賊之勢益孤。惟齊、婁、葑、盤四門外尚有賊壘十餘座，須俟一律削平，城賊庶易剿滅也。專泐，肅請助安，諸希荃鑒不備。姻愚弟徐佩璠頓首

致開中營陳仁山兄 九月十一日

仁山仁大兄大人麾下：

昨奉教言，欣慰奚如。頃間謁見統憲，奉諭派撥敵營前哨呂弁自炮船五只，駛赴憲營听候調遣。惟敵營赴滬請領軍米，尚未回營。該哨五船現缺米石，可否暫由貴營借撥米十石，即交呂弁領回船上，以濟急需。壹俟由滬領到，即行奉繳不誤。專泐，肅請助安。弟徐佩璠頓首

稟程統憲探報

敬稟者，竊據右翼槍船長蔡才高探回稟稱：昨日午后有騎馬賊三人、步賊十餘人從陸墓一帶沖至許師橋、五淶涇一帶，登高瞭望，窺探官軍營壘。并悉陸墓、蠡口一帶近日添集賊匪千餘人。伏查許師橋、五淶涇在西白蕩北面，該賊既來窺探，防有扎營抄截之謀。職已分飭

各哨，加意慎防，并函致淮揚中營陽鎮軍^①矣。专泐布聞，肅請勛安。
沐恩徐佩瑛頓首

致赵凤楼九月十八日

凤楼姻仁兄大人閣下：

日昨舍侄来营，接讀手书，嘱再函致崑邑尊，諭委兼办田捐事务。容即覓便信致，得有复书，再行奉致。

茲瀆者：日前奉悬之事，承示令亲处一时尚难定見。惟弟等自奉撫宪札飭督带师船，月須筹貼四百余金；自春徂秋，賠累实已不少。刻下青黄不接，正值窘乡，瞻顾大局，勢难告退。万无如何，計出于此。可否費神再往切实面悬，至少必得惠挪一千五百金，即請足下作中，期至来年十二月归楚，子金情让。事系急需，故敢再三奉瀆。叨列至亲，务希极力玉成，曷胜感禱。借券俟收到奉呈。专泐布悬，順請筹安。

致督办正义董务郎补州正堂吴俭蓮府十月十一日

弟自六月中随同統宪克复江、震，敵营师船步步进扎，九月分奉宪分駐娄門外之大官瀆及盘門外之瓜涇港，仰荷仁威，一月有余幸无隕越。茲于月之四日又奉札調瓜涇駐防各船，随剿黄埭、大桥角、双板桥等处，进攻南北望亭，一俟得手，即行会剿省垣，想此月中定有佳音也。治愚弟徐佩瑛頓首

稟馮敬亭中允十一月初二日 梅八行

敬稟者：忆自中秋令节曾肃寸紅，祇賀大禧，想登籤室。辰下恭維敬亭世伯大人筹祺捷吉，道履康强为頌。瑤濫竽戎次，鈔善告陈，幸蒙长者提携，加之訓誨，荷戈十月，随同統帅历复諸城，敬听指揮，尚无隕越。茲届小春，又喜大捷。以瑤碌碌无能，亦得随声附和，同奏凱歌，統帅之威，长者之賜也。所难告慰者，大兵进城之日，即奉統宪面諭，探悉家兄被陷城中，竟遭慕逆戕害，并許轉請撫宪奏卹等情。

① 歌阳利見。

至瑤于此事实在情形，尚未探的，驟聞此信，何胜惨伤！一俟查明，准予表揚，实为万幸。届时倘得奏办此事，惟长者終始成全，存歿銜感，临穎不胜企禱之至。肃此布悃，恭請金安，并賀捷喜，伏維鈞鑒。世侄佩瑤謹稟

稟賀李總統克复苏城稿 鶴章夾單

敬稟者：窃职自中秋令节曾肃寸稟，祇賀大喜，迺于二十一日蒙賜复书，既吉語之續紛，复訓詞其深厚，浣薇三复，篆竹五中。瑤濫竽戎次，尠善告陈，幸蒙大人俯賜提携，洊加訓誨，計自初夏迄今，随同程統宪历复諸城，仰荷宪威，尙无隕越。茲届小春，又喜大捷，以职碌碌无能亦得随声附和，同奏凱歌，悉出自大人之賜也。飲水知源，敢忘盛德。至职营师船于月之二十七日奉宪移扎省城胥門外之万年桥，知关宪廛，合肃稟聞。此后倘得少息征尘，即拟躬叩崇轅，面聆樂誨。肃泐寸稟，恭請助安，虔叩捷喜，伏維鈞鑒。职员佩瑤謹稟

致李友琴世丈 八行书

友琴世长先生大人閣下：

侄濫竽戎次，尠善足陈。自春徂冬，荷戈十月，幸蒙統宪指麾，历次随同克复諸城。茲届小春，又喜大捷，以侄无所短长者，亦复随班逐队，同唱凱歌。統宪之威，抑亦世丈随时启迪之力也。至敵营师船月中两次拨赴太湖，截剿潰賊，二十三日調回省城，合力围攻，茲于二十七日又奉飭扎胥門外之万年桥，会同良字营协守，并截西路援賊。知关綺注，并以附聞，肃此，敬請硯安不一。世侄佩瑤頓首

外附呈吳老师一稟，乞飭送为感。又致。

致程申甫 十一月初九日

申甫五兄仁大人閣下：

本营現扎胥門外之万年桥，协同志字营駐守，近聞月内尙須移营八坼、平望一带，进攻嘉郡，特未定有日期耳。专泐布达，肃請侍安。竹君老伯大人前代言請安。小竹令兄、竹孙令侄处均叱候。

再稟李統宪为中哨总哨文弁事

敬再稟者：窃于正月初蒙宪台挑留职营兵勇，酌定营制，札发員弁，俾資訓練。自春徂冬，实称得力。十月二十五日随同攻拔省城，各哨船勇稍得賊資，无不欢欣鼓舞，共戴宪恩。惟中哨总哨蓝翎外委文弁家銀豔心該哨第三号船所得衣服較多，悉行网取。以致船勇不服，赴职控訴。当即提訊属实。职以事細，未將該弁声斥。而該弁即于月杪告假，借坐炮船送至常熟出口而回。所遣中哨、总哨，选派五品蓝翎尽先千总魏安邦接管，如文弁回营，拟即另派別差。惟据該船水勇稟称，該弁出口时，带去号衣二十七件，又龙旗一面，此举殊为不合。职恐渠在外或生事端，即派妥人，飭令跟踪将衣旗追回，未识能否取到。知关宪注，理合稟报。伏祈鈞鉴，載請勛安。璠又稟

再稟李总□賀克复无錫县城十四行

敬再稟者：正在具稟肅賀間，探悉本月初二日宪台大兵攻克无錫、金[匱]县城，相隔省城克复仅止七日，欢传得手，益切傾心。仰見大人用兵神速，先发制人，常郡踞賊，从此夺气。行見摧枯拉朽，破竹之势已成。錫命酬庸，分茅之典愈渥，軍民雀跃，僚属驩臚。职戎次羈身，情深燕賀，行間引領，迹阻鳧趋。爰肅寸稟，恭叩捷禧，虔請勛安，伏維鈞鉴。職員佩璠謹稟

稟馮敬亭中允^①十一月十四日

敬稟者：前月下旬曾肅寸函，恭候道履并述六家兄被害情形，一是諒登籤室。辰下恭維世伯大人，箸祺曼福，履祉延釐为頌。侄自前月二十五日克复省城后，即于本月初三日据随侍家兄之家属陈春，自城探赴营中稟称，前月九日官兵攻拔潞关，慕逆恐生內变，即于初十日三更时将六家兄提出禁所，亲自施放三洋枪，即加戕害等情。侄因令陈春入城，四处查詢，得悉現居安徽难民厂內之王学松，向在慕逆

① 本函与以下各函所述徐佩瓊被杀及寻找尸体事，参看《从征隙駒集》癸亥年十一月初十、十一两条。

統下，實知家兄被害地方及尸身所在。當于初十日親往探詢，經王學松引赴婁門內姚家角湖畔，將尸撈獲。細驗身材長大，左乳及腰腿俱有槍傷；所穿舊制貼身棉衣，確可識認；兩足尚練鐵鐐。首級于十一日仍同王學松前赴該處撈得。屈指被害之期迄今一月，而頭面尸身，尚無潰壞，宛然如生。誼關骨肉，何勝慘傷！現已據實稟陳程統憲，轉請撫憲奏卹在案。

伏念家兄于元年冬間因內間入城，即被拘禁，受盡磨折，以至于死。在家兄身受厚恩，以死報國，實為分所當然，何敢以涓埃之節，上塵清听。惟自咸豐十年四月獨力辦團以來，處四面皆賊之中，募勇堵阨，散盡家資，支撐三載。縱鮮成效，頗竭血忱。可否仰懇世伯大人，曲加亮察，于撫憲前不惜齒芬，矜全格外。不獨職全家感戴深仁，即家兄于九原之下，銜結之忱，豈有涯涘。日昨培之兄辱臨敝寓，業將此事面懇轉稟。茲再泐函布達，不勝哀懇之至。肅請金安，伏維鈞鑒。世侄佩瑗謹稟

稟禮部侍郎兼理各國事宜前江蘇巡撫邵院薛煥

敬稟者：竊職菰芦下土，樗櫟庸材，數年來猥蒙不棄，訓誨周詳，提携備至。五中銘感，寸楮難宣。夏間儀從入都，適以羈身戎次，未及恭叩行程，深為歉仄。辰下恭維大人治洽軍民，勛高中外，殿陛相孚一德，恩榮疊沛九重。引領卿暉，殷心掄頌。職自去冬十二月初將永周炮槍各船提赴滬城，稟奉李撫憲挑汰編伍，酌定營制，立為巡湖營水師；札赴嘉、太一帶，听候^{程李}兩統領調遣。三月十五、四月十四、六月十三、十月二十五等日，歷次隨同程統憲攻克太倉、崑、新、江、震各城及江蘇省城。十一月初三日據隨侍職兄佩瑗之舊僕陳春，自城探赴職營稟稱：自去冬常熟踞逆駱、董諸人剋期歸順，該僕即隨職兄入城內間，意擬聯絡一氣，同時舉發。詎被忠逆疑忌，即時拘禁。自春徂秋，錮蔽牢中，欲死無路。十月初九日職營船勇攻拔滸關，慕逆恐生內變，即于初十日三更時提出禁所，親自施放三洋槍，即加戕害。該僕見兄職被害，登即奔避齊門一帶等情。職即令陳春入城查覓職兄尸身下落。十一月初十日據向在慕逆統下之王學松指赴婁門內姚家角湖

畔撈获尸身。細驗身材長大，所穿旧制貼身棉衣确可识認；左乳腰腿俱有枪伤；两足尙练铁鐐。十一日仍赴該处覓得首級。屈指被害之期剛及一月，而面目尸身尙无潰坏，宛然如生。若論骨肉之情，慘伤已极。而职兄身受厚恩，以死报国，大义攸关，不容苟且，实为分所当然。除备公牘稟請程軍門轉咨李撫宪奏卹外，相应据实瀝情稟陈，仰乞大人俯賜鑒察。此后事宜总祈逾格栽培，諒加矜卹，不独职全家感戴深仁，即职兄于九原之下，銜結之忱，实无既极。知关垂注，恃愛瀆陈，临穎不胜惶悚之至。肅泐寸稟，恭請崇安，并賀年禧，伏維鈞鑒。職員佩璠謹稟

稟前署浙江布政使司麟趾蕉園夫人此稟換稿繕申

敬稟者：窃职于本年春間接奉賜书，曾肅复函卹寄京师，諒登籤室。辰下恭維亲母宪太太懿帷集福，吉履凝釐；大爷随侍薰庭，巾綦增胜。引魯象服，曷罄鳧忱。职自奉李撫宪立营以来，自春徂冬，戎次羈身，尠善可述。七兄佩璋在寓侍奉衰亲，未能常川到营效力当差，十弟佩瑛奉李統領札委帮办职营营务，計自三月十五、四月十四、六月十三等日，历次随同程統宪克复太仓、崑、新、江、震各州县城。当蒙程統宪将五品翎頂，光祿寺署正职銜十弟佩瑛于克复江、震县城出力案内，轉請撫宪，随折保奏。七月中奉到程統宪飭知，本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光祿寺署正徐佩瑛着免选本班，以知州尽先选用，并賞加运同銜。”恭讀之下，始悉开报时漏未将五品翎頂及署正銜銜字叙入。核之十弟原有履歷，微有不符。現奉大部飭取十弟履歷，無論含胡开报及詳晰声明，均干部詰。但欲稟請撫宪奏請更正，又恐将原保之人照例議处，实干未便。再四筹思，惟有仰懇亲母宪太太俯賜提携，函囑部中，查明咸丰十一年四月永昌团局保举案内之十弟佩瑛履歷，飞速咨明江苏巡撫部院李，即将十弟此次保举早为撤銷。庶后有微劳，或得再蒙大宪奏獎，不致虛邀。倘亲母宪太太俯念十弟亲冒矢石，极力报效之忱，囑部咨詢江苏撫宪李：“所有此次随折奏保之光祿寺署正徐佩瑛，查照原有职銜，是否遺漏五品翎頂及署正銜銜字，着即詳明声复。”如此办理，或可不至撤銷。則出自慈恩高厚，非职所敢妄冀于

万一也。

至六家兄佩瑗禁錮在城一切情形查悉。十月初九日职营船勇攻拔澚关,慕逆恐生内变,即于初十日將六家兄提出禁所,亲自施放三洋枪,即加戕害,惟尸身查无下落。十一月初旬承尊紀朱茂林来营,入城查訪事件,探得旧在慕逆統下之王学松,亲見六兄被害。当于本月初十日招同王学松引赴娄門内姚家角湖畔,將尸捞获。細驗身材长大,所穿旧制貼身棉衣,确可识认,两足尙练铁鐐。十一日仍同王学松前赴該处覓得首級。屈指被害之期刚及一月,而头面尸身宛然如生,尙无潰坏。在家兄身受厚恩,以死报国,实为分所当然。惟自咸丰十年四月独力办团以来,散尽家資,支撑三載,纵鮮成效,頗竭血忱。除备公牘稟請程統宪轉咨撫宪奏卹外,合再瀝情稟懇亲母宪太太終始矜全。不独职全家感戴深仁,即六兄于九原之下,銜結之忱,实无涯涘。临穎不胜企禱之至。肃泐布悃,恭請懿安,并賀年禧,伏維慈鑒。職員佩瑀謹稟

补录稟麟太太稿

敬稟者:窃职前在沪城,荷蒙嘉貺,拜領多仪,感謝无既。嗣于閏月初叩送行旌,瞬经四月,遙想輪船飞递,安抵燕京,一是順平为慰。辰下恭維亲母宪太太綉帷納祐,福履延釐;大爷随侍寝門,巾綦增胜,德潭引領,以頌以欣。所有前奉瑤函委查之事,当即轉寄六家兄佩瑗趕速設法。遣勇密探,得有确信,当即飞稟府中,以慰悬望。大約此事須再相机办理,未易刻期也。

沪城軍务,自李中丞蒞任以来,日有起色,浦东一律肃清,青、嘉以次克复。九月中四江口一捷,可謂痛加剷洗,望风披靡,賊胆已寒。現拟进規崑、太,俟太城得手后,与职局聯絡堵剿,尤觉易于为力。刘臬宪公正清廉,民心感戴。而轉輸民食,接济軍需;籠絡外夷,借固吾圉,自咸丰十年以来不动声色,轉危为安,不可謂非吳方伯之力也。此外如黄提宪水师截杀,无坚不摧;程副将陆地鏖兵,有战必捷;上下协力,各得其人。苏、常等处現虽未经克复,而蕩平之期断可翹足待也。

至职局团务亦堪縷述一二：始自十年三月募勇千人，稟請局宪彈压，原为保卫一方起見。嗣后以苏城淪陷，凡附近永昌各乡鎮四、五十里之內，民团百余处，咸願举众以資攻剿。其时常熟未陷，互为声援，軍威頗壯。自八月初常城不守，賊氛环逼，职局实有孤掌难鳴之势。若背城一战，幸而获胜，則寻衅不已，防不胜防。不幸而敗，职一家固无足惜，而以数十里未经蹂躪之地尽供塗毒，心实不甘。躊躇再四，計莫可施。所幸該賊与职前后数十战，从未获有胜仗，未悉职处虚实，反遣人来局議和。因乘机伪与賊約，毋再侵扰此土，我处亦复罢兵。阴即遣人赴沪乞师，一面添募壮丁，招集枪船二千余号，四面堵守，借保一方民命。十一年三月蒙前撫宪薛，俯念微劳，据实奏奖。天恩浩蕩，感被靡涯。职等誓竭死力，約会官兵，共剿此賊。十月由局派董前赴安庆，具稟會揆帅，請师下剿。蒙批許可，并荷溫言拊慰，勉以效忠。十二月因苏城之事，有机可乘，奉薛中丞委办內应事务。期于十二月中伪忠王踞守杭城之时，攻其不备，內外并举。因机不密，功隳垂成，致可惜也。同治元年三月家兄因會帅奏派李中丞督师来沪，所有职局与官兵应如何策应堵剿之处，必得随时面奉宪諭遵行。因令职躬叩行轅，将現在賊势备細稟陈，听候指麾，借图报效。至軍餉一层迁延日久，需用浩繁，咸丰十一年三、四月間职处家資，将次散尽。第家資可散，团勇万不敢散，而又儿几不能不散，幸蒙薛中丞洞悉情由，自夏徂冬前后給領过漕平紋十二万五千两，节经职等置备軍火旗帜，赶造炮船四十余号，添雇团勇三千余名。自此以后，賊亦相安无事，毋敢寻衅。乃地方幸称安靖，餉需又复絀支。元年以来蒙附居永昌一带有力各戶捐資协济，及擇次有力者稍稍捐助，借以敷衍。而罗掘情形，固已笔难罄述。此十年三月职局办团至今之大概也。

夫貪功則毀至，聚財則怨生，人情之常，无足怪者。职局聚团杀賊，率土之义宜尔，不敢言功，貪于何有？至职处家資除积存廩米一万余千石外，所有現銀本不贏余。在外者半毀于賊，在家者半給于勇。且家資不足，继以領餉，領餉不已，继以捐助。立局將及三載，需餉无啻五十万金。已散之財，聚于何有？乃內即可以問心，外偏憎茲

多口。謗詩四布，蜚語中傷。揆厥由來，或者以局中辦事不周及同鄉諸友不能遍給所求，積忌成嫌，致有此事。且原造謗之心，不過欲借此恐嚇，以圖肥己。圖利不遂，勢且叵測。誠恐口眾我寡，難于剖白。致以報效之躬，積為怨尤之府，爍金銷骨，人言可畏。因于李中丞前先行面稟，一俟克復蘇城，職處倘復積有多金，情願入官，以資辦公，并甘治罪。幸李中丞見事明察，奉諭：“目前噴有煩言，虛實姑置勿論；但以勉圖后效，冀報涓埃為囑。”聞命之余，且愧且奮。伏念職等草茅微賤，荷蒙先皇帝俯允疆臣之請，優加恩賞。感激之忱，方圖報稱之不暇，固宜聞謗不辨，師法古人。而又喋喋不能已于言者，誠以市虎之疑，賢者不免。為此瀝情觀縷稟陳，萬一輦轂之下，偶有傳聞，務祈俯念職等報國之忱，積久彌摯，不惜齒芬，力為噓植。感荷鴻施，無有涯涘。至委查之事，職等念釋〔茲〕在茲，必思有以報命也。肅泐燕稟，恭請懿安，并賀年禧，伏維慈鑒。職員徐佩瑤謹稟

敬再稟者：正在封遞前稟，適于去歲十二月初五日，接誦七家兄佩璋手書。得悉六家兄佩瑗因常熟素與要約之偽職駱、董諸人，情願投誠獻城，已遣妥人前赴撫憲行轅具稟，密受機宜。因思蘇城中亦多內應，遂于十一月十八日托故親赴城中，暗為要約，以冀連絡一氣，同時舉發。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忠逆由金陵回蘇，疑忌六家兄，拘留不放。二十六日周游击由熟城遞到撫憲札飭職局，協力堵剿。十二月初一日接到周游击移文，復囑敵局于南面一帶，竭力扼殺。七家兄因河道紛歧，勢難兼顧，初二日親赴熟城，面見周游击，并請官兵策應。一面將眷口由海赴沪安頓。是日午刻慕逆大隊万余人，由周塘沖下。十舍弟佩瑛同幫帶馬安瀾帶領炮槍各船，分路迎擊，從未至西堯賊一千余人，擊毀賊船三百余號，慕逆因坐船被焚，赴水脫逃。初三日辰刻，七家兄因賊大敗而回，必再有大股來扑，趕赴熟城請救。巳刻抵城，城中戒嚴，不能進城，仍回局中。并探得慕逆因前日敗回，改道取熟。初四日巳刻聽逆大隊二万余人，仍由周塘沖下。職局極力堵御，賊未敢進。初五日辰刻賊四面攻扑，職局奮勇接仗。奈眾寡不敵，又無策應，萬難抵禦，賊遂沖至職家，擄搶一空，封去厰米一万余石。七家兄等僅帶炮槍各船數十號，正欲突出重圍，前赴沪城。適職自沪得信回

局，初八日辰刻与七家兄等相遇于洋澄湖。初九日丑刻从正义、崑山塘、陈墓、角直一带抵死冲出。到沪面禀李中丞听候察看調遣。二十七日奉札管带各船前赴程李兩統領行营点验挑汰，分哨編伍，并頒发管带巡湖营水师之关防一顆，以专責成。三十日抵防。元旦日禀見李統領，听候調拨，随同进剿。

伏思职处办团已历三載，所有家資久经告罄。向非各戶捐助，勢已不支。今又遭此一厄，支絀情形笔难尽述。現自慈亲以次，均寓沪城。七家兄在沪侍奉，六家兄拘繫苏城，存亡未卜。职与十弟均赴防所，不能兼顾。中心焦灼，莫可名言。此后总祈亲母宪太太俯念职等报效微忱，随时教植，格外矜全。感荷鴻施，靡有涯涘。肃泐，載請懿安，伏維慈鑒。職員佩璠又禀二年正月十五日

致水师糧台桂十二月初八日

茲启者，敝营餉銀前经領至九月分止在案。而各哨弁勇，屡因艰于接济，乞由弟处設法筹墊。刻届年节，所有墊发之款，弟寓急需归楚，以資应用。各弁勇又复屡求借拨。公私交迫，实出万难。再四筹思，惟有仰恳公祖大人，俯念敝营支絀情形，将十月、十一月两期全餉发交王弁領回轉給。感荷云誼，实无既极。至貴营給放各营餉銀，尽有远不如弟营者。此次函恳，并非漫不知感，实緣事非得已，作此不情之請。素蒙关爱，覩縷瀆陈，一是鑒原为幸。附呈微物四色，聊以伴函，晒收是荷。肃泐，敬請助安不备。愚弟徐佩璠頓首

致前任浙江布政使麟燕园三少君函稿同治甲子二月十五日

世三兄少爷閣下：

夙慕芝暉，时深葵向，祇以河山迢隔，不获趋謁台端，寸丹翘企，尺素难宣。恭惟侍祺綏燕，福履吉羊，令慈宪太太起居曼福，大爷順时納祐为頌。去春尊紀朱林南下，递到瑤函，备蒙錦注，并承厚贖。拜領之下，当即繕禀申謝，并将职家被賊冲扰，率領炮枪各船突围赴沪，蒙李中丞立为巡湖营水师，令职等管带，随同程統帥，攻克太仓、鎮洋、崑、新、江、震各情形，縷先历叙禀陈，諒已仰邀青睞。

嗣后朱紀往浙，另有偵探事宜，秋間病回江北。至十月間，正擬回京銷差，适苏城有克复之信，绕道来营。于十月二十五日克复省城后，同职等入城亲訪宪台大人暨职兄佩瑗下落。乃数日以来竟无音响。至十一月初旬在投誠賊中詳細詢問，仅知职兄佩瑗于十月初十日，职营攻拔滌关之后，伪慕王譚逆恐生內变，将职兄提出禁所，亲自施放三洋枪，即加戕害，尸身撇在娄門內姚家角湖畔。职等亲往打撈，至十一月初十日撈得尸身，所穿旧制貼身棉衣，确可认识。腰肋三处受有枪伤，两足并练铁鐐。十一日复于桥畔撈得尸首，虽距被害之期已经匝月，而面目如生，尙无潰坏。当即在城成殮，領柩回家。是时尊紀朱林帮同照料，頗极心力，目击此情，代为惋惜。詎于十五日朱林陡然患病身热，职等延医調治，竟不得手，日重一日。兼之初复之城，医药諸多不便，朱紀自知病重，急于回家，乃于十二月初一日登舟，初二日驟然病故。当由职等置备棺衾，妥为成殮，一面囑伊同伴馳赴江北，信致伊家。并将职兄佩瑗在城被害、尊紀朱林病故情形，詳叙一稟，寄慰厘注，未识已登荃鉴否？

茲于本年二月初八日朱林胞兄朱广同伊母、弟妇买棹南来，将柩領回。云俟回家安頓后，即欲泥首崇塔，代弟銷差。并因家中艰窘，叩求賞給差使。但向未叩見，誠恐冒昧。用敢肅稟，代为申請。伏乞俯賜亮察，轉稟宪太太可否量才录用之处，出自恩施，正不独职等感激已也。肅此敬稟，恭請侍安，諸希垂鉴。职等名正肅

再稟者：职营水师現于正月初，随同程統率进剿浙西，駐扎嘉兴近城。城外賊壘已尽扫除，不日可冀克复。宜兴于正月二十四日告捷。常郡官兵亦逼近城根，軍威大振，賊勢日蹙，不难一鼓蕩平矣。至职等蒙委探訪之事，得有确耗，登即飞速稟聞，断不稍置度外，有負委托也。所有职兄佩瑗被害情形，当经詳晰稟恳苏撫宪李，蒙許代为奏恳恩施。又咸丰十一年夏間，职处独力办团，已历年余，所有勇糧、軍火、船只、炮位需費浩繁，家資勢将不給。因赴沪稟明前撫宪薛，拟将团局撤散。乃薛前宪适有苏城李少卿文炳願作內应之信，因命职兄整练团勇，作为外援。所需銀两，陆续由苏松太道吳前宪撥給曹平銀十二万五千两，当经奏明在案。职局因此未敢即撤。而李少卿旋以漏

泄机宜被杀。苏城之事功隳垂成，至可惜也。惟职处自咸丰十年四月立局办团，至同治元年十二月被贼冲扰，封抢一空，前后将及三载，一切开支局賬虽经散失，而厥米約用三万余石，經費銀兩約用三十余万。职兄佩瑗又以身殉，无补国家，言之实堪痛惜。至所領銀款，刻蒙李撫宪亦許代为奏銷，倘届时奏牘上陈，以上二事均悬原情格外，俯賜照拂，俾职兄得邀恩卹，职家得免追繳，則存歿均受鴻施，銜結之忱，有如皞日。臨穎不胜翹企之至。肅泐布聞，載請崇安。名正又肅

稟程統率火单 二月廿三日

敬稟者：窃职员前因办理团务所領銀兩，仰蒙宪恩逾格矜全，給假回省稟办。現已拟就稟稿，并报捐田壹仟亩，由长洲县何邑尊先行呈送宮保閱定后，再行繕稟申发。惟职员連日感患寒热病症，延医調治，尙未就痊，以致迟未到营。茲于本月二十日接到职弟佩瑛来信，借悉禾郡于十八日申时克复，宪台受有微伤^①，回省医治。聞信之下，焦灼莫名。本当趋叩崇安，又以寒热未退，致稽請謁，实深罪戾。所有函称职营員弁、水勇伤亡竟有百余人之多，炮船損失九只，余亦大半震坏，总哨邹景涵、郭祥瑞、呂貞、张万盛四員俱受枪伤等語。职员俟身子稍可，即速趋叩。至职弟处刻已飭令查明伤亡人数；及找覓損失船只应如何修补之处，再行面請示遵。肅先稟賀捷喜，虔請崇安，伏維鈞鑒。职员佩瑤謹稟

簡升用府兼署吳县长洲县何光綸实甫公祖 二月廿九日

实甫公祖大人閣下：

別来数日，馳系良深，即維升祺叠晋为頌。茲瀆者：頃据敵营枪船长、向在李季帅大营当差之朱得胜由常来城稟称，艙长于正月二十八日在平望本营領到粮米八石，仍回常郡当差。中途因船底損漏，即在常熟呂舍地方米行湖头，将曹士德空船提取換載。其时米行內瀛

① 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清軍陷嘉兴，程学启受伤，旋死去。

老相等因該船素載該行米石，曾出拦阻。艙長因船漏情急，不敢疎忽，仍將該船裝送常郡。適值兵差絡繹，艙長体卹該船戶，留至二月初九日，將曹士德并伊空船送至无錫双板桥該船戶家內，并无別生事端。詎米行人等因阻拦不得，疑朱得胜冒充營船，即在常熟县誣控朱得胜私捉民船，并搶該船戶洋米等物。当经常熟移会长洲县，于二月十四日，差提艙長親父朱阿增，到县管押。十五日艙長在常得信，即將前項情節，面稟李總統，蒙諭將原船戶曹士德找到，即赴本營官處，訊办有无私搶洋米情事，面質自可立見。一面移会长洲县知照可也。等因。弟曾將曹士德詳加訊問，据供朱得胜并无私搶洋米情事。惟伊父朱阿增，現經差提到县，自應將朱得胜、曹士德兩名飭弁解送案下，親提質訊。如朱德胜果系被誣，乞同伊父朱阿增并交來弁帶回，以便仍令赴常伺差。倘其中另有別情，一是听候尊裁。其季帥處当差船只，弟當另派，并具稟申復也。費神容謝。肅此，順請升安不備。治愚弟徐佩璠頓首

再，頃間令弟申甫兄來寓，述悉常邑移文，內開朱和尚、陳在福、秦双觀、張勝標等四人。查朱和尚即朱德勝，余三人敵營并无其人。又致。

致熊曉村三月十五日

曉村仁大兄大人鑒右：

弟自元年冬間賊擾以來，家資一切盡被封搶，眷口倉卒赴滬，諸未攜帶，掘羅之苦，所不堪言。至少蓮六家兄為辦蘇城內應事泄，始為偽忠王拘禁，旋被偽慕王戕害。興言及此，何勝慘傷！所遺永局炮槍各船，弟等稟蒙李撫軍提滬點驗，立為巡湖營水師，札飭管帶。歷經隨同程統率究攻拔各城，軍務尚稱得手。惟自去冬克復省垣，家慈久居上洋，素未慣習，急欲回永，而旧居自遭焚掠，壁穿墻塌，修葺之費，一无籌措。加以敵營員弁勇丁七百余名，浮于額設之數，口糧一切均系墊給，一載以來，左支右絀，窘迫情形，實難言狀。素知高誼云情，不同恒泛，用敢略陳其概，惟閣下實圖利之。除囑敵友徐峩卿及舍姪憶萱面陳一是外，合肅寸楮，恭請勛安，諸希雅營不宣。愚弟徐佩

瑞頓首

簡王統領四月初三日

云連軍門仁大兄大人麾下：

茲啟者：敝營于本月初一日奉中丞札開，“巡湖水師自二月中進剿禾城，各船均已損漏。現在江浙軍務漸平，此項炮船留之無用，修之糜費，自應妥為遣撤”等因。奉此。遵將各弁勇等即日分別查遣。所有中后兩哨炮船，前奉調扎戚墅堰，合函致。并令舍侄面稟駛回，以便遣撤。再，敝營師船損漏情形，前經舍弟面與吾兄及劉六如兄會商修整。刻下所修炮船內有十七只，將次告竣，需費已復不少。倘遣撤後此項經費中丞或不准領取，弟實無從籌墊。可否仰懇吾兄鼎力，于中丞前乘間先行代為吹噓，實所感禱。叨荷舟誼，用敢瀆陳。專泐肅請助安，并賀大喜，諸希照營不備。愚弟徐佩璠頓首

致謝弁梁鎮四月三日

松山仁弟如晤：

月之朔日，接奉中丞札開，“巡湖水師自二月中隨剿禾城，各船均已損漏。現在江浙軍務漸平，此項炮船留之無用，修之糜費，自應妥為遣撤”等因。至該翼槍船十六只，奉諭暫留差遣。所有該翼各船軍裝、器械、勇丁花名日內即希查造清冊兩本，以憑申送撫憲查核。其三月份餉銀刻即來營具領，勿延為囑。專泐，順詢捷佳不一。愚兄徐佩璠手泐

稟前藩憲吳曉帆夫子四月五日

璠濫竽戎次，鮮淑告陳。自三月間攻克嘉城以後，程統率憲受傷身故，璠營師船僅存中后兩哨，未甚損漏，于三月中調扎常郡之戚墅堰。茲于月之朔日，接奉撫憲札開，“巡湖水師前于進攻嘉興，各船均已損壞。現在江浙軍務稍平，此項炮船留之無用，修之糜費，自應飭令妥為遣撤”等因。奉此。遵將各弁勇等囑令舍弟分別遣撤，大約初十左右庶可告竣。至六家兄佩璠前領募勇經費一款，前奉撫憲諭

飭在善后局捐田壹千亩，准将此项代为奏销。遵经于二月杪稟請长邑尊通詳在案。現在院批尙未奉到。得能与六家兄請卹一节并案入告，幸甚，幸甚。璠于三月中起有湿症，寒热頰疮，頗为淹纏，刻下身热虽退，胃納尙少，或需数日調养，冀可痊愈。知关廑注，觀續附聞。余俟续稟，肃泐寸紅。恭請崇安，伏維鈞鉴。門生佩璠謹稟

家屬徐胜呈

呈为糾党肆窃承认不偿乞賜究追事：

窃家长双月員外郎徐佩璋，前于同治元年十二月永局被冲时，将局內空炮船一只裝載营帳布料一百頂，囑局友徐荣代为寄存妥处。上年冬間因营中需用帳房，查悉徐荣当时寄放北雪涇庵內，系被北雪涇之馬德窃去炮船一只，陈大角之陈廷松窃去营帳布料一百頂。当经馬德认賠錢三百五十千，除收淨少錢二百九千零。陈廷松认賠洋五百元，除收淨少洋三百七十元。又圩上顾增观、顾德官同时将局內空船窃裝去錢洋衣服。经家长問說情願賠錢百六十千文，除收淨少錢一百三十千零。迄今日久均思延賴。为迫叩求大老爷迅賜究追給領，实为德便。沾仁上呈。

复长邑尊何光綸实甫公祖六月十五日

茲启者：日前黃公祖来寓，抄奉善后总局宪札委，会同尊处查明弟处所捐田亩，是否皆有执业田单印契，即日逐細点收清楚。并令弟处查开坐落都图、坵号、田数、催甲花名、佃戶額租及向年完納有无閩銀米各数清册，剋日呈候核議，拨充公用。并奉尊諭，如无执业田单印契，应令承种此项捐田各佃戶，按名开具承攬，呈送备案。窃查弟处所捐祖遺业田千亩，本应检呈田单印契，以为凭信。奈自賊窜以来，均经遺失，万一后首检出及他处寻到，应行概作廢紙无用。所云取具各佃承攬，現届忙月，且按戶开造，約有七八百戶，为数既多，必致需延时日。又恐散而无紀。是以于遵奉鈞諭之中，稍示变通之意，令看管此项捐田之催甲七人，开具担承七紙，书押送核。将未領发絲单，催繳額租，既可責成，較有把握。其坐落都图坵号田数等清册一本，

一并送呈台覽。是否有當，均乞裁示。如蒙許可，並不責其簡易，即希會同黃公祖迅賜具復善后局憲。倘得早日詳奏，感荷仁施，永鑲心版。外附呈黃公祖處菲程三十元，又隨封三元，乞為轉致，並道歉忱。一是統容晤謝不盡。專泐肅請云云。治愚弟徐佩瑀頓首

計呈清冊一本担承七紙

敬再啟者：日前面懇將馬、陳兩姓飭提到案。旬日以來想已拘到，此兩人業經認賠于前，又思延賴于后，殊屬刁玩。倘蒙迅賜押追給領，俾弟公私均能得手，則感泐更無涯涘矣。至原呈內二顧均已繳訖，希為摘釋是荷。載請助安。弟名心頓

卷 三 甲子 乙丑 丙寅

家屬徐坤呈同甲子七月三十日

呈為霸屋不交，懇恩押遷事：

竊家長候選員外郎徐佩璋，有祖遺坐落台治下北利一圖，中街路市房一所，自去冬省城克復后，即于本年正月初前往收管。駭有紹興人陳惟高踞住在內，家長向催出屋，渠央同中保木匠朱永江情懇暫租三個月，租價付訖，押租情讓。言明正月初十日起租，至四月初十為滿。嗣因閩門路善后分局，另向租戶收去租價三個月，捺至七月初十為滿。迄又過期，延不出屋，屢催不理。為此情迫，抄粘暫租契紙，叩乞大老爺迅賜飭差押遷，俾得執業而做霸橫，實為德便。除已報局領照外，沾仁上呈。計抄粘。

簡長邑尊何實甫八月初八日

兼旬未晤，正切馳思。日昨回鄉，舍弟接誦手書，借諗升祺晉吉，履祉台綏，適符頌臆。承囑之事，知系急需，即行代為設法。奈兵燹之余，窘鄉同處，東西挪湊，合式為難，知我者想能見亮也。茲附上銀票一紙，計寶紋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連前五月廿四日付過寶紋一百

五十二兩六錢三分，又本洋一百元片，前後共合洋五百七十元零。又前費神追繳之款，倘得全數完璧，亦希收歸尊處應用。案內如需領紙，候示補具。又附去催稟一扣，望即飭辦為荷。又周、闕兩姓事，渠處現托舍弟面呈一是，倘可寬宥，造福亦正無量。余俟弟初十左右進城晤罄也。專泐，肅請升安，不一。弟名正肅。

附呈銀票一紙催呈一扣

稟長邑尊劉德模 九月十五日稿

為呈請事：竊故主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瑗，于咸豐十一年五月間，蒙前撫憲薛諭辦蘇城剿撫事宜，前後給領過募勇經費，曹平銀壹拾萬五千兩整。念自十年四月省城淪陷，故主倡集義團，獨力募勇一千餘名，槍船五百餘號，及招集鄰近鄉團，無事歸農，聞警出戰者，又不下萬餘人。除賑濟貧戶，留養難民不計外，所有勇丁糧餉、軍火、器械、船隻、炮位，需費浩繁，家資不給，陸續籌捐貳萬餘兩。籌捐不敷，益以請餉。其時因奉薛撫憲面諭，當復募勇一千餘名，又造炮船四十餘號，添募水勇七百餘名。統計一切開支，局賬雖經散失，而厥米約用三萬餘石，經費銀兩約計三十餘萬。在故主當時舉辦團練，原擬上報國家，下衛鄉里。不料蘇城之事，功墜垂成。而所領庫款，明知不容帶欠，縱使家資蕩然，亦應變產完繳。奈自立局以來，將及三載，需用甚巨，所有故主分得祖父在日均析之資產，久經蕩盡。而團局又于同治元年冬間，被賊沖毀，宅內封搶一空。故主又遭戕害，所遺寡妻弱息，伶仃孤苦，餬口之資，尚屬艱難。前項領款，實系資產盡絕，無力完繳。伏查本省防剿募勇口糧，及軍火器械一切經費，向准開支。躊躇至再，惟有據實稟陳。仰懇大老爺俯賜矜全，轉詳各大憲，准將前領募勇經費銀兩，奏請免追，及免其造冊報銷。則存沒感恩，靡有涯涘。再，前稟因有未協，理合換稟具陳。沾仁上呈。

又稟

按察使銜即選道徐佩瑤，呈為報捐田亩事：

竊于同治元年十二月，職兄佩瑗團局被賊沖扑，所有突圍帶出之

炮枪各船，軍火器械，弁勇人等，当由職員稟蒙撫宪，編伍成軍，立營管帶，并以历次随剿，稍有寸功，叠蒙奏恩恩施，身受之余，且感且愧。此次省城克复，得返家园，重睹天日，悉出自大宪之賜也。因念現办善后事宜，需費必巨，情願將祖遺坐落台治下田一千亩一分三毫，共額米一千一百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五合，捐充經費。其区图坵則前已繕册呈送，并蒙善后局宪委勘，取具各催甲承攬甘結存案。仰乞父台大人俯賜轉詳察收，实为德便。沾仁上呈。

稟忠义局宪九月廿三日

家屬徐胜呈为局友陣亡，局友死难，叩請彙案奏卹事：

窃故主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瑗，住居长邑之永昌地方，咸丰十年四月，省城淪陷，独力办团，轉战杀賊出力。蒙前撫宪薛，录及微劳，于十一年四月奏恩恩施，奉旨允准，欽此欽遵在案。所有迭次陣亡之弁勇团丁，均未申报。此系杀賊捐軀，未容任其湮沒。又是年八月，由沪采买到洋药三百余桶，正在駁运上岸。匆遽之际，詎料苏賊先期密遣細作，探候火药搬动入宅，乘間放火包，霎时雷轰电掣，将故主新宅四十余間，尽行轰塌，又轰毙本宅及外姓男女上下弁勇人等四十余名。推原其故，固由疏防所致。惟念死难諸人大半在局出力办团，慘遭劫火，实堪憫惻。是以一并附列，据实开具清册，呈乞大人俯賜察核，彙案詳情奏卹，以慰忠魂，实为德便。沾仁上。

計呈清册一本

謹將陣亡各弁勇及在局在宅死难各姓氏，开呈宪鉴施行：

計开

炮船总哨五品軍功吳廷芳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在涓涇塘与慕逆接仗陣亡。

勇目胡虎观同时陣亡。

勇目胡鶴年同时陣亡。

勇丁包同祥同时陣亡。

勇丁錢小甫同时陣亡。

勇丁胡德胜同时陣亡。

勇丁馬 肇同时陣亡。

勇目六品軍功外委程学浩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在洋澄湖接仗陣亡。

勇丁章阿妥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相城陣亡。

周振声同时陣亡。 唐 福同时陣亡。

周成章同时陣亡。 陈錫康同时陣亡。

勇目闕坤观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王家油車陣亡。

勇丁陆阿德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南塘陣亡。

张万全同时陣亡。 許景福同时陣亡。

教讀吳县附生金錫恩以下俱系在宅死难

教讀文童程元基。程四观。局友顾鹤庄。局友許竹溪。徐荣桥。陈沁园。赵锦标。朱績臣。朱五官。李传荣。徐 澍。徐启昌。徐大小姐。徐二小姐六房。徐二小姐八房。徐四小姐。徐五小姐。徐王氏。徐洪氏。徐韵琳小姐。徐三小姐。沈船戶媳三人。汪嫗。謝嫗。陈嫗。

稟官保爵宪李九月廿三日

稟請將职营克复禾城出力稍次員弁，俯賜分別彙案獎叙由：

敬稟者：窃本年二月十六七八等日，职营师船，随同程統宪率陆军轉战三昼夜，攻克浙江嘉兴府城，弁勇人等受伤陣亡，計有一百余名，实为立营以来所未有。荷蒙官保爵宪大人录及微劳，先将职弟徐佩璆及炮船总哨游击銜都司邹景涵，守备张万盛、魏安邦、郭祥瑞，千总呂貞等，随折奏保。三月初九日，奉旨允准，欽此。欽遵。仰見官保爵宪大人論功計賞，不遺微末之至意。所有职营員弁勇丁出力稍次者，現虽散伍归农，去武就賈。当时半系亲冒矢石或且身受枪伤，屢次环乞，轉求奖励，以为光宠。职未敢匿不以聞，又未敢任其冒請。因照前案酌减□成，拟請獎叙，开具清册，呈乞官保爵宪大人俯賜鑒核，分別彙案奏咨。俾知深受国恩，仰酬宪德，益加策励，毋自菲薄，則感荷仁施，正不独职一人身受已也。肃泐寸稟，恭請崇安，伏維慈鑒。职员佩璆謹稟

簡長邑尊劄子范明府四年二月初九日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日前曾肅一函，諒登籤室。即維賢勞倍著，政績日优為頌。代收之租，現尚未及二成。既蒙委辦，自當極力。惟自陰雨以來，各佃心懷觀望，殊恐不能報命。茲特將現收洋三百五十五元零，并墊付洋二百四十四元零，共計洋六百元，先行繳上，乞為點收，并付收條。至前函請發差船來鄉，務希飭辦為感。專泐，肅請升安。名正肅。

呈直知州署長洲縣劄明府德模字子范 四月二十日

按察使銜候選道徐佩瑤，呈為頑佃朦稟吞租，叩請并案集訊事：

竊職于上年捐繳田一千亩有零，內有坐落台治下十二都下九圖据字圩官田五亩，額租米六石，佃戶朱万丰，耕種多年。咸丰九年，朱姓將此田面，凭中楊德乾典于鄭春帆種五周年為滿，典價錢八千四百文，立有上下契兩紙分執。十一年冬，鄭春帆病故，伊子鄭銀福無力耕種，邀中將田面并上契退還。朱姓因年限未滿，未還典價。其下契据云遺失，亦未還鄭姓。同治元年，朱姓又將田面放于楊三和耕種，其田內鄭姓所種春熟，亦系楊姓收取。二年冬間，楊姓又復退還。三年分，朱万丰既不自種，又未典出，以致田亩拋荒，田租無着。忽于冬間朦稟，此田已歸鄭姓耕種，意图狡賴。本年三月間，台差歸松等兩次拘提，復匿不面。因將伊圖內經伙高茂椿解案着交。伊弟朱廷昌復从中賄囑札書方湘帆，朦稟經造催甲等串詐伊兄，致兄避匿不歸。嗣因高茂椿在臨頓路途扭朱万丰交差解案。伊弟又攔輿喊稟台差私押等情。竊思朱万丰若非情虛，何必避匿不面，反串伊弟賄囑朦稟。既云被詐避匿，何以又被經伙在城扭解。顯見朱万丰有意串吞图賴。伊弟朱廷昌自恃熟識書差，強自出头霸租，尤為駭異。至職棧歷年收租，各佃絲單，向列原佃姓名，即使該佃典放別人耕種，業主總向原佃的名，派絲收租。惟該原佃已將田面絕賣他姓，邀同催甲到棧說明，方可換立戶名。今朱万丰并未典放，又無絕賣等情，尤應循旧向朱收租，未便硬派鄭姓代繳。况賦從租出，租由佃完。以朱姓一戶之

租，朦稟归郑完繳，其事虽小，万一聞风效尤，业主收租种种掣肘，将来維正之供，詎无关碍。此系接奉照会委办之件，用敢不揣冒昧，据实縷陈。仰乞公祖大人，俯賜飭提原佃朱万丰及郑春帆子郑銀福，催甲原中人等，并勒提插訟朱廷昌，暨所控人等，吊卷并案，集訊察断，实为公便。上呈。

复致蒯明府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日前趋謁，快聆塵教，欣幸奚如。即維升華晉懋為頌。佃戶朱万丰一案，本宜恪遵明断，无事多瀆。矧此項田亩，業已捐归官产，即使蒙委代收，亦系暫時經理，更何俟弟之饒舌。惟思此田田面，实系朱产，既无典放絕卖等情。無論荒熟，分毫不能累及郑姓。如系郑产，亦分毫不能累及朱姓，理衷一是，事无两可。閣下下車伊始，曾囑弟若有見聞，无容隱諱，想見愛民之心，出于至誠，智勇明決，胥吏帖然。所以未及一載，而頌声已达四境。今以朱姓一案，致令局外代為完欠，其事虽小，亦足以累德政。嘗聞善人能受蓋言，故特不揣冒昧，覲縷瀆陈，以俟采納。至呈內牽涉礼书方姓，亦非謾語。经伙高茂椿在临頓路扭解朱万丰之时，將至署前，朱姓揚言前借方姓馬褂，須往还却。及至方所，朱意欲藏匿，方姓出面与高理論。高詞气不屈，方乃听高交差解案。茲蒙訊断，着差押朱下乡完繳，現悉仍系方姓保去，并未到乡。弟之疑方，职是故也。乞再俯賜集訊，俾杜刁风而释农累，实所感禱。肃泐云云。

致蒯明府五月二日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上月接奉照会，諭將代收之租，刻日清完。款系公需，极应遵命。惟現屆节間，諸务蠅集，拟乞寬期一月，設法措齐呈繳，是所感禱。肃泐，即請升安，并賀午禧，惟照不备。

复劄子范五月三日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日昨曾以租捐一节，肃达寸函，諒邀青睞。頃間祇奉教言，令将代收之租，除已繳外，应找錢九百三十千七百六十一文，交差带回等因。惟核弟已繳各数，照七五折算，应找錢六百九十六千另七十九文，不符来函催繳之数。犹忆当时与貴友孙秋槎兄面議收数，誠恐折头过大，收数不足，无益于公，适以病农。因与再四談定七五折收，方敢承担下乡收取。今即照此核算，其中各戶尚多尾欠，賠垫业已不少。若照来函，勢难应命。矧現届节間，应行开銷之項，紛至沓来，一时实不湊手。可否仰乞寬期，至月杪設法备齐呈繳。不胜感感。附去抄賬一紙察收。专泐，复請升安不一。

計开抄賬一紙

照来册应欠額米六百四十二石七斗九升四合均折，实米四百八十二石九升六合，除去在署收过各佃还米六十九石二斗七升二合，在乡应收米四百十二石八斗二升四合均，合錢一千三百六十二千三百十九文。二月初九日，付过本洋六百元碎，合錢五百七十六千，四月初八，又米廿石二角，合洋九十四元，計錢九十千另二百四十文，除去应找錢六百九十六千另七十九文。

致卽补直隶州署长洲县副公祖又五月八日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日昨有已故佃戶郑春帆子郑銀福来舍，据云：本月初五日，該图经造徐世华，持有鈞牌，将前項朱万丰抛荒之田，着伊接种。伊实无力，不敢承攬，而经造不允。为此情急，具呈申訴，懇請代为封送等情。弟思此事前以经保安置未妥，致延今日，因劝郑素系力田，何必过却。伊云：“田有五亩承种需人，資本亦巨。且朱万丰現种田三十余亩，尙复故事推諉，何况于某，断不敢勉强收受，致令抛荒后无从归繳也。”弟再四筹思，确亦未便諄劝。又恐日迟一日，不及插种。誤公匪浅。用特专函，将原呈一并封呈电鉴，仰乞鉴裁賜示为幸。肃請筹安不一。

附录郑銀福呈底

民人郑銀福，年三十□岁，具呈为无力承种，求請另召事：窃身住居台治下十二都二十图，身父郑春帆，前于咸丰九年，有邻图朱万丰，凭中楊德乾，将承种徐业，坐落台治下十二都下九图据字圩官田五亩，典与身父耕种，計典价錢八千四百文。十一年冬，身父病故，身因无力，将田面退还朱姓，迄今业已多年。茲于本月初五日，据身图经造徐世华称：現奉鈞諭，将朱万丰抛荒之前項官田，着身承种。窃思身本系务农为业，若非无力耕种，前此身父故后，何必退还朱姓。况此項田面，原系朱产，朱不自种，应行自擇合式佃戶，彼此情願，接召承种。前聞朱具呈求請飭召接种，已属率瀆，今令身种，身实无力，不敢接受，免使抛荒，致干罪戾，并非抗违。为此瀝情叩請大老爷俯賜批示，飭将前項田亩，另召妥佃接种，俾无荒废而释农累，实为恩便。沾仁上呈。

簡即补直州署长洲县副德模 又五月十七日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委收之租，除付淨应繳錢三百三十三千三百九十五文，茲特囑友送上錢票一紙，又抄賬一紙，均乞核收，并付收字为荷。又內朱万丰一戶，計錢十四千八百五十，前蒙断归朱、郑两姓分繳，又批飭朱姓归还郑姓田价錢八千四百文，各在案。惟朱姓并未到栈，应归半租，想已繳案。至郑姓半租，渠曾到栈說明，拟将朱万丰应还之田价划抵，核数有贏无絀。茲因朱姓并未还郑，应請查核朱姓曾否一并繳案，或尙延欠，即希飭徼。合并声明。肃泐，順請升安。

稟复紹國三叔祖 字师竹，住京都粉坊琉璃街中間路西砖木厂对过。戊午举人，己未进士，內閣中书，現在兵部候选郎中，名炳烈。

敬稟者，五月初由潘秋谷兄处寄到賜书，展誦之余，欣稔师竹三叔祖大人政祺曼福，潭祉千羊，引睇燕云，殷心积日。侄孙世居齐門外之东永昌，离城二十余里。幼时随侍先父旭楼公，窃聞緒論，借悉叔祖大人随任山东，挈家远出，迢递征程，致稽修稟。嗣于咸丰九年己未科会試，叔祖泥金报捷，其京报赴苏者无从探听尊寓，当由含斋叔祖道赴永昌，因为料理一是。借輝蓬華，迺蒙齿及，益觉汗顏。

十年三月，省城淪陷，六兄佩瑗率同弟侄輩，捐資集餉，倡辦義團。前後與賊接仗十餘次，數十里內，賴以保全。其時官兵遠隔上海，呼吁無從。薛中丞煥嘉六兄之能殺賊也，于十一年夏間，專折奏邀恩獎，并奉中丞面諭，專辦蘇城剿撫事宜。六兄歸自上洋，即囑局友赴皖省會侯行營，請兵東下。一面密遣親信，往說常熟賊首錢桂仁歸降。約期舉動，訂有日矣，適偽忠王自杭城倍道返蘇，事遂寢。

同治元年春，李宮保由皖督師來蘇，駐紮上海，六兄囑八弟佩璠移寓上洋，隨時將賊中情形，面稟宮保，以便進兵時設法策應。十一月常熟賊首請命于李宮保，薙髮獻城。六兄探得省城賊眾尚多願降者，潛往說之。詎偽慕王譚紹洸，偵知其故，遂被擒。求死不得，旋遭囚禁。侄孫得信后，急與十弟佩瑛商議堵御之策。適偽慕王得常熟獻城之信，發大隊由永昌西面徑取常熟，侄孫等乘其不意，出奇兵中路截擊，大敗之。十二月李宮保知六兄之被擒也，想永昌一彈丸地，勢難死守。因命八弟佩璠由滬回家，將炮槍船勇人等，提滬點驗，編伍成軍，立為巡湖營水師，刊給關防。令八弟統其軍，十弟佐之，隨同程軍門學啟，李統憲鶴章，相機進剿。當徑移師前進，除夜駐嘉定之西門外，姪孫當奉老母暨眷口，迂避滬城，而永昌遂棄為賊有矣。

二年二月，由嘉定進扎四江口。三月克太倉。四月取崑、新。六月復江、震。冬十月省垣報捷。計自立營以來，大小二十餘戰，荷蒙上憲軍威，祖宗福蔭，無役不從，無攻不捷。均蒙程統率憲錄及微勞，稟請李宮保奏邀恩獎在案。

省垣得手后，由降眾內探悉六兄于十月中被害，尸身首級，拋棄婁門內姚家角河畔，急往撈獲。驗得身上受有三槍子，兩足尚練粗重鐵鐐，首級最后覓得，面色不改。當時稟明各憲，在城成殮。

三年二月克復浙江嘉興府城，程軍門死之。是役也，轉戰三晝夜，本營船勇奉命在城根釘搭浮橋，渡登旱隊。因此兵勇受傷甚多，計有一百餘人。禾郡既下，常郡相繼得手，蘇府軍務稍平，八弟遂于四月中交卸營務。所有永昌舊居，幸未焚毀，因加修葺，將眷口接回居住。剗下侄孫等侍奉老母居鄉，碌碌如舊，尠善告陳。

承詢族中世系名號、官職，謹將本宅自曾祖以下，另單開呈電鑒。

至委寄璞如叔祖一书，专人送去。借悉伊处于今夏曾由陈培之执政俾进京之便，带呈一函，想经察收，不复赘述。肃泐，复請升安，統祈荃鑒。侄孙佩璋謹稟七月初十日

計开

曾祖諱崑号清溪，贈通奉大夫，議叙盐运司运同，加四級。

曾祖妣氏錢。

祖諱步龍号立堂，贈通奉大夫，議叙盐运司运同，加四級。与涵斋、璞如两叔祖同輩，子二人，晟、升。

祖妣氏陆。

父諱昇号旭楼，行四，誥封朝議大夫，議叙盐运司运同。

母氏戈現年六十八岁。

胞兄佩璘行三，号彬甫，长庠生，故。

胞兄佩璜行六，号少遽，由监生加捐盐运司运同，并加道銜。嗣因办理永昌团练，杀贼出力，蒙前苏撫部院薛，会同前江南团练大臣庞，奏請給予二品頂戴，并賞戴花翎，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奉旨允准。同治二年十月，在城殉难，蒙官保蘇撫部院李，奏請議卹。奉旨：“徐佩璜着交部照陣亡例議卹，欽此。”四年五月初九日，吏部奏請將該故員二品頂戴徐佩璜照二品官陣亡例，議給騎都尉世职，袭次完时，給予恩騎尉世袭罔替。五月二十二日，奉到部文，抄录原奏，奉旨依議欽此。

佩璋行七，号峨士，由府庠生加貢，报捐双月員外郎，并免保举，嗣于咸丰十一年，办团出力案內，蒙前江苏撫先薛，奏請賞戴花翎。四月十九日奉旨允准，欽此。

在本省协济局第五次捐助軍餉案內，报捐作为貢生，以員外郎双月选用，嗣又协济局第三次撫卹捐輸案內，捐免保举，咸丰九年三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胞弟佩璠行八，号戊卿，由监生报捐双月郎中，并免保举。嗣于咸丰十一年办团出力案內，蒙前苏撫部院薛，奏請以道員选用，并賞戴花翎。同治元年十二月，奉苏撫部院李札委，管带巡湖营水师，节次攻克太、鎮、崑、新、江、震各州县城，奉苏撫部院李彙案奏請，以道員不論双单月尽先选用，并賞加盐运使銜。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旨允准，又于克复苏州省城出力案內，蒙官保苏撫部院李随折保奏，請賞加按察使銜。十一月初四日奉旨允准，欽此。

胞弟佩瑛 行十，号英如，由监生加捐光祿寺署正职銜，咸丰十一年办团出力案内，蒙前苏撫部院薛奏請，以光祿寺署正，双月选用，并賞給五品翎頂。四月十九日奉旨允准，嗣奉行准部咨彙案，奏明更正，应准給予五品翎頂，所請光祿寺署正双月选用之处，应毋庸議。九月二十一日奉旨依議。同治二年正月，奉奏派督办前敌防剿事务、統領淮湘各軍李，移委帮办胞兄佩璋巡湖营营务。六月带队克复花涇港、同里贼垒，并收复吳江、震澤县城，奉程統宪报蒙苏撫部院李，随折保奏請免选本班，以知州尽先选用，并賞加运同銜。七月初二日，奉旨允准欽此。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本省餉捐案内，报捐盐运司运同，双月选用，并加随带一級。

胞侄瀨 彬甫长子，号仰吧，由俊秀于咸丰九年，在部报捐监生，奉部監給有執照，复于十一年办团出力案内，蒙前苏撫部院薛奏請給予員外郎銜，并賞戴藍翎。四月十九日奉旨允准。同治二年，奉管带巡湖营水师候选道胞叔父佩璋札委本营后哨总哨，迭次攻克太、鎮、崑、新、江、震各州县城出力，蒙苏撫部院李，彙案奏請，以州同不論单双月选用，并賞加同知銜，十月二十五日奉旨允准，欽此。

胞侄沅 彬甫次子，号忆菱^①，由监生加捐州同銜，加二級。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随同克复苏州省城，蒙官保苏撫部院李，彙案奏請，賞戴藍翎。三年九月十一日奉旨允准，欽此^②。

男 溥 行大，号博如，由俊秀加監报捐知事銜，同治二年十月，随同克复苏州省城，蒙官保苏撫部院李，彙案奏請，以盐大使归部遇缺先选，并賞戴藍翎。三年九月十一日奉旨允准，欽此^③。

以上西宅

伯父諱晟 号粵楼，行三，誥授通奉大夫，議叙盐运司运同，随带加四級。

伯母氏^朱 故。

堂兄佩護 子怀，議叙太常寺博士，誥封率直大夫，議叙光祿寺署正，随带加二級，故，行大。

堂兄佩芝 采之，議叙国子監典簿，誥贈奉政大夫，議叙同知，故，行二。

堂兄佩蓀 子芳，誥贈率直大夫，議叙光祿寺署正，随带加二級，故，行三。

① 《从征踪集》作“忆萱”。

② 下略六人为彬甫子三人、少蓮子一人、英如子二人，均年幼。

③ 下略三人为佩璋子二人、忆菱子一人，均年幼。

堂兄佩荃子青，行四，蓝翎，五品銜，議叙州同。

堂兄佩藻子芹，行六，議叙同知，并賞加道銜。

堂侄朝经子怀长子，字达余，議叙光祿寺署正，賞戴蓝翎，并加五品銜。^①

加单

敬再稟者：侄孙拟求叔祖及近科一甲三名諸君墨迹殿試策，又已发刻殿試策数本寄示，以資临摹。又彬房仰配大侄，前于咸丰九年，托京庄友赴部报捐监生，領有^{監部}各照收执，难中遺失无存。費神代为一詢，得能补領，需費若干，亦希示悉。璋又頓

又，侄孙于咸丰 年 月 日，由府庠生加貢，报捐双月員外郎，領有部照收执。惟貢照尚未发出。据友人云：須赴部自領。費神詢明，如果确实，需費若干，及請領时是否要呈驗部照，均希示悉。又前浙江藩司麟名趾大人三少君名胜懋，忘其字。刻下光景若何，是否在部当差，便中乞为探示。

呈即补直隶州知州署长洲县蒯德模子范七月十五日稿

按察使銜即选道徐佩璠，呈为頑佃吞租霸种，叩請飭差押刈事：

窃职佃戶李文庆，承种职处坐落台治下十七都二十六图，祖遺田一十三亩一分五厘七毫，計額租米一十五石有零，上年粒米未还，因于本年五月間具呈在案。蒙批飭令经保，另召接种。詎該佃賄嘱延擱，仍将应退田亩，恃蛮霸种。目下收获在即，若复听其自便，势必仍蹈故轍。不特新旧租米三十石有零，均归无着，并恐各佃聞风，相率效尤。为此情迫，呈請公祖大人俯賜察核，批差协同該经保由职处自行約数刈获，以儆刁頑，实为公便。再职处上年此項租捐，早经墊繳，合并声明。沾仁上呈。

复苏松太道应宝时 銘斋加单十一月十五日

敬再启者：窃于九月中，案奉长洲县蒯，蒙札轉奉宪札：“准美領事秦函开：‘据秦鎮西稟，徐峩士稟欠刘芝翁抵項，請速催繳等因。轉

① 下略堂侄十八人、堂侄孙十二人。

札迅照條約，即提徐峩士到案，迅迫解府轉詳。或其中另有鞮鞢，亦即据实申复核办’等因。由县严提迅迫，如果此項欠款，其中另有鞮鞢，許徐峩士据实声禀，听候核复”等因。奉此。

伏查前項稟欠銀兩，系少蓬六先兄，于咸丰十一年夏間，蒙前撫宪薛諭办苏城剿撫事宜，陆续在上海刘芝廷，即刘維忠处，凭中徐松泉，添办永昌团局火药洋枪等，共銀五万余千兩，除付淨欠銀一万七千余兩。同治元年正月，十一月止，由弟在沪找付銀九千余兩，淨欠銀八千余兩。是年十二月，团局被冲，眷口仓皇赴沪，仅以身免。刘姓以前款未清，屢至沪寓凶吵，声言：“不即清償，必拉外国人来寓逼迫，毋貽后悔”等語。其时弟与十舍弟，俱在营中，峩士七家兄，恐老母受惊，勉力变措銀四千兩，付还刘姓，淨少四千余兩。若論尋常賣买，此項固屬巨欠，今交易至五万余千兩之多，此項似屬尾欠。况当时照賬兌付，并无分毫折扣，若使統打九扣，尽可銷賬。因其一味将外国人恐吓，堅要一并清还。七家兄畏其凶泼，是以邀中徐松泉，立有期票，意图暫紓眉急，此实无可加何之計。今刘姓忽将前項划抵伊欠美商銀兩，瀆請查追，希图挾制。但弟等刻下光景，窘迫异常，依然无力清理，并非有意抗违。除具稟由县轉詳外，先此据实具陈。仰乞宪台，俯賜察核办理。感荷仁慈，靡有既极。璠謹再稟

稟长邑草劄子范丙寅二月廿五日

按察使銜即选道徐佩璠呈为已撤旧部枪船，乞賜飭吊軍火事：

窃职于同治元年冬，奉宮保爵督宪李札飭，管帶巡湖营水师。除炮船六哨分派总哨外，共枪船十六只，系派謝梁鎮为总哨。三年夏，职营奉文裁撤，所有該哨枪船，拨归^{刘王}兩統領調遣在案。茲聞該总哨謝梁鎮，业将营务交卸，其枪船現派各处搜捕偷漏船只，軍火器械均未吊回，誠恐各該勇，借搜緝之名致滋事端。职以旧部未容緘口。为合呈請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轉詳各大宪，飭将已撤謝梁鎮一哨枪船，所有軍火器械，悉行吊回。似与搜捕事宜，仍无妨碍。是否有当，伏乞鑒裁。沾仁上呈。

稟复知府銜即补直隶州长邑尊劄 四月初七日

按察使銜即补道徐佩璠，为遵查呈复事：

窃于本年三月廿九日，接奉鈞移：“轉奉护撫部院刘批詳，职稟請飭吊已撤枪船哨总謝梁鎮軍火器械由。奉批：‘已据詳咨請爵署督部堂轉飭吊繳矣。仰即知照。繳。’又奉署布政司郭批开：‘查原带巡湖营水师枪船总哨謝梁鎮，現既裁撤，似应将前領軍火追繳。惟該总哨現在何处，来詳未据声明，无从核追。仰即遵照，移查明确，詳复飭遵。仍候撫宪暨臬司批示。繳。’各等因，到县。移煩查明哨总謝梁鎮現在何处，并从前領过軍火器械，开数送县詳复”等因到职，奉此。

伏查謝梁鎮現住元妙观东蕭家巷內，原带枪船十六只，前在职营領过头炮十五尊，劈山炮四十五尊，及号衣旗帜軍火各等件。惟自拨归^刘王^王兩統領調遣后，或时有损坏調換，及随时补領之处，在所不免。茲奉前因，合將該总哨原領炮位等項开数，呈乞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詳复飭遵，实为公便。再，昨据該总哨謝梁鎮稟称：于二月中，奉爵署督部堂札飭，交卸总哨事务，其枪船十六只，飭令拨归牙厘局八只，刘統領四只，福山总鎮成四只，均经随同軍火器械，交送无誤。合并声明。沾仁上呈。

稟紹圓三叔祖 四月廿四日

紹圓三叔祖大人尊右：

月之十四日，由日升昌号递到三月廿八日丙字一号手书，展誦之余，欣諗旅祉咸熙，头銜晋吉，慰如所頌。承示請領貢照，須先补戶部執照一张，方能由国子监补領。又仰杞侄补領^部照，現拟在京^監呈报遺失，由坊官处递呈轉請，既可省費，亦觉便捷等情。一是拜悉。所需仰侄男女三代年貌履歷，另紙开呈，即請代为呈領，并請在部代为注册。共費若干，俟示悉后，即行奉繳。

又八舍弟戊卿，前在道光年間，由海疆捐輸例，报捐盐知事銜，咸

丰初年，由筹餉事例，捐銀作为監生加捐中书科中书銜，均經奉到部照。咸丰九年于本省撫郵案內，加捐双月郎中。十年四月，省城淪陷，部照未經奉到。同治元年，在上海將所捐郎中司收，呈請前藩宪吳彙案，奏請補領在案。嗣經部復，以該員應行補繳監生四成銀兩，方准給領郎中執照云云。嗣因辦理永昌團練，杀賊出力，蒙前蘇撫部院薛，会同前督辦江南團練大臣龐保奏，請以道員双月選用，并賞戴花翎。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奉旨允准。同治元年十二月，管帶永昌團勇炮船赴沪，听候挑驗。奉蘇撫部院李札飭，立為巡湖營水師，刊給關防，随同^{程李}兩統領調遣在案。二年秋間，于攻克太、鎮、崑、新、江、震各州县城七案彙保案內，蒙前統宪程稟請，以道員留于浙江補用，并加運使銜。而撫宪刪去留于“浙江補用”字樣，改為道員徐佩璠，以不論双单月，前先選用，并加運使銜出奏。其時并未將刪改字樣，行知統宪。諭旨尚未奉到，而省城适于十月內克復。又蒙前統宪程以運使銜浙江補用道徐佩璠因未知刪去“浙江”字樣，仍照前保銜條開呈。擬請賞加按察使銜。稟蒙李撫宪随折保奏。撫宪因在苏省行營出奏，未經將上海首次保案核對，所以奏牋中仍有“浙江補用”字樣，致有两歧。嗣經先后奉到飭知，均已奉旨允准。其實两次保案，似有未符。茲蒙查示舍弟獎案，吏部均經核准，未識前后不符之處，部中曾否查出。刻下亦擬費神就近由京補領双月郎中部照，應如何辦理，得能省費便捷。再，此后如須出仕，例應到部投供，候選或加捐，注省分发之處，究竟何所适从，較易得手，均請詳查示復。

又，承查程君之件，領悉一是。囑筆謝謝。茲渠由日升昌京庄，先匯上注册費曹平紋壹拾兩正，履歷一紙，呈請代為辦就。并請將程君銓選，應歸何班，从本年五月起輪班挨選，应在第几起，詳細查示為感。种瀆清神，感泐无既。叔祖母大人，是何貴恙，刻下能否就痊。丁大令查系正月內到省，拟于日內往拜。知念附聞，肅泐布懸，祇請升安。侄孫佩璠謹稟兒侄隨叩

叔祖母大人尊前，呼名稟安。慈亲以次，均托庇安好，命筆請安。程松孫兄囑筆請安鳴謝。

卷 四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稟 勸 公 祖 丙寅九月初十日

候 选 員 外 郎 徐 佩 璋 呈 为 重 报 田 亩 求 請 飭 銷 事：

窃 职 管 业 坐 落 台 治 下，下 十 四 都 下 十 图 杏 字〔字？〕圩 內，五 十 六 坵 民 則 田 十 亩 七 分 一 厘 八 毫，額 租 米 十 二 石 一 斗，五 十 七 坵 民 則 田 九 亩 九 分 四 厘 七 毫，額 租 米 十 石 正，均 系 佃 戶 徐 槐 堂、徐 行 堂 承 种 还 租，业 在 管 业 項 下 造 具 細 册 呈 报 在 案。今 于 本 月 初 十 日 由 经 造 发 来 前 項 田 亩 上 忙 易 知 单 两 紙，查 系 区 董 图 董 等 誤 在 自 业 項 下 造 册 呈 报 者。理 合 将 原 单 粘 呈，仰 乞 公 祖 大 人 俯 賜 电 鉴，飭 吊 职 处 呈 报 管 业 田 亩 細 册 核 明，并 将 自 业 項 下 区 董 等 重 报 之 前 項 田 亩 册 內 花 戶 姓 名，即 与 核 銷，实 为 公 便。沾 仁 上 呈。

計 粘 呈 繇 单 两 紙。

稟 勸 公 祖 九 月 十 一 日

候 选 員 外 郎 徐 佩 璋 呈 为 重 报 田 亩 田 数 舛 錯，求 請 飭 銷 更 正 事：

窃 于 本 月 十 一 日，由 经 造 发 下 上 忙 由 单 两 紙，一 系 坐 落 台 治 下，十 四 都 六 图 邈 字 圩 內 四 十 九 坵 官 田 三 亩 七 分 三 厘 六 毫，一 系 四 十 六 坵 官 田 三 亩 一 分 七 厘 三 毫。职 当 查 四 十 六 坵 官 田 內，除 坟 地 四 分 四 厘 五 毫，归 自 业 項 下 外，其 余 仅 有 二 亩 四 分 二 厘 八 毫 与 四 十 九 坵 官 田 三 亩 七 分 三 厘 六 毫，前 已 在 管 业 項 下 造 具 細 册 呈 报 在 案。均 系 佃 戶 楊 友 三 承 种，两 共 額 租 米 七 石 二 斗 四 升 正。所 有 奉 发 由 单 两 紙，均 請 核 銷。其 四 十 六 坵 由 单 核 数，系 由 区 董 等 多 报 三 分，除 已 报 入 管 业 項 下 官 田 二 亩 四 分 二 厘 八 毫 外，应 請 补 給 四 十 六 坵 官 田 四 分 四 厘 五 毫 自 业 項 下 由 单 一 紙，以 昭 核 实。为 合 粘 单 呈 乞 公 祖 大 人 俯 賜 察 核，飭 銷 更 正 补 給，实 为 公 便。沾 仁 上 呈。

計 粘 上 忙 由 单 两 紙。

簡仲詠梅 九月二十日 由潘儒菴〔菴?〕轉交

詠梅仁大兄大人閣下：

久未把晤，馳系良深。即維履祺綏燕，潭祉吉羊為頌。茲啟者，前實甫侄所借弟處前后兩款，計洋八百元，當時俱系吾兄與戈升甫表兄經手。去夏迄今，因未悉吾兄住址，未及煩瀆。今夏由黃念慈兄往談，開來田數計廿石左右。托友往步，僅有丙字圩兩坵，可收米八石有零，其餘均系荒田廢基，斷難收受。況前款為數不少，如果所開之數，一例照丙字圩田，每斗亦不過一元一角，統計得洋有幾何。茲因念同本之誼，打折歸取，已屬萬分吃虧。若再以荒廢之田搪塞了事，情理上俱過不去。為此費神前往一談，得能揀好補足廿石之數，在彼已極便宜。萬一置之不理，弟處決計先將丙字圩田出絲收租，暇日再同吾兄前往面結也。余言不盡，手此，順請近安不一。升甫表兄處亦經面托矣。又及。弟徐佩璋頓首

呈道銜即補府長洲縣正堂副子范十一月廿七日呈

按察使銜即選道徐佩璠呈遞親供求請先鑒：

竊查萃豐系職六房胞侄源名下之棧名，胞侄年僅九齡，自遭難以來，分授祖遺家產，久經盡絕。母親戈氏，垂念孤寡，因將己名下養膳田一千餘畝給侄收租度日。租務俱由職等代為經理。本年職棧填寫租由時，聞郡紳有議減租額之說，城鄉遠隔，未見明文，或言每石九八減收，或言照減賦之多寡，分別減租，或言重額以一石二斗一升為則，傳說不一，無所適從。恭查定例內載，凡遇蠲免錢糧之年，將所免錢糧分作十分，以七分免業戶，三分免佃戶。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內欽奉上諭：“蠲免之典，業戶邀恩者居多。彼無業貧民，終歲勤動，按產輸糧，未被國家之恩澤。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其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寬減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使耕作貧民有余糧以贍妻子。若有素封業戶能善體此意以加惠佃戶者，則酌量獎賞之。其不願者聽之，亦不得勉強從事。特諭。欽此。”恭釋之下，知減租之事，似可聽凭業戶酌減。是以酌量核減，

填由发出，重額亦未过一石二斗一升之数。继聞郡紳所議章程，业经稟請大宪出示。惟职棧租由，早经发出，收回重造，勢有不及。而大宪原卹佃力之至意，职又不敢不遵。因于收租时除照泰丰棧让限柴升，让灾叁升之外，多让肆升，每石共让一斗肆升。似此权宜遵减，租由虽与各棧两歧，减数仍无不合。在上宪未悉下情，致奉查問。而职实未敢上违宪示，下賒佃力。如以职为飾辯，未可凭信，应請飭吊萃丰棧租簿核对有无苛刻情弊，布算可得，断难朦混。再，萃丰棧管业不等，則田一千二百七十亩五厘，原額租米一千三百六十石九斗六升九合，以紳議章程核之，約减去米七十余石。以职侄租由所减之数核之，約减去米五十余石。再，除让限七升，让灾三升外，以每石多让四升核之，又减去米五十余石。两共减去米一百余石。核与紳議章程，固已有贏无絀。合并声明。茲奉提訊合具亲供是实。

呈复道衙即补府长洲县蒯十二月 日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为呈明票欠銀两，叩請詳复事：

窃上今两年叠奉鈞諭：“蒙札轉奉海关道宪应札：准美总領事西函据本国人秦鎮西稟称，中国人刘芝翁欠少銀两。現将徐莪士欠刘芝翁期票两紙，共銀四千四百二十八两，給秦鎮西名下归取，請飭归还銷票。由道札府轉飭追繳。又，如果此項欠款其中另有轆轤，許徐莪士据实声稟。又徐莪士认欠票銀一节，究竟是否属实，抄粘札查。轉札到县，查明声复”各等因。奉此。伏查前項票欠銀两，系职故兄佩璠于咸丰十一年夏間，蒙前撫宪薛諭办苏城剿撫事宜，陆续在上海刘芝廷即刘維忠处，添办永昌团局火药洋枪等項，共銀五万余千两，除付淨欠銀八千余两。同治元年十二月，团局被冲，眷口仓皇赴沪，仅以身免。刘姓以前欠未清，屢至职寓凶吵，声言：“不即清償，必拉外国人出場逼迫，勿貽后悔”等語。其时职弟等均在营中，家惟妇女，职恐老母受惊，勉力变措銀肆千两，付还刘姓，淨欠銀四千余两。若論尋常买卖，此項固属巨欠，今交易至五万余千两之多，此項似属尾欠。况当时照帐兌付，并未折扣。若使統扣九折，尽可銷帐。职因再四懇請，刘姓毫不通融，欺职儒儒，一味将外国人恐吓，逼立期票两紙。

今刘姓忽将前項混抵伊欠洋商銀兩，有意取巧，希图挾制。本年秋間，突有林姓外国人至职家持票取銀。职适他出，职弟佩璠以此項票欠銀兩，当时故兄佩瑗与刘姓交易，团局軍火找款，非寻常私債可比，与洋人毫无干涉。即使刘姓自来取討，职等毀家之后，实属无力。况交易至五万余千兩之多，所欠找另，刘姓亦宜通融过去。万一不能，亦只得稟請官断。至刘姓所欠洋人銀兩，仍应刘姓自行清理，与徐峩士并无干涉。中国人欠中国人銀兩，尚难划抵，何論洋人，断难牵混。如此回复去后。茲奉前因，合亟据实瀝陈。仰乞大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轉詳，感荷仁慈无既。上呈。

复前浙江布政使司壯介公麟趾蕉园令媛元珠小姐丁卯二月十四日

日昨使至，奉到賢小姐惠寄六家嫂手书。借悉日內即拟随侍亲母大人赴杭搬取令尊壯介公灵柩。回忆壬秋賢小姐到舍时，屈指又经五載，天南地北，馳系正深。茲誦瑤函，何胜欣慰。承示云云，本应如数奉上。奈家嫂及璋等近况，迥非昔比。而賢小姐近在客中，挪借亦非易易。再四筹思，用特措上洋貳百元暫应要需，方命之愆，尚希原宥。

至璋等自省垣克复以来，郡中紳士挾六先兄立局时捐餉之嫌，屢思寻衅，壹是情形，不堪殫述。即如去岁收租一节，郡紳議减租額，刻有章程一本，璋等寻釋之下，見其中所議有未能恪遵先皇上諭旨之处，是以未便听从一律遵减。第于收租时，除照业七佃三定例核减外，格外每石让米四升。阳与紳議不符，其实减数較多，如此变通办理，似无不合之处。乃諸紳有意欺懦，公函稟請藩宪飭县差提究办。璋等呈递亲供后，幸官长晓事，不加罪責。而諸紳大不謂然，逼令长洲县蒯公祖罰捐璋等三千洋。声言若不允捐，渠等拟将先兄立局办团，身死賊中情节，捏飾事端，函致都中，囑令入告。璋等身处窘乡，如此巨款，勢难允許。又恐衅端一开，纵可了結，仍多破耗，是以尚未决絕回复。万一事出意外，在京得有信息，总祈設法，轉托照拂，不胜感禱之至。外附去章程一本，公函稿一紙，并希荃鉴。順頌侍福不一。亲

璠
母大人尊前代言請安。徐佩璋頓首
璠

杜介公三令郎名盛懋，号小園，捐职道員，世袭轻車都尉。

杜介公內弟蔣俊亭三兄名[?]。

复紹圃三叔祖二月二十四日丁字第一号
四品銜內閣中书兵部郎中住前孙公园东头臧家桥路北

紹圃三叔祖大人閣下：

去岁九月中，寄上丙字四号銀信一函，十月中又寄去丙字五号一信，陆续想均收到。又十月下旬接奉丙字第三号賜书，并达侄一信、仰侄部監各照，壹是收悉。辰下恭維升祺晋吉，旅祉咸熙，定符私頌。承示內助需人，续姻瞿姓，极为正办。数月以来，因訟事糾纏，致稽申賀，曷胜歉仄。代办仰侄补領照費，后乞示悉。所查程君分发注册調考补貢各費，均经轉致，嘱为道謝。惟程君因查筹餉事例內載：軍營曾經保举尽先人員，有因名次在后，願交四成实銀者，应照本职尽先銀数补交实銀四成，准归新例遇缺选用一条。不识“遇缺选用”与新例“尽数选用”有无分別。一二年中能否望选。程君曾保尽先訓导，照此办理，訓导尽先三百十八两，四成正数，計一百二十八两。除調考无庸办外，再加注册补貢小費等須七十三两，統共市平銀貳百壹两，是否有贏无絀。前寄丙字第五号信內业经瑣瑣瀆陈，恐有遺失，复尘清听，查示为感。

家乡去岁收租一事，郡紳議減租額，刻有章程一本。侄孙等寻釋之下，見其中所議虽善，而于先皇諭旨，轉若視為未尽平允者。因此未便遵減。且恭查雍正諭旨，原可业戶自行酌減，不必官为經理。是以于收租时，除照业七佃三定例核減外，格外多让米若干。阳若与紳議不符，其实減数較多于紳。如此变通办法，本无不合之处。乃郡中有挾六兄立局时捐資助餉之嫌，慫恿馮、顾、潘、汪諸君，函請藩宪飭县查办，責其上违宪示，下賧佃力。幸侄孙等所递亲供，以恭遵諭旨为主。官长亦明知此事无可加罪，置之不論。而郡紳大不謂然，屢嘱长洲县蒯公祖罰捐侄孙等三千洋，声言若不允捐，渠等拟將六兄立局办团身死賊中情节，捏飾事端，函致都中，嘱令入告。蒯公祖心窃笑之，而亦无如之何。惟如此巨款断难允許。所虑捏誣起衅之后，虽可了結，难免破耗，因此尙未决絕回复。不识叔祖大人是否有以教之也。

丁大令信件，因其归江宁差遣，当即轉托寄去，适值丁公出差，仍复递回。实系无从探投，謹此附还。又，奉上紳議章程一本，均希照入。倘遇便鴻，乞賜德音，是所幸禱。肃泐，恭請崇安。

侄孫佩璋謹稟兒侄侍叩

此信到京后，虽在至好，万勿令其寓目，至禱至囑。

簡道銜卽补府长洲县正堂蒯三月十二日

子范公祖大人閣下：

月初接奉鈞牌，飭催到案。当于初五日带病进城，寻晤佑祿兄传諭，前途坚执要捐三数^①，倘不应允，公祖亦势难照拂，只得暫且看管。至公差亦经来寓两次。窃思公祖热腸一片，有意調停，璠独何心，不知感激。惟是无米之炊，难为巧媳。去冬所奉台諭，实以不敢故违，勉强承允。平心而論，一年薄产所入，除繳銀米之外，稍有贏余仅可敷衍日用。至欲料理宿逋，已属万分竭蹶。今以积累之身，复欲筹此巨款，实属无从剜补。但为公祖設想，此事亦未便悬擱，延不赴案。奈璠近患湿症尚未大愈。家兄佩璋拟于十三日午后，代璠詣案，或令敝友前来。壹是总祈見原格外，始終矜全。是否有当，祇候示遵。临穎不胜感禱之至。肃此恭請崇安。諸維荃照不备。名正肃

寄紹圃三叔祖三月廿三日丁字二号

紹圃三叔祖大人尊右：

本月初六日接奉二月十九日丁字元号信函，并寄达余侄一信。展誦之余，敬稔潭祉千祥，升祺曼福，不胜欣頌。侄孙处熟识笔店，惟二林堂为最，今轉令其精选紫毫十枝，乞为試用。如选料不淨，尽可退还重购。丁金生大令前聞調归江藩司委用，如探有返苏日期，再行奉聞。查示程君各条，当即轉交，囑笔道謝。渠現拟集資捐加大四成，一时纵难措齐，大約数月間总須費神举办。內惟領照一层，未识可否从緩。所有拟办花样，有无遺漏，另单开呈核示。

^① 卽上函所言罰捐三千元。

二月中曾肃丁字元号一信，計日諒邀青鉴。函内云云，未识有无善策，可以調停。去冬长洲县蒯公祖名德模，号子范，道銜即补府，系李宫保賞识人員。查开萃丰栈主名号大房恒丰，六房萃丰，七房益丰，八房大丰，十房乾丰，西宅、五房减租相同。郡紳仅拘得萃丰繇紙，所以独查萃丰。八弟因六房侄年仅九齡，代为出場，投递亲供。另紙抄呈。蒯子翁曾在內署面諭八弟：“据供尽可詳請藩宪銷案。惟各紳有意寻衅，若不捐助二千串，未易为兄解散。”亲供因此尙未詳司。弟初拟各房攢凑三四百千，略为点缀。以今春各紳坚执要捐三数，势难应承。且蒯公亦属两难，不能作主。是以只好听候詳办。此案实无可办，或者另生枝节。此月中县中又出单传人，因囑程松翁，作为六房知数，任其管押。将及月半，并无动静。月之十二日，新任藩宪丁雨生到任，名日昌，广东人，李宫保密保人員。前署藩宪王晓蓮名大经。鋒利异常，面諭各房书役人等，帮做清官，僚属畏憚，境内肃然。八弟虽经往拜，未便干以私事。又恐蒯公醋意，轉致掣肘。是以丁公回拜，亦未談及。今拟求叔祖大人由京函致丁、蒯二公，想可得力。信稿另紙拟就，呈請削政。是否可行，仍希裁示，不敢强也。专泐，肃請崇安。侄孙佩璋謹稟儿侄侍叩。

信稿拟呈

三月杪接到永昌舍侄孙戊卿家信，并抄录前递亲供及紳議减租章程一本，函称去岁本乡收租一节，郡紳彙議减租，稟請前藩宪王，示諭闔属一体遵行。其实城中多有不遵，何論合属。侄孙处离城較远，传说不一，无所适从。因遵照雍正年間酌量寬减諭旨，核减租額，填由发出。继又购得郡紳刻本章程，核与本栈减数較多。惟繇单已发，无从追改，因于收租时，除照城内外各栈九折收租之例，每石格外多让四升。如此变通核减，合之紳議减章，实已有贏无絀。乃郡紳但凭繇紙减数，未悉开仓时收数，函請前藩宪飭县查問。惟萃丰栈主六房曾侄孙源，年仅九齡，是以去冬侄孙代为呈递亲供，延今尙未結案等情。弟聞信之下，頗为舍侄孙惊駭。此事既经奉有宪示，闔属想已一体遵行，何独迂闊若此。及訪查戶部，知議减章程，尙未奏定。而侄孙等核减之数，究系恭照諭旨，其咎或可見原于大公祖。惟据一面之詞，殊难凭信。倘敢飾說，自取罪戾，想亦难逃宪鉴。幸加鈞誨，俾识遵循，曷

胜感禱。

附呈戊卿亲供一紙、紫毫笔十枝、程君拟捐花样单一宗。

呈复长洲县蒯四月初四日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即峨士稟为奉鈞声陈叩請詳复事：

窃职故兄佩瑗，因永昌团局添办火药、洋枪等項，与刘芝廷交易銀五万余千两，所有尾欠，经职勉力付还銀四千两，淨欠四千余两，刘芝廷朦划洋人請追。前奉道宪行送宪案，经职据实瀝陈，仰荷仁恩詳复在案。茲奉鈞飭，諭职赴沪清理等因。遵查此項票欠刘芝廷銀两，非比寻常汇借，原系巨項交易尾找。当时既无洋人经手，亦非洋人作中，且立票原中徐松泉久已回苏。刘芝廷若須归找，自应来苏邀中理归。三面皆非洋人，显系倚势糾纏。即伊控追欠款，亦应以原就被。况刘芝廷現在上海北門外保善街開設丹桂軒戏館，不难来苏，邀中一理，輒捏划归洋人，明系倚势朦追，情理条約，似有不合。若民間欠款，輾轉划抵，不特势有未能，亦恐株累无已。查故兄欠找零項，职已被逼勉措付还。所余尾欠，实系一时无力，并非負賴。茲奉鈞飭，奈职侍奉迈母，刻难远离。思維至再，惟求詳复，庶免倚扰。为亟声陈，叩乞公祖大人俯賜鉴察詳复。感激上稟。

按察司銜即选道徐佩璋稟长洲县蒯德模 四月

窃于去冬，接奉鈞牌，轉奉布政使司王札准郡紳函請，訪查职故兄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璋长子恩蔭世袭騎都尉徐源名下萃丰棧，本年收租零数，并未遵照宪示紳議章程核減，飭提究办等因。当以职侄徐源年仅九齡，租务系司帳经管，经职代为呈递亲供，求請轉詳在案。旋奉严諭，飭照紳等議罰三千串之說，再予詳銷。前案叠奉飭差催追，延今未了。窃思职等乡居，离城較远，去秋聞有減租之說，尙未看見明文，即須发由收租，是以恭照先皇上酌量寬減諭旨，填由发出，并无不合之处。继于开仓时奉到宪示，不及追改租由，又于各佃还租之日，除照各棧让限柴升让灾三升之外，每石加让四升，如此权宜核減，比較紳議章程，实已有贏无絀。倘有多收情弊，各佃岂肯甘心，何以

并无一人赴告。仅因先不除額，郡紳即行議罰，职侄实所不甘。但公祖格于紳議，若使遽行詳銷，在郡紳不肯受訪查不确之名，或轉以公祖为袒护，职侄益深罪戾。惟自故兄死难以来，职侄家产蕩然，所有千余田亩，系祖母养膳之田，暫行給予收租度日，安有余資議罰。再四思維，拟于职等五房內勉力湊捐錢二千串，陆续呈繳，請即撥归郡中善举經費之用，以贖不及追改之愆，并将前案即賜詳銷。此系职不得已之苦衷，为孤侄从长計議，曲为調停。是否有当，仰乞公祖大人俯賜鑒察，批示遵行，实为德便。上呈。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即職士稟稿 八年己巳二月廿二日

稟为奉鈞声陈叩請詳复事：

窃奉鈞飭，轉奉海关道宪应札：“准美領事函开：以刘芝廷付美国秦鎮西、湯約翰二人永昌徐峩士銀票一事。此票与刘无涉，函請飭繳，由道行送宪案，轉飭繳清完案等因。”遵查此項票欠刘姓銀两系职故兄二品頂戴道銜徐佩瑗前办永昌团局，添置火药、洋枪等件，在刘姓洋行交易銀五万余千两，所有尾欠，经职在沪勉力付过銀四千两，淨欠四千余两。若論寻常卖买，此項尙属巨欠，今交易如此之多，若扣九折，所付尽可銷帳。乃刘姓毫不通融，欺职儒懦，屢次声言邀集洋人来寓恐吓，逼立期票。继又賸抵伊欠洋人銀款，希图挾制。去岁曾托原中徐松泉出为調处，仍未說妥。惟职处毀家以来，度日仅資薄田，余俱蕩然无存。茲拟将祖遺元邑地四图葑門內严衙前平樓房貳拾肆間作抵刘款。此屋前开醬园，得价实銀叁千貳佰余两，倘刘姓允抵，当将三联印单呈验飭領，吊銷期票。至与洋人秦姓、湯姓，似无干涉。緣奉前因，据实呈乞大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詳請飭令刘姓来苏，以便清理，感德无既。上呈。

呈复长洲县吳承潞 广庵 六月廿八日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即職士稟为屢奉鈞催，呈請詳复事：

窃于本月初十廿六日，两奉鈞牌，轉奉海关道宪杜札会同原中赴沪，将票欠銀两，与刘芝廷結算清楚等因。奉此。伏查以职吐紅之症，

延久未愈，不能远行，当央原中徐松泉于五月十五日由苏赴沪，悬刘三折結算，以便变产归还。否則仍将葑門內严衙前房屋作抵。如此办理，若照中国情理法而論，既经遭难，并已毀家，且系代兄措还置办軍火之尾欠，自問不为无理。乃刘姓从前頗肯打折，此次因原中向悬，益逞狡猾，借詞洋人，要归十成。原中因于廿八日回苏。临行时断过五折，并約刘得能通融，于六月初寄一信来。惟职窘迫情形，照原中五折之說，挪借已非易易。即将房屋搭凑，亦属勉强。而刘姓至今尚无信到。茲奉严催，益深焦灼，痛念故兄佩瑗自庚申遭乱，倡办义团，家破身亡，遺債四万余金，打門索逋，紛至沓来。若悉照刘姓情形，早已逼归死地。总之，职受催迫，尚属应得，而貽累廉明仁宪爰莫能助，海关道宪事多掣肘，中夜筹思，实深罪戾。除将严衙前平楼房廿四間先将呈請作抵外，茲拟将祖遺元邑地三图东小桥向开元隆酱园平屋十四間，园場一个，添入作抵。当时得价銀一千四百余两，两共計銀四千六百余两，呈乞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詳請作主飭領。或飭照原中之断，亦須搭凑房屋一所，庶易完案。再职实无現銀，故尔将房作抵，并非有意搪塞。前奉批飭，恐其轉售洋人，致多糾葛。窃思职归刘款，本与洋人无涉。至刘欠洋款，应請飭刘归洋，与职亦无干涉，何有糾葛。合并声明。沾仁上呈。

呈复长洲县吳承濬 广庵 七月廿八日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即峨士呈为奉鈞声陈，叩請轉詳事：

窃于本月二十六日接奉鈞牌，轉奉海关道宪杜札，准美領事函追徐峨士欠銀一案，节经飭据徐佩璋稟以欠銀将房作抵，詳請飭領，或照原中断折，将房搭凑等情。詳奉道宪杜批开：“此案徐峨士并不赴沪清理，延今日久，仍以房屋作抵，殊属非是。若不由道訊断，則美总領事糾纏不已，不足以杜葛籐。除札委候补县丞汪日誠赴县守传外，仰即速传徐峨士及原中徐松泉交委伴送来沪以凭訊断，由县飭传”等因。奉此。伏查刘芝廷于七月中旬，曾经函催原中赶紧清理，因于二十四日囑徐松泉赴沪，向刘悬說，大旨均分日期，陆续变产归偿。俟有成說再行稟陈。至职前患紅症，继以伤寒，延今三候，寒热尚未退

淨，万难起程，緣奉前因，合亟稟复，仰乞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轉詳，实为德便。沾仁上呈。

具限状候选員外郎徐佩璋即峨士今具到公祖大人案下，轉奉海道宪委員守传职及原中徐松泉赴沪清理前欠刘芝廷銀两一案。惟职現因患病，已于七月廿四日囑原中赴沪理償，願限二十日內清理明白，倘再逾限，甘即赴沪，听候訊断，所具限状是实。

同治八年八月 日具限状徐佩璋 押 遺属徐胜 十

稟长邑尊吳承濬广庵九月廿六日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稟为被灾田亩分別呈报事：

窃职处五房，每房分受祖遺台治下各都图不等則田壹千余亩。今夏雨水过多，各佃紛来报灾，已于月初陆续亲往看过。計恒丰棧管业田一千七十亩七分四厘八毫，內被水全白田一百三十二亩九分四厘一毫，灾田二百九十一亩八分一厘三毫。萃丰棧管业田一千二百七十亩五厘，內被水全白田一百七亩三分七厘一毫，成灾田二百六十八亩一分六厘六毫。益丰棧管业田一千一百廿八亩四分八厘四毫，內被水全白田一百十九亩一分七厘二毫，成灾田二百六十八亩四分三毫。大丰棧管业田一千二百七十九亩二分七厘八毫，內被水全白田一百四十七亩三分六厘七毫，成灾田二百五十一亩七分五厘。乾丰棧管业田一千二百七十七亩八分五毫，內被水全白田一百五十七亩三分二厘六毫，成灾田二百三十亩五分六厘七毫。刻届收租之际，除被水全白田亩，全让不收外，所有成灾之田，轻重不等，自应分別成数，酌量减收。是否有当，合亟稟陈。仰乞公祖大人俯賜察核批示遵行，实为公便。沾仁上呈。

稟长邑尊吳广庵十一月初五日 紅白稟

稟解前欠刘芝廷置貨尾找銀两，按照原中七折立字，先行措繳九八規銀壹千两，仰乞申解由

候选員外郎徐佩璋即峨士呈为遵先筹繳乞賜申解事：

窃职故兄佩瑗前欠刘芝廷置备团局軍火尾找銀两一案。屢奉鈞

牌，轉奉关道宪涂札飭催传赴沪清理。当于十月中，据原中徐松泉自沪回苏面称：八月下旬经刘芝廷邀往秦領事处三面談定，七折繳銀三千九十九两六錢，于二十天內，先归銀一千两，余銀尽十一月底清繳，刘姓面許了案，囑即立字为信等因。先行稟明在案。茲奉催迫，因即按照七折繳銀之數，遵先措繳九八規銀壹仟两，呈乞公祖大人俯賜鑒核，批回申解道庫兌收飭領。除八月中汇寄原中九八規銀三百两，轉交刘芝廷手收外，余少銀一千七百九十九两六錢，尽十一月二十日续即措繳完案轉解完案。不胜戴德之至。沾仁上呈。

計粘呈九八規元壹仟两銀票一紙上海鼎源庄票一紙

稟长邑尊吳承潞 广庵十一月初九日 紅白稟

稟繳找欠刘芝廷姪規銀壹仟柒百玖拾玖两陆錢，仰乞申解詳請完案由。

具稟候选員外郎徐佩璋 卽職士 呈为遵飭清繳 乞賜轉解詳請完案事：

案奉鈞飭轉奉海关道宪涂札飭赴沪清理前欠刘芝廷置貨尾找銀两一案，先经原中徐松泉自沪回苏具稟，三面談定七折繳銀三千九十九两六錢，立字为据。续由职措繳九八規銀一千两，呈請轉解各在案。除八月中由原中手付过刘芝廷九八規銀三百两外，余少銀一千七百九十九两六錢。茲奉催繳，遵即照數措齊，呈請公祖大人俯賜核收，批回詳解道庫兌收飭領。懇恩吊銷期票两紙完案，实为德便。沾仁上呈。

計粘呈上洋久孚庄姪規元一千七百九十九两六錢銀票一紙。

具領狀候选員外郎徐佩璋 卽職士 今具到公祖大人案下，实領得刘芝廷控职置貨尾欠銀四千四百二十八两一案，经职遵諭措繳，蒙解海关道宪涂結領完案，并奉发下职立期票两紙，暨原中徐松泉在沪书立字据一紙給职，一并領回塗銷。感謝宪恩，仰乞轉报道宪备案，合具領狀是实。

卷 五 辛未 壬申 癸酉

致徐戊卿观察 癸酉四月廿九日

戊卿八兄大人閣下：

弟久有要言，未能面达。今当解館之期，用特作函上尘清听。計自数年以來，吾兄于办米帳內，亏折約有万洋，深为可惜。然而已往之事，姑置勿論。惟就今岁大局看来，旱象已見。倘五月中，蒔里无雨，不能插种，則米价自貴。但到其时，惟願吾兄陆续銷脫，断勿迟延观望，致落呆局。現在两宅米数約有万余，吾兄不肯就卖，他人赶先出脫，等到吾兄肯卖而米价平矣。何以决其要平，盖城中积谷仓，原为救荒而設，况初次振荒，断乎弗好具文。今仓中存谷不下十万，如遇真荒，米价頓长，无有不发店磨米，平价棗卖。城中平棗，乡間岂能独貴。可知米价之貴，不能拖长日子。万一屯积居奇，又要被人說話了。况早卖一两月，即少出一两月之利，便算多卖了。再丰熟之年，并无大长大落，稍落呆局，便要吃亏。一遇荒年，又比不得从前人多米少，刻下米多人少，即使长价，亦看得見，依然是搶帽子事。可見办米一事，实无足取。近知吾兄借項，又复不少，日涨夜大，拖在身上，实属可危。据弟愚見，明年定歇手，万勿再为心活。趁現在田价較前大长之时，将身上洗得干干淨淨，省俭度日，犹可以为善国。十年交好，不能閉口不言。且不自觉其言之冒犯矣。壹是統祈鉴原是幸。专泐，順請侍安，惟照不一。 閱后付丙。 弟程希孟

致徐英如

英如十兄大人閣下：

去岁造屋之事，木已成舟，无庸再說。惟就吾兄現在光景看来，大約該入六七千金，統計每年利息，又須一千。所收租籽，尽行出利。日用所需，全靠房金。夫每月房金四十余千，在他人亦尽穀敷衍。而吾兄食指浩繁，加以尊闔夫人手面闊大，实在不敷应用。如此內外交迫，安能度日。今为吾兄勉思一策，趁現在田价起色之际，約数銷售。

倘有不足，將可以弗用之金珠，到城銷售湊數，或將渭涇塘租房一并賣去。先將身子上洗得干干淨淨，然後克勤克儉，再做人家。已售之田，未始不可照舊買進。再，相城之屋，一則不及城中，縱可銷去，利錢甚薄。二則留為日用之資，省得又要去借。此策未識是否可用。如以為可，則請打起精神，趕緊去做，倘再遲延下去，不見動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二小姐出閣即在目前，榮魁弟又要做親，吾兄只有一張嘴，萬萬呷不下數杯酒也。事到其間，雖有盧醫扁鵲亦難治此痼疾。十年交好，不忍坐視，不自覺其言之冒犯矣。壹是統希原亮是幸，並請侍安。

弟程希孟

从征隙駒集

程希孟

编者按：程希孟字松軒，湖南平江人，由一八六二年起在上海与其堂弟程申甫同为徐佩鼎司笔墨。一八六三年初，永昌团改編为清軍巡湖营，程氏兄弟即为营中总理文案。一八六四年巡湖营解散，程希孟仍在徐家坐館，直到一八七三年才离开。十多年間，徐氏兄弟的函稿多为程希孟所写，《双鯉編》即出于他的手笔。《从征隙駒集》为程希孟所写（其中一部分为程申甫所写），起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初五日徐佩璣由上海回永昌統带团练，止同治三年甲子四月二十九日巡湖营解散之后，系永昌团（巡湖营）对太平軍作战的日記，可以作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資料。这份資料与《双鯉編》亦可互相补充，故一并刊出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原稿是郑振鐸先生旧藏。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年〕之岁，四月下旬，予由香山避乱沪城。竹君六叔父亦挈家流寓于此，因命予为侄輩課讀。其时永昌团局练首徐少蘧观察佩璣，因撫部院李鴻章少荃由揆帅曾國藩滌生营分拨劲旅，督带至沪，剿办下游賊匪，嘱其胞弟戊卿观察佩璣来此稟見，并挈眷寓沪新北門外之余庆里，以便通官兵及团局往来消息。当囑申甫五弟代延司笔墨司友。申甫因以予荐，遂应其聘。

十二月初五日午刻，戊卿接到伊七兄峩士佩璋团局紧报，函称前月廿八日，常熟县城踞賊駱国忠等薙髮猷城。本局現奉撫宪札飭，預备堵剿事宜。惟少蘧因熟城归順事决，先期入苏城，糾合內应。慕逆譚紹洸〔光〕聞熟城反正之信，疑忌少蘧，拘留不放。并糾賊万余人，自苏赴熟。路由周塘，四面焚掠。局中派勇堵剿，需人策应，嘱戊卿飞速回家。戊卿接信后，当将局內情形面稟撫宪，即于是日申刻由沪起程，邀予同行。

初八日黎明，偷渡賊卡。舟抵洋澄湖，适峩士偕其十弟英如佩瑛收拾潰勇，从相城一路来，与戊卿相遇。詢悉眷口已于初二日由常熟

白茆口航海赴沪矣。并据峩士云：少蓬因常熟县城踞賊錢归順，有志投誠，十一月初亲往要約。适錢某赴苏未回，因思苏城內伪朝将胡振鐸、伪主将汪宏建等各有反正之意，遂由熟赴苏，暗为要約。詎慕逆已有所聞，疑忌少蓬，被拘不放。而常熟城內駱国忠及董姓諸人，知錢归順在苏，一时不能脫身，另派妥人赴撫部行轅，具稟投誠。撫宪当派周协鎮兴隆督办常昭防务，拟保总兵。随同来人，由海道潜赴熟城，商办收复事。十一月廿六日，由熟递到撫部院札，飭本局密传各队，先行准备。二十九日，熟城坐探毛蓉江縋城而出，赴局稟称：廿八日夜絡[駱]国忠等因城內謠传不一，恐机敗露，不及俟官兵到熟，連夜閉城薙髮云云。

慕逆聞信后，即于初二日統賊万余，由周塘冲下。当派帮办馬安瀾，督带吳廷芳炮船二十号，謝梁鎮枪船十七号，赵尧奎线枪船三十号，及各路民团船，由渭泾塘冲出，半途截击。从未至酉，望南追杀，直抵蠡口。夺获炮船两只，击毀賊船三百余号，毙賊无算。伪慕王坐船，被我軍炮火轰急，赴水脫逃，另坐小船逸去。其时往北之賊，欲进則嫌兵单，欲退則被我軍隔住，折回塘角，陆续登岸。吳廷芳亦从蠡口折回，用炮轰击，并放火箭。詎风势不順，反烧炮船风篷，吳廷芳被伤身死，遂尔收队。賊亦从此退去。而馬安瀾阴怀去志，来局請发勇餉六期。至再至三，給予三期。岂意不別而行，竟往江北，并带炮船十五号护送前去。局中水旱练勇，自少蓬在城，馬春和逸去，管带无人，呼应不灵。加以初四五日，該賊大队自周塘四面焚掠，我軍众寡不敌，竟尔潰散。現自橫泾、季家圩一带，招集潰勇而来云云。是夜停泊洋澄湖。

峩士謂戊卿曰：“我等此番将炮枪各船、軍火器械，一概呈繳撫宪，避居沪城，倒觉优游自在，毋庸干預軍事，弄得焦头烂額，毫无益处。”戊卿躊躇未答。予曰：“不然，日前局中借領庫款，刻下藩宪刘鄂青松岩札催呈繳，已非一次，若不趁此多难之秋，立一番功績，为十二万五千銀两作后文张本，将来如何了結。”戊卿深以为然。

初九日寅刻，戊卿管带炮枪各船九十余号，由崑山塘、正义、陈墓、范迁湖一路击出，擒获賊船一只，毙賊五名，晚泊淀山湖。

十二日戊詣撫憲行轅，面稟壹是。奉札管帶炮槍軍火各船，來沪听候察看調遣。

十六日由淀起程。

十八日到沪，各船停泊龙华鎮。

二十三日戊奉撫憲面諭，委帶師船，隨同黃軍門翼升昌岐，總統松沪淮揚水陸各軍，江南全省提督軍門，剛勇巴圖魯。進剿福山、徐六涇一帶，援助常熟。當先派后哨炮船四只，駛同進剿。

二十七日撫憲委保升知府候補同知總理水師糧台魏承樾蔭庭管帶淮揚水師中營副將陽利見健飛^①，點驗本局炮槍各船及弁勇人等一千六十四名，當蒙撫憲錄用，立為巡湖營水師，並刊發巡湖營水師之關防一顆給領。前委援助常熟之師，改派進札嘉定縣之外岡鎮，太倉州之南碼頭，听候提督銜江南贛總鎮統領開字全淮湘各軍勃勇巴圖魯程學啟方中、奏派督辦前敵防剿事務統領淮湘全軍李鶴章季荃兩統領調遣。

二十八日由龙华起程，泊舟新聞。

二十九日宿南翔。該處本系大鎮，自遭兵燹，一片瓦礫場，寂無人烟。吁，可慨也。

大除夕到嘉定防次。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年〕正月元旦日戊卿稟見李統憲。諭令將本營師船停泊嘉定城之西門外。

初五日李三統憲點驗本營船勇，將炮船分設六哨。前後左右中五哨，每哨炮船五只，設總哨一員，哨長四員。每船舵工一名，頭炮一名，梢炮一名，櫓手四名，槳手六名，共計水勇十四名。又營官自帶親軍一哨，設哨長五員，不設總哨。又督戰船兩只，不設哨長。共計炮船三十二只。槍船分設左右兩翼，設總哨兩員，艙長二十四名，水手槍手每船五名。共計槍船二十六只。統計營官暨弁員勇人等六百三十五員名。薪糧由撫憲水師糧台按月支領湘平銀二千五百二十八兩六錢，小建照扣。余贖船勇及添設字識、親軍哨、總哨、督戰船哨長等

① 歐陽利見，本文均作“陽利見”。

薪糧，俱由營官捐給。另錄楚軍章程在后。

其時由營稟請飭派幫辦營務者，徐英如十兄也。總理文案者，予與堂弟申甫也。幫辦筆墨、繕寫冊籍者，吳吉人也。總管銀錢帳目者，予胞兄述甫也。幫理會計者，戴守約也。管理支放兵米軍火油燭更香者，潘潤卿、張少山也。在防巡查彈壓各哨勇丁上岸滋事及听派流差者，楊笏齋、趙松坡及予堂侄竹孫也。繕寫統領給發口令封給各哨者，程子厚也。赴滬請領銀米軍火及雜項差務者，為王汀泉與戊卿胞侄仰屺、憶萱〔夔〕昆仲也。予謂戊卿、英如及予兄弟述甫、申甫諸人曰：“刻下營中章程甫經大定。然有治法尤貴有治人，須與諸兄約法三章。自營官以及諸友，總宜各盡厥職，各盡其心，若不隨事謹慎，致有疏虞，仍蹈局中復轍，恐不特為從前局友竊笑也。至于營官，既握生人之柄，亦操殺人之權，願以一言奉告，請為全家骨肉起見，以后遇有兵勇犯法情事，務要審慎周詳，萬勿輕忽人命，情同草菅。”戊卿諸人，均以為然。咸願打起精神，並力一心，誓與少蓮六兄吐氣。予聞之始放心焉。

十九日調剿福山炮船四只，自滬來防。

二十一日奉李統憲札調本營船勇，前赴黃渡四江口一帶，會同鄭參將國魁一峰統帶魁字水陸兩營副將銜參將。張游府志邦小山管帶志字營游击。防軍，相倚為營。一切札宜听候程統憲吩囑。

二十七日由嘉定起程，前赴錢鳴塘，稟見程統領。

二月初一日奉程統憲札飭，即于是日赴防。

二十七日奉撫憲札調本營師船前赴松江府，會同洋人戈兵官登、李參將恒嵩藹堂會帶常勝軍總兵銜升用副將署提中營參將。籌商進剿。俟借用裝搭浮橋事竣，仍回原防。

二十八日戊帶炮船兩哨赴松。

三月初二日英如帶領炮槍船十二只，由菴葭浜進探茜墩賊營。

初八日戊卿隨同戈兵官、李參府由松起程，晚泊四江口。仰屺自滬領到四月份兵米二百十石，炮子五千觔，群子二千觔，鉛子一千觔，九龍袋三百箇，小藥筒三百箇，炮索五十根，火繩五百觔暨更香、皮紙、青油、牛燭等物。

初九日由四江防所督带船勇前赴葦葭浜，筹商进剿。

初十日聞昨日官兵攻打太仓不利。

十一日仍由葦葭浜随同戈、李二員回泊四江口。

十二日奉程統宪諭，令管带船勇，速赴太仓，并力进剿。漏三下，抵角龙鎮。

十四日未刻，抵太仓西門外。奉程統宪諭，派十船，防守南門。

十五日巳刻，戈兵官常胜軍及程統宪各营兵勇围攻太仓西門，城垣轰裂，賊犹抵死抗拒，屹不少挫。旋奉統宪面諭，督带前左两哨炮船八只，助攻西門。先经洋枪队从城垣塌陷处登城，被賊击死，倒墜城下。嗣经本营前哨总哨毓庆廷轰毙城上手执陈姓紅旗賊目，賊漸不支。各軍渡越城濠，奋身登城，刀砍枪击，賊众披靡，遂于是日申刻，立将太仓州城克复。

十七日奉程統宪面諭，随同戈兵官常胜軍进剿崑新县城，午刻抵东門。

二十日戈登、李恒嵩忽然收队，仍将本营炮船济渡回松。

二十四日奉程統宪面諭，督带炮船五只，亲赴太仓，迎接撫宪。午刻抵崑。

二十六日撫宪回沪。未刻予弟申甫暨龔小庵到营，并領到內軍械所小銅帽二百五十匣，每匣一百大銅帽六十匣，每匣二百五十城內逃出陈上祥、屈士貴等湖南人廿四名，当即申解。

二十七日英如十兄同张少山赴沪。

四月初二日巳刻，前哨毓庆廷解到投誠賊两名，当即稟解。午刻，程統宪諭开巡視城濠，密授机宜，令于明早出队攻城，未刻回营。

初三日黎明，大雾，亲督后哨炮船三只，随同輪船轰击东門。复派前左右亲軍四哨暨督队等船十八只，分队环攻。复派炮船十只，駐守青阳港，以防邀截。各营官軍排列东門外为正兵，南北两門密設奇兵策应。該賊于城上用炮轰击，抵死抗拒。自卯至巳，虽经大炮轰陷城垣，仍难得手，陆续收队。其未收队以前，賊从南門出，潜匿青阳港西岸竹林內，意拟邀击。经本营駐守炮船及自太仓差旋之中哨炮船五只，并力击追，后哨勇丁受伤四人。

初四日枪船长陆邦华自永昌来营，带出楊鰲廷枪船两只，赵瑞明等枪船三只，并接到戈升甫兄信一函。抵暮，仰吧、錢翼岩到营。

初五日魏安邦自沪解到洋枪一百枝。

初六日龔小庵、程竹孙、錢翼岩、范兆熊、张万順赴沪，又勇丁四名，带去請領五月份米石及炮枪子、炮索、皮紙、皮条、药筒等公文四角，家信一封。辰刻，程統宪諭調左右两哨炮船，直抵东門城根，輪流攻打。未刻，統宪驗伤委員吳蓮府送到本营初三日勇丁养伤銀叁拾五两，当即备文具領，送交轉申。

初七日巳刻，賊从东南門绕至青阳港西岸，藏匿竹林，施放洋枪。经后哨、亲軍哨、前哨、子母炮船接仗良久始退。后哨总哨哨长、勇丁受伤六名，亲軍哨勇丁受伤一名。午刻，奉程統宪札調本营亲軍哨、后哨、炮船十只，前赴三江口与該处介字营淮揚水师左营犄角成軍。嗣因后哨受伤多名，改調右哨督同前去。

初八日巳刻，戊由三江口回营。程統宪文案张筱荣、陈蕙畴，营务处邹振武，驗伤委員吳蓮府来拜。未刻，統宪发給大小封門子柒佰粒，具領一千粒即着枪船装去三百粒，分給三江口亲軍，右两哨炮船。申刻发家信一封。着沈坤坐庄凤和枪船回沪，催領軍火。并发水师粮台知府銜桂薌亭公祖信一函，催发五月份米石。吳蓮府送来昨日接仗勇丁养伤銀柒拾伍两，当经备具印領，复交轉申。酉刻，統宪传諭明日黎明水旱同操两时許。

初九日黎明大雾，水旱同操，声震山谷。巳刻，賊从东南两門冲出。经各营官軍击退之。申刻，新阳县知县凌彬珊卿来拜。酉刻，到火輪船一只，戈兵官、李参将继至。戌刻，英如同张少山、程殿光、蔣芝桥諸君来营。

初十日戊卿囑复戈申甫兄一信，并泐永局旧友各信，囑程、蔣两君持回分寄。午刻，常胜勇陆续到齐。未刻，戊偕英如往見程統宪。

十一日卯刻，程統宪督带各营兵暨常胜勇踹毀太仓塘北首大小賊壘三座，又冲潰賊营两座。巳刻，奉調左哨炮船五只前往堵剿。午刻回营。

十二日酉刻，张弁万順自沪回营，領到水师軍火局封門子四十

桶，群子四十桶，均每桶一百觔，又水师軍械所皮紙四千張，炮索一百根。戌刻，奉程統憲諭調全營師船，裝載常勝勇三百，隨同輪船進取界浦、正義一帶，以截蘇崑之路。當即信致楊笏齋，飛調本營駐守三江口炮船十隻來營，會集起程。

十三日黎明，在崑東青陽江防次，飭令各船駛赴白塔，裝載常勝起程。未刻，抵吳淞江界浦，隨同輪船將崑城西南之正義、大小唯亭賊壘分頭掃蕩，以斷蘇賊來援之路。二鼓後，崑賊二萬餘人由西門抵死沖赴崑山塘。經各營官軍由南岸奮擊北岸，炮聲動地，喊聲震天，月黑雨淋之夜，不知該賊死有多少。登將崑新縣城克復，余孽竄往洋澄湖一帶。嗣知均被該團勇搜殺殆盡。是役也，非程統憲胆略過人，用兵神速，力能出奇制勝，崑城未易克復，即克復亦未能如是之速也。本營左哨炮船勇丁計受傷七人。

十四日丑刻，奉程統憲飛調本營師船進扎崑城西門外。塘上余賊，數十成群，紛紛乞降，如喪家狗，如失林鳥，可恨又可嘆也。辰刻，戊稟賀程統憲，奉諭移駐吳淞江界浦南口，堵御葑門出竄之賊。

十五日戌令仰祀酌帶炮槍各船，往角直巡哨，諭令該鎮團董嚴少云、陳嶺梅、張心奮趕辦團練及善後事宜。

十六日戌囑予及仰祀為懸珠團務前往崑東程統領大營，與鄒振武兄面商一是。申刻，奉程統憲札調本營師船進扎洋澄湖，與現在移扎大唯亭之陸軍五營互為犄角，以壯聲勢。又據左哨郭都司稟稱：該哨四號哨長盧萬年，於本月十三日夜崑賊下竄時，不服總哨鈐束等情，當將盧萬年立正軍法。

十七日申刻，由界浦督帶全營師船起程。戌刻，泊洋澄湖之木城港。

十八日鄒振武兄來營，得悉統憲陸軍次第移扎唯亭一帶。

十九日戌同振武兄往謁程統領，午後歸。七兄義士自滬來營。

二十日七兄、十兄偕潘潤卿、申甫弟前赴永昌查探。酉刻歸營，述悉渠宅內被擄一空，所幸房屋未毀耳。

二十一日戈升甫兄為團練事，來營商辦。午刻，程統憲札委總辦長、元、吳、江、震、常、昭、錫、金、江陰十縣團練。記保花翎江蘇補用游

击邹振【武】兄来营。

二十二日振武兄赴圓〔悬〕珠总局。

二十三日七兄、十兄酌带炮船五只、枪船二只，与悬珠总局邹振武妥商，前赴相城，緝拏土匪周秀海等四名。

二十四日令右哨总哨章都司日升，稟解投誠长髮閔天安一名，前赴程統宪大营。申刻，竹孙自沪来营。

二十五日申刻，吳廩錢秋潭同蕩口华瑞泰为办团事来营，当令往謁邹游府。

二十六日戊赴总局拜邹游府。巳刻，偕英如往大唯亭大营，謁見程統宪，并請假回沪。

二十七日黎明，戊卿同申甫五弟回沪。巳刻，探得該賊炮船七只、小船数十只窜至东白蕩、五淞泾、蚬山一带焚掠。先经蚬山团船竭力抵御。当派陆邦华等枪船十只、前中两哨炮船十只，前往协剿。酉刻，据毓庆廷等回称，該賊見我軍帆檣紛下，即行窜回，总哨等奋勇追至曹庄口，見有賊营两座，未敢轻进，正拟回营，賊船又复駛出，总哨等严陣以待，賊始退去云云。亥刻，据陆邦华等回称，該賊見我軍退回，仍由曹庄駛赴蚬山西南停泊。查蚬山民团初集，船只尙少，若不并力堵扼，不特該处居民仍致失所，即与邹游府十县团务亦恐掣肘。因即分派枪船十只，并函致邹君派拨团船二十只，又諭調相城周士元团局枪船十只，于明日寅刻，会同前往蚬山协剿。

二十八日巳刻，据本营徐兆隆枪船回称，五淞泾、蚬山一带，俱被該賊焚掠，各枪船势难抵御，稟請添兵前来。当派前中后督队小队炮船十八只，飞速往剿，一面具稟統宪，請示遵行。申刻，邹游府自悬珠总局来营，得悉賊船离鎮仅五六里。英如恐我軍腹背受敌，亲往中河，陆续收队回营，重将炮船分泊，以备疏虞。

二十九日巳刻，程統宪亲督淮揚水师中营副将阳利見字健飞、撫标水师后营守备郑国諤〔榜〕宜之炮船二十九只来营。令英如挑选枪船引路，分派右哨堵白蓮泾，亲軍哨堵悬珠港，中哨及子母炮船堵洋桃港，左哨及督队炮船，仍守小唯亭、木城港，自帶前后两哨、随同程統宪从东河大誥口进取中河。該賊炮船等大小五百余号，适由中河焚掠悬珠。

見我軍帆檣紛下，放炮迎拒。我軍炮船分南北岸兩路夾擊。賊望風西遁，滿湖拋棄船隻。轟斃髮賊及斬死赴水者不計其數。未刻收隊。本營生擒賊百餘人，除年幼及髮短者不殺外，余賊悉正軍法。

五月初一日英如稟見程統憲，奉諭從本日起，每日派兩哨炮船，前赴洋澄西湖巡哨，如遇賊船，非大隊毋庸接仗，堵守可也。申刻，令文總哨赴大營，請領大小封門子柴百粒。

初二日辰刻探回，該賊炮船數十只在蚬山、五淶涇一帶游駛。本營前、親兩哨炮船十只駛往協守。申刻，潘穎如、龔小庵諸君來營。

初三日巳刻，趙松坡到營，領到五月份油燭及封門子一萬二千三百觔一百廿三桶洋槍子一千觔二十桶并帶到仰祀信一封。

初四日申刻，王汀泉來營，帶到戊兄信一函，並收到四月份餉銀及端午節賞各勇錢文。

初五日英赴程統憲大營暨各營賀節。未刻，峩士赴滬，並令趙松坡同往請領軍火。初七日申刻，周士元駕到槍船一只，英令竹孫侄送統憲大營。

初八日未刻，接得相城困局來信，得悉蠡口一帶賊船，有明日北窳之信。申刻，令李聯升送槍船水手六名到統憲營。

初九日未刻，鄒振武兄自滬來營，晤談片晌，仍回舟次。

初十日，于午橋兄赴滬。未刻，大風無雨，大熱。申刻，接黃軍門翼升賀節復函。

十一日大熱。午後，英如往謁程統憲，適統憲坐輪船往車坊一帶探路，不值而歸。未刻，接李統憲鶴章賀節復函。

十二日大熱有風。巳刻，英仍往謁統憲，乃悉大兵剋日進取。未刻，信致戊卿，促其刻速來營，又附去支領五月餉銀移送糧台公文一角，並催趙松坡領到軍火飛速來營。酉刻，楊笏翁、趙松坡到營，領到軍火各物，並接戊兄信一函，得悉于初七日起有小恙，俟稍可再行來營。

十三日大熱有風。巳刻，據木城沈總哨邦發家屬來營稟稱：沈弁告病旋里，醫藥【無】效，于十二日辰刻病故。當即由營備文、申報程統憲，並囑楊笏翁代往一拜。遺缺委五品軍功李弁聯升暫行接管，以

資約束。統憲武巡厅程国青函荐五品蓝翎程輔国来营当差。

十四日大热有风。申刻，戴守約兄来营，带到戊兄信一函，得悉寒热已退，稍可即行来营。

十五日大热有风。瑛謁程統宪，蒙諭明日四点钟督带炮枪各船来营听調。

十六日黎明，英督左右亲兵暨督队小队炮船十八只，随带王汀泉、程竹孙、程輔国并后哨勇丁十名，亲随徐胜、张順、顾永、金瑞四名，前赴大营謁見統宪。奉諭随同統宪及淮揚水师中营阳副将炮船，由洋澄西湖直逼十图庵停泊。該处离城四五里，在娄、齐两門交界处所。庵之北为五濠泾，东北即蚬山。徘徊片晌，登屋脊飞目四眺，不見一賊，城堞历历在目，悄无动静。奉統宪面諭：俟江、震克复后，該营炮船及早队数营，均須移扎在此。申刻收队。

十七日巳刻，令王汀泉、赵松坡赴沪，带呈稟請撫宪批发帐房、风篷等物公文一角，及移請粮台照发六月份軍米、亲軍总哨沈弁邦发埋葬錢文公文两角，又空白印領四紙，清折一扣。寄戊兄信一函。午刻，左翼枪船謝总哨遣艙长方政芝来营稟称：統宪克复崑、太，随折保举，昨日已奉諭旨，英即往大营稟賀，适統宪赴沪謝保，未見。随往中营陈、营务处周两处道賀，承周錫三兄留飯，未刻回营。

十九日大热西南风。未刻，营务处周錫三兄探得娄門外該賊炮船五十余号停泊該处。特遣亲兵来营，嘱即加意严防。申刻，左翼总哨謝弁遣勇来营稟称：統宪已回。英即帶領各总哨前往稟賀。酉刻回营。

二十一日晨燥热，巳刻起风。左翼总哨謝梁鎮来营稟見。酉刻，楊笏斋往悬珠，訪拿得不法棍徒李阿凤一名，来营审讯。据供于本月十九日，私将李阿洪所給本营号旗标插船尾，吓詐乡民平如皋、李起困等錢物。当即重責，吊还旗子，并追繳各物。至李阿洪私造号旗，訊系在悬珠被冲后，标插各团船，借壮声威，以資保卫起見。姑令悉数繳出，免于究办。

二十二日将李阿凤插双耳箭，押赴該村一游，以杜效尤。午后，西南风，船居躁热异常。

二十三日大热有风。午接戈升甫信，得悉昨晚本营右翼枪船蔡瑞高船伙在該鎮拏获长髮王某一名，身藏邹姓长毛寄伪师帅俞約园一信。当即函复升兄，嘱将王某明日解营訊办，并将俞約园設法送营。

二十四日热有风。項葵来。徐兆隆船〔枪？〕船自沪回营，得悉八兄迁安定鎮，准于廿五日到营。潘潤兄昨接家信，于午前赴金家村去。亥刻，大雷电陣雨。

二十五日未刻，送程統宪枪船一只，又轉解赵瑞明所夺賊船一只，請发功牌四张。午刻大风。申刻，赵松坡領到六月份軍米貳佰拾担。长洲县何碩甫公祖，函荐伊堂弟何申甫来营帮理文案。

二十六日巳刻，派程竹孙持文赴太仓程統宪軍械所委員呂正青兄处，取回前寄該局单白帐房二十頂，又拣取损坏軍装来营，以便备文申繳。未刻陣雨，风雷交作。

二十七日巳刻，謝弁自大营到营。片晌即赴相城邹游府处。申刻，英往統宪稟見，得悉大兵于出月初进剿南路，并派本营船炮二十只，前往协剿。亥刻作函，催戊八兄飞速来营。

二十八日英为吳秋坪捐助事往謁統宪，不值。申刻陣雨。酉刻，英复往謁，上灯后回营。

二十九日英偕吳秋坪同謁統宪，捐事幸即說妥，着謝弁梁鎮带回家去。午刻，戊自安定来营，即往大营稟請銷假。

三十日申刻，奉諭將俞約园提到，戊亲自解送大营。奉統宪諭令解交营务处周錫三兄处，二更回营。

六月朔日辰刻，戊往統宪大营暨良字营、开中营、淮揚水师中营道喜。午刻，大风雨，晚凉甚，有新秋意。連日船居，燥热难受，得此差快人意。英往沈垫桥未回。

初二日未刻，英由沈垫桥回营。

初三日午刻，令赵弁尧奎、范弁胜标赴沪請領六月份油烛、七月份軍米，并呈繳损坏軍械，請发炮位。戈升甫兄来营，飯后即去。

初四日午刻，戊往謁統宪，并为懲办周秀德事具稟請示。奉諭：將周秀德申解宪营懲办。申刻，张仁卿四叔偕其侄师陶兄来营。

初五日巳刻，派程輔國申解周秀德。仁卿叔、師陶兄赴唐市。

初六日辰刻，囑潘仁卿赴鄉公干。未刻為請領卹銀，函致吳蓮府兄，并懇將請領埋葬錢加截付還，以便持赴水師糧台請領。申刻，程輔國回營，領到因傷身故周林卹銀十五兩。

初七日巳刻，程統憲遣勇抬〔招〕往大營，戊、英同去謁見，奉諭即日進取松陵。派撥本營左右后親軍四哨炮船赴營听差，其前中督隊小队等船，令戊督飭在防堵守，并間日巡駛河道，以壯聲威。申刻，英如偕予及楊笏齋帶同各船，前赴大營，上燈后稟到。

初八日未刻，舟次遇見季祖庚三兄，邀至船上，談悉渠現在开后營沈輔清大兄處辦理支應軍火。英往見張筱榮兄，得悉輪船因水淺尚未來營。申刻，戊自洋澄湖來，囑松寫寄峩七兄家信一封。

初九日辰刻，謝弁梁鎮自洋澄湖防次來營。未刻，英往開右營張義珍兄處答拜，并拜各營。

初十日巳刻，開左營王永勝連云都督府回拜。英往淮揚中營拜陽健飛總鎮。酉末，統憲自營下船，奉諭明晨出隊，進取江、震。

十一日卯刻，本營左右后親軍四哨炮船及槍船文案各船，隨統憲先行，淮揚中營繼之，鄭宜之炮船又繼之，行至界浦，遇見輪船停泊，尚未開行。巳刻，各營在陳河口煮飯。飯罷，下陳河，又遇輪船一只攔淺河口。本營各船，隨同統憲先行。未刻，泊舟于陳河西口。各營船隻陸續到口，是夜泊舟陳河口。

十二日卯刻，各營師船隨同程統憲進大窰口，望西南行駛。巳刻，至瓜涇橋，有大賊卡及賊壘兩座，鏖戰一時許，壘賊望北遁。本營師船拔蓬跟追，撫標水師后營鄭宜之繼之。正在追逐間，南面三里橋壘【賊】排隊望北沖下。統憲調旱隊往御之。未刻，英追至尹山橋而回。南面之賊，亦復擊退。統憲當派旱隊駐守兩賊營內。淮揚中營協守。本營及撫后營各水師，隨同統憲仍回陳湖。申刻起程。戌刻到陳河西南口、大窰塘駐守。本營受傷十名。

十三日黎明，本營及鄭宜之炮船隨同程統憲自大窰塘起程。辰抵同里河，排隊在同里鎮北岸，望南及西面攻剿。該賊見我軍抵岸，搖旗沖出接仗，正在酣戰，適淮揚右營陳東友副戎帶領炮船卅余號，自

周庄前来助战。奈該賊炮枪齐发，抵死抗拒，竟难得手。自辰至午，程統宪派本营左哨、亲軍哨奋勇进港，望西接仗，自督亲兵早队，匹馬冲鋒，亲击战鼓，与賊接仗，賊始奔潰。英令本营船勇在船駐守，不准上岸，恐有疏虞故也。未刻，奉統宪諭：苏城、江、震南北两路援賊二万余，炮船五十余号，現在夹攻瓜泾营壑，飞調本营船勇，火速往击。英即亲督各船，由同里西柵望北下庞山湖，径赴瓜泾，会同阳健飞总鎮水师，并力击退。是夜加紧防守，予亦巡至黎明始臥。

十四日辰刻，英赴吳江探信，至三里桥，奉統宪面諭：昨日晚間，会帶常胜軍戈登、李恒嵩追剿江、震来援之賊，直逼城下，二更后伪忠王宗托故由太湖遁，城内无主，以此迎降，約二千余人。其同里潰出之賊，无路可走，亦于昨夜二更时，仍回同里投順，約五百余人。統宪均已收納。想統宪胆识才略，一一过人，自有調遣安頓之法，毋致失机也。巳刻，英回瓜泾防次，派姚启元递信至洋澄湖本营。酉刻，奉統宪諭，調本营师船，前赴吳江南門外，堵扼平望一带援賊。戌刻到防。

十五日辰刻，英赴統宪处謁賀。午后，英往八坼探路，遙望賊旗招颺，隱隱有营壑，申刻回防。

十六日辰刻，賊大队二千余人，炮船十二只，从平望、八坼一带冲至防所。经本营左哨炮船望前轰打，退回三里許，扎住七星桥原賊营內。程統宪得信后，自督亲兵二百余人，前往追剿。本营左哨、亲軍哨协力并进。賊用大炮連环轰击。統宪亲兵暨中营早队受伤三十余人，相持良久，我軍水陆奋力冲击，賊始奔潰，杀死轰毙及生擒数十名，追杀至八坼而回，本营夺获炮船十二只，旗帜无数，未刻收队。

十七日巳刻，将左哨前借前哨水勇六名，送回洋澄湖营次，并寄戊八兄一信。申刻，統宪賞給四哨勇丁錢二百八十千文，当令各总哨領回分給，并往統宪处謝賞。

十八日丑刻，由行营管帶各船起程，奉統宪諭令前赴崑山塘、界浦裝載张志邦小山协戎早队四百名，来江协守。午刻，到界浦，往拜张小山兄，面递統宪信函，并致壹是。未刻，借予回洋澄湖本营，坐談片晌，仍由崑山塘督帶师船陆续启行。戌刻，路由瓜泾，得悉賊离該处五里許扎营，官軍时时轰击。子刻到江，統宪已睡，未見。

十九日辰刻，統憲賞本營總哨洋各八元，哨長洋各五元，当即分派四哨領去。巳刻，統憲酌帶旱隊，并鄭國邦宜之守戍炮船十四只，前往八坼巡哨，酉刻回營。奉諭明日拔隊回營。

二十日卯刻，英管帶師船，隨同統憲由吳江起程，鄭守戎師船繼后，辰抵瓜涇，統憲赴該處旱營，坐談片晌，即坐輪船往上海。本營師船于午后回陽城湖防次。

二十一日午后，往大營稟賀，得悉統憲尚未回營。

二十二日熱甚少風。午后，左翼謝總哨遣勇來營稟稱，程統憲已由滬回營，戌當往稟賀。得悉英如已蒙統憲稟請隨折奏保知州，并加四品銜。

二十三日巳刻，英往永昌。午后，戌謁見統憲，奉諭明晨派撥本營炮船十餘號，隨剿瓜涇橋援賊。

二十四日辰刻，戌管帶左右親軍三哨炮船各四只，赴統憲大營，奉諭護押車輪炮及軍裝等船，先行到城湖口，候統憲輪船駛下，一齊啟行。午刻，抵城湖泊舟，陣雨大作。申初雨止，輪船尚未見到，令各船揚帆渡湖。酉抵城湖西南口大窰塘，輪船仍未見到，欲前不可，欲退不能，籌思至再，只合停泊候信。是夜湖中風浪甚大，舟不得寧，喜無蚊擾，亦快事也。

二十五日卯刻，因統憲輪船不來，又無信至，因派程輔國回大營探信，程竹孫赴瓜涇探賊，并打听統憲輪船是否由他途先到，飛速回稟。未刻，統憲坐輪船由瓜涇來，催令押護軍火等船，即赴瓜涇及吳江交卸，并悉統憲昨日改道前進，因此不值。当即飭令各船起程，酉刻抵瓜涇，戌刻抵吳江，兩處軍火当即交付。是夜宿瓜涇，輔國、竹孫先后俱到。

二十六日辰刻起程，未刻回營，申刻赴統憲大營銷差。諭將留泊吳江之炮船五只，調回營次。

二十七日奉統憲【諭】查保本營員勇開折呈送，轉請獎叙。因與英如商酌定稿。

二十八日午后，往謁統憲，奉諭本營師船即日出扎十圖廟一帶，以資進取，而壯聲威。

二十九日辰刻，戊回安定寓，左翼总哨謝松山来营，开送該哨出力勇丁請奖单。

七月朔日英往統宪大营稟賀，得悉統宪往太仓未見，遂往拜张筱翁暨良字等营。午后，周錫三兄回拜，嘱提陆阿飞、陆梅亭两人送营。酉刻，又接周錫三之复信，委募水勇六七十人。

初二日小队哨长沈廷貴，提到陆梅亭一名，当派沈坤持函解送良字营。其陆阿飞一名，据悬珠团董唐芹香稟称：已于六月初十日染患时痧身故矣。是日清晨，派程竹孙、楊笏斋督同悬珠、沈垫桥团局枪船五十余号，前赴五谿泾一带，追剿蠡口窜賊。酉刻回营。是役也，因戈申甫兄函請，是以未奉宪令，督师往救。

初三日巳刻，英往大营拜张筱荣及良字营周錫三。錫兄嘱将前提陆梅亭所供陆阿松、阿禾、戴益隆、蔣采华四名及陆鶴亭、唯亭山司事王仁元二名提取。当派唐芹香、赵瑞明前往协拿。又委楊守备映舟协同唯亭山司董許惠山前赴戴堰，寻覓苏敬堂，往錢家浜、李家角雇招船匠四十名，来营应用。申刻，七兄同程味之到营。戌刻，戊由安定到营。竹孙、輔国是日同赴上海。

初四日巳刻，遣沈坤赴李統宪处投文。午刻，派张万順押解提回之陆松亭、戴义隆即益隆、蔣采华、陆鶴亭、王祥庆即唯亭司事王仁元之子。五名至良字营，并令楊映舟协同許惠山往招苏敬堂，前赴錢家浜一带雇覓船匠。苏姓避匿不面，因将帮工邓阿叙带回。

初五日辰刻，奉程統宪諭調本营炮船十五只，刻速起程，前赴瓜泾，听候明日随同程統宪及太湖水师、淮揚中营輪船两只，直搗太湖洞庭山卡垒。申刻，将邓阿叙一名面交許惠山带去，令其設法雇募船匠。

初六日，范外委兆熊回安定，带去寄沪家信一封，嘱其派金小二馬上飞递。催令王、赵两弁及程弁輔国赶速領齐軍火、油烛、餉銀、軍米，来营应用。巳刻，令程味之赴相城。申差沈弁廷貴持函再往，催程殿光代采米石，以資軍食。蔣鴻范自塘口一带探回，得悉該处已扎住官兵，慕逆有即日出师之信，大約救援金陵，忠逆尙未到苏。

乞巧日雇到周良才嘱招之水勇，挑留十八名，加函送去。赵松坡自沪到防，領到六月小建油烛及軍火、皮紙、更香、火绳、龙旗等件。戊

刻，仍令程味之同赵松坡到沪，催領八月份軍米，并呈送粮台九、十两月米領两紙，預行倒換執照，以便随时持赴太倉行營粮台請領。

初八日晚，令悬珠赵瑞明枪船六只，押护軍米十六石及軍火裝載一船，前赴戊兄太湖行營告投。戌刻，戊兄回營，述悉初六日本營前后中督隊等船，随同統憲進剿。初七日晨抵太湖洞庭山之大缺口，山麓有石壘二座，登即踹毀。午后，湖中风浪較大，未能前进。統憲当派太湖水師四營，留泊該处，随时游駛。本營師船，因即随同統憲仍回防次。

初九日派张万順赴常熟投稟。午后，戊謁統憲，面稟前哨总哨毓庆廷、哨长何紹清，前在太湖奉令不謹，业经分別懲办，撤回原營。

初十日諭飭前哨毓庆廷、右哨章日升交卸总哨事务。

十一日英偕述甫、申甫回沪，委呂貞代理前哨总哨，张万盛代理右哨总哨，魏安邦代理督战船哨长。

十二日毓庆廷、章日升同左哨哨长邹景涵仍回督标亲兵原營。午后，前哨哨长何紹清告假回湖南原籍，請发护照一紙。戊往統憲大營，申刻回營。奉諭明日出差，至金鸡、瀆墅等湖巡哨。

十三日黎明，戊帶前后右三哨炮船，随同統憲至葑、娄两門外巡看地勢，抵夜归。徐子江处來船四只，拟明日令其赴沪搬寓，并作书寄英如。

十四日黎明，戊帶亲兵中右后督隊等船，駛赴十图庵一带巡哨，奉統憲諭护扎旱隊五營，毋令賊冲。戌刻回營。仰祀偕王汀泉來營，領到篷帳料通州沙布四百七十四匹半。

十五日黎明，戊帶亲兵中右后督隊等船，駛赴五泾庙一带巡哨，护扎旱營。戌刻，回阳城防次。

十六日卯刻，奉程統憲令督帶全營師船，移駐蚬子山之西南面五泾庙。巳刻，排队停泊。酉刻，赵松坡自沪到防，領到八月份軍米壹佰六十石。是日辰刻，峨七兄赴沪。

十七日巳刻，王汀泉至安定，帶去寄楊笏斋一信。晚謝梁鎮繳还土药两簍。

十八日午刻，差李胜赴常熟李統憲行營投文，复卢万年正法事及

送五月份报銷册。又为张兰舟事致孙善成性天一信。未刻，戊往外跨塘大营，謁程統宪。适撫宪自沪往各路巡視，已抵金鸡湖。遂同統宪往謁撫宪，极蒙嘉奖，以本营师船連获大捷故耳。酉刻回营。

十九日大热。巳刻，撫宪差戈什哈持片道候，借悉現住程統宪营內，尙有数日耽擱。午后，左哨郭都司差勇来营，时在唯亭船厂修验船只，带去該哨五船大篷布二十五匹，每匹約五丈五尺，并函致楊笏斋令船匠做腰牌四百块。绳匠楊彩芳喚到，定做篷边绳、力索、絳绳、三轉僚、櫓浜等項。申刻，李胜自熟回营。酉刻，姚启元自沪到营，带来炮船挂艚旗卅八面。

二十日涼爽。巳刻，統宪派先鋒官韓春高来营，传諭拨調炮船貳只，熟悉常熟、江阴水道者护送撫宪先赴崑、太一带巡視。当令前哨总哨呂貞管带两炮船往。

二十一日午刻，右总哨张万盛解到投誠髮賊朱胜发、梁胜标貳名。当即录供，派王弁成鰲解送統宪大营。

二十二日辰刻，王弁成鰲坐炮船两只，赴沪領炮位，并带公文赴軍械所，請領炮索锚本。楊际青坐枪船赴唯亭船厂，查驗昨日郭总哨盘获民船十六只有无藏匿奸宄。午刻阳健飞、周錫三两兄来营賀英如随折奏保。未刻，赵弁尧奎赴沪請領九月份軍米，并带去致桂公祖一信，及托寄刘介封兄奠仪四洋，又复撫宪內軍械所沈大哥一信，又带去請領七月份油烛，及徐兆隆等埋葬錢文公文两角。申刻，楊映舟回营，述悉郭总哨盘获之船实系常熟、无锡一带販卖荳麦之船，当即释放。酉刻，接程統宪賀函，并轉行撫宪飭知英如奖札一件。

二十三日陰雨。午后，差李胜赴大营递寄张筱翁一信，为英如奖案遺漏五品翎頂及署正衙衙字，虽奉諭旨免选本班，以知州尽先选用，并賞加运同銜，然不先行呈請更正，一经駁斥，多費手脚耳。

二十四日委楊世职际青督同枪船长赵瑞明前赴唯亭山后戴堰，提取許惠山、苏敬堂两名到营，因前次派招船匠，屢经札催，仍复避匿不面耳。

二十五日派亲軍哨右哨炮船两只，駛往唯亭山船厂修驗。派李胜往船厂楊笏斋处，挑选船匠十名，持函送金鸡湖阳健飞大哥处。委

楊巡檢子英往各哨点名。戈升甫兄來營，訴稱右哨招取修船木料，斬取伊祖塋樹木，當派居廷高槍船長持單往諭禁，並托升甫兄持諭着沈墊橋陸慎先，五潑涇顧亦田、趙蘭瑞三人代雇修船匠三十名，送營應用。申刻，楊映舟回營，提到許惠山及蘇敬堂幫工楊阿和，暫押親兵哨。統憲發審委員田濤^{身岫生}來拜，仰配接見，得悉岫翁奉諭往相城，設立抽厘局。

二十六日辰刻，遣沈明德槍船赴唐市，往接張少翁。晚陸衡石來。顧亦田送到船匠四名。楊笏翁自船廠來營。

二十七日大風。楊笏齋自營回廠。朱得勝自橫涇回，得悉英如擬俟峨七兄自滬回家，再行來營。

二十八日陰。仰配自營往相城，答拜撫憲委辦厘務委員田岫生。戌刻，英如由橫涇到營。田君知府銜撫民同知。

二十九日英如往統憲大營謝保，並往淮揚中營陽健飛兄處答賀及良字營周錫三兄處道謝，又往拜統憲營務處委員陳葆初^{錫純}兄。未刻，統憲巡查委員唐安大兄來拜。三邑團局委員徐炳奎^燮堂兄來拜。

三十日英如因昨接統憲諭函，查察滋事各勇，前往稟復。申刻，盤獲虎邱朱姓航船壹只，委楊映舟、楊子英兩君審訊。據供實系裝運油糖食物，回鄉銷售，借圖微利。惟搜閱得托寄雜貨店一信，情詞可疑，特與船戶實不知情耳。

八月初一日戌以病瘧未痊，令英如赴統憲暨各營道賀。適統憲已調撥淮陽中營、撫標後營各水師巡哨湖道，奉諭偕往。周巡葑、姜兩門，逼近城根，賊竟不出。申刻回營。張順卿世叔由唐市來。

初二日戌因病瘧日久未痊，告假回寓醫調。巳刻，英將前日盤獲之船，解赴統憲大營。午後，潘潤卿因公赴淀涇。張世叔回唐市。仰配同徐峨卿到營。范兆熊自安定來。

初三日辰刻，英督帶各船，奉諭赴十圖庵一帶，護扎旱營。范弁回安定，帶寄戍八兄一信。申刻，劉殿楨、戴昂千兩兄由滬押送到九月份軍米，七月份油燭，水勇葬資三十千文，號褂五百件，馬甲二百件，旗幟兩包。酉刻，英帶師船回營。

初四日辰刻，英仍督船前往。峨卿、殿楨、昂千、味之赴橫涇寓。

巳刻，城賊万余人从葑、娄、齐三門出窳，直逼褚涇，南至金鸡湖。其时統宪移扎之各旱营，正在赶筑。賊奋勇冲至，統宪分拨水陆迎击，自午至酉，不退。当飭各营严密固守，自統枪队炮勇，抵死轰击，賊不敢进，然犹死拒不少却，三鼓后，始徐徐退至城根。是役也，城賊恐官軍屢扎屢进，势将逼城而营，因为背城一战，以冀官軍之少退。詎料統宪智勇兼人，士卒用命，小丑岂能侥幸，“撼山易，撼岳家軍难”，武穆精忠，复見于今日矣。是夜英督船駐守褚涇一带，未收队。

初五日葑、娄、齐三門外賊分布环列，旗帜矗立。統宪排队站立褚涇之东，一面分飭各旱营，陆续移扎。辰刻，派王汀泉赴沪，投递賀节稟件，請領节賞及埋葬錢文，方佩之同去。酉刻，忆夔自橫涇来营。亥刻，賊在葑門外金鸡湖一带袭冲。经水师連环轰击，賊始退去。

初六日辰刻，忆夔回橫涇寓。本营文案軍装各船，移駐大褚涇港之东面。正西为彭堰稍。西北为蓮渡港，进港即白蕩，通齐門城湖。正北为柴米港。均经派船駐守。巳刻，統宪来营，同英坐炮船往娄門一带踏看地勢。回棹时，賊营正欲出队，未接仗。申刻，仰祀出差。

初七日坐枪船仍往昨日巡哨处，督飭左哨立标在紧要处所，以便統宪旱队望标筑墙，通水陆之气。午刻，仰祀差回。

初八日英仍往左哨插标处，护扎旱营。巳刻，遣楊映舟坐督队船赴申領炮。午刻，齐、娄、葑、盘四門外賊分路冲击。本营左哨，接仗击退，受伤勇丁三名，拏获投順賊一名。戌刻，英亲解赴大营，奉諭派各乡官招民夫百名，拆毀曹庄被烧民房墙垣，以便行軍往来之路。

初九日辰刻，囑张少翁往沈垫，諭传陆慎先、顾亦田招夫百名，刻速来营，以資应用。巳刻，仰祀出差。午刻，官軍与葑門外賊接仗，良久不退。左哨郭兴发督队进剿娄門外卡賊，以分葑門之賊。申刻，仰祀回。酉刻，少山回。得悉該鎮因賊鋒逼近，居民多半逃匿，夫子百名，須俟明日再招矣。安定馬夫金小二来，随带馬二匹，据稟戍病瘡，尙未痊可。

初十日陆慎先顾亦田招到夫二十七名送营。英带枪船往左哨炮船把卡处巡視。令仰祀赴王巷桥，将奸淫不法右哨勇丁陆田招、枪船水手王阿大就地正法示众，并将右总哨张万順斥退，旋因各总哨求免。

十一日巳刻，派李金往常熟投遞李統憲、黃提憲賀節稟。午刻，令姚啟元往安定，寄戊兄信。左哨解到投誠長髮賊一名，訊供系湖南人，郭總哨同鄉，准令保去。

十二日巳刻，有小長髮二名來營投誠，當為薙髮，送至相城難民廠。午刻，仰卮出差。未刻，英偕松往大官瀆看郭祖益總哨，并渡至西岸，瞭望賊營，約半里許，巡視片晌而回。酉刻，仰卮回。

十三日派沈元赴淀涇總局投賀節信，并復雇船事。晚沈元回，述悉潘四兄赴滬未回，未有復信。姚啟元自安定回，得悉戊兄即日來營。

十四日派沈元赴正義、崑山，投賀節信。赴太倉投信，并領八月份油燭及取回前存統憲軍械所單白帳房二十二架，范弁勝標同去，又派程輔國、徐勝送統憲節禮，青馬一匹，官燕四匣。統憲賞洋八元。未刻，戊自安定來營。前哨解到投誠長髮兩名，當派徐勝解往大營。酉刻，大東北風，舟居不寧。

十五日風雨交作。戊同英如赴程統憲大營道賀，奉諭明日督同中外官軍，攻取盤門外寶帶橋賊壘。

十六日晨雨，午陰。戊英同往左哨扎隊處，瞭望賊營，見盤門外一帶烽烟四起，想官軍已將賊壘攻破矣。

十七日程輔國自大營探回，稟稱：昨日官軍踏毀寶帶橋賊壘兩座，至今尚未收隊。巳刻，令姚啟元艚〔槍？〕船持文赴太，交范勝標往撫憲軍械所請領火藥、皮紙、更香、粽〔棕〕片。申刻，本營舟次聞葑、盤兩門外炮聲震耳，知官軍進取又復得手矣。戌刻，左督隊船由滬領炮到營，楊隱舟由滬差回。

十八日清晨，右督隊船領炮亦到。仰卮赴橫涇。巳刻，戊、英同赴統憲大營，得悉官軍昨日又毀賊營三座，并悉葑門城賊昨晚因盤門外失利，奮力出隊，沖擊金雞湖營壘，經官軍抵死擊退，受傷者四十餘人。未刻，范勝標、沈元由太倉韓莘農兄處取回帳房二十二頂，并八月份大建油燭。申刻，程軍門至大官瀆，同戊潛赴西岸，察觀賊壘。相逼太近，軍門先鋒官一人，受槍子傷而回。軍門囑令左哨郭先換副將頂戴。

十九日令王汀泉管〔等〕赴滬，帶去公文一角。一赴軍火局叶司

馬处領炮丸、洋药、皮紙、更香等件。一赴粮台，領沈全高葬資，并册报历次受伤等差。一赴淮揚陸軍总軍械所，繳本营坏炮五尊。一赴撫宪大营，报明繳炮事，并催王弁請領七月份餉需来营。申刻，仰祀自横涇来营。是日巳刻，派楊隱舟赴沪，請領軍火及提回前存楊笏斋处軍火。王文軒兄自唐市来营，并持張順卿世叔一信，函詢軍情。

二十日午后，程統宪赴大官瀆，察看地勢。戊、英同往謁見。

二十一日巳刻，趙瑞明枪船探回，稟称：淮揚水师在塘角一带攻打賊壘，蠡口賊出队接仗，正在相持，官軍尙未收队。戴守約往唯亭。午刻回称：亲兵总哨李弁联升病臥船厂，医調罔效，于二十日三鼓后故。当即申报統宪，并具領移請余訓导加戳，以便前赴粮台請領葬資。

二十二日派蔡才高赴沪，带去致王弁一信，并赴粮台請領李蓮〔联〕升葬資。未刻，英回横涇。

二十三日責革后哨总哨刘弁恩全，因該弁昨夜酗酒滋事，胆敢在管带船上逞凶跌〔踢〕打左哨勇丁徐芝恩，呵禁不止，实属藐法犯上，勢难寬宥。巳刻，接营务处周錫三兄移，知杭州省城经中外水陆官軍于本月十四日未刻克复。英由横涇到营。

二十四日派委仰祀接管后哨总哨事务。午后，英赴統宪大营，奉諭明日派三哨炮船，俟統宪到营后再定进剿何路。

二十五日移委左总哨郭兼管亲軍哨事务。酉刻，英赴大营，奉諭明日督带三哨炮船，先赴渭涇塘，俟統宪輪船到时，同往蠡口，察看賊勢。

二十六日黎明，英带前中后三哨炮船，往渭涇塘，候到午后，統宪以輪船擱浅，不能行駛，未往。淮揚水师中营阳健飞、右营陈丽生、新前营成楚材三总鎮俱到。戊以患瘡，不能往拜。时已黄昏，左哨郭遣勇来稟：該处大官瀆西岸，賊又冲出排队，恐渠于黑暗中偷搭浮桥，渡过东岸，請派枪船数只，前往游駛。并据探得西白蕩内楊涇桥垣賊已拆通，恐有水师出窜之意。戊因西白蕩口本营仅存右哨五号炮船駐守，誠恐单薄，囑松軒往拜阳利見，并致壹是。适遇統宪自輪船擱浅后，另易坐船来此。当往面稟，奉諭：信致英如，仍行扎住渭涇，明

日統憲親往，会同前進。四鼓后，統憲邀戊往見，奉諭：輪船仍復擱住，囑即信致英如，將船飞速回營，另有調度。當派庄鳳和槍船前去。

二十七日賊自大官瀆西岸一帶排队，直至西白蕩冲击。本營右哨炮船，施放齊炮，奮勇轰击。詎該賊洋槍隊身穿黃褂者約二三百人，爭先击突，抵死不退，击毙本營右哨第一号舵工陳榮發一名。程統憲添派淮揚水師炮船十余只，親往高处，揚旗督戰，相持良久，賊仍不退。午刻，英如帶隊由渭涇回營，并力轰击，賊不出戰，漸漸却退。酉刻，楊映舟領軍火赴營。

二十八日程維之回橫涇。統憲帶虎字、春字、卿字等勇，在本營南岸扎營，并扎炮岸几座。

二十九日辰刻，程統憲督帶本營右前中后四哨炮船及淮揚水師，由西白蕩赴陸墓一帶察看賊壘。該賊早隊从兩面夾击，經本營炮船轰退。午刻回營。奉札調撥本營右后中三哨炮船，移駐夾浦，其余十七只，令英如管帶，仍駐大官瀆，予同楊子英、王文軒、方佩之諸兄留營幫辦一切。仍令楊映舟兄赴沪，請領十月份軍米。

三十日放七月餉銀。

九月初一日戊帶右中后三哨炮船，于巳刻起程，赴夾浦，張少山、戴守約、吳吉人諸君同往。未刻，周士元自塘角來營，述悉昨日午后，賊从齊、閩兩門及關塘三路冲至黃埭北首之茶湖及大橋角地方，施放开花炮子，截击官軍早營三座，并被奪淮揚水師炮船十四只，系新左營張學泗協鎮所帶。查大橋角在黃埭北首，直达周塘、常熟，稍北惟冶長涇一帶，扎有淮揚水師新中營鄧長里協鎮炮船二十余只，甚為單薄，若被窜入渭涇塘，便可繞出洋澄西湖。當將所探情形，具稟統憲。戌刻，統憲傳見，奉諭：明日在大官瀆出隊，牽制西岸壘賊，并攻取周武山賊壘。

初二日五鼓出隊。英督帶左哨親兵哨由大官瀆前進，攻打周武山賊壘，相持四時之久，賊抵死抗拒。午刻收隊，左哨受傷勇丁四名。酉刻，令程輔國、李金赴統憲營，請領軍火、皮紙、更香、炮索、封門子、群子等項。

初三日五鼓出隊。英仍督左哨親兵哨由大官瀆進攻。統憲陸軍

渡过西岸，进逼贼垒。分派淮阳中营水师，由西白荡进取杨泾。该贼抵死不退，相持四时之久，未能得手。申刻收队。程、李二弁由统宪大营领到洋药四十桶，计一千觔。

初四日午刻，潘润兄、王文翁赴横泾。未刻，英赴淮扬水师中营，拜访阳健飞兄，谈悉昨晚城内有洋人三十余赴戈总兵登营内投顺，并云逆夷白齐文现被忠逆擒缚，未审何故。酉刻，程、李二弁由统宪大营领到封门子、群子卅五桶，铅子二十桶，计一千觔，皮纸四十刀，更香二千四百枝，大铜帽二千个，长炮索四十条。戌刻，姚士明枪船由夹浦送到信件及炮子、青油、号补〔褂？〕等件。马夫陈三多到营，述悉戊在悬珠寓次，当即函致壹是，并复夹浦信。戌刻，大官瀆西岸贼放哨施枪，意拟冲击左哨，当经水陆各营击退。

初五日巳刻，英往左哨察看情形。申刻，钱竹亭、仰祀自横泾来。英往拜韩莘农回，领到大小铜帽各二千，小铜帽又二千，述悉慕逆初二日接仗，受枪子伤甚重，闻者为之色喜。马夫长脚阿六，昨往马坊取物，迄未回营。

初六日辰刻，瑞金等载马两匹至夹浦，函致张少山诸君，取土药等物来营。午后，令程弁辅国送省垣路程图赴大营稟安。得悉统宪因公往上海，与抚宪面商一是，闻渠文案张筱荣已病痊回营。

初七日巳刻，令程辅国赴大营投文。方佩翁往冶长泾一带，给〔繪〕画路途。申刻，峩七兄自横泾来。英往大营拜张筱荣。

初八日巳刻，峩兄同杨子英兄赴夹浦，子英由浦约同汀泉赴沪，请领军火。酉刻，得悉统宪已由沪回营，英往拜謁。

初九日囑潘润卿兄往悬珠一带，查探事件。英将张咏峩送来闽、齐两门外路途纸一张，送程统宪。

初十日辰刻，令魏弁安邦往悬珠粘贴諭单，亦禁本营勇丁詐扰情事及冒充本营勇丁赴乡滋事，并令往唯亭山公干。本日巳刻，杨泾贼垒中三人赴魁字营投顺，当经郑一峰兄带往统宪大营。稟称：贼垒中现有二百余人，约同投赴官军，须请统宪出队前往，当即自拔来归。统宪允俟十日后前来策应。酉刻，奉统宪调拨本营前哨五船，于四更时赴大营听候调遣，并传諭今夜四鼓时，拟派魁字营兵勇往杨泾策应降

賊，囑本營炮船加意慎防，并勿悞击。

十一日寅刻，英赴左哨，令拨亲哨三船，出扎虎字营浮桥口固守，因該營兵勇昨奉統宪調往宝带桥去故也。辰刻，順字营叶斗文兄調扎虎字营內兵勇，陆续到防。巳刻，囑方佩翁往唯亭船厂，接办修船事宜。調楊笏斋赴夹浦。王文軒兄趁于午桥船回唐市。嗣悉楊涇投順賊統宪并未派队往接。

十二日辰刻，聞盘、葑兩門外炮声不絕，午后方止。当派李弁金赴大营探信，得悉統宪督帶水陸軍攻打五龙桥一帶賊壘。未刻，潘玉淦差弁探信。是日朝雨晚晴。

十三日峩七兄回橫涇。英往順字营拜叶廷杓斗文。巳刻，李弁由統宪大营探回，得悉昨日官軍攻破五龙桥一帶賊壘六座，統宪現未回营。未刻，船匠自唯亭山來。接方佩翁信，函稱笏斋于昨晨到夹浦營。酉刻，趙瑞明槍船由浦回營，稟稱統宪攻打五龙桥賊壘。調拨夹浦中右兩哨師船，囑戊兄管帶前往，大获勝仗。

十四日辰刻，蔡才高由浦回營，稟稱前赴五龙桥，探視前哨師船，時已三鼓，未經遇見。黎明至夹浦，得悉本營三哨師船，隨同統宪進剿吳江白龙桥賊壘。晚閱小队九子操。

十五日辰刻，令傷科馬醫赴浦取藥。周錫三、陽健飛兩兄差拜。英赴順字、奇字營拜賀。酉刻，博如及楊映翁先后回營。閱九子操。

十六日趙瑞明槍船自懸珠回營，稟稱：戊八兄在吳江告假回寓，適有要事，囑松前往面商。

十七日午后，英往謁統宪。奉諭：十五日本營呂總哨督帶前哨五船，隨同進剿白龙桥賊壘四座，又零星賊巢無數。追至离平望十里盛墩地方，該總哨勇往无前，頗稱得力。是役也，夺获賊炮船四十八号，民船貳百余只，并烧毁賊船四五百号，生擒伪貴王陳得勝，并淹死伪熊王一名，杀死生擒逆賊，不計其数。未刻，松自懸珠回。酉刻，呂弁五船回營。

十八日英赴大营謁統宪。楊映翁赴沪，提取前存楊笏斋处軍裝，并往申甫处面商一是。酉刻，統宪遣先鋒官傳諭：选派熟悉蕩口、蠡口一帶水道水勇，于明日赴大营听令。

十九日英赴大营，并带陆邦华、邓万华两人进见，奉諭調拨左亲督炮船十二只，刻速由大官瀆拔队随剿。巳刻，由营起程，望渭泾塘一带进发。酉刻，庄凤和由夹浦来营，带到本营七月份花名册，当派李弁申送程宪。

二十日巳刻，派庄凤和持复函往浦。統宪早队、淮揚水师，陆续望洋涇一带进发。午刻，遣蔡才高枪船装送軍火，前往蠡口一带，探投英如行营。酉刻，早軍陆续收队。据云踹毁賊营五座。

二十一日天阴，四望迷漫。巳刻，传聞我軍攻打蠡口，业经得手。博如坐赵瑞明枪船往探。酉刻，姚启元枪船回营，得悉昨日我軍进攻蠡口，自未至酉，賊敗，退往陆墓。本营左哨督队，随同統宪亲兵追击，大获胜仗，戌刻收队。是役也，淀涇潘督办、李协戎暨各局民团，均经带领炮枪各船，前来助战。

二十二日阴雨。統宪收队回营。本营师船仍回大官瀆防次。蠡口一带，派洋枪队駐守。午后，英冒雨往大营。揭[謁]見統宪。申回。

二十三日王汀泉、张少山两兄由夹浦装送軍火来营。午后，統宪暨周錫三、刘六如、叶斗文諸兄先后来营。坐本营炮船，駛赴韓家坟一带，察度地势。拟于明日修筑馬路，以通蠡口。

二十四日巳刻，刘、叶、周三君督带早队，分坐本营炮船及預备民船装載前往韓家坟一路，修筑馬道。申刻回。王汀泉由浦到营，仍赴沈巷。

二十五日巳刻，英仍督带炮船及民船，会同刘六如、叶斗文、周錫三装載早队，前赴蠡口一带，拆断大桥四五条，以便輪船行駛。

二十六日午刻，統宪来营，坐談片晌，即同英坐炮船，往韓家坟一带察看。并令預备民船三十号，装載早队。

二十七日奉諭督带左亲督十二师船，随剿王埭。午刻，統宪来营，即同起程。晚，潘穎如兄来。

二十八日派王景年枪船持信分致沈巷、夹浦。午刻，李弁金自蠡口行营来領号馬甲等件，藉悉統宪往李統宪处商酌机密事。得有布置，再行进兵取黄埭。

二十九日巳刻，楊笏斋、博如坐子母炮船，赴蠡口探信。李弁金

由蠡口来营，飯后回去。申刻，笏斋、博如回。酉刻，庄凤和由浦防来。

十月初一日黎明，令庄凤和持复信到浦。巳刻，派陆衡石往相城开宝，令查春船赴浦，同往上洋領米。午刻，戊自沈巷寓所来营，申刻，仍回沈巷。囑松由大官瀆营次具稟銷假。酉刻，蔡才高自王埭来，据稟：今日申刻，英同統宪陆军，围攻黄埭贼垒，破之。現今回取軍火，前往接应。

初二日黎明，松由官瀆函复英十兄，并令蔡才高护送軍装船，前往王埭。午后，潘潤卿兄自角直来。程味之、张順卿自王埭回，得悉本营师船，現扎王埭鎮。昨日攻毀賊垒三座，生擒长髮八百余名，击毙无数，逸賊仅数十名。并囑取大小炮两尊，封門子七桶，載往接济。适楊笏斋、陆衡石自相城回，当囑笏翁赴船厂大炮船上取炮。另派崔圣德船函致夹浦营仰配，載取炮子。

初三日周士元枪船来防，函取本洋四十元。午后，张順卿、博如回橫涇，程味之、周士元赴黄埭。并据英函統宪于今日扎〔札〕調夹浦分营来防，以資进剿。当派枪船赴沈巷，飞催戊兄速赴浦防，听候調拨。申刻，峩七兄自橫涇来。酉刻，述甫兄同樊芊伯自上洋来。楊蔭舟領軍火先后到营。

初四日李弁由营赴王埭。竟日雨，悶甚。

初五日午刻，英如由王埭来营，飯后仍去。申刻雨止。

初六日晴。午后，峩七兄自娄防前赴黄埭。酉刻，仰配自夹浦回防，述悉戊兄督带浦防各船，于今晨起程，刻已行抵蚬子山。

初七日晨，接英如信，囑催戊兄浦防各船速即拔队，前赴黄埭一带，听候調遣。午后，文案支放各船，陆续由蚬山駛到，得悉戊于黎明督带三哨炮船，飞赴黄埭。当派崔圣德枪船，駛回黄埭，函复英如。

初八日先令軍装軍米船赴黄埭。函致文案各船续后前往。午后，核对娄营支放各賬，二更余訖。

初九日张少山、吳吉人船先行开赴黄埭，并带去初一日左哨攻打黄埭贼垒受伤勇丁养伤銀六十两。巳刻，阿金由沪領到八月份大建份餉銀。邓万华枪船自相城买物回。陆衡石由相回家。午后，戴守

約述甫兄賑船駛赴黃埭。

初十日巳刻，潘潤卿坐姚启元枪船赴淀涇局。酉刻回。述悉本营师船，于昨午随同統宪各軍，攻克澹墅关賊壘，乘胜追至枫桥而回。

十一日王文元枪船自澹关来娄，禀称：英如督带右后中督十七只炮船，駐守澹关。戊兄奉諭管带左亲两哨，于今晨自关駛赴宝带桥一带，会同各軍进剿。松因戊兄左右乏人，遂于巳刻自娄起程。申初，行自宝带桥，探悉本营师船，現扎前面，一路行至五龙桥，始遇戊兄所带两哨炮船与海参輪船即嚙啡逊同泊。約俟明日輪船到齐，同往太湖。

十二日晴。东南风。午刻，崑山駛到輪船两只，停泊宝带桥。酉刻，据程軍門戈什哈花翎守备汪名存仁龙元及海参船通事吳友裕述悉：明日卯刻，本营炮船会同輪船两只，起程前进。又輪船一只，仍駐宝带桥。

十三日卯刻，自五龙桥拔队駛赴太湖。东南风不大，本营两哨炮船及戊、松坐船枪船俱系两輪船后梢，迤邐入湖。日薄风恬，波平浪細，游目四顾，藉豁尘襟，亦一生平快事也。酉刻，圓月东上，照耀湖心，上下一色。两輪船一哈佛利[逊]、一常而生及本营炮枪各船，停泊南太湖。

十四日卯正开行，辰抵东洞庭山。探悉山上并无賊踪，惟西山角头村有賊营两座，炮船七十余只。巳刻，望西洞庭进发，午抵角头鎮。賊在山頂招颯白旗，准备接仗。輪船东西分駐，本营十船居中，一字排列，望南轰击。賊船排炮齐发，屹不少挫。自午至未，賊船因我軍炮火轰急，弃船逃入壘中，从营內放枪抵御，仍然抵死抗拒。酉刻，常而生輪船被賊用炮击坏，不能行駛。时已黄昏，嚙啡逊輪船駛往东面，拴系后梢，并嘱本营炮船，从后护行，陆续收队。戌刻，泊西洞庭之东麓。子刻，賊船百余号，从湖郡駛往苏城。适輪船及本营炮船巡哨，放炮轰击，夺获賊船三只，余船逃回。又发天燕賊妇船一只，亦被嚙啡逊輪船擒住。

十五日卯正，自西洞庭东麓开行，大雾迷漫，不能視远。午刻，常而生輪船随带工匠将船修好，自行行駛。酉刻，本营十船暨嚙啡逊輪

船，先后收港。常而生船誤收小港，不得出，候久不至。

十六日辰刻，汪龙元先鋒官來船。據云：輪船擬攻破行春橋賊壘，再行回營。當派本營槍船，往招常而生船，會同前往。嚙佛遜通事汪友裕持信來營，托即轉交寶帶橋兵官四品銜麥克利收下，即寄戈兵官登。戊因囑松由太湖港口起程往投。未刻，抵寶帶橋，探至春字副營，面見麥克利，將信轉交，並述十三日西山接仗情形及現擬進攻行春橋賊壘。麥兵官邀往船上，並云即日進攻省垣，煩持復函仍赴湖口將兩輪船邀回。本營炮船，仍回婁防。酉刻，松折回至五龍橋南，遇嚙佛遜船由湖口駛來，當將麥信遞交，並遇戊兄，述及壹是。初更後，戊坐陸艙長船，先回沈巷，囑松于明晨隨同郭總哨船駛回婁防。如統憲尚在潛關，仍令郭副將督帶兩哨船先往。

十七日黎明開行，大霧迷漫，視不及遠，日高霧散，東北風不大。未刻，松偕左親兩哨師船回泊婁防。得悉昨日四更，英督前右後督炮船十七號，奉程統帥面諭，乘夜會同洋槍隊，襲取永安橋賊壘。詎洋槍隊逼進濠邊鼓噪而進，賊已準備，排槍齊發，槍隊敗回。幸本營炮船抵死轰擊，賊不敢逼。相持至本日巳刻，奉諭收隊。戊兄自沈巷來，聞撫憲亦已到營，當往稟見。統憲面諭：令英如督帶師船會同輪船，仍往太湖截剿援賊。

十八日松偕程味之、戴守約兩兄帶同軍裝船，赴外跨塘，約同英如所督前後左右親兵督隊炮船二十七只，一齊啟行。午刻，抵寶帶橋。英往嚙佛遜、常而生兩輪船上，轉述一是。遂同輪船，望南進發。申刻，松泊太湖口，英如所督炮船，先同輪船入湖。

十九日東北風，天陰。松偕戴、程兩君，悶坐竟日，無味之至。

二十日天晴，西北風。候英如信到，再行開放。松仍偕戴、程兩兄坐談。

二十一日松候英如兄信不到，即于辰刻帶同姚啟元、蔡才高兩槍船啟行。酉刻，抵東山之長圻，時已薄暮，遂于山麓過夜。

二十二日辰刻啟行，探詢山人，得悉本營船隻同兩輪船現扎胥口。午刻駛到，晤見英兄。藉悉本營炮船于二十日冲毀木瀆賊卡；廿一日由銅坑繞赴金市，奪獲賊炮船五只；本日黎明，回泊胥口。巳刻，

探悉賊大隊又至牧瀆。當派本營十船，又酌派各船出四成旱隊，會同洋槍隊，沖至瀆鎮東市梢。賊始尙抵拒。本營兵勇奮力沖擊，哄然潰散。追至西跨塘而回。

二十三日巳刻，徐友松自香山來營，松與晤談。得悉伊兄徐谷士現被慕逆禁錮城中。午後，同英十兄、仰吧往胥口散步。

二十四日巳刻，松同仰吧坐庄鳳和槍船至外塘橋，遇見徐圃堂、俞老惠，茶叙即回。午刻，奉統憲令吊回兩輪船及本營炮船，赴婁防協力攻城。未刻，由胥口拔隊，晚宿洞庭東山之長圻村。

二十五日寅刻起程，亥刻到婁門外老營。戊兄述悉城內偽訥王、賴王、相王、康王、林王等八九人志在獻城。因于廿四日晚間殺死慕逆，將首級傳送大營。統憲已于今晨派隊入城，誅戮余孽。即于本日卯刻，克復省垣。聞訊之下，不勝狂喜。

二十六日仍扎婁防，奉統憲令，兵勇概不入城。午後，得悉訥王等雖經投順，尙復恃眾挾威，志在弋取高爵。統憲恐為後患，悉誅戮之，人心稱快。

二十七日巳刻，奉令移營胥門外，午後到防。

二十八日令兵勇入城一走。

二十九日戊囑松同楊映洲帶同右哨五船暨庄鳳和、蔡才高槍船，赴牧瀆、香山等處巡哨，申刻到山。

三十日松同映舟及山人徐圃堂、李見山赴蔣墩，招偽軍帥柳春濤借助軍米。渠含糊答應。因令映舟宿墩，松仍回外塘橋。借助軍米，英如因營內一時接濟不及，故有此舉。

十一月朔日松坐蔡才高船同圃堂、見山仍赴蔣墩。松以春濤一味詐延，正擬銷〔鎖〕押，已被乘機逸去。當派見山跟追，至沙潭而回。述悉蔣茶實同沙潭朱初同走，去尙不遠，尙可追獲。因囑映舟坐船至沙潭朱初家守候。松隨帶偽匠頭兩名，仍回外塘橋商辦，暫行管押炮船。戌刻，寫寄戊、英兩兄信。亥刻始睡。

初二日托張總哨寄八兄信，并派葛哨長帶炮勇十名赴蔣墩。探往沙潭楊映舟兄處，听候調遣。行至半途，適映翁擒獲柳軍帥，一同到外塘橋。即請張總哨審訊。渠情願捐米貳百二十石，以贖前愆。匠

头朱震、顾晓亭亦願捐贖。当令遣人回家取保。酉刻，仰祀督帶后哨五船及姚启元枪船到山。

初三日泊舟外塘桥，本拟往长沙一走，因西北风大，未果。松聞伪侍王統下何逆，前于咸丰十年冬由溧阳率領炮船数十号，占踞西山角头村，嗣于本年十月十四日，经戊八兄督帶师船痛剿之后，何逆意拟投順，又被人中阻，因将角头水陆踞賊尽行窜回夹浦口。茲又于月朔仍至角头，大有进退两难之意。松意招降此賊，以肃湖面。作书函致西上伪軍帥郑藹人，令其晓以大义，赴营归降。此书即囑山人顾月波往递。

初四日炮勇在山，难免滋事。仰祀查明后，悉行严办。

初五日巳刻，由外塘桥駛赴胥口暫停，候顾月波回信。夜膳后，与映舟、仰祀談至三更始睡。

初六日巳刻，徐圃堂、李見山来送行，晤談片晌而去。顾月波尚未回山，即由胥口解維，仍回胥門。午后，陆续到防。申刻，峩七兄囑松商定少蘧在城被害情形，通稟两統宪、李撫宪請旨議卹稿。

初七日午刻，李見山、郁世民自香山来营，稟明山人景三不法情事。因令楊映舟坐姚启元船往拿。飯后英兄同松进城一走。

初八日巳刻，戊进城謁見統宪，亲递少蘧被害一稟。午刻，徐錦隆自常熟回营，述悉无錫县城于本月初二日克复。

初九日巳刻，香山顾月波偕长兴人丁芭亭自西山来营，稟复招降一事，松与晤談。据丁公云：“何三于前月下旬，有心归降，事泄，被伪侍王杀害，其統下炮船等，現投长兴团局。处四面皆賊之中，未能出口。仅有炮船八只，枪船五十只，已出夹浦口，駛赴太湖东山等处停泊。具稟侯鳳小山副將轉稟太湖水师李統領朝彬調拨”等情。茲接顾月波递到招降一信因即由西山局中寄信至长兴团局。現在局中备具一稟，拟将此項船只，即由东山駛赴巡湖营麾下。其未能出口，为賊所阻之团局各船，亦拟稟請徐大人督师前赴夹浦，接应出口等情。松軒因其业经具稟候协鎮，未便再为招徠，何去何从，应由該局董自行作主。当囑英如即将此意面复丁公而去。午刻，戊偕英如、松軒、仰祀、吉人、潤卿进城，赴程輔国席。未刻，謁見程宪，再呈少蘧被害一

稟，懇請轉稟撫憲，奏請賜卹。統憲一力肩承，并加激勵。

初十日巳刻，戊以連日察訪六兄尸身，得悉現居安徽难民厂內之王学松即王寿堂，实知六兄被害地方及尸身所在。当即入城亲往面詢，经伊引赴娄門內姚家角湖畔，将尸捞获，細驗身材长大，所穿旧制衣服，确可识认，两足尚练铁鐐，惟首級业已无存。据王寿堂及該处难民云：被杀后，即将首級移入慕逆府中，一时恐难寻覓。戊悉心证驗，的系六兄尸身无疑。当往撫憲及統憲处先行面稟，一面令陈三多回营稟知英如。即派仰峴及潘潤兄回寓，轉稟七兄老太太六嫂，商办成殮事宜。

十一日英偕松軒至包衙前公館，得悉六兄首級亦可跟踪追尋。仍托王学松前去。午后，戊至姚家角，将六兄尸身抬入公館。午后，英偕朱茂林、王学松并带小队再往姚家角湖畔，捞覓首級，竟无捞处，忽顾荣持竿于桥右岸側，无心得之，当即送回公館。向飞〔非〕六兄有灵，事隔一月，而面目如生，身上虽有枪眼，亦无潰坏，其可得乎？未刻，松軒至醋庫巷，往謁长邑尊何实甫公祖，不及出城，是夜住包衙前。

十二日戊嘱英如、松軒出城取物，适潤卿、仰峴自璜涇回，遂同进城，开报丧目，令沈坤往报。未刻，松軒仍回营次。

十三日辰刻，松至閘門，遇七兄諸人自璜涇到，当同入城。午后，将六兄成殮。发递馮敬亭中允一信。申刻，松軒偕顛余出城。夜大雪。申甫、竹孙自沪到营。

十四日晴。巳刻，英自城送六兄灵柩回永。戊仍回胥門营次，并往拜潘玉淦四兄，备述六兄在城被害及此次捞获尸身首級情形。

十五日戊进城謁統憲。得悉省城克复，随折奏保之案已奉到諭旨，李撫軍加太子少保銜并賞穿黃馬褂。程統憲世襲騎都尉，統率前敌水陆各軍，賞穿黃馬褂。其余各营官恩賚有差。是日，戊往各署道賀，未出城。

十六日午刻，戊出城。奉統憲諭，令本营师船由胥門防次暫行移扎葑門之覓渡桥。

十七日巳刻，由胥門移营覓渡桥，吳吉人拟由胥門坐船回沪，未

會偕行。午刻到防。戊以統憲開用統率前敵水陸各軍關防，入城稟賀。申刻，楊子英由滬來營。

十八日巳刻，奉撫憲恭錄咨行十月廿六日因克復省城，戊隨折保奏。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徐佩璠着賞加按察使銜等因，欽此。

十九日戊進城謁見撫憲、統憲，稟謝奏保。午刻，申甫弟由城來營。

二十日巳刻，隨同程統率督帶前後中右督炮船二十二號，由葑門覓渡橋起程，過瓜涇港，望吳江進發。未刻，泊舟萬頃橋之東。季祖庚三兄自開後營來訪。夜膳後，撥槍船送回。

二十一日王永勝云連、阮炳福輔清先後來營。巳刻，戊往夾浦各營及開字各營拜賀，午後回。陳東友繼至。松同仰峴往開後營答拜季三兄，不值而返。戌刻，接張少山由覓渡橋寄來之信，當即函復。

二十二日黎明，隨同程統率拔隊前進。水陸諸軍七千餘人，陸續啟行。辰刻，過七星橋。良字正副兩營，對岸扼扎，正當緊要。午刻，抵平望。該賊于湖中筑阻塹岸。我軍水陸逼塹排列，施放開花大炮。賊因尚未開塹，竟不少挫，兩岸賊營出隊放槍。淮揚右營水師陳提憲東友臂受槍傷，水勇受傷三十餘名。幸本營前哨接戰抵住，然亦受傷兩名，四號哨長徐世榮左腿受傷，三號勇丁李文彪右臂受傷。約戰三時之久，始行收隊。

二十三日黎明，我軍水陸出隊，陸軍登岸，張翼而進。淮揚中右兩營，本營前哨，拔塹望前中〔沖？〕擊，右哨張、左翼程由急水橋繞出賊後，擊賊之背，適遇此橋危殆將傾，水勢又陡，欲上不能。右哨二號炮船正欲進橋，撞動橋柱，橋傾將船壓翻，受傷五人。又水勇錢順發一名，查無下落，想被石壓，無從撈獲。巳刻，程統帥派王統領永勝督帶開左營督率各旱隊，越三重濠直上西岸石壘，駢誅賊眾。余壘乘勝即時攻毀。其時各營尚未午飯也。申刻，派槍船裝載壓傷水勇，送回覓渡橋老營醫治。

二十四日辰刻，隨同程帥進攻黎里賊壘。午刻，因前路港狹，炮船不能行駛，旱隊俱扎對岸，俱未渡湖。未刻，奉諭收隊，申抵平望。酉刻，軍裝船由覓渡橋老營到防。

二十五日奉諭午刻拔队，回夹浦。本营师船抵暮至万頃桥，不及前进，即于該处停泊。季祖庚三兄自开后营来，晤談片晌而去。庄凤和枪船由上洋回，帶到馮中允复函。

二十六日辰刻，由万頃桥解維。巳刻，抵夹浦。酉刻，程統帅由九里湖到浦，奉諭：禾郡踞賊，昨遣亲信人赴平望謁見，亦有投誠之意。統帅擇于二十八日督帶水陆赴嘉兴，相机举动。錢辛木由覓渡桥送到軍米，即令給发各船。抵暮，英送信到营，得悉朱茂林在城病重，現拟送回江北調治，所有前存坐船物件，悉令带回。当即函复，并囑英得暇即来，以便同赴禾郡。

二十七日巳刻，左翼枪船程弁淦解到昨在九里湖盘获冒充本营买办船两只，并标插本营号旗。当即面稟程統帅，奉諭：提齐訊明。当即稟解。申刻，英由覓渡桥来浦。酉刻，沈弁貴提到买办船两只，当即稟解。

二十八日辰刻，英督帶师船随同程統帅赴西塘。戌同松回覓渡桥。巳刻到营，仍同松进葑門。是夜住升平桥公館。

二十九日巳刻，戊、松出城。午刻，戊赴沈巷。酉刻，闕容安枪船由西塘到营，稟称：嘉善县城，业已投順。程帅于今晨督同本营师船，由西塘拔队前往。英如因軍米缺乏，令闕某来营，一俟米船到后，即派一船赶赴行营。一面囑松信致戊卿。

十二月初一日巳刻，王汀泉、赵松坡領到軍米。当令錢辛木押同米船一只，并装载油烛，随帶姚启元、顾鶴鳴及左翼四号枪船，探赴嘉善一带。午刻，令小队耕荣坐支传船到沈巷。申刻，小队徐胜由永昌送到船匠五名，即令送往左哨修理。所需木匠，給发徐胜諭单一紙，着往太平桥一带雇募来营应用。

初二日未刻，左翼枪船阿巧自嘉善回城，投送統宪公文。得悉統帅即日收队回苏。申刻，木匠阿金自包衙前公館来，稟称：朱茂林于今晨病故在閩門外船上。当即赶办身后一切事宜。

初三日辰刻，松因戊、英两兄均不在营，而茂林身后之事，不得不为妥办。当囑赵松坡兄赴閩经理，复令馮阿金回永，将此事函致七兄，并取油灰麻絲，为左亲两哨修船。巳刻，左亲两哨文案各船自覓

渡桥移扎五龙桥。酉刻，仰妃来营，得悉英如已由夹浦随同統帥駛回苏城。

初四日午后，英如由葑門来五龙桥，談悉嘉兴亦有投誠之說，俟程統帥回明撫憲商奪。酉刻，英仍回葑門。

初五日午刻，戊由永昌来营，英如继至。談悉李統憲进攻常郡，該賊于江阴一带绕截官兵，已被冲毀营壘两座。撫憲拟令程統帥督帶水陸諸軍，前往解圍。申刻，英仍回葑門。

初六日巳刻，戊同申甫进城。接周錫三鎮軍来信，函致明正二十四日，季帥四十寿辰，二月三日，季帥太夫人六十五寿，所有各营应送礼物，已蒙刘六如軍門彙总承办，尊处致送寿礼，已为轉托六如兄代办，囑再函致刘六如为要。当囑松作复，并致六如兄承办。

初七日未刻，英如由葑門来营，述悉統帥督帶本营前中右三哨炮船，前往常郡，并諭戊、英毋庸随剿。申刻，英仍回葑門。潘潤卿自角直到营。

初八日辰刻，接戊自永来信，囑办致粮台一函，請領十月十一月两期餉銀。当交王汀泉帶往沪城投送。中哨四号哨长韓永才不法，即正典刑。

初九日松告假赴沪，此集囑申甫五弟代記。

初十日辰刻，英如为程宪委修炮船，面稟撫軍，可否給札，以便招覓木植，未允。午后，楊映舟同船匠項姓及統率派監修船委員来营稟称：适有商販木料，业与言明給价，听候修用，英如允行。

十一日天雨，忆萋回永昌。札委邹景涵接管传号，并諭委帶勇四名，会同統率亲兵查取修船木料。

十二日雨止。英如赴常，謁見統率。沈坤由城来营。奉戊諭叫去亲兵哨勇十四名，搬取悬珠寓中帶來家伙物件。未刻，邹景涵招到木料十四根，并領到白布帳房六頂，交船厂应用。酉刻，英由关外謁見統率回。

十三日晴。派朱得胜赴娄門，送馮培之赴沪。赵松坡由悬珠喚到铁匠沈寿观。

十四日邹学和船回营。英如从覓渡桥船厂回。

十五日徐松泉、方恬甫、錢又岩来营，嘱为代求程宪，放还前月封提醃腊船二只。适戊由城至营，云統率所封之船，准予給还。

十六日张少山回塘市。午刻，英如为徐松泉事至开中营陈仁山兄处，討取船只。据云須另行雇船来换。

十七日雨。雇船两只，駛赴开中营，調取张明喜、张佛两船。夜雪。

十八日雨。辰刻，英如入城，并令陆邦华枪船到葑門，伺应統率文案张筱荣兄回沪。派邹景涵监督覓渡桥船厂事宜。改派楊映洲巡街。抵暮，英如坐義士船回永昌。

十九日至大除夕无甚要事，不多贅。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一八六四年〕。正月元旦晴。程統率祭旗，各营官均赴該处伺差。

初二日奉到程宪行知，除夕嘉郡伪荣王廖发寿有薙髮献城之信，飭調本营炮船于初四日开赴平望之鶯脰湖，伺候統率到日，商酌进剿机宜。

初三日戊到五龙桥营次，即发信致英如。

初四日戊进城，請統率示。潘潤卿假回。

初五日派王汀泉赴沪領米。魏安邦带令該哨炮船赴沪，接护統宪粮台至苏。余船清晨开赴鶯脰湖。

初六日由鶯脰湖启行。午刻，抵王港涇，与該处陆军相依为营。

初七日英如由永到营。

初八日英如同仰祀、申甫赴盛澤鎮茶叙。統宪拨去炮船五只，伺应黄昏、天明升炮差。

初九日戊卿英如赴嘉兴南門外，閱看扎营。

初十日派邹传号赴盛澤局沈姓处，要来枪船一只，以資响导。

十一、十二、十三連日春雪綿綿。在防无事。所有本营員弁水勇，克复太、鎮、崑、新等七案彙保奏咨各奖札，奉宪頒发，数日內陆续給領矣。

十四日天晴，雪消。戊、英先后赴統率营稟見。午刻，統率文案处送到张瑛稟請外〔改〕奖咨司文件。酉刻，又送来致李中丞信函。戊

卿当即回省飭递。

十五日本营員弁道賀統率元宵节喜。传諭毋須叩賀。因令邹传号前往挂号。巳刻，太湖水师前营江福山亲来道賀。初更时，各营齐插标灯，远近照耀，頗可觀覽。

十六日統率調本营师船，由王港涇之南駛赴禾城北門外金桥一带，护扎旱营。

十七日函致盛澤鎮团局沈子珊处，借米十石，以济軍食。左翼枪船总哨程弁淦，因私取民間猪一只，奉統率面諭斥退。所遺之缺，仍令謝梁鎮接管。当即札飭謝都司来营。午刻，由盛澤鎮信局函致上洋王汀泉迅速領米，派人押赴行营。并繕領，令其前赴軍火局請領粗細洋药炮子等物，一同送营。

十八日差邓万华送謝梁鎮仍管左翼枪船事公文一角，又札程淦将奖札給发，內有事故勇丁，即将原札呈繳查銷。午后，英如随同統率至禾城北門外，踏看地勢。回营后，接到李統宪公文两角，一文弁家銀失物事，一督标亲兵营黃吉士調还該营員弁事。

十九日黎明出队，随同統率水陆各軍，前赴嘉城北門外，排列防御，护扎浮桥。王汀泉令瑞福押运米船到营，并悉金玉文枪船現送汀泉家眷到永后，即令駛赴上洋，接松回营。

二十日辰刻，申甫弟赴苏。申刻，英如奉統率諭令督带师船，前赴进澤地方，堵截湖那賊匪援嘉之路。

二十一日辰刻，英如督带师船，由禾城北門外金桥往进澤进发。文案等船暫泊平望候信。傍晚英如派枪船来平，催令軍米、軍火等船前赴行营备用。

二十二日晴。錢鏞梁呈到繳还前借盛局米十石收条一紙。

二十三日辰刻，仰祀由宅赴平望，即同程淦赴英如前軍。张少山取去张仁卿改奖移司文一角，又謝楨、刘熊奖札两件，并交仁卿来了寄苏。午刻，英如令文案等船移扎盛澤之东白洋。午后，順风揚帆，片时即至。得悉該鎮因昨午嘉賊四面冲扰，甚为惊恐，半多迁徙，幸我軍已奉調四亭子堵阨，賊未深入。晚，朱芸梅来营。

二十四日辰悉米船铁锚被賊窃去。当喚地保查拏。午后，人贓

并获，由营发落后，将贼释放。

二十五日晴。辰刻郭哨长来盛，述悉四亭子一带，贼匪散处各村，四出擄掠，我軍及早队連日开仗，得将盛鎮保守。然該处仅扎本营水师，如有紧信，再行照会旱营，誠恐緩不济事也。

二十六日晴。統宪札知龔副将临陣退縮，摘去翎頂公文壹角，当交邓万华带往前軍。午后，申甫弟、潘潤卿由苏来营。

二十七日晴。申弟坐庄凤和船至四亭子营，駛至西白洋分水墩，适遇英如往淮揚左营楊宏胜处商酌进止机宜。談及賊勢猖甚，仅靠水师，恐难抵御。日昨面稟統率，奉諭四亭子首当賊冲，孤軍扼扎不住，即移保盛鎮可也。陸軍正需攻城，未便撥調。申刻，英如移营退扎东沙港口，派船四出巡哨。

二十八日午刻，文案軍裝各船正拟开赴西白洋，突見盛鎮上东南角百姓紛紛奔避。詢悉賊由西南路搭造浮桥，抄袭小路而来。本营炮船在毛塔一带，奋力轰击。惟該处岸高，炮火頗难得力。郭总哨坐船失火，全船員勇俱受伤。一面派邹传号賈稟至統宪营，請发陸軍策应。而該賊見我軍失利，乘势搶入盛鎮，放火劫掠。本营炮船因岸高无从轰击，只得虛张声势，連环施炮。下午，賊恐援軍绕截后路，仍由原路遁去。

二十九日晴。午刻，暫将文案等船移扎平望，当将接仗情形，稟报統率。藉悉官軍昨日攻围嘉城，城牆轰塌数丈，該逆死守不懈。我軍奋勇冲上，又被該逆用整桶火药从城牆抛下，官軍頗多受伤，而何安泰軍門又受枪伤，勢甚危篤，因即收队。何軍門旋即身故。

二月朔日晴。本营炮船移扎西白洋。吳吉人、申甫弟同赴分水墩。朱芸梅同沈元回苏。

初二日雨。将左哨受伤勇丁安置蠡里調治。并函致团局沈子珊代办棉被数条及雇船艙匠各一名。

初三日雨霽。申刻，沈坤由省城公館中来。述悉戊往无錫已回，面見季帅，前事俱经稟明。本日統宪行营盘获輪船一只，洋人九名，派本营左翼枪船押解省城撫宪公館懲办。

初四日晴。阿金解送正月份餉銀到营。申刻，松軒由沪到营。

子刻，左总哨郭副将因伤身故。

初五日阴。巳刻，英由盛鎮西白洋回平望，商办郭副戎身后事宜。申刻，仍赴盛。

初六日雨。巳刻，英由盛营回平。午刻，邹传号、楊映舟由蠡里买物回。酉刻，殮郭副将。

初七日雨。辰刻，英由平望赴嘉，謁程統率后，仍赴前軍。巳刻，派郭哨长护送郭副戎灵柩，寄放路神庙，又令郭魁泰送郭副戎眷回太仓原籍。邹景涵、楊映舟赴黎里，閱看伤勇。

初八日雨。未刻，范胜标由前軍至平，述悉本营炮船奉程宪諭令明日移扎金桥，听候攻剿嘉城之用。英如嘱将高快亦于明晨由平望开赴該处。

初九日阴。巳刻，松同少山、子厚坐高快船由平起程。酉抵金桥，适前軍炮船亦由西白蕩陆续駛到。子厚仍回平望。

初十日潘潤卿由苏到营。述悉少蘧六兄办团时所領十二万五千两餉銀，撫宪令戊卿捐田一千亩，由本营具禀长洲县何实甫公祖轉禀营务处，詳明奏銷。松同申甫因于午后起程赴苏，酉刻宿平望。

十一日松偕申甫由平望起程，雨中至同里湯家桥，已抵暮矣。往看小徒樊詳百，适赴胥門，不值。晤伊店友郑漪园、陈芝珊，夜膳毕下船。

十二日阴。由同里起程，午抵苏城葑門外。松同申甫入城，至升平桥戊卿公館。詢悉前項領款撫軍准予奏請开支。嘱即禀县，由县轉詳办理。

十三日松、申商定禀稿。前数日城中謠传福山失守，潰賊窜扑常熟楊舍一带，因之頗多迁避。本日申刻，撫軍已調水陆官軍飞赴常熟，援剿窜賊，民心稍定。酉刻，忆萱〔菱〕从永昌来。

十四日晴。戊嘱松赴永与峨士商定寄禀信稿。巳刻，出娄門，酉抵永昌。晤峨七兄，得悉朱林之兄朱广业已带有信函，并領朱林之柩从常熟出口回揚郡矣。夜与程味之、徐襄卿联床話旧。忆萱〔菱〕回永，述悉朱广因半途兵阻，仍回苏城，至戊卿寓，求請加給川資。拟于日內由上海盘柩回揚矣。

十五日巳刻，予由永昌进城。大风。酉刻，进娄門，盘查頗严，因得熟城紧信耳。

十六日晴。申刻，予同戴君守約至圓〔玄〕妙觀茶叙，抵暮返。

十七日晴。予至侍耆巷看竹君六叔父。午膳后，同申甫游滄浪亭。詎料兵燹之余，竟无一椽，荒榛断梗，满目蒼凉，从前名胜之区，遂成焦土，可慨也已。

十八日晴。戊嘱戴君守約往金桥致英如信。午后，申甫弟来，約予同往元妙觀春风一榭茶室小叙，抵暮返。申仍回侍其〔耆〕巷。是日巳刻，王弁汀泉由禾营来城，述悉官兵于昨日出队攻城。

十九日晴。辰刻，探悉禾城于十八日申刻克复。本营炮船奉程統宪令于嘉兴外城河挨次密排，釘搭浮桥两处，济渡官軍陆队上城。詎料該賊于城上以逸待劳，候本营船勇藏匿水中，推动炮船，移近城根，釘桩捆索，該賊即从城上乱放火枪，子如雨下，地势逼近，竟是发无不中。因此本营邹、呂、郭、张四总哨暨弁勇人等，受枪子伤者，竟有九十余名之多，陣亡者十人，亦可謂奋不顾身矣。統宪因头上受枪子伤，先行回省調治矣。

二十日晴。接英如克复禾城信，当即函复。一面将本营員弁勇丁受伤及遺失炮船各情形，稟报統率。

二十一日晴。张总哨回城养伤，稟称：“本营炮船除寻覓七只外，尙少二只，惟自釘搭浮桥，半多损坏。”英如現与王云連、刘六如两統領及統率营务处韓莘农兄妥商，拟于即日开赴蠡市，大加修理。一面医調总哨弁勇，休养月余，再行听候調遣。

二十二日晴。未刻，英如来城，述悉炮船已調回五龙桥矣。往統宪处問病，得悉火毒內攻，病勢甚重，深可慮也。

二十三日阴。辰刻，英复往統率公館問病。巳刻，偕其文案程惠畴、张筱荣两君回寓，述悉統率于昨夜三鼓时势甚危險，几有內陷之意。幸連进前吳邑尊沈曦民潤田方药，四鼓后，稍有轉机矣。午刻，英如回五龙桥。未刻，于午桥、徐崑卿由永来城，送到报捐田亩却〔坵〕图清册一本。潘潤卿由五龙桥继至。

二十四日巳刻，沈坤赴統率处投文两角，一报俞逸侯因伤身故，

一申送前奉宪諭克复禾城准将职营出力各总哨奏保各銜名。午刻，戊往統率公館問病，得悉昨三鼓后，統率陡然寒战，旋出大汗。据沈曦民明府云，病势虽重，服药总称得手。

二十五日巳刻，莪卿、午桥回永。申甫弟回五龙桥营。未刻，吳吉人由营至城，晤談【片】响而去。

二十六日晴。午刻，戊往統率公館問病，得悉病体較好。又接到张筱荣信，知照本营总哨五員及英如俱蒙統率轉稟撫軍，随折奏保。邹景涵参将先用，加副将銜；呂貞守备先用，并賞戴花翎；张万盛、魏安邦、郭祥瑞俱請都司先用，加游击銜；英如改易原名，請以府知事不論双单月，遇缺即选，并加五品花翎。

午后，程味之由永昌来城，带同前派李总统处当差枪船长朱得胜，又伊所捉船戶曹士德。据朱得胜供称：“正月廿八日，由平望領到粮米，仍赴常郡当差，半途船漏，即在常熟吏庫地方米行湖头，将曹士德空船捉来換載。其时米行內行主瀛老相等，因該船素装該行米石，曾出拦阻。朱得胜因船漏情急，竟将該船装送常郡。适遇兵差，迟至二月初九日，将曹士德船送回无錫双板桥家內。詎米行主因阻拦不得，并疑朱得胜冒充营船，即在常熟县将朱得胜私捉民船，并搶該船戶洋米等物，架詞誣控。当经常邑移文长洲县，于二月十四日差提朱得胜父朱阿增到县管押。十五日，朱得胜在常得信，面稟李总统諭令将原船戶曹士德找到后，即赴本营官处訊办，有无硬搶洋米情事，面质自可立办”等因。当将朱得胜、曹士德两人訊供，各无异詞，是該米行誣告朱船長大略已可概見。戊拟即日往見长邑尊，細述朱、曹各情节，再候何公祖訊办矣。

二十七日雨。未刻，仰吧由五龙桥营次寄信至城，得悉邹总哨于本日寅刻因伤身故，身后一切，已囑楊映舟往办。当即函复，一面信致永昌，照会英如，并将原信及张筱荣前信一并寄去。

二十八日晴。辰刻，戊卿为邹总哨成殮事，由城赴营。未刻，接英如永昌复函，当令原人送至五龙桥营。申刻，予旧友瀆川郭少仪名逢澄来，晤談数刻而去。

二十九日阴。吉人、申甫来。午后，戊往統率公館問病，病稍痊，

尙不見客。旋往张筱荣、程惠畴两君公館，亦不值。申刻返。英如自永来城。戊为朱得胜捉船事囑松作函，派沈坤投送何实翁，并解去朱曹两名，听候提訊。沈弁回称暫留管押，晚堂問供矣。夜雨，灯下为淮揚左营楊副戎扣留本营修船木料，囑松具稟程宪。

三月初一日阴。戊、英同往統率公館稟賀，未見。午后，英如由葑門到五龙桥。申刻，接統率移会撫咨，軍船局津貼，自本年正月份起，全行截止，以节糜費，并飭各营不得任意捉船，致滋騷扰。

初二日松軒、吉人由城到营。巳刻，接营务处韓莘农来信，函調本营师船或三哨或两哨同赴北望亭一带堵扎。奈本营船只，以嘉城造搭浮桥，均已損漏，正拟在蠡市設厂修理。英如因令仰祀进城，将此事面稟戊卿，前往韓莘农妥商。午后，雨。朱云岩回永。

初三日雨。午后，仰祀由城回，述悉戊于今晨赴营务处，商定調拨中后两哨，前赴北望亭扼扎。

初四日阴，天气寒冷。令姚启元赴永昌，将調防事函致織兄。

初五日晴。午后，戊由城到营。松軒、子厚、仰祀坐庄凤和枪船赴蠡市，抵暮返。

初六日阴。戊带中后两哨暨松軒、仰祀由五龙桥起程，巳刻，抵葑門。片晌，即揚帆由胥門南濠湖前进。午初，至閶門。各陸軍調防船只，紛集湖干、帆檣密织，拥挤不前。約历两时之久，始由渡僧桥望西前进，申抵枫桥，轉北沿关塘直下，两岸房屋，尽被拆毀，竟无一椽，与閶門外同一景象，可胜浩叹。戌刻，抵北望亭。戊因統宪病，囑起六壬課，卦成。予曰：“丧吊全逢，統率休矣。”

初七日晴。午刻，統宪营务处韓莘翁遣人来营，据述北望亭一带，已有撫标新后营水师費若卿炮船堵扼，拟調本营两哨，移扎葑关云云。不逾时，費守府来拜，当即往答，随拔队望葑关进发。未刻到防。两岸陸軍，俱系王統領所带开字等营。

初八日晴。午后，戊往开字新中张、新左龔、新右廖李旺老右张、新前朱等营拜客。开字新中文案程亮工舜卿兄来营答拜。

初九日松往白馬澗先塋展拜。东南风竟日未息，天气晴暖。开新右廖都闔于午前来答。

初十日大东南风，雨竟日。酉刻，接英如信函，称：“頃謝弁梁鎮专差来禀，統率于初九日亥时，因伤头脑，医治罔效，溘然身故，本日申刻小殮。”得信之下，不胜惋惜。

窃思統率宪于同治元年春間以副将随同李撫軍自皖来沪，迭次攻克金、奉、南、川等厅县，浦东一律肃清。秋九月，大破忠、慕、听三逆于四江口，斬擒賊众万余人，魁、志两营之围乃解。

二年三月，太仓賊首蔡計陷官軍，統領李几受其困，幸程宪預知其詐，密飭各营先为之备，銳气不至大挫。是月十五日，旋破之，統兵进逼崑城，賊死守相持几一月。四月十四日出奇計襲剿正义，乘胜下之，軍威大振。将取省垣，又恐浙賊南下，湖賊东来。六月十一二日，連破瓜涇同里各賊壘，吴江賊首李，惧而遁，城賊遂降，而浙湖援苏之路自此阻矣。省城外东南北三面賊壘，如宝带桥、五龙桥、永安桥、周和山、大官瀆、蠡口、楊涇、黄埭等处，以次削平。十月初九日，簡水陆銳卒取澹关，唾手而得。澹关为城賊窜常之路，自官軍扼要堵截，而賊势益窘。省城之西，出胥口为太湖，巨浸汪洋，洞庭两山，俱为賊有，正西至溧阳，西南湖郡，西北常州，俱系該賊出沒之所。十月十四二十二等日，程宪分拨水师，迭次由太湖截击洞庭、胥口、木瀆等处，而賊胆寒矣。由是城賊外援絕，內乱兴，各伪王計杀伪慕王譚逆，传首行間，官軍乘机杀入，遂于二十五日，克复省垣。十一月进兵抵浙境，二十三、四等日，破平望石壘，遂达黎里。二十八日由間道至西塘，进取禾郡，嘉善县賊，危不自保，面縛請降。时李統宪取常郡，迄未得手，賊势頗张，撫軍函調程宪往援之。十二月初七日，程宪督带水陆赴常，围遂解。

三年正月，程宪督师取禾郡，志在必克，二十八日，四面环攻，城垣轰塌，官軍奋勇登城，賊首廖嬰城死守，力敌官軍，不得入，何安泰軍門死之。时本营师船奉令守盛澤，轰击湖郡援賊，不利，左哨郭副将亦于是日受伤，旋卒。二月十六日，程宪于嘉城外，排列开花大炮，三鼓后四面轰击，复派本营师船搭造浮桥，預备官軍渡湖登城。攻两昼夜，至十八日申刻，始破之。程宪于是日午刻，头脑受伤，先回省城，医药不效，延至本月初九日身故，嗚呼痛哉。

程宪胆略过人，智勇出众，平时与士卒同甘苦，临阵督战，信赏必罚，恩威并济，部下诸将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翕然感戴，万众一心。本营自拨归程宪调遣以来，无役不从，亦无战不捷。举凡战守攻取之法，变化因心，随时取效，虽不读书，而发递文牒，口讲指画，悉中窍要。素性雅不喜财，赏部下却无吝色。廓落大度，坦率不立崖岸，綽然有古名将之风焉。卒年三十有五，无子，以战功由副将擢至提督。寢食行間，未尝偷一日安，而卒以战死，嗚嗚痛哉。方今战事方殷，天胡不吊，不少爱惜，而遽然摧折耶！略书数行，語无伦次，为国家惜，为生民痛，而又深望继之者之有以克善其后也，悲夫！

十一日阴，大东风。巳刻，戊卿由营回省，吊统宪丧。

十二日阴，大东南风竟日，夜闌，大雷雨。

十三日晴，东南风不息，天时甚暖。午后，朱芸楣兄由城来营，述悉戊卿回城后偶抱小恙。申刻大雨，西北风甚烈。

十四日辰刻，遣小队陆耕荣回城。

十五日晴。朱芸翁回城。午刻，季祖庚三兄来营，晤谈片刻，饭后去。

十六日辰刻，吴吉人兄由蠡市寄到戊兄请假公文，并信一函。当即作复，并令原枪船带去公文，函致八兄申送。午后，松偕仰配游冠山，山景頗佳，惜无一椽作憩足之所。山半有池，金魚历历可数，适舟人带有渔具，遂网得二十尾而归。酉刻，姚启元假回蛄山，令将金魚送至永昌宅中。

十七日晴。酉刻，传号胡紹清由胥門来营。

十八日东南风，夜雨。

十九日巳刻，陈春由城来营，述悉戊兄病势非轻。因与仰配商議，函請沪城蔣小山来苏診視。当即作函，交英如兄派船赴沪敦請。

二十日晴。午刻，吴吉人兄由蠡市来营。

二十一日晴。松进城探候戊病。

二十二日雨。戊兄服沈明府羲民养阴消痰之剂，晚間稍得安睡。

二十三日松接仰配泝关来信，即复。

二十四日潘潤卿兄由蠡市来城，述悉枪船长陆邦华奉差招覓船

料，在元邑十一图楊曾年家，因斗口毆伤伊子楊雨田，聞楊某已赴县控告矣。未刻，峨士七兄邀予至元妙观前小酌而返。

二十五日医士蔣小山由沪到城。已刻，接仰峴信，即复。

二十六日已刻，松由城至蠡市，晤悉仰峴現由潞关来，于昨晚奉王軍門諭，將所帶十船随同駛赴戚墅堰，进剿常郡，即日拔队。

二十七日晴。二鼓后，英如坐陆邦华枪船赴常探視。

二十八日晴。辰刻，派錢辛木至城，請領五月分軍米。已刻，差传号陈胜珠赴黄埭一带，采买修船木料。

二十九日午后，雨。王金寿枪船自戚墅堰来营。得悉潞关中后两哨，于二十六日辰刻拔队，二十七日申刻抵防。

三十日立夏。午后，英如由戚墅堰稟見撫軍，回营。述悉本营炮船中丞現有裁撤之意，因令船匠暫停工作。

四月朔雨。辰刻，松同英如进城，至戊卿公館。得悉連服蔣剂，病情日臻佳境矣。已刻，接中丞札开：“巡湖营炮船，自二月中随剿禾城，半多損漏，現在江浙軍务稍平，此項炮船，留之无用，修之糜費，飭即妥为遣撤，并会同善后局提調王守学_蘇敬亭、开字营务处韓牧杰_莘农、陈丞錫_純葆初妥速办理。”

初二日晴。松在寓赶办申移撫宪、李三統宪暨开字左营王統領永胜等处各文件。是夜与戴守約兄联床共話，不觉时已四鼓矣。

初三日晴。派王弁汀泉赴水师支应所，領三月份餉銀。已刻，寄戚墅堰仰峴信，并投申移各文件。

初四日雨。酉刻，程統率文案张筱荣、程惠畴两兄来寓，夜膳后去。

初五日清晨大雨。已刻，英如赴蠡市。

初六日阴。已刻，移送本营奉文裁撤移請轉稟补給勇餉公文三角，分投善后局王敬亭、苏总捕陈葆初、水师支应所桂_嵩庆_蕪亭等处。午后，松回蠡市。

初七日阴，頗冷。函致戊卿，連日办理情事，夜闌大雨。

初九日晨雨，午晴。車二由城来营，得悉常郡于本月初六日未时克复。

初十日阴。午后，松同英如由蠡市进城，将炮船开赴盘門之三条桥。

十一日英如赴十全街軍需分局，会同善后局王、水师支应所桂、营务处陈出盘門到营。松由公館出葑門回营。未刻，敬亭諸君，嘱将各船由盘門开赴葑門外，听候明日验收船只、軍火、器械、旗帜等件。

十二日晴。桂蕓亭来营，点验炮船。制造局万年青汉三遣友来营点收軍械。內軍械所遣友来营，点收洋枪、細洋药。

十三日晴。英如进城，往拜桂蕓亭、王敬亭两公祖，为領餉事，悬渠轉禀中丞。

十四日辰刻，英如往拜桂公祖，得悉所請四月初一至初十日止餉銀，中丞未允給发。

十五日晴。英如領同前后左右中亲兵各总哨謁見撫宪，并禀明本营弁勇，业于今晨資遣去訖。已刻，戊卿邀請各友赴升平桥公館午膳，各友从此分手。

十六日晴。已刻，英如回永昌。潘潤卿回显子巷。何申甫坐魏安邦船进城，赴伊兄何实甫公署。午后，张少山、陈西泉、程子厚、赵松坡坐支传高快两船赴永昌。少山回常熟，予同述甫兄、戴守約、仰配进城往升平桥公館。吳吉人回家。所有文案未了事件，約渠日內来城帮理。

十七日已刻，忆菱由包衙前来，約同戴君守約回永昌去，午刻雨。

十八日晴。午后，仰配約予暨朱芸梅、于午桥到天后宮桥乐园洗浴，并同游北寺塔，直造其巔，城內外山水民居，一覽而尽。抵暮，至接駕桥福源館小酌，更余回升平桥寓。

十九日英如来城。

二十日晴。申甫弟、王汀泉由沪回省来寓。

二十一日晴。英如往拜长邑尊胡。

二十二日晴。王永胜統領来拜。

二十三日英如回永昌。仰配至葑門，答拜楊子英。午后回。

二十四日雨。王汀泉来寓，取去回标当差申移各文件。申甫弟冒雨而至。

二十五日晴。郭少儀自瀘川来看予，晤談片刻而去。申刻，赵松坡由永昌送邹景涵灵柩至閭門瞿順发船上，托其带回湖南原籍安葬。

二十六日松至蕭家巷訪张筱荣，不值。晤程惠畴，适祝子伟都轉在座，談次得悉前統率宪程陣亡后，经宮得[保]苏撫部院李奏，奉恩旨賞加太子太保，轉賜晋封四代正一品，奉旨賜諡。

二十七日未刻，松偕芸楣、仰配游草庵，庵中仅存十余椽，宝相庄严，悉化荒烟蔓草，徘徊瞻仰，不胜滄桑之感。

二十八日楊守备映舟来寓，談及日內拟由此間备文申送回标当差。午刻，樊祥百、周芙初两仁弟来看予。未刻雨，申甫先后来寓，晤談半晌，而去。

二十九日謝都司松山来，述悉王永胜、刘士奇两統領即日开差，进剿长兴。

附 录

巡湖营奉宪酌定支領薪粮章程

营官一員

薪水銀月支伍拾兩。不扣小建。

公費銀月支一百五十兩。不扣小建。帮办文案及軍械、旗帜、号衣、医生、铁木各匠等項銀錢，俱由营官自給。

炮船三十二只。前、后、左、右、中五哨五只，設总哨一員，哨长四員。亲軍哨五只，不放总哨。督战二只不放哨长，俱系营官自帶，若自备資斧，添設总哨哨长亦听。

总哨五員每員日支銀四錢。扣建。大建十二兩。小建十一兩六錢。

哨长二十五員，每員日支銀二錢。扣建。

舵工三十二名，每名日支銀一錢四分。扣建。

头工、头炮、梢炮各三十二名，每名日支銀一錢三分。扣建。

漿手一百九十二名，每名日支銀一錢一分。扣建。

左翼枪舡十六只。

总哨二員，每員日支銀四錢。扣建。

船長二十四名，每名日支銀一錢四分。扣建。

槍水手一百三十名，每名日支銀一錢一分。扣建。

全營炮槍各船五十八只，計員弁勇丁六百三十五員名。

大建月支湘平銀二千五百二十八兩六錢。
小建月支湘平銀二千四百五十兩九錢八分。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程統憲移知稟請撫憲批准加給巡湖營薪糧章程自四月初一日起照章支領。營官總哨俱不加給。

炮船哨長每員每日加給銀一錢。

舵工、頭工、頭炮、梢炮、槳手、櫓子每名每日加給銀一分。

槍船船長每名每日加給銀二分。

水手槍手每名每日加給銀一分。

大建月支湘平銀二千七百九十一兩四錢。
小建月支湘平銀二千七百五兩二分。

隨營打仗賞卹章程

陣亡卹銀二十兩。

頭等傷銀十兩。

二等傷銀六兩。

三等傷銀三兩。以上委驗列等具領。

病故勇丁每名給葬資十千文。報明委驗具領。

端午、中秋、年節每勇一名賞一百文。

篷帳每年稟換一次。

子藥、皮紙、更香一切軍裝由水師軍火局領。

油燭按月由軍火局領。營官日支油十二兩，燭八兩。炮船日支油三兩，燭一兩。

油船船隨時開數稟候批示。

每月造勇丁花名籍貫冊一本，薪水銀總冊一本，申報各案，并移糧台備考。

蠡湖异响序

戈清祺

编者按：龚又村《自怡日记》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条载称：曾见吴门戈清祺《蠡湖异响》，知专讽永昌徐门，闻上海已经刻板。《双鲤编》中也提及《蠡湖异响》，并谓永昌徐氏否认其说。上海刻本迄未找到。所见《相城小志》卷六《蠡湖异响序》一篇（下简称刊本），及永昌徐家《蠡滨异响》抄本一件（下简称抄本），记事略有出入而基本相同。今据刊本付印，用抄本校勘。另见汪堃《寄蜗残羹》卷十四有《蠡湖异响序》一篇（下简称汪本），谓系生员顾某所撰。汪本与刊本大不相同，其歧异之处可相互补充。特别是汪本记载收租诸事为刊本所无。汪堃所撰小序也谈到收租情事，为研究太平天国辖区内租佃关系的重要资料。现将汪本一并付印，以供参考。

岁庚申四月，粤寇扰苏垣，一时避难者^①均属狼狽不堪，愴怀时事，有拟兰城〔成〕《哀江南赋》者。僕傍^②居蠡滨，管中窺豹，井底語蛙。恨一水之沉浮，忽两途之变幻。爰作《蠡湖异响序》，以資复瓿云尔。

紅羊历劫，黃鳥哀鳴。城市仓涼，村墟^③杂遝。听胥江之水，咽月有声；看吳苑之花，籠烟无色。馬蹄蹂躪，六軍之鏖战已非；鵑血淋漓，万户之鷹逃不息。是时，伏魔僧牒，頓飞冀北佳音；僧王以夷务在天津。遇寇曾參，乍启江西大队。曾國藩由江西赴皖^④。吳季子羽书告急，方伯^⑤忙募十字之碑；薛將軍虎幄运筹，撫台^⑥待发三弓之箭。瞥眼半村半郭，敌^⑦騎风来；傾心同澤同袍，义旗雾^⑧起。洞庭山两峰齐綠，寨尽

① 抄本作“被难者自上至下”。

② 抄本作“附”。

③ 抄本作“庄”。

④ 抄本注作：“曾帅由江西赴安徽。”

⑤ 抄本注在“碑”字下。

⑥ 抄本作“撫軍”，在“箭”字下。

⑦ 抄本作“賊”。

⑧ 抄本作“隼”。

屯云；两洞庭山兵^①防最密。阳城湖一炬通紅，戈还揮日。戈清祺字申甫，在阳城湖側沈店桥团防，誘脅不从，住宅致被焚燒^②。同井效庚申之守，陈师夸丁甲之雄。然而鶴唳^③千声，狼烽四起。散羌笳絕^④，却敌琴沈。剧怜齐女門閑，槐夏之蟬吟带怨；怎奈冶长涇畔，麦秋而蠡水悲凉！四月、五月^⑤蠡湖一带寇来焚掠。

犹幸江南团练，城北蜚声。东永昌徐某設局以卫身家^⑥。紅粟堆仓，黄金遺篋。几番招募，农夫聊当武夫；一样巡防，家事如参軍事。略学囊沙之策，各水口筑堰^⑦捍禦有資；还将乐土之吟^⑧，招徠无数。岂是鄉娘^⑨福地，张茂先雅願停蹤？城中富室张仁卿寄居东永昌^⑩。迴非翰墨詞場，陈无己亦来寄迹。陈培之亦来^⑪。安排錦篋，尽^⑫多亥市狡商；停泊舫船，又有丁廉〔簾〕老妓。以外三椽矮屋，数不穷滿目烏^⑬飞；此間一枕甜乡，幸无虑惊心庞吠。类杜陵厦，尽托欢顏；如桃源图，共登仙躅也。

无何虞山失色，沪水无声。风清凉兮夏令交^⑭，月团圓而秋宵朗。正熊心之叵測，設計牢籠；粵渠^⑮熊姓随处多方誘脇。何馬足之遙来，进言蠱惑？馬春和先从敌，說徐投降^⑯。共說萱幃垂誠，夫人城堅不可攻；徐母賢淑，戒其子切勿从敌^⑰。誰知蓮漏侵晨？孺子榻悬而有待。徐某^⑱五更入城，不令母知。紅巾扎額，鞭揮白馬以趋城；黃緞裹胸，山曜青龙

① 抄本“山兵”作“团”。

② 抄本注作：“元庠虞戈升甫率宪在阳城河側团防，誘脇不从，致焚其宅。”

③ 刊本作“泪”，今从抄本改。

④ 抄本作“寂”。

⑤ 抄本作“四五月間”。

⑥ 抄本注作：“东永昌徐少蓮，本富甲，在家設局招勇，声势最大。”

⑦ 抄本注在“捍禦有資”下，“堰”作“堰”。

⑧ 抄本作“遙传乐土之險”。

⑨ 刊本作“鄉环”，今从抄本。

⑩ 抄本注作“郡中巨富张仁卿乔迁在永昌。”

⑪ 抄本注作“农部陈培之亦寓永昌。”

⑫ 抄本作“更”。

⑬ 抄本作“鳴”，誤。

⑭ 抄本作“更”。

⑮ 抄本“粵渠”作“賊目”。

⑯ 抄本注作：“馬春和系从逆賊魁，到徐說降。”

⑰ 抄本注作：“少渠母素著賢声，誠子勿从賊。”

⑱ 抄本“徐某”作“少渠同春和”。

而旋里^①。检点之銜甫受^②，撫侯之职旋升^③。对伪忠王甘心鞠脛，骄众軍帥^④任意指揮。由是勺水館中^⑤，食客尽猩言喧鬧；朵云室里^⑥，嘉客来鶴髮蓬松。熊渠亦来徐处^⑦。修好寻盟，大盈庫携来金碧^⑧；輸誠納款，运粮艘赶去仓皇^⑨。徐先将数十石粮米齎送入城，并令各官赶紧运粮。^⑩俄而报賽^⑪操豚，敌^⑫又扰穷乡僻壤；奈此封丸遺雁，軍^⑬惟教息鼓偃旗。十二月敌又渡阳城湖擄掠，离永昌約有四五里許，徐故不一繫^⑭。岂真曩日締婚，宛若朱陈永好^⑮？遂致今番假道，竟忘虞虢相依！嗚呼！属国驅羝，节还臣汉；仲連辞爵，义不帝秦。昂昂然自命大丈夫，胡竟蹈无顏之丑？蚩蚩者共称小天子，岂知儕不齿之伦哉？

日月如梭，烟花入梦。柳舒残腊，梅报早春。挂新月兮弯弓，踏陣云而入幕。辛酉新正一二日，徐到粵館拜賀并通賄賂^⑯。綢繆未雨，解囊博小丑之欢；洄溯申江，陈牒探大僚之旨。徐頻遣人探欽差及中丞喜怒^⑰。只顾身家^⑱，并无官守。而况旌旗空颺，了无犬馬之劳；紛然荆棘丛生，犹是豺狼之道。乃以王乔多术，結構凌空；局員^⑲王拂云刺史，每有詳报，新言

- ① 抄本下注：“徐与勇要盟，各书姓名于紅巾上，遂自号青龙山，如綠林一般。”
- ② 抄本下注：“授伪官銜为‘忠殿前检点兼理民务’，居然接篆拜賀。”
- ③ 抄本下注：“陞伪爵‘开朝助臣撫天侯’，賊又礼賀。”
- ④ 刊本与抄本均誤作“师”。
- ⑤ 抄本下注“徐氏书室名。”
- ⑥ 抄本下注“石名。”
- ⑦ 抄本注作：“熊逆到，徐殊为詫异。”
- ⑧ 抄本下注：“徐与熊盟为兄弟，金玉玩好时投贈也。”
- ⑨ 抄本作：“黃”，誤。
- ⑩ 抄本注作：“是年冬，少渠令伊兄子青先将粮米数千石齎送賊营，并令各伪官赶紧运粮入城。”
- ⑪ 刊本作“賽”，今从抄本。
- ⑫ 抄本作“賊”。
- ⑬ 抄本作“勇”。
- ⑭ 抄本注作：“腊月賊又渡阳城河擄掠，离永昌不过四里許，熊逆令伪官持札預为照会，故徐絕不一繫。”
- ⑮ 抄本下注：“晚秋徐曾卖[买]妓贈熊，詐言己女，如白[旧?]婚媾。此等情形岂不可丑之至。”
- ⑯ 抄本注作：“辛酉正月三日徐到諸逆館內拜賀，并賄賂金玉等物。”刊本“一二日”似为“三日”之誤。
- ⑰ 抄本注作：“徐頻遣人到沪探欽差与中丞之喜怒，并粉飾从逆緣由。”
- ⑱ 抄本此句作“任尔揚誉”。
- ⑲ 抄本作“宪”。

勞績。楊意忻逢，吹噓雅善。楊^①向大宪前保举。遂令濫登荐^②牘，翠羽皆新；否則^③拘守成規，青衫如旧。徐氏昆仲及各局通敌者，如馬春和、张汉槎、程桐笙等俱保翎頂^④。两歧瞻顾，一味纵横。可浊可清，非忠非义。时戴^⑤翎頂，时穿敌服。設卡房而收稅，銀钥迟开；恃蛮語以催捐，金錢强索^⑥。喝雉呼卢之誼扰，堪嗤乞食王孙；局中潘穎如設卡北桥，昼夜聚賭，空囊頓裕^⑦。鼠牙雀角之紛^⑧爭，誰惜拘繫公治？乡人爭訟，不由局宪訊問，徐任意械系，錢多者乃放^⑨。留意者青樓紅袖^⑩，放怀者菊部梨园^⑪。花事将闌，犹起寻春之兴^⑫；瓜期已届，惟添消夏之思。鵲桥^⑬駕而天河明，兔魄圓而广寒启。二十万餉銀請到，足饜鯨吞；三千斤洋药齐来，徒供猎較。按披神駿，敌贈徐兩馬^⑭。忙踏隴头；船造长龙，快^⑮携胥口。敌向徐携船十号，以备攻杭州^⑯。民若阳樊之不服，罵者极多^⑰。軍非細柳之加严。妄說春秋，可笑呂不韦之禁錮；徐始善呂梅溪，呂遂多方撞騙，事觉寤押^⑱。全忘忠孝，誰推馬孟起之英鋒？馬健安被寇所杀，子春和甘心从寇。^⑲程不识刁斗何来？师帅程子明，執袴子弟，无見識^⑳。张睢阳旌旗已乱。豪富张汉槎告退^㉑师帅。

① 抄本作“苏州楊授臣”。

② 抄本作“存”，系“荐”字之誤。

③ 抄本“否則”作“不同”。

④ 抄本注作：“徐氏昆仲及各局通敌者，如从逆魁馬春和、伪軍帅张汉槎，余若程桐笙等俱得保举翎頂。不屈于贼如戈升甫等，竟未聞保举頂帶也。”

⑤ 抄本两“时”字均作“时而”。

⑥ 抄本下注“徐水陆垄断。”

⑦ 抄本注作：“徐亲潘穎如在北桥設局，昼夜聚賭，傾囊乃裕。”

⑧ 抄本作：“相”。

⑨ 抄本“問”字下作：“徐乃任意械押，多餽銀錢方释放。”

⑩ 抄本下注“戍脚納妾本金闖妓。”

⑪ 抄本下注“徐氏竹林同仇日夕吹唱。”

⑫ 抄本下注“錢士暮春至西翰看花鼓戏。”

⑬ 刊本作：“巢”，誤。今从抄本。

⑭ 抄本注作“兩馬悉系賊贈。”

⑮ 抄本作：“橫”。

⑯ 抄本注作：“請餉造长龙船，被賊携去十号，云攻杭省用。”

⑰ 抄本注作：“笑罵者不一而作。”

⑱ 抄本注作：“呂梅溪徐始善之，遂致撞騙多端。事觉，乃寤押。”

⑲ 抄本“寇”作“賊”，“子”作“其子”。

⑳ 抄本注作：“伪师帅程子明，本屬執袴，毫无見长。”

㉑ 抄本有“伪”字。

他若劫遯逃之艇，廉耻全无；徐記室唐少廉劫难民船，获千余金^①。充剝削之囊，衡平烏有？陆衡石少年无賴，为师帅致富^②。后来之秀，脱豸獄而营兔^③裘；监犯馬秀，城陷而出，徐以为勇目，言听計从。統下失火，焚去卡房尽淨，置之不問。借端索詐人財几千金，遂開設茶肆^④。其处者刘，假虎威而肆蚕食。刘澹园，徐之爪牙也，狐假虎威，害人不浅^⑤。刺面之瘢犹在，相协厥居；招納配徒^⑥居惠山等，以为崑山水勇。胁肩之态可嗤，昭茲来許。許子家一武弁耳，为潘梅溪狎客，其交徐亦犹交潘也^⑦。此直狐群狗党，徒多意馬心猿。孰令听之？亦可慨已！

然而赤子可欺，青天不^⑧昧。一声霹靂，四队烟云^⑨。纛旗乱卷而^⑩风号，炮石分飞而雨急。回首珠帘楼阁，頃刻冰銷；酸心玉砌亭台，霎时瓦解。滿天錦綉，渾疑仙女拈花；匝地金銀，忽訝禅宗飞錫。前番金谷，何等輝煌？今^⑪日阿房，仅存瓦礫^⑫。而且美人紅粉，徒擲飞灰^⑬；徐某三女及侄一妾、二女皆焚死^⑭。壮士青萍，多消劫火^⑮。兵器多銷，并焚二勇^⑯。水火竟占既济，可怜倚棹船丁；火发墻倒，压死两舟子^⑰。熏陶饒有同人，半属敲鍼稚子。赵松坡之子、陈西泉之侄孙，及小长毛数人同焚死^⑱。一生則龍門烧尾，吳岸生金卓臣^⑲。二豎^⑳以象齿焚身。朱韵梅之子从上海来^㉑。先

① 抄本“获千余金”作“驟获千金”。

② 抄本“无賴”誤作“无类”，“师帅”作“伪师帅”。

③ 抄本作“裘”，誤。

④ 抄本注作：“监犯馬秀，城陷得出，徐以为勇目，言听計从。統下失火焚去卡房淨尽，亦置不問。今開設茶肆，索詐之財有几千金矣。”

⑤ 抄本注作：“奸細刘澹园，徐之爪牙也，狐假虎威，不韙[堪]言状。”

⑥ 抄本无以上四字。

⑦ 抄本注作：“許子家一武弁耳，其父为潘梅溪狎客。今其子在徐，犹父之在潘也。”

⑧ 抄本作“难”。

⑨ 抄本作“四际云烟”。

⑩ 抄本作“号”。

⑪ 抄本作“此”。

⑫ 抄本作“仅存灰烬”。

⑬ 抄本作“徒擲尘埃”。

⑭ 抄本注作：“戊卿一妾、少渠二女皆被烧。”

⑮ 抄本作“多銷瓦礫”。

⑯ 抄本注作：“軍械皆被烧，并毙三勇。”

⑰ 抄本注作：“舟人火墻倒压死于水中。”

⑱ 抄本注作：“少渠两侄及小长毛数人同时火化。”

⑲ 抄本无此注。

⑳ 抄本作“豎”，誤。

㉑ 抄本无此注。

生本号冬烘，焦头烂额；西宾程燮卿侨寓亦遭劫^①。弟子还疑夏课，匿迹销声。羲士之子骸骨半毁^②。纵无园鹤煮来，却有池鱼殃及^③。不是周郎之策，竟同赤壁频烧^④；未闻垓下之歌，何至乌江自刎？徐火熾时欲赴河自尽^⑤。

嗟嗟！民廛燬而燕巢亦覆，百室凄凉；拆民房数十椽，改造卡房，实则为将来开当铺计^⑥。墓木斲而马鬣俱凋，孤魂呜咽。民间坟树，徐则伐之以备家用^⑦。威逼逾虎狼之猛，赴水含冤；纵典伙程殿光索诈乡人王姓致投河而死^⑧。追呼极鸡犬之惊，悬梁衔恨。王行滨张养衡勒捐一二千金，欠徽威逼，悬梁而死^⑨。台开秦镜，既印心而一点非红；神怒祝融，斯望气而全军皆墨。清香一炷，设醮三日^⑩。莫挽前愆；白璧多瑕，尚貽后悔。灾火后，徐某两侄猝病而亡^⑪。况^⑫风流云散，适悲黄菊之秋；而握算持筹^⑬，又用青苗之法。徐收税外，每亩捐钱五十文，约可得三十万金^⑭。如此王章藐视，等^⑮弃弃髦；其将恶贯满盈，自罹法网！人若趋炎之不及，兰臭争投；僕惟嫉恶之如仇，乌言敢献。纵说官兵恢复，此为北道之主人；须知国法森严，莫作南冠而繁者^⑯！

① 抄本注作：“程西宾年近半百，惟有一矜〔衿〕，今乔梓遭劫，甚为苦惨。”

② 抄本无此注。

③ 抄本下注“邻家陈氏被烧。”

④ 抄本作“也教赤壁顿烧”。

⑤ 抄本注作“少渠于火熾时欲赴河自尽。”

⑥ 抄本注作：“徐拆民房改造卡房，实则将来开当铺计耳。”

⑦ 抄本注作：“古墓上百年大木，徐纵伐之备家用。”

⑧ 抄本“乡人”下作“有王姓者致投水死”。

⑨ 抄本“勒捐”下作“三千金，欠徽无着，遂自尽”。刊本“一二千金”，似为“三千金”之误。

⑩ 抄本此注在“莫挽前愆”下。

⑪ 抄本注作：“少渠两侄骤病而卒。”

⑫ 抄本作“况乎。”

⑬ 抄本作“算”，误。

⑭ 抄本注作：“徐除收租外，每亩捐钱五十文为补牢计，约算之可得三十万金。”

⑮ 抄本作“顿。”

⑯ 抄本文后有自记一段：“余家数代书香，至余幸登乙榜。虽未沾升斗之糈，而忠君爱国出于性生，目击当世之丧心病狂，淪于异类。不得不大声疾呼，危言悚论，以冀积迷者之一悟，归入果报，立论似迂，然福善祸淫，天道好还。历观史册所载及稗官野乘，出尔反尔，毫髮不爽。且举世若狂，戴胥及溺，正赖吾辈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亦亚圣距辟揚墨之志也。断不可随俗波靡，苟合取容。嬉笑怒骂中，仍是一片婆心，閱者以为金刚怒目也可，即以为菩薩低眉也亦可”。

蠡湖异响序

顾 某

壬戌冬月，从逆伪官徐少蓬徧贴伪示云：“九門御林开朝勛臣管理民务撫天侯徐，为收租助餉事。”鈐用“撫天侯”伪印。各乡分立田捐局，派出伪員朱耘岩、伪董錢云年等，給发諭单，称：“奉爵宪撫天侯徐札开。”其伪示、伪单，紳民家多有存留，以作从逆证据者。余家长邑，額租四千余石，悉被徐逆收去。据催甲唐錦山交出黃紙伪印諭单、伪委員收照各件，大书伪号，指名征收汪业租米。收复后，苏地伪官俱出重賄啖势要，买得保举，借作护符。助賊被戮者，其家厚餽巨賞，亦称殉难。居为奇貨，論价出售。以背国助逆之人，生者奖予官职，死者优予贈蔭。苟非忠义性生之輩，亦何乐而不为賊哉。有生員顾某作《蠡湖异响序》云：

紅羊慘劫，黃鳥哀鳴！城市青燐，村墟白骨！听胥江之水，咽月有声；看茂苑之花，籠烟无色。馬駭蹀躞，六門之一炬堪怜；庚申四月初四日，忽有自称馬鑑台者，沿城放火，纵兵擄掠，明日即不知所往。鵲血淋漓，半夜而千家尽遁！初五日城外居民逃避一空。徐孝侯捐軀殉节，浩气凌云；中丞徐公早有城亡与亡之語，慷慨赴义，聞者壮之。朱翁子屈膝求生，赧顏无地。署臬司朱鈞湖州人，逃匿降賊知府李少卿公館內，被賊搜得，叩首求生。后随往嘉兴，半途逃去。大蔡学士随行，携百万之銀；署藩司蔡某，将庫銀七十余万，分装吊钩子船二十四只，先期运往杭州，瓜分入橐，庫厅袁姓分銀四万。小李將軍远遁，攫三千之餉。知县李某，請餉銀三千两，挾之而遁。一城鼎沸，百里震惊！吾其魚乎，民无鳩矣！胥江浮尸重叠而下。

俄而半村半郭，敌騎蜂屯！犹幸三遂三郊，义旗隼起。江南团练，在籍紳士庞鍾璐奏办民团。城北招徠，永昌土豪徐少蓬，借名团练，广集无賴为患一乡。紅粟堆仓，黃金滿篋。略学囊沙之計，屈曲开河；各港口俱塞断另开小河。

遙传乐土之吟，逋逃成藪。苏城难民聞風靡至。豈是鄉环福地，张茂先雅願停踪？苏州巨富张順卿迁居其地。迥非翰墨詞場，陈无己亦来寄迹。进士陈偉館于徐处。类杜陵广廈，尽庇欢顏；如桃洞仙源，咸依芳躅也。

无何虞山失色，常昭固守已百余日，后因昭文县知县王庆元携貲夜遁，遂于八月初二日辰刻失守。沪水无声。上海官兵音信杳然。鶴唳宵惊，狼烽昼举。訝熊光之四射，聞信狐疑；賊酋熊传道，掠取徐之妻妹为妾，认作姻婭，餽送礼物。奈馬足之頻来，进言蠱惑。土匪馬春和从逆罪魁，屢到徐家甘言說降。紅巾扎額，鞭揮白馬以趨城；徐同馬春和到苏投降。黃袍加身，旗耀青龙而旋里。徐进城即穿黃馬褂，并将青龙旗豎立門首。检点之銜甫授，徐受伪职后，門前告示云“九門御林忠殿检点，兼理民务。”撫天之爵旋陞。徐伪封“开朝助臣撫天侯”，总办各处厘捐。伊弟亦封检点。献媚求封，十七字玉璽送去；徐用洋七百元，买白玉一块，刻就九龙伪璽，上鐫十七字云：“天父恩旨，天兄温言，太平天国，一統万万年。”献于洪逆求封王爵。輸誠納貢，四十艘銀米齐来。徐首先将漕銀粮米送进賊巢，并严催各乡官运粮。进女希荣，宛若朱陈結好；徐买幼妓两人，认为义女，献于忠賊。拥兵假道，竟忘虞虢相依！賊渡阳澄湖擄掠三日，杀人无算，距永昌仅隔三里許。昂昂然自称大丈夫，誰识白丁之賤？徐大言不慚，自称当世大丈夫。蚩蚩者竟称小天子，能逃赤族之誅哉！从逆匪徒，群称徐家小天子。苏城向有“帝出三江口”之譏，徐遂引以自負。

雄踞一乡，狡謀三窟。綢繆未雨，解囊博小丑之欢；徐聞賊有捐餉之令，先献銀十万两。洄溯申江，陈牒探大僚之旨。徐遣人到上海，广行賄賂，掩飾从逆緣由。情联姻婭，路径可攀；紳宦子弟多依其門下为之效力，反得蒙請保举。誼結师生，門牆是庇。徐拜巡撫薛煥为老师，所餽字画珍宝价值巨万。濫登荐牘，忝列崇阶。从逆匪徒反得官职，洵为千古奇事。号僭六王，徐本行六，賊中呼为六王爷。衣染鵝黃之貴；徐僭服团龙金綉黃袍。秩加二品，徐保举布政司銜。冠飘孔翠之荣。徐又賞戴花翎。梟恶咸仇，狼貪益甚！設厘卡而收稅，銀钥迟开。黃埭、相城、南北桥等处，徐漏設厘卡抽稅，收捐甚旺，以充賊餉。持令箭以催捐，金錢强索。周围百里內商賈居民及逃难路过者，均被勒捐。十六万餉銀領到，国帑虛糜；徐以买通內应为名，赴上海領銀十六万两。六百桶火药請来，寇兵是借。徐請火药六百桶，反送与忠賊助其攻破湖洲之用。携樽載酒，同賞黃菊之秋；徐于重阳日，大开筵宴，广集群賊，謀收长洲閩县租米。握算

持筹，又用青苗之法。徐偏贴伪示，称奉忠贼瑞旨，收取长洲闔县租米。发出黄纸伪印撫天侯諭单，禁止业戶收租。威逼逾虎狼之暴，赴水含冤。徐典伙程殿光索詐乡民，王姓孤子赴水自尽。追呼极鸡犬之惊，悬梁茹恨！王家滨监生张卿衡，因勒捐三千金，自縊而死。徧集狐群兔党，尽成封豕长蛇。孰令听之？亦可哀已！

然而赤子可欺，青天不昧。一声霹靂，四野烟云。八月二十七夜，徐家被雷火焚烧。纛旗乱卷兮风号，徐建大旗上有“忠殿前营”四字。炮石横飞而雨急。回首珠帘楼阁，頃刻灰飞；伤心玉砌亭台，霎时瓦解。前番金谷，真若連云；徐住宅六百余間，极其壮丽。此日阿房，仅存焦土。新巢重建，万家之梁栋齐来。徐遣人拆毀藩关民房，改造己屋。大厦将成，千岁之松楸尽伐。徐因造屋，将附近古墓蔭木尽行砍伐。禍流百室，毒播重泉。可殛可誅，不忠不孝！其母不願从贼，忿恨而死。犹复钻头捷徑，托足要津。上海不肖官紳，无不行賄交結。赃吏貪官，护同骄子；徐既投拜忠賊門下，又拜巡撫薛煥为师，又以重賄交結臬司刘郇膏，并送珍宝玉器古玩无数。忠臣义士，嫉若深仇。苏、常难民不肯从賊者，无不受其荼毒，怨入骨髓。

既蔑王章，定罹国法。人若趋炎之不及，兰臭爭投；无耻紳士，餽其狐涎，无不傾心交結，并有效力門下以自雄者。僕將避禍而远行，藜藿是献。休笑生成迂拙，曾为东道之主人！試看重奏升平，誰是南冠而繫者！

蠡湖乐府

佚 名

编者按：这是当时地主阶级文人对永昌徐少蓬兄弟等人罪恶的讽刺诗。各诗前后有说明和注释，进一步揭露了徐氏集团人物的品类及其所干的勾当，可作为以上各篇的补充。今据旧抄本付印，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题 词

异闻旧已臚传遍，纸贵江东序一篇，翻出蠡湖新乐府，还将近事谱华笺。

耳闻目击总关情，块磊胸多太不平，賸有一枝修史笔，平章祭死与渊生。

紈袴儿

永昌徐少蓬，富家子也，幼喜扑拳为戏，然紈袴儿不耐习劳，亦无所见长于乡里，力与常人较，可敌二三人。庚申四月苏垣陷后，徐设局招勇四五百人，制炮船二三十号，为保卫身家计。五月中，贼数百下阳城湖，徐恐窜入永昌，号召乡民，乡民亦各为身家，蜂涌而至。贼习陆战，不习水战，况亦藐视徐，并不决意相抗。因见乡民来势汹涌，即入城去。徐乃于上洋大宪处诈报团勇数十万拒贼保乡，大宪亦受其诳，特为申奏，钦加少蓬二品衔，弟兄俱赏戴花翎。一时无籍之徒，若刘淡园、唐少廉、潘颖如、蒋升高、陈坤、马胜、马春和、李子传、陆衡石、项桂、闾家洋、赵汉、闾心源、周竹香等，如鱼投水，互相标榜，以为少蓬有大将才；而少蓬亦翩翩然自命为不凡。可哂可叹。赋《紈袴儿》：

紈袴儿，私身家，揭竿托义举，乡里扰如麻。阳城湖水风浪恶，楼船东下妖氛毒。乡民受遣激义愤，贼众见民气讐伏。盛言此举卫乡里，饰报大吏奏天子。天子曰俞锡汝爵，弟兄一一飘翠尾。昔为紈袴

儿，今作大丈夫。碌碌者餘子，慕之若鳧趨。吁嗟冰山不可恃，不見楊花随逝水！

唐少廉，徐之記书[室]，行恶性貪。

潘穎如，徐之亲戚，苏人，城陷逃在徐处，現为局友。

蔣升高，勇目，少之結义弟兄，曾劫难民船。

陈坤，陆墓人，初为催奴，城失見賊，賊封为軍帅，現少托之为七軍总巡，賊之美差。

馬胜，虎邱人，苏失即為軍帅，是軍帅第一人。

馬春和，黃土桥人，苏之从賊之魁，說少降賊，又往江北、上洋为奸細，有人討其罪，仿討武則天檄文行世。

李子传，苏人，候补杭省某县知县，为徐各处催捐，迫呼甚迫。

陆衡石，同字圩人，徐之表亲，現为师帅，仗徐势得利无穷。

項桂，徐之队长，少之結义弟兄，行与升高同。

徐松泉，苏人，馬春和之亲翁，在南濠开魚行，到徐局为捐务副总督，又做奸細。

徐芳洲，徐之族中人，到各处招搖[搖]撞騙，得利数万，老而奸，人指为老奸賊。

王鴻秀，涇巷桥后王巷滨人，曾在賭博局中装潮烟，衣食不周，妻子求乞。迨十年四月十三日苏省陷后，十七日王遂买进貢礼物与馬胜投誠，熊賊遂派王为伪师帅、馬伪軍帅，到处头裹黃絹，身穿紅袍，仗势欺人，得利无穷。是三县有伪乡官者由此二人始。

支少逸，永昌北陈家庄人，业痘医，行浮而喜夸，刘之表亲，托伊为两师总巡，刘之耳目也，声甚赫赫，見之莫不邪視。

施潤卿，苏人，业织机，与常邑洞港涇师帅朱又村有亲誼，为出場师帅，依仗刘威，无所不为。

汪可斋，常邑人，逃难至吳塔，曹和卿荐至蔣局，后得势，視蔣主人為贅旒，智甚詭，行甚劣，現为參軍。

顾晴川，徐母塘人，富家子，品行最下，图中有力之家，无一不报与刘知，在局收米最恶，絲毫不肯饒人，图中人莫不切齿。

毛溶江，常邑人，本富戶，現为师帅，与刘拜为弟兄，乡官之势甚，凡害民之事，无一为之。

胡吟山，苏人，現为刘之書記，承意旨，勤奔走，人称为走狗。

卯金子

陆家桥刘淡园杠无賴子也，曾在陆墓賭局装水烟，后衣食不周，里人宁又泉因泰贈洋蚨数十元，改变姓名，买妓同至閩中为水販。客遇某县令庆公，悅之，招入署以为幕友。后庆公滿任去，使刘先回省，刘窃其金銀、幼妾，中路逃归，家遂小康。自永昌徐局設后，刘为爪牙，交通常熟賊目錢得胜，結义拜盟，押置各师帅，逼捐乡里，里人称之老长毛。家中設立案桌，大小諸毒刑

毕具。素有嫌者，睚眦必报。有詐人之术者，即招入党，若支少逸、施潤卿、顾晴川、汪可为、毛溶江、胡吟山等。每拉到捐戶，謂之到案。刘南面迫比，杖人必血流殷地，然后加罰錢几百千，捏造結状乃释去。賦《卯金子》：

咄尔卯金子，素行本无賴，蝇营入幕僚，归乃窃少艾。世事日顛倒，一旦厠冠盖。长鲸纵渊叢，鷲犬投林翳。豺狼結同群，异类借权势。嗚呼！豺狼权势尔借牢，称尊枉法何雄豪。我有一言尔应識，明年奉贈二金刀！

騎 墻 人

庚申十二月十七日，伪忠王李到苏，徐少蓮餽銀六万为进見礼，又餽金三千两于伪左同檢熊，伪忠王即授徐为撫天預。徐既从賊，后长洲县地方軍、师、旅帅皆徐派授。又設立七軍总局，有不願为伪乡官者，徐即报賊知，以破其家。凡徐武断小民，以錢之多寡为事之曲直。事結之后，另項开销甚費，上由帳房，下至局差，內有奴婢，外及炮船，約需百千文。苟另費不清，即留人不放。賦《騎墻人》：

我聞鄖都县，乃有阴阳界，一步偶不慎，即已出界外。何为騎墻人，两界相逡巡。有时額黃而腰赤，有时委佩而垂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乡曲恣武断，徇利为重轻。东家食，西家宿，充囊飽囊尙不足。只手障日月，阴谋欺鬼神，君不見騎墻人！

資 寇 兵

李賊打嘉定时向徐借炮船十号，熊賊打湖州时向徐借枪船数十号、勇百余人。徐勇在湖州地面尽打先鋒，滿載而归，徐与勇瓜分其利。又使刘淡园以洋药三十桶、大炮四尊、洋枪数十枝送于常熟賊錢得胜、許三、申士林等。凡賊置买火药，每托刘至上洋代办，刘必借徐旗号方可到沪。刘又造大枪船三只，送常熟賊錢，又买馬送卡賊申士林。买馬经手人汪可斋、施潤卿。送药船戶呂舍时，姓名可查。賦《資寇兵》：

近今攻战具，所資惟火器。东南况水区，更恃余皇利。中原頻年紛战攻，三軍战备已虛空。乃复一一資寇兵，詭計百出大吏蒙。困困大炮，俾击我民；峨峨巨舰，俾渡我津。我兵力日凋，寇兵气日骄。沪滨大僚筹餉急，其如內訌有蠹賊！

祖 龙 炬

熊賊館子在苏城花桥堍潘順之太史家。徐晋謁熊，見潘氏字画書籍甚多，徐滿載歸。辛酉冬，徐新宅遭回祿之警，悉經楚炬。蓋天不使腹負將軍寓目也。惜乎！惜乎！賦《祖龙炬》：

叶公非好天上龙，乃喜四壁图其容。伧夫目不识典册，乃亦借名爱书籍。书籍陷鴟巢，长恩惨遭厄，乱擲瓦礫間，秽弃溷厕側。六郎少蓮行六眼热稠載來，宝山盜竊琮玖回。琳琅插架罗万卷，讀者何人觀者罕。何期一炬祖龙虐，金簡玉策吳回收。吳回收，六郎愁。六郎尔何愁？书籍灰烬我无忧，但忧华屋为山邱！

謔 語 謠

徐被火后，使无賴子于各处封木、封甕、封石；使刘淡园到常熟通錢賊，拆俞大文宅，裝至百余載。又有木客某，徐封其木，价值四千金，徐以势压之，云此不过价值二千金，木客无奈允之。及至局取銀，則仅付元宝一只，洋蚨一百元，云已付清矣。木客归，憤而自縊。当被火时，徐亦欲投水自尽。刘力劝云：“吾兄成大事者，何惜此几間房屋耶！”盖时时以刘元德比少蓮。其誕妄如此。賦《謔語謠》：

噫吁嘻！謔謔謔謔！祥兆見鼠窜，大嗥示怪变。蓬蓬連日吹融風，土神鞠踞迎祝融。天火一星迸，霹靂飞当空。陆終熾其西，重黎煽其东，南方有朱雀，北方有蒼龙。燎原烈焰不可邇，六郎此时欲覓死。片言劝慰媿可听，狐群狗党狂悖乃如此。君不見经营币月栋宇新，試問材木來何人！

刘尝告人曰：“少蓮得天下，予有佐命之功焉。”

白 石 烂

少蓮之弟英如行十，性最貪婪，少托伊为捐务总办。刘淡园括取民財以悅之，故英如与淡园言听計从，心心相印。少蓮亦尝执淡园手戏之曰：“君之手可謂进財手矣。”所捐錢款，徐取七，刘取三。刘自奉甚奢，在家朝必參湯，肴必珍錯，侍妾侑食，出門水駕大画舫，陆乘綠呢轎，虽督撫大員亦不过如此也。賦《白石烂》：

猛虎得俚鬼，食人不弹指；中田有螟螣，食苗及根叶。南北箕斗口吸帐，揚簸糠粃罗酒浆。千钟万斛竭搜括，主府藏者眉飞揚。豆分区剖裕私橐，衣厌罗綺食厌肉。水行駕画舫，陆行乘高軒，侍妾侑食笙歌繁，此时之乐难为言。吁嗟乎！民髓枯，尔肤腴，南山白石烂，长夜何时旦！

轎夫俱凤皇涇人，本在长洲县內抬官者，刘出单传之。

道旁妇

苏城初失，蠡口、陆墓等处人到常熟販买魚盐等物，在徐局地方经过，获住輒謂与賊交易，必杀之，計所杀不下数十人。有某姓人，年十六岁，少孤，其叔亦无子，到常买貨，为徐所获，竟杀之，其母在所杀处哭二日而去。后徐饋賊粮米金銀无数，聞者莫不髮指。賦《道旁妇》：

道旁有妇人，掩袂吞声哭。借問哭为誰？云子死惨酷。得毋被賊戕，抑受土匪毒？妇人曰否否，言随泪簌簌。云自苏垣陷，存者惟常熟。乡民缺所需，常邑貨尚足。日持数陌錢，往販售乡曲，蝇头覓微利，全家賴糲粥。乃干当路禁，指称通賊目，人命視草菅，駢首齐受戮。吁嗟此言听未終，心骨酸楚悲填胸！尸橫在野不能殮，模糊血泊雨流紅！轉陶秋风人事变，夫已氏頓改头面。昔誣良善为奸民，今尔惟迈迹自身。堂堂饋献宝藏与貨財，还問当日杀人何为哉！

撫天預

苏城失时，永昌附近河坝尽行筑断，恐賊窜入永昌也。通賊后，徐出令各处俱筑坝岸，惟近賊卡者許流通，其意不过欲使往来客商不得逃稅耳。卡稅徐与賊均分，若黄埭、太平桥、治长涇、相城等鎮，靡不立卡收稅，主事者云徐取四、賊取六。又刘淡园在徐六涇設立卡子，每日稅銀約数百千，賊与徐、刘三分之。刘坐船插撫天預旗号。賦《撫天預》：

水乡通舟楫，河港分百支，筑壘断賊径，于理尚有之。賊計狡且險，設卡收稅貲。咄哉城北公，支港筑无余，惟令通賊卡，估稅乃全輸。我思此計亦何愚，馘魚徒供他人腴。旁人大笑君誠痴，此中厚利君焉知。不見海滨立旗收稅处，大书开国勛臣撫天預！

筑海塘

海塘捐，一府中每亩捐二百零六文。徐为海塘绅董。小董刘淡园、黄念慈、馬旭岩、陆恒石、毛溶江、朱匀岩、錢逸岩、张仁卿等在民間催取，鸡犬不安，謂之括地皮。賊悅，陞徐为海塘主将。賊报房到伪乡官家給报单。又戶捐四月，每戶一月捐錢二百四十文，着各师帅承办督取。每一师帅地方約二千八百千文。又秋成后勸諭长邑城乡业主，每亩收租二成。徐設局五，逼业主将租簿送到局中，局反造田单，仍着原催发出二成租米，徐与业两分之，計數奚啻万万，而业主所收开銷局費，每亩不及四五升矣。賦《筑海塘》：

江浙滨海国，筑塘資捍卫，始自吳越王，历宋及今世。近年攻战煩，失修頗頹废，鯨鯢据江东，諭修复古制。此举实不解，云出徐公意。徐公之意但营私，何为此举乃公义？四門捐局蕩蕩开，广納一府州县田稅无异議。有客海滨来，仍歌灑灑堆，大利归巨壑，括地穷草莱。巨魁曰卿尔有才，晋尔显秩往欽哉。于是宅捐、戶捐、田捐一一为民灾。

馬旭岩，黄土桥人，从賊罪魁馬春和之胞兄也。伊父健庵，于十年分五月十三日被当地土匪所杀。馬于上洋大宪处詐报遇賊殉难。大宪竟受其誣，特为申奏，兄弟俱賞戴五品蓝翎。及投徐为爪牙后，助紂为虐，日甚一日，素有嫌者，匪眦必报，致之傾家者，不可胜数也。

朱匀岩，黄埭人，业外科，生意寥寥，以致衣食不周。至徐局为海塘小董后，仗徐勢得利数万。凡图中富戶无不报与徐知，每捉到捐戶，不預先送小紙包，絲毫不肯饒人，其恶如此。

錢逸岩，黄埭人，清溪之子，其为恶得利与二岩相似，人称为三眼枪，恶毒无比。凡害民之事，无不預徐为筹划者也。

张仁卿，常邑秀士，张魯之胞弟，与徐本不亲暱，因与馬春和結义，荐至局中为书士，言听計从。而馬之送元宝十只，拜龙葆孙老师，全仗张引进之力。嗣后张为徐、馬心腹，因此称为徐家軍师。

行路难

乡民載米到杭巢卖，販买紙貨，因杭省米貴而紙賤也。夫杭紙不能救飢，賴苏米以生，少蓬报知賊目，以为苏米到杭，杭即有粮可守。賊目出伪示禁止，粒米不得过卡，而杭城遂不可支矣。吾吳乡民有米者不敢到市，穷

民乃有持錢不能买米者，而米价遂增至八九千矣。賦《行路难》：

吳越唇齿依，吳陷越既危。吳民幸岁稔，越民忧岁飢，岁洊飢，民命微，虽拥百貨难疗飢。吳民載米易貨归，以有易无两不疲，岂独救灾恤邻之法于礼宜？城北公，忧心忡，越人有粮不可攻。密語申奏請賊令，粒米不准私出境，偷漏巡获制尔命。越人病，軍不竞，越人无米越城已矣。吳民有米不敢粜，市价騰涌罕見珍。嗚呼！行路之难难如此，不見日日街头粜米人！

鷹鷄謠

徐設局后，勸捐各处居民，謂之助餉。刘为分局，先使枪船各处开报捐戶，上等人家几千金，中千金，下几百金，甚至种二三十亩之家，亦逼捐錢几百千文。故捐戶聞枪船到門，家人已哭声震地。賦《鷹鷄謠》：

咄尔鷹，威力矜！嗟尔鷄，性命賤！鷹鷄何为生同时，弱者强得而肉之！鷄懦鷄何懦，欲訴風皇在何所。鷹雄鷹何雄，况有鷂鵠摩当空。天荆地棘网罗密，雨雪风毛莫殫悉。空山无人晦白日，但聞群鳥哀鳴声唧唧！

捐餉一款，事迹甚多，姑就見聞，附載一二：

常邑武生朱岭梅，徐逼捐錢几百千文，朱不能允命，至上洋捐軍餉若干，滙滎阳都轉作札到徐开释。徐当时佯允，暗使刘淡园到常，囑錢賊出单，将朱押去，鎖在牢中，几至殞命。賊云：“我不要你錢，徐家要你錢。”朱不得已攢挪湊貸，逼捐洋一千五百元，賊即送至徐氏。

长洲胡靜溪春熙弟兄，俱秀士也，馬春和在徐氏愆愆，使捐錢三万千。徐出单将胡押去，初鎖在厠边以辱之，后鎖在炮船上，自正月到六月之久。胡无奈，勉捐錢二千二百千文。胡之父监生几欲白尽。噫！以我大清之生員，而徐胆敢如此侮辱，可謂无法无天矣。胡之父号湘桥。鎖胡时有勇目某劝之曰：“彼系秀士，于礼不宜鎖，乞少留体面。”少云：“虽宰相亦屬不妨，何况一秀才耶？”少曾托熊賊作札于湘桥，使捐于徐，湘桥云：“我捐大清之餉可，使我捐賊餉决不可。”既而陈吉甫在少前說情，勿鎖胡某。少云：“伊父捐官兵餉可，捐毛餉不可，以我为毛，我必将伊子打五百，君勿多言。”

长洲生員王熙亭仁标，徐逼銀三千两，先繳洋妖一千元，后不能继，而徐迫呼甚急，恐而自縊。

常邑介涇徐步云，寒士也，世以笔耕餬口，为乡里友朋所敬服。性最憨直，不附当世权豪，乃因調停里人事，忤淡园意。淡园出单将徐押去，鎖庙中，勸捐局餉，以刑具恐吓，声言欲送至常熟錢賊处，几受刑辱。徐无奈，勉捐錢五百四十千。逼令繳清释

放，因不能速繳，家中什物为秦希則、张文彬所毀，刘使之然也。噫！以父子二人一生館穀，刻苦所贏，一旦傾家变抵，益以称貸，可哀也夫。徐步云父笔耕五十年，学行俱优。步云之学，俱庭訓也。性最俭，一旦傾家，为之废书三叹。

常邑顧秋谷，职员，不肯为旅帅。刘淡园使长毛申士林、局友汪可斋、施潤卿封其住宅，逼勒捐錢一千五百千。秋无力抵办，将船四只、木圓堂一只、耕牛一只并家伙、衣服、妇女首飾抵繳清楚。

常邑馬瑞林，乡农也，所种田不过三十亩，因张文彬指使，刘淡园逼捐錢二百四十千文，繳至一百四十千已至不繼，又复追呼孔迫，瑞林惊忧自縊。母老子幼，聞者莫不隕涕。馬瑞林少孤，母朱氏守节，撫子成立。瑞林死后，朱节母心中之苦何可言哉！常在床褥，时时呼子名而大哭。

浦思椿，亦农人也，力田自食，有甬泥船一只。刘依徐势欲詐其錢，声言必将浦船为勇船，否則必拆其屋，浦駭自縊。

秦某有田几分，风鉴家謂可筑坟，刘即行票掣秦至局，打籐条八百，力逼此田去。

人 中 蛾

常邑某甲失記姓名，穷民也，与某乙素有隙。某乙告知刘淡园，謂某甲于常城初失时，邀众擒掣毛船，得数千金。刘即发勇到某甲家，鎖至严刑审讯，甲不承服。刘于夜間将甲吊在梁上，气息奄奄，某妻来見之大哭，归即縊死。刘知之乃释甲，甲归見妻死，亦自縊。賦《人中蛾》：

我聞含沙蛾，輒喜射人影，行人或遇之，乃必見灾眚。沙中蛾，犹可识；人中蛾，不可測。堂堂白日过，能为无影射。无影之射机械深，縛献鬼伯仇相寻。鬼伯五刑惨毒具，如以魚肉供刀礮。供刀礮，伊何心，复盆之冤千載沉，嗟尔两命归幽阴！鬼伯肆虐蛾心喜，畴昔睚眦之怨今释矣。

觀 新 人

常邑賊目錢得胜改名桂仁生子，少蓬饋金鎖、金項圈、金連条、金銀元宝、大紅縐紗等物，賊亦以元宝、綢緞、金腿、南貨等物答之，約值千金。刘淡园娶媳嫁女，錢賊同諸賊至其家賀喜。刘使新人行相見礼，賊送觀仪數百金，余賊亦各饋送有差。当賊至时，徐与刘俱遵毛賊制服跪迎，称賊为康老大人，演劇豪宴，賊众留連数日而去。賦《觀新人》：

大紅氍毹演百戏，逐臭宾朋杂逕至。双旌前导貴客来，云是康老

大人亲宠莅。举家喜相告，宾朋各矜异。肴炙罗百珍，豺狼恣贪嗜。酒酣乐细新人出，粉香鬢影神采越。中庭布茵行觐礼，觐礼既成金十笏。六郎陪坐迎意旨，起居近詢大公子。为言当日餅筵开，微臣曾飫天厨来。軟語心醉銜深杯，今夕之乐何穷哉，那知晨鸡喔喔朝曦催。

錢得胜封康天福。

广 場 台

淡园与賊說通，在居家圩、相城等处做花鼓賭戏，借徐炮船十号、枪船数十只，保卫賭場，得利无穷。七月初，又在呂舍做花鼓戏，妓船多至四五十只。賊在妓船每作长夜之飲，刘硬拉师帅蔣卓斋嫖賭。蔣素忠厚，自苛派师帅后，家已罄尽，而其知好諸人若汪可斋、顾晴川、錢某、邢小园等，耽溺淫賭，遂至亏空賊款。刘又屢屢声言拏鎖，卓斋忿郁，食生洋烟死。賦《广場台》：

广場筑台高何許，上台演戏下开賭。花舫公然銜尾来，洼乡頓成河泊所。广东地名，妓家云集之处。游冶少年郎，艳逐春风狂，野花恋蛺蝶，野鳧寻鴛鴦。一曲淫哇蕩人魄，两行紅泪留人別。留人別，雉卢擲，窩主金錢累千百。吁嗟乎！蕩子紛紛不足惜，独不見有客途穷命轻絕！

邢小园常邑呂舍人，本无賴，言大而不实，仗刘勢为旅帅，指揮如意。

錢某常邑人，吃閑飯，后为局友，因賭嫖亏少局款。

龙 門 史

徐局之領上洋餉銀也，始有委員楊綬臣，楊去后，又有陈农部倬培之为之介紹文飾，計所領不下数十万矣。辛酉冬十二月初，声言十六日午时攻破苏城，团招民勇，齐集枪船，声势亦頗壮赫。此信远近聞之，至儿童亦謠語曰：“徐家里十六午时破苏城。”有识者固窃笑之，謂何机事不密如此耶？乃前一日局中忽传信云：“伪忠王即日到苏，不能动手。”麾枪船散，民团声势一时瓦解。盖其意不过欲报銷上洋餉銀耳。当时有朱老康（晋仪人）者，信徐尅期破苏，遽起枪船三百只，欲往从之，十五日夜間将所过各处卡賊尽杀无遺，約有数百人。及至徐不开兵，遂至进退維谷。該处师帅戴某报与賊知，朱公远遁幸免，所居房屋尽为賊毀。嗚呼！若朱公者能有几人，事虽未成，可欽可敬。賦《龙门史》：

建尔旗，駕尔艖，尅期兴师将大举。刑我馬，宰我牛，筮日祭禱〔禱〕邀神麻。壮哉此举誰与謀，乃能集事期封侯。一夕传言賊首至，偃旗息鼓真儿戏。真儿戏，出奇計，十万餉銀报大吏。使君佐者誰？舞文詐飾欺人智！远方有义士，訛信流言奋袂起。一呼云集堅义旗，义旗所指賊披靡。忽聞此举已冰释，奇殃輾轉延乡里。吁嗟乎！两人心事各分明，风謠当作龙门史。

陈培之为少之謀士，初本不与少交，上論莫不高其行。既而少以洋妖二百元贈之，陈公即得意，称少有知人哲，遂入逆党。嗟乎！以堂堂之京官而与宵小为伍，不亦愧乎！

亂後記所記

李召棠

編者按：李召棠字懋亭，安徽貴池縣城人，秀才。一八五三年太平軍到貴池，李避居鄉間，先后在竹塘、北山、雁坑等地居住或坐館，一八六四年始回縣城。歸里后，回忆十年遭遇而著此書，着重于記述個人瑣事及所撰詩文。一九一八年由其子李涵在貴池以木活字印行，全書正文二萬五千字。其中所記太平天國設立鄉官，以生監充當軍帥、師帥、旅帥，及向太平軍進貢等事，均可注意。還記載了一些風俗演變及清朝官紳勒索的情況。原書流傳很少，今據謝剛主先生所藏刊本節錄，以供參考。

記我少時見我池城風俗尚朴，始僅老者裘帛耳。漸見少者皮巾矣，繼則婦人童子矣，終則賤役游民矣。

春酒延賓，多僅十品，尚用園蔬，不兼海味。繼則兩海三海，復益點心矣；繼且小碗小盤，更加鴉片矣。

始而婦女不裙不上堂，不飾不出門，即歸省親或夙或夜。繼而日中行走，門首閑談矣；復有乳哺當街，短衣入市矣；甚且看戲則男女互擠，聚賭則男女無分矣；極之帷薄不修，倫常相瀆矣。

吾池士習素稱純謹，及道光中年漸至浮澆。始猶以槍文自慙，繼乃以槍文自銜矣。始猶以刀筆為諱，繼乃以刀筆自矜矣。始猶以買文倖進為愧，惟己自知；繼乃以買文倖進為能，向人自道矣。

池城之害，莫如賭場，尤莫甚于烟館。賭，向見父老借樂余年，繼則兒童戲耍矣。向惟男子有此惡習，繼乃婦女消閑矣。鴉片，道光初年池城始聞其名。由是而富民開始矣，由是而貧民效尤矣，由是而奸民設廠，先猶閉戶開燈，繼乃啟門賣土矣。

以上流弊，皆亂之階。吾池如此，他郡可知。況所見聞，有更甚于池者哉。此記未亂之先致亂之由之所紀者也。

咸豐元年，聞報兩粵有匪。每按輿圖，恃而弗恐，孰知十有余省

之乱始此矣，十有余年之乱始此矣。

二年夏日，見有湖南远来府署避乱者。时府尊陈公源竟湖南茶陵人，始知匪到湖南矣。

八月，南闈。余寓貴池会馆，有来問者言，聞匪到池州。故友章子襄曰：“匪在湖南，中隔湖北，下隔江西。且岳州三面临江，最为险要，国初吳逆謀叛不能过此，今匪岂得遽到池州。是傳聞之誤也。”

及到金陵，又聞姚在衡茂材云：“南京現开琼花。向不轻开，开則主乱。我将避乱如臬矣。”閑游雨花台，往古高座寺，見两廊罗汉五百尊如人长大，时正装金，糜費不知凡几。因念道光二十八九年洪水为灾，民困未苏，曷以此銀振穷，其德匪小，甚于悅佛。况佛以救人为心，未尝弗悅。是以不悅悅之也。且金陵庙宇众多，僧道之骄奢較甚，窃恐盈滿为灾也。終場便归，屢見池城过兵，心常危惧。抄传《粵西独秀峰題壁》七律詩三十首，归咎守土各官，督兵众将。湖北来书有云，賊势猖狂，乘虛而入；各处兵弁，只防不剿，似有任其过去为万幸者。

一日正为芬弟改文，忽聞武昌已失，泪如雨下。弟曰：“兄何悲之甚也。”余曰：“尔文漸佳，可望入泮。一经乱后，不知何时再考。及到考期，恐已荒废。安得不悲。”弟曰：“賊在湖北，上通荆襄，中通河南，未必直下江南。即来，九江有守，小孤有守，皖省有守，何必过虑。”余曰：“地虽可守，其如委去何。”

是时人皆安土重迁，独俞象乾兄預为之計，决于来正初四日先运家属进山。可謂見机之早者。

貴池漕粮向本一正一耗，每石止加一斗。自胡县尊病故，亏空庫帑，后任代为填补，遂加二斗。由是而加三四斗者有之，由是而加六七斗者有之。至漆县令奢侈逢迎，亏空庫款，遂加入为定例。时有劣生把持作弊，迨黃县令时，经人告訐，而私利又尽归官，且打样盘。始犹数升，继則数斗，后遂加至五斗余者。是正米一石，外加一石二三斗之多。折价高昂，貧民只得将米塞責，堆积仓前望交免累。仓书索費，必滿所欲，始为收单进米。不然，米堆仓外，既恐雨降，又恐賊偷。米数将滿，出示不准上米，則仓外之米，竟同私貨，急宜低价变卖；否

則一經查獲，或枷或責。是年邑尊孫成鑒開倉收米，聞信緊急，即行告病。辛本柁接署收糧，次歲元宵前猶勸保書起暉，且大言曰：“須賊圍城，我才不要。”誰知庫收大錢貳萬餘千，賊未到城，已被土匪搶擄而去。

咸豐三年正月十五，時正雨雪，適遇府役汪二，言昨府署有信，逆匪已破九江，風帆直下。回與叔侄弟兄商酌，六弟煥章謂我曰：“近避寇亦能往，遠避則日食維艱。計惟竹塘距城百里，漸入深山，且多良朋，諒不我棄。兄且先行，視可安居，再行共往。”予以為然。十六雇船，偕妻携子及六弟長男暨四內兄吳其成作伴。十七黎明開船。是日南風大作，船不能行，晚泊池口，坐以待旦。岸上人聲喧譁徹夜，聞道一路官兵，紛紛四竄；或曰九江潰卒，或曰皖省逃兵。

十八黎明，偶起北風，忽又飛雪。船至九里灣，舟子不行，言伊家有老小，也要避亂。別呼漁艇過載開行。及晚到匯，宿親翁曹海洲家。聞道皖省十七已失，惟某捕廳朝服殉難。夫以皖省城固池深，兵多糧足，并未對壘，不待攻城委而去之。吁，可慨已。

二十，到處驚慌，挈眷往竹，衣箱行李計于次日雇人來挑。誰知賊已到匯，搜擄一空。

賊過後，到匯見宋姓，有偽曆一本，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無分朔望，不計閏餘。時有以為仿洋曆者。噫，自唐虞置閏，夏正傳書，數千年來歲就其序，民利其成，而忽思所以易之，是俶擾天紀也，其有濟乎。

聞賊得匯，但殺一人。其人唐姓，以販杉木為業。有同村深知其人者云，族有婦再醮，勸居小室，次早乃行。伊約數人夜往奸之，乃有是報。其信然與。

又聞賊未到城，土匪已亂，擄富戶，劫典當。肩到城外，又為四鄉土匪奪去。

及粵寇去後，復有何時泰者伙賊擄掠，為城衿善查覺，比即梟示，共有七人，土匪方定。夫何時泰素開茶館，乘亂劫奪，聞有五百餘金貨物。

回住竹塘陳仿坡家，海洲家屬亦往同居。斯時竹塘戶繁人眾，長

四十里，闊十余里，皆系陳姓。

二月，陳其相茂材邀往葉村，有詩持贈。回至里村，有偽示抄傳。言逆匪洪秀全系明後裔，建都金陵，將均田以賑貧窮，開科以舉賢俊。鄉愚几為蠱惑。余曰：“是效李闖之詭計，以亂民心者也。抑知示為奸民作，并非賊子示，乃偽中之偽也。”

五月，偕海洲遊大祖山。山僧頗富足，四境庄田，皆為僧有。

七月，聞陳府尊團練鄉勇，計往投效。到城，乃知所團者皆無賴游民，借名糜費。平時本無忠愛，臨陣安能勇往。寇退則相聚，寇至則各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聞匪自破岳州，其勢漸銳。及破武昌，男女盡擄。其民性強多詐，樂為所用，故勢愈大，江上匪船縱橫數百里。時陸建瀛總制三江，坐鎮九江，見勢難敵，棄師先奔。舟至小孤山，兵弁跪接，乃大呼曰：“賊勢浩大，快走逃生。”兵皆感之。吁，是婦人之仁也。及至金陵，藩侯祁宿藻意輕之，故商辦軍務，意多不合，祁嘔血死。又聞銅陵縣知縣某以翰林之聲價，充匪黨之偽官。又某捕廳為賊擄去，甘心挑水。

八月中旬，縣學宋鹿砦師捐館，乃與吳顯珍、章子襄二公商停柩所，惟固池庵便。固池庵者，百牙山南之庵也。往與僧言，出自北門。適有來自皖省者言：“賊入金陵後，出兵四寇。一往河南，眾十三萬，後為官軍決河淹沒大半，余漸剿滅。一往江西，賊首石達開，詭詐多端，賊眾用命，假行仁義，要結愚民；久攻豫章省垣不克，退據皖城，築壘濬溝，為久遠計。”余曰：“賊占皖省，不日必來。賊每到處焚燒廟宇，庵內斷不可停，惟厝塔下稍妥。”皆以為然。九月十六夜，賊未到城，果先焚此，幸柩無恙。

九月中旬，建邑北山歐陽氏世交也，邀往觀劇。乃泫然曰：“國亂家亡身僅在，有何興會看梨園。”然念世誼，且意甚殷，碍難固却。是夜聞池城復遭兵燹。時兄及弟均在城中，寢不能寐，次日回竹。

行經桃坡時，金蘭洲避亂寓此，問慰片時。出見他村進貢皖省。蘭洲嘆曰：“所行如此，將何以對皇上。”相與歎歎。

及晚到城，大兄、五弟俱已先到。細問情形。聞道賊未到城先燒百牙廟宇。城內望見火光，時正半夜。知匪將到，皆出西門走避。

复見市口貼有伪示，勒限池城貢黃金六百兩，否則剿洗。时城紳耆紛紛劝捐，納貢呈册。

次日回竹，路径汇鎮，有曰軍、师、旅帅，計將公正生監充當，庶免为地方害。我曰：“生監虽微，皆系朝廷名器。一朝恢复，何以自解。不如擇彼无关轻重之人，借以保护地方。”总之皆非善策。

及到竹塘，时亦議以生監充當旅帅，互相推諉，乃拈鬮。鬮为仿坡所得，归而謀諸我。我曰：“君以生監世家充當伪职，其負国恩不浅矣。賊即成事，且愧于心，况賊必不成事乎。不充而賊即不灭，禍不专在君家也。充后而賊終灭，禍則专在君身矣。”坡聞而涕泣，願貼充者三十金，始別有人充之。斯时也，伪示遍悬，小人得志，流言煽惑，一乡之人皆若狂。欲与之辯，口众我寡。憤悶之心，无从发泄。时江公忠源巡撫安徽，人共傾心。不揣鄙陋，拟作討賊示，用警乡愚。一时脫稿，四境抄传。

时在竹塘，見有販賣女衣者，藍呢正身，白緞袖口，以五采线兼孔雀毛刺綉人物、花草、鳥兽，周身绕以花瓣，所留正面无多。以怪反常，以間乱正，服之不衷，莫此为甚，其乱宜也。又見藍紡新袴賣錢六百，緞裘馬褂售千余文。樵子农夫皆衣裘帛，吾知乡間亦終必乱。

咸丰四年，岁次甲寅，余館北山欧阳氏。是日斯地年丰时泰，物阜民安，不知所謂乱世者。古人所謂桃花源，不是过也。

池城胡经畚茂才名文煥，工书画兼詩，避乱黃楊石，距城三十余里。相传石上旧有黃楊一株甚古，以此得名。经畚寓此，选有十景，繪图征詩。时有我輩在城为賊办事者，余借十景所画石隱杯泉，題以喻之。

九月間，賊匪罗大纲由江西到建德。建城内外渡头，洋湖一路民房，遍遭兵燹。东門廩生徐德宝別字寄生，及弟德峻字克斋巨室被焚，来避北山。

咸丰五年，岁次乙卯，余館北山。时聞到处軍、师、旅帅有以貢監充當，有以廩秀充當，設局欵費，苛索民脂，籍以肥己者。

是时池城、汇鎮虽无匪徒屯駐，常有賊众往来，誅求飯食，勒派差徭。又有伪总制、伪監軍等职盘居在城，監收錢漕。近市居民，不胜其苦，漸避深山。

时有邻乡廩生某，貪众欵費，願充师帅，后为錢漕枷責示众。

咸丰六年丙辰，仍館北山。

时匪据金陵，严禁薙髮，虽深山僻壤，髮无不蓄者。我与徐克斋不蓄如前。六月十二晚，聞賊风声已到丁香树賁池地名，距北山十五里。我与克斋閑步村前，仰見明月，突有鴉声飞鳴而过。与之躊躇曰：“老鴉叫，长毛到。此近日之童謠，不可以不防。况家属在此宜早避。且皆新薙髮，避之更宜早。設遇賊，杀之轻若鴻毛然。”次早即登山，聞匪十余人竟过不入村。皆曰，賊不多，諒无碍。及暮，大队突至，时余已回館。倏聞人声惊惶，履声杂遯，門声或开或闔，知匪已进村。幸妻子先从后山远避，余亦急赴后山。不意誤墜地墮下，伤右足，負痛走丈余，遇沟則不能行矣，坐茂草中以待斃。三更后，聞有声似季芳者，低声喚家人。不禁大呼曰：“季芳兄救我。”芳曰：“待喚梦庠来。”梦庠者，从学弟子也。負至山脚茅屋中，高枕臥床上，足益肿。梦庠飲之以药酒，愈不知其痛。問匪。云：“稍定，不知明日几多也。”余自料必死。次早賊众紛紛至，茅屋亦打館。誅求菜飯，則持利刀唬吓之。有賊持刀轻声至床前始声揚曰，何故躲。余示以足，賊乃出。及晚，梦庠姑母始以茶飯进，食毕置床前。有人来取茶飲者，余以为家人。乃先按我足，继复按我胸，終則按我首，乃恶声曰，快起来。遂出外复高声曰，兄弟們。連呼无应者，盖賊多去也。时余料必死，但以赤膊不可見先人，乃服夏短褂起坐小凳上。賊复入，蹲而向我曰，何剃头。余曰，昨自石埭来。賊复曰，你像妖。余厉声曰，此地有百长，他說妖則妖。賊乃取鞋去。是晚負至館中宿，靜听达旦，鸡犬无声，次早村外賊始尽。

是时石埭官軍防守，郡尊孙公、我邑袁侯俱寓焉。遙諭各乡团练。欧阳西峰潜怀团练章程往稟，余送以詩。

咸丰七年，岁在丁巳。余知北山不可久居，正月初二即往叶村陈其相家。

初六到城，幸城內尙无賊踞。与章子襄、丁蔭堂二公同往秀山书院检理存学书籍，残缺无多。运置新安会馆朱文公祠，托人代守。后匪踞城，化为烏有。

家属尚住北山，八月往視。未几有賊过境，回往竹塘。竹塘亦屡过賊，乃居陈国輔兄小楼。

咸丰八年，岁次戊午，余館雁溪，弟子六七人，束修三十金，量入为出，頗堪糊口。

五月，六弟煥章、三侄錫功挈眷到雁溪。言韦志俊带賊守城，城内居民多避远乡。

六月初三，有匪屯集新田坂，竹塘生监带勇堵御馬头地名，聞有土匪引賊从山后掩至，袭破之，伤勇一百余人。嗣又有土匪引賊四人突到冲口郑姓搜粮。郑吁俊、王正荣、章元吉等带勇攢杀，并执土匪生埋一壙。后因事露，掘起焚之。

八月，官軍收复建德。

腊月有賊眷天豫率匪数千屯集仁四保丁香树，四境索貢。建邑时有官軍，故北山一路多遭烧擄。雁坑始有賊到，樟村王姓有以郑姓杀賊事报匪，匪乃藉端勒索銀三百余两。自是雁坑不得安居矣。是时賊銜不一，池城屯扎曰定天义，汇鎮曰紹天福。一切賊銜皆有天字，其等級曰王、曰安、曰义、曰福、曰豫、曰燕、曰侯。各乡伪职，五家則有伍长，二十五家則有司馬，百家則有卒长，五百家則有旅帅，二千五百家則有师帅，万二千五百家則有軍帅，县有监軍，府有总制，为賊办文則曰协理。所造伪书，类多“天父天兄”等語。至改癸丑为癸好，乙卯为乙荣，更为不经之甚也。

咸丰九年，岁次己未，正月初旬，眷賊始去。聞伪乡官告发，戮于池城。

二月十九，伪頂天侯等統賊复屯于丁香树，四境骚扰。三月初二移屯山上地名胡姓、樟村王姓。是夜，余携子侄涉水往避大北坑，次早即登城山。午后賊到，余携子侄臥树林中，賊搜山放火，昏暮始去。不知家人信息，終夜躊躇。寨上居人尽避，口渴思飲，无从覓水。是时匪船都为官軍所破，賊队上下皆由山径，以故山間骚扰甚于江滨。且紹天福屯扎汇鎮，常遣匪党山村擄掠，不到江乡，以有炮船故也。六弟决于暮春迁居舞鸞乡。

四月下浣，賊由竹塘移屯樟村。是时山上河边人多殷实，以賂賊

稍安。余率男往避。

圓鏡塘、玉米塘、汪家山等处人皆富足，然屋宇高华，惟墻下与山上为最，后皆为賊焚燒殆盡。我邑江文藻文生时正帶勇屯扎庫山，著廩生胡之筇來索糧餉，我亦欲往。适遇廩生陳學會名歲回云，江性太懦，勇无約束，不久必敗。后果为賊攻破。

六七兩月，竹塘及十字路等处皆有賊踞。每未黎明，食飯登山。

戊午五月，韦志俊据池城，己未十月以城納款，继复奔走。池城又为楊賊踞。

是秋，韦志俊因李老九先投誠者投誠楊軍門麾下，而所統胡、黃、曾、賴等賊不从，遂叛。韦乃尽誅各賊家屬，各賊因憤愈乱，近城乡村燒杀殆遍。

咸丰十年，岁次辛酉正月，楊賊伪老国宗屯扎建邑馬田，来自去秋。离雁虽远，日亦惊慌。所統賊众甚銳，与韦某有隙，曾到汇鎮韦营搶夺人馬。韦亦統众來建，未及交鋒，旋即退走。遂因李九决志投誠。楊賊亦欲納款，乃为众賊所持。时劝降者系李惠田建邑廩生，俱为賊杀。后为楊七械送青阳自縊，其众遂归楊七。楊賊去后，四境稍安。

东邑申侯兼署貴池，來劝团练，館新田坂。余与王正荣同謁，因将所作《劝团文》呈閱，云已見過。

閏三月間，賊居仁四，日來搜尋。幸雁溪林密山多，人易躲避。时丁小峰亦至，相商远避。聞張京堂名希保守徽州，計往投效，率男共往。时賊已去，遂由仁四进宿湘坑。至澎溪王姓，村外鴨声，村內犬声、人語声中，忽有一片讀書声，目見耳聞，又是一番世界。仁四廩生胡君課徒于茲，与丁往訪。

源头廩生李君克仁名屬官乡試与我同居黃公祠樓，固深相识，聞与徽营來往，虽距十里，亦往訪之。路过樺根岭下，岭有官兵防堵。其村先有不法者勾引毛賊到徽擄掠，以故官兵焚毀其村。惟克仁素日守分，屋宇保全。时正課徒，因以从戎商之。乃曰軍中之苦，我輩难尝。言及陳其相弟在歙帶勇，我遂决意往徽。

是时其相营扎七里头地名，我直到城，問无知者，深为躊躇。及問兵勇，始知其处。余到伊营，伊犹在城，幸所帶勇，久知我名，留待伊归。

及晚会晤，悲喜交集。言及浙省失守，計死十余万人。因念去年恩科南闈，改借浙闈，八月更为十月。余以烽烟阻隔，未能与試。及欧阳芳应試回云，浙人并不知賊形状，每多烹茗邀談，借为笑柄。未滿五月，突遭大变，吁可畏哉。

聞金兰洲雄村处館，携男往謁。七年久隔，一旦相逢，欣幸非常。見所作日記，多关国事，未始非将来野史。因問徽郡情形。乃曰：“危如累卵。即如郡城，向本无娼，今以委員及帶兵官公館在城，或以勢臨，或以利誘，风俗大变。且有秀才許某梦至阴曹，見所造册，已亦有名。不久必有兵劫。”聞之悚然。余居半月，便欲还乡。是秋八月果为賊破。

时有豫章王世冕字南州有勇六百，赴徽投效，与徐寄生同来。

苏州时正告警，传言已失。故我归由岩子街，各店問信者紛紛不一。晚宿祁門城外，与徐寄生同寓。时王南州投效之勇，京堂不收，南州遂行。旋著其相追回。故寄生止此，盘桓达旦，次早遂行。

四月十五日，韦志俊带兵会各乡勇破汇鎮賊营，杀賊二千余，收复汇鎮。韦兵旋去罐口，胡姓义勇日与余匪爭战。仁二、仁三等保起勇往应。惜匪已破罐口，义勇烧杀頗多。各乡之勇聞风遂散。

六七月間，貴东大路复有賊踞，因稻成熟，刈以舂粮。幸雁相距甚遙，故外避賊者多至雁溪。且复以众暴寡，騷扰难堪。吾見人心如此，而知乱靡有定也。

八月，欧阳季芳到雁。云在建邑上乡处館，頗为得所。因談建邑练勇已死三千余人，练費已用三十万金，而官弁去住无常，終不足恃。

秋末冬初，賊首黄老虎带賊十余万，上寇江西，未久敗回。俱从溪外经过，虽未进村，日夜惊慌。十月十日，避賊峰头。

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刻，聞道香口有賊。是夜二更，聞到丁香树距雁二十里，次早登山。

十二月初一日，遙見賊子或从村前而入，或从后山而来，捉获村人，勒令自呼村人名，云賊已去，可以回家。有应之者，賊即踪至。是日黄昏，有土匪引賊数人进村，旋即黑烟陡起，火光烛天。

日見賊子进村运粮，知为久計。我坐林中无聊，或为阿男背誦书

文，或为阿益挑书出对。必待夜静，方敢举火。所幸贼子不敢在村过夜，阿益乘夜下山探贼。风闻有被擄逃回者言及：“村外诸村皆贼，被擄男丁勒令挑稻，被获妇女威逼舂粮。乍获之时，先将手脚吊起，或以磨石加背，或以椒粉熏鼻，或以火烧胸乳，或以棒敲脛骨，拷打油盐为过年计。”

吴彩屏者，贵家滩人，本系文生，充贼旅帅。龙舒河等处恨其作威苛费，执而投诸深洞之中。后其子告发，引贼报讐，颇多烧杀。

贼音又紧，日日惊心，随众奔至刷鱼坦。适遇雁溪陶森茂等言外无食，回雁取粮，计同往。时正月明，每为山隔，雪后初冻，步履成声。行未十里，突遇贼来。伊等四逃，我与弱子料难远避，立以待之，诚以困苦难堪，只好速死。幸止大小二贼，先要阿男负担，我以年幼拒之。问我何来，曰避乱回家。问居何地。曰竹塘。盖是时竹塘有贼屯扎，伪示安民。贼遂舍我而逐伊等。我与子遂避道旁树后，俄见贼数十挑稻而过。我心未死，必欲回雁，又前行至石岭，有自雁来者，问我何往。答以回视家人。伊云前皆贼卡，岂易进村。家人如死，视亦何益。幸或不死，亦不能出。君出虎口，复入虎口，何其迂也。余乃挥泪而回。

备志紀年

張宿煌

編者按，張宿煌字碧垣，号东斋主人，又号种松子及酉州山人，江西湖口县人，以举人擢清江县教官。《备志紀年》即其所著《郡邑拾遺》一书附編之二。其中有关太平軍几次进军江西在湖口县活动情况和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平分土地的記載，为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有价值的史料。原书現存江西省博物館。本篇刊出的系陈柏泉同志所作的摘录。

邑新志紀武事詳矣，此可复甕也。顾予編自戊申〔1848〕，起粵西不靖之岁，迄于乙丑〔1865〕，止賢人去任之年，尚在志未議修以前，故云备也。且志詳于官軍，此詳于民事，义非一致，語不厌繁。从清平之后，以回忆乱离，一邑虽小，可概天下。盖至今犹令人惊魂悸魄也。因檢旧稿，录而存之，以附編于《郡邑拾遺》之末云。

己丑秋良月酉州山人识。

咸丰三年(癸丑)春正月十三日，賊入湖口城。

初賊起粵西，攻永州，渡洞庭而南，人心洶洶。二年九、十月間，張中丞^①提兵駐九江，防堵上游，咸以为长江天塹，有备无患也。冬杪，中丞撤兵回省，知府陈貫甫先生悉发軍需，前往八里官牌夾軍以待之。三年正月，两江制軍陆建瀛拥兵道士洲，未見賊遂潰，前驅过九江，下湖口。十二日夜，土匪乘虛抄夺当鋪，城內火起，紅光烛天。十三日早，賊果蔽江而来矣。夜分，城中火复起，衙署一空。而是日，三乡土匪借乱滋扰。賊宗天主教，每食必讚米讚水。刊布异书，七日礼拜。有天父、天母、天兄、天嫂之說。伪列官职。改甲子，辛亥为辛开；癸丑为癸好；乙卯为乙荣；月月三十日，逢立春为一岁首。其教大概如此。十八日自发船尽下皖、江，而乡下报搶案者以二三十計矣。二十一、二日，向提台榮統兵追剿，舟过湖。

^① 江西巡撫張芾。

十一、十二日，乡間游春灯如故。十三日賊入城。至十四日下午，訛言賊兵下乡，各村紛紛逃走。时正雨雪交加，至夜始定，并无是事。十五日元宵，冷寂之极。

有土匪乘乱搶夺，搬一铁鍋戴头上，过大街遇賊叱之曰：“此人家鍋亦搬去耶？”即取其头去悬示城門。是时也，賊杀人尙未甚酷，遭劫者类如此，而賊之假仁假义，愚弄无知，其伎俩亦类如此。又有潘某者，邑之识字人也，自憤讀書不得志，即于是日“拜相”。拜相者，賊中令投降也。賊得潘大喜，遂船載去。后甲寅四年冬，从伪翼王石大开〔达开〕来县，果重用为翼殿尙书矣。賊中可謂无人也。

夏五月初十日，賊复入湖口。

邑夹彭蠡之口，西望汉口，东下蕪湖，西南会章貢^①；而陆路則东連祁、婺，南蔽都、鄱，为門戶，为鎖钥，要紧地方也。自正月后，上自九江，下至安庆，无一兵一勇防要隘，湖口虛无人。五月初十日，賊遣伪将賴汉英长驅入寇，舳艫蔽江，有投鞭断流之势。停数日，进寇南昌。张中丞閉城力守，賊掘地攻城不一次。城外民屋及滕王閣等处，尽归楚炬。旋賊力穷敗。七月間仍下湖口。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官，倡为軍、师、旅帅、两司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間造册，許給散門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女呼姐妹，无老少，无尊卑。主其事者潘敬孚，本城中纨绔子，捐納国学生，出入文昌宮。至是将就木矣，犹为老妖，肆无忌憚，凡賊中所出伪示，张挂家門，乡人咸恐。十二月十九日，官兵夜縛潘父子械送省正法。

賊之复来也，始焚文庙，携掠人与財物。秋，自江西回，始于七月二十八日到江桥劫夺。九月，馬影桥有烧屋者。后官兵捉去敬孚，册未造，乡下仍得衣冠度岁。

前任岑公蓮乙^②，正月避賊过殷家岭遭土匪，几瀕于危，寻以失守离任。四月間，省委林令来。林征兵勇数十人，于松寿山立营安灶，借以虛张声势，事未定而賊来矣。林走匿深山古寺中数月，亦遭土匪之厄，賴本地紳衿解免，遂上省去。

① 宋朝赵抃所建的章貢台，在贛县西北，据章、貢二水之会。

② 岑蓮乙号藕舫，慈谿人。

秋八月，有年。

是秋谷熟倍。近年三乡頑梗，倡均田之說，私相盟会，准每亩佃戶納谷八斗，語云：斬富填貧。貧者終未填，而富之見累实兆之。然是秋不艾，則无食矣。

四年(甲寅)春正月，邑人梅士肅(調臣)、謝庭芷(瑞生)謀起勇，获賊党殷中杰等，送省正法。

殷素攬訟不法，于三年五月从賊下安庆。冬月复至流澌桥，船桅上高揭伪职旂号，揚言造册进貢。四年正月，带賊卒二人，深入文桥，吓詐地方。时值新春，謝与梅原系姻戚，适瑞生来調臣家，而学博安师亦寓梅姓，調臣憤賊心急，遂商瑞生，捉获中杰送省。邑自左兵破城后，休养二百余年，民不知兵。无賴之徒罔识順逆，霎时蜂起将梅家坂围住，并将調臣房屋一炬成焦，自是梅、謝之禍胎之矣。

是年五月，賊烧东庄王氏，貢生王受眷被捉，邑諸生洪钟鏜、楊曙江俱先后捉系石钟山，皆未遇害。

三月賊城湖口。

先是，賊下自江西，絡繹不絕，邑奸吳采华等誘賊深入。时賊曾胆怯，遣其党江某为監軍。江固丐也，居流澌桥月余。至是賊胆愈大，复遣其党陈某为監軍，并黃、胡两曾为承宣(后伪封丞相，封王侯)，遂据石钟山而城之。大兴土木，凿壕沟起硝館，凡民間柴炭，虽一升一斗必括取而押送之。伪官云：“石钟山铁钟山也。”时吳采华、潘得成等为伪軍帥。潘即敬孚从弟，綽号泥菩薩。諸授伪职者，或铁匠、或經紀人，大都不明順逆，日以罗织为事。而伪官家买田置宅，荣及子孙，一时有軍公子、师公子、旅公子之目矣。賊改湖口县为九江郡，以九江府为江西省。

秋八月起乡团。

謝瑞生自正月以来，与梅調臣等議募乡勇数百，給发火食，伪官日傾陷。又有殷某者，为中杰門生，欲为师报仇，后亦正法。賊遂于九月十一日五鼓下乡，将梅家坂围紧，副貢士兰之子彭年死之。文桥賊未退，而先鋒旗早到謝家矣。謝聞賊欲与敌，而勇已散，不及集。瑞生母罵賊死，并其妻与侄女等，死者共四十七人。冬月初四日，賊复烧曹

孝廉陔兰等家，死者一十九人云。

冬十二月，楚水軍失利于梅家洲。

曾欽差^①进攻湖口，舟师抵北岸，軍声大振。賊伪翼王石大开〔达开〕亦到县，相持者久之。忽夜分，官兵船火起，我軍自潰。晨早，賊放得胜大炮，百姓震动。是役也，賊得官軍烧余船只，檢得一盒，盒中乃吳采华往来信息，吳固狡獪子，自知不容于賊，乃北面再拜就戮。由是賊势大振，禁例森严，征求无厌，甚至封选子女，民間嫁娶几为之空（賊禁民間不許飲酒，不許吃烟，不許戴帽笠，不許帶衣領，不許妇人穿紅著綠，但乡下尚未大变）。

五年（乙卯）夏五月伪試。

先是，賊于三月間遣伪官向下派送試卷，謂之觀風，而愚則其书中語。至是，拟取台山张氏家塾为考棚，十人取九。其不取者，賊謂文有妖气。其取者，送安庆再試，寻因官軍来，不果。其明年五、六月間，遂行之。未試之先，伪官假威假势，士有貧而不屈者，至受拘繫之酷，其恶状遂流毒士林矣。

秋七月，楚陸軍进攻湖口，駐扎苏观渡。

初，有帶兵官元善、赵如胜从孤山来，至苏观渡，循湖路而去，貼告示数张而已。时曾大人軍駐青山。至是月十九日，李次青先生元度統平江营五千余兵，直抵文桥。二十二日駐扎苏观渡，屢打胜仗。二十五日会同罗大人罗山^②于月台山攻賊壘，安大將軍虽未破，而賊鋒少挫，凡在官軍营后百姓亦少苏云。是役也，水軍蕭捷三攻石钟山，中炮死。七月十七日，提督塔齐布卒于九江軍次。

始設局，官軍到时，三乡起团局，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字号，設总局，岑官亦到。凡捐納輸米四十石，給九品功牌或錢八十串。自是局紳輪流劝写，殆无虛日。其明年新正，衣冠之盛，頂戴紛然矣。

六年（丙辰）春二月，拔平江营。

二月間，軍中偶語拔营之事，百姓傳聞，日汹汹。是时饒、广^③无

① 曾國藩。

② 羅澤南字仲嶽号罗山。

③ 饒州、廣信二府。

賊，撫州告急。忽于二十五日五鼓拔去。賊辰早出城，火苏观渡营，百姓远远望見烽燧，皆股栗无色。漸漸伪官远窜到家，揚揚得意，各門首揭起軍、师、旅帅旗号，数日間耳目一新，人心一变矣。賊下乡抄掠殆尽，伪官又遍索民錢，說是进貢安民，而百姓疾苦更深于前矣。

三月，賊城梅家洲。

洲地本汙下，賊欲为犄角勢，令伪官分派人工，大兴力役，民間祖塋一枝一叶有不能保者，甚至此賊来封，訛錢未去，而彼賊又至，百姓大困。先是官軍在月台山架炮攻城，至是并将此山立造营房，乡下庙宇尽行拆毀，即著百姓搬运。父母死，禁不得招魂設醮，而祇园佛子，緇衣道流，一并在劫中矣。

七年(丁巳)夏六月伪試。

先是五年賊因官軍来，不果行。至是凡取入伪学者，逼往彭澤大考。伪官云我可当秀才底子，尽管大考。八月，有无耻之徒儼然拜祖拜客，著一領大紅袍，头上所戴則果然举人字帽矣。伪官潘得成之子中伪武举，九月九日尙在家請福酒，忽报石钟山已破，潘足上阶而跌蹶者数次。

秋九月九日，楚軍大破石钟山。

初李大人围九江城未下，忽于九月七日下午湖口，彭、楊水軍并进，將賊船烧尽，已破梅家洲矣。賊急甚，只暇照应江面，乃阴复一枝兵，从七里冲进攻月台山。賊自知穷迫，遂夜遁。九日午候，黃會^①携妻子从文桥仓皇南奔，各伪官亦紛紛抱头鼠窜矣。官軍馬队十二日到文桥巡哨，梁作楫到湖駐防。李公迪菴諱续宾，彭公雪琴名玉麟，楊公名載福(初黃會在石钟山生子，洗三試周，极其奢华，遍覓乳母，有妇人入乳其儿者。胡會伤炮死)。

冬十月十四日，賊复入寇。

李大人自克复湖口破小孤后，即提兵上攻九江，留梁作楫防守。十月，仇令来，亦带兵在馬影桥起局。时賊新遁，人心不齐。十二、十三两日，賊风告紧，龔某兵力弱不能支，退守文桥。十四日早，乡紳方办

① 黃文金。

撥軍餉，而賊到矣。先是局紳等在九江乞師，兵未到而賊來，百姓方逃避未定，又一枝賊從麻嶺澗出，直抵馬影橋，則四境皆賊矣。夜望賊火二十餘里，紅光上燭。十八日，李大人分兩軍迎敵，上追至堅山、象山等處，下追至王思、文橋。賊大敗，夜從花尖山遁走太平關。官軍復戰于方湖，賊眾悉遁。賊在湖一七，暴虐萬狀，殺死者三百餘人。二十日，難民回家，但聞哭聲而已。

八年(戊午)春正月，大起團練。

正月，岑公來鄉下，改設五團，編立仁、義、禮、智、信旗號。岑公在湖久，熟悉民情，亦能得民心，尅期點團民，亦慫恿從事。三月，賊風緊，梁帶兵為前茅，勇為後勁，旗幟井井有法，大哨至都昌地界，賊聞之不敢西向。

夏四月，城湖口縣。

先是，梁作楫以凱右營來防。至是，曾大人奏城湖口，檄邑人屈見田先生蟠率平江營來防兼督工。湖口城始於前明萬曆間，本朝康熙年修之，費巨萬。湖當困憊之餘，值茲大役，遂設城工局，除勸輸外，准部給空照捐納。初屈先生館某氏，值“甲寅之變”，避賊省垣辦軍務，李次青來，又在中營辦事。次青在撫時，舉屈自代，號平江老中營，有胆略，屢立戰功，賊畏之。是年，得保清軍府即補縣，而城局諸公亦各有保舉云。四月初七日，九江平(偽曾林啟榮等殲滅無遺)。

二月，賊自太平關敗竄建德，入都昌，又窺湖口，皆都昌人曹繼佐所引。信字團於二月捉獲繼佐，賊由是遠竄景鎮。四月初七日，李大人^①破九江，乘勝順流直搗，至十一月全軍沒於三河，湖口驚恐。十二月屈往太湖會剿，其明年太湖平。二月十一日，屈復回縣。

十年(庚申)秋九月，知縣岑公去任。

岑公蒞湖日久，不好事，大致安靜，民賴以安。

冬十一月十二日，賊再入寇。

初正月，段起兵入防，後吳坤修以團防營來。本月，普承堯兵下江失利，湖口惶恐。十二日早，普兵猶自太平關竄入流澌橋等處，民

① 李續賓。

不堪其扰，賊乘其乱，易官軍装，长驅入寇，直抵山口市，退保馬影桥。局紳等乞师于吳，吳以奉檄守城，不肯轻出。十五日，賊知有备，不攻城，大掠而去。是时死者以千計，被擄者礼字一团，已有二千余人矣。时曾大人駐师祁門。

十一年(辛酉)春二月，官兵再过境。

鮑軍^①最有声，其兵异他軍。十年七月往浙，过文桥，民憚之。今二月，上江不靖，乡下頗惊恐，至是过境云。

同治二年(癸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賊窜湖口，駐文桥。六月，官軍大至。

二月，浙江金华等处克复，賊流入建德、湖口，兵止南湖。營都司王定国項下一千二百人，去年冬十月間，石門有事，省移来守城者。本月二十一日，賊从鄱阳直下，亦无攻城意，守城兵亦不敢出。五月初，李公榕兵到(鈞字營五營)，麾下郑阳和等皆旧从鮑軍門^②者，最有声。值天气炎热，兵多病疫，力弱不能战。至六月初一日，江公忠义兵始下(精捷營第十營)，民方忻喜，不知軍情，惟日望开仗，以解倒悬。六月十九日，賊众悉出，并力攻營，将官軍围住几两昼夜。后賊粮尽，四出刈禾，兼之乐平等处官軍甚盛，遂于七月初四日夜遁。官軍駐扎馬影桥、坚山等处地方，至秋凉始开差。

三年二月賑。

初，賊在湖口設立伪官，押征錢粮。官軍到，民間自咸丰三年来所应完錢粮，完納殆尽。至十一年，詔十年以前，概行豁免。

五月，官兵过境。

建、临、撫、广等郡賊势，自二月蔓延不絕，逼近省城，湖口防兵尽撤赴援。鮑兵将过境时，民心震恐畏先声也。值彭公雪琴水軍自二月到县，留楊忠帶礼前營駐防(时三月間河〔湖〕北賊势紧，窜入黃陂、孝感)。

六、七月間，賊敗窜閩，江省始清。是月，瑞金县团勇擒伪幼主洪福瑱并伪曾二人，請旨处决。

① 鮑超所率的霆軍。

② 浙江提督鮑超。

辛壬睦录

佚名

编者按：本文系未经刊印的稿本，记述太平军开辟江浙后，进驻浙东沿海象山县半年内（1861—1862）的活动情况。作者的姓名、经历无考，从书中语气可以推断，系出自当时居住象山的地主文人事后追述。他以反动立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但文中还是透露了不少真情，如象山人民欢迎太平军以及太平军纪律严明，等等。文中关于象山一带乡官的记述，说明了打入太平军内部的地主们，如何控制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进行种种破坏性活动。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情况有参考价值。本文系邹身城先生来稿，其中有些泛论经编者删去。

我象自李唐建县以来，阨荒壤僻，沧桑之变，累叶无闻，从未有遭此巨劫者。犹幸杀戮不惨，淪陷亦不及半年，城以内虽有破残，而乡间则鲜遭蹂躏。盖我邑人情质实，风俗朴素，无玉食锦衣之奇享，故历劫亦未至异常云。

计粤匪自咸丰辛酉十一月入城，至明年四月遁去，历张、潘、顾三逆，先后踞城凡六阅月。其间变故纷纭，不无可纪。忽忽未果者十七年矣！兹当闲窗无事，追书其大概如左，采葛藟者或以补志乘可也。

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一月十五日辰刻，粤匪入城。是日午刻，间有自城逸出之难民，三四五六不齐，各自成队，手中俱有所携，有半途弃去贼装者，有踉跄作急奔状者，向西沙岭一路而去。其间约宁海新墟者居多。是日予往瞻头，至三官堂，即遇此。初见不知，心殊忐忑。

入城之贼约二千余人，其半则胁从者。一入城即闻搏击崩塌声，盖即坏壁撞门，搜卤玉帛子女之细贼。其大小头目，则直入官衙、民舍踞之，无事不轻易出入矣。

当贼氛逼近时，既无有剏议城守者。稍有一二忠义士扼腕请登陴者，群斥其妄；且恐其所至屠戮。乃于本月初旬，大集在城绅耆于城

隍廟，匯議行止，至者數十人，而邑令亦施施來。于是定策以羔酒銀幣逆諸境外，與議者均以神前列名立誓券，券後鈐以親筆花押，而縣印殿之。議既定，明日遂行。迎至寧海黃溪口界，遇賊前鋒，領入張會大隊。又明日，遂入城。時迎賊者為廩生周某、監生王某也。周、王謁見張會，獻所賚犒軍物。會甚喜，慰勞數語，即給以令旗、告示，並諄諭城中人民，但粘太平天國順民字于門，不須搬避。隨乞大旗一面，用保質鋪。二人喜躍，洋洋歸，遂肆言此番西兵入城，秋毫無犯，有出城者，力阻之；不從，則讐以勢。人見其眷屬亦竟安居，稍有信之者。豈料賊一入城，即先掠質鋪如洗，在城婦女罕有免者，而周、王二家，遭難尤酷。嗚呼！豈非天道耶！周、王迎賊，初意亦非惡，洎得賊用，乃大張威福，故受屈者恨刺骨。賊退後，親友有勸之遠遁，二人恃有誓券縣印，置不為慮。賊退後數日，邑主自賊中歸，暫駐牆頭某宅，諭城中屬吏來迎。繼接周、王合信一函，拆視，乃即其事賊時劾監君〔軍〕通妖，請勒移駐城中之文稿一角也。在座者俱不省所謂。王固本邑胥吏，令心尤不平之，遂將此函并其迎賊狀，通詳巡道，回文即就地正法，且立決，而二人生路遠矣。

時衙署已毀，周、王二人即囚在纓溪書院之後閣。王猶望活，百計挽救，而令意甚決，蓋非特詳文太實，亦具有深意，故欲速斬以滅口。惟周自揣無生機，題院壁，有“萬姓生余多造化，一身死後有公評”之句。見者哂之。

邑令詳文將轉，人言藉藉，而二人始懼，有遁意。均約中秋在家過節後即同行，而十五夜竟遭掩獲。使再展一日，當有生路。

十五夜，邑令屬史、湯二人密擒周、王。史于二人有大怨，而湯則渠舊交。論者謂湯為太忍。蓋周已深匿，而湯百計出之也。

張會名得勝，雖多年刷賊，治軍嚴整，而性頗慈祥。當周、王辭別時，張會微諷以婦女總宜避去之意，言之再三，而無如二人憤憤也。諸會入城，直踞民房、官舍為公館，不輕易出入。其凶掠奔竄者皆賊兵也，而衙署之焚，則余姚乞丐矣。

賊自言，自下浙西東名城數百，積蓄之富，未有如象山者。蓋初以象山僻地，賊必不到，故各府縣巨商大賈，其膏腴多運寄于此。繼而富

宦旧家无乐土可就者，亦源源而来。不虞至此一网打尽。虽曰数不可逃，然亦二人者誤之也。惟所云不戮一人，斯言尙为不飾耳。

六日，即传伪令各乡村进貢：一花边洋餅謂之花边，二粟米、杂粮，三牲禽；如敢不順，即刻派队出城卤掠。于是进貢者絡繹如赴礮，而乡間竟得免难。

十七八日，随有城紳数輩出城，胁各处殷实紳士充当乡官，而諸君亦思以身保民，再图后效。于是凡充乡官者，多端人正士。以故賊踞城六閱月，而四乡居民不遭兵火之劫，自冬徂春，耕凿如故也。十二月初五，众乡官入城見张曾，閱日各領职事回乡。

乡官名色，稍袭周礼，而实則大异。最尊者为监軍，总理全邑。次軍帅，乡一人。次旅帅，数十人为官。下此曰卒长，領二十五人。曰伍长，五人之长也。非官其制度，大約亦保甲之支法也。

张曾楚人，老于行伍，而心尙慈祥。乡官之来見者，迎送間頗具礼貌。御下甚严，无故不許一人出城。平居无事，其士卒亦整敕如临大敌。令下即行，无片刻逗留，否即斬以徇。盖亦百战之劲旅也。

十二月，南冲土匪某某輩，糾党数百，乘乱欲劫諸富家，继蚕食各乡村，飽即附粵匪去。刻期举事，勢已汹汹不可遏止。时旅帅为郑君卜棠，端人也，偵知大駭，仓卒不知所措。計惟呼援于张曾，亦以毒攻毒之下策。内难方急，不顾焦原，遂于初一日連夜入城，見张曾，訴所以。即时調劲兵三百、騎二十，令部下余逆統之。初二日早，随卜棠出城，軍次牆头，益以乡勇数百，疾趋至石鼓岭上。稍屯，余賊即驅乡勇为前队，下令曰：“逡巡不进者斬！反顾者斬！”諸勇聞令股慄，不得已前进；长毛继之。而土匪犹思撑拒，鳴鑼聚众，声震岩壑。既望見紅巾遍山，五色大纛，掩映林杪，始知长毛遽至，則又大惧，一瞬間鳥兽散矣。当时余賊入村，即令搜捕余党。获二人，一郑开治，一綽号毛坑架者也，皆为盜魁，罪在不赦，立命斬之，而开治竟得保免死。余賊宿郑氏一宵，明日因[囚]开治統众回城。是役也，不費一金，遽夷大难，奇哉！

监軍于都会处开立总局，軍帅、旅帅等亦俱有分局，如官厅然，堂上設有簽筒、笔架、枷杖等器。专办粮餉，如期量給，使不出城攘扰。

如系民事，非关軍旅者，就此判決，賊不与聞也。

城賊所需等項，均向監軍索取，監軍則又分派各乡師旅帥征之。其中不肖者亦頗有干沒，准平民于監軍處呈控查究，故民間未至大窘。

賊于冬至日為元旦。先一夜燈燭輝煌，槍炮聲絡繹不絕，賊眾徹夜不眠。晨興，大小頭目換新紅巾、衣服，賀新歲矣。

賊偽官有檢點、丞相、指揮、將軍等名色，等而上之，為天預、天燕、主將，最貴者則侯王矣。

賊兵出隊，于駐扎處搬取竹木柴草燒之，否即拆民間房屋代之，竟夜火光徹天，謂之“燿營”。初入城時亦然，半月後漸息。

時乡民乘亂作惡，有應辟者，許乡官隨時縛送，到即訊明立決。終張之日，未嘗謬殺一人。故當黯無天日之時，而眈眈之徒轉覺碍手。至次年潘賊則不成世界矣。

繼張者為余姚潘逆，名世忠，本為地匪，初投入長毛，三月間即升為偽將軍之職。其下俱烏合之病丐羸偷，志在摸雞盜狗，一溫半飽而已。誠得健者二三百輩擊之，數千之眾可以立潰。惜無有攘袂起者。

賊據城六閱月，發號施令，僅在衣食，于大段處茫無頭緒。雖冠服之制亦未嘗頒示定式。或以紅巾裹首，仍衣窄袖、著小脚褲，貴賤不辨。張會亦然。止不許薙髮及用本朝頂戴耳。

張會時，城賊無一人一騎下乡喧擾。間有私出，不過三、四里外，至申必歸營，從無墊宿一夜者。至潘賊則全無紀律矣。有衣婦人衣，諸于綉翹花帽錦纏，高視闊步，恬不知耻。三、五成群，時至乡間剔鬚，故抽刀作凶樣，其實并不敢刺傷一人。有知為黔驢者，反挫辱之，乃悻悻去，久而久之，竟無能為厲也。

張賊之入城也，所掠不過金珠玉帛，至粗笨之物一概捐去。潘賊則無所不要，甚至破衣碎缶亦奪取無遺。及其遁後，城中真如水洗。所以顧賊之來，專與四乡為難矣。使顧賊稍留數月，得遂鯨吞狼噬之心，我象人民不知作何了局。

十六日，有余姚賊六、七百人屯西洲。

十八日，屯西洲賊先后入城。

十九日，辰刻，有余姚賊七百人過牆頭渡，屯大雷廟，早膳後入城。戌刻，又有賊百人過方前入城去。酉刻，則有余姚汪、曹、劉、李四賊來方前，晚膳後去。四賊服飾俱作婦人裝，至有色婦人綉花鵝色者。

二十日，又有餘姚賊七百人自西洲過牆頭，一宿即進城。

廿一日，又有餘姚賊入城。以上諸賊，俱系寧海陳某與邑人蔣某暨朱國富，作鵝鴉之爭，所勾引來者。

廿六日，有餘姚賊十人，至牆頭監軍局，無所事事，一宿兩餐而去。

自廿七至卅日，日夜大雪，平地積雪至三、四尺，而四鄉之貢銀米者，俱顛蹶于冰天雪地中，不自以為苦。

壬戌〔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有餘姚賊七人來方前局，云討肚飢飯吃，與之數碗，鼓腹去。初八日有餘姚賊五人來村索槍炮，旅帥出叱之，始去。

初九日，顧廷菁之侄仁培，率匪黨八人過方前，云捕土匪而去。

十二月間，自餘姚賊之來也，未几，張魯即被調離象。留部下餘賊，後十餘日始去。余即同剿南充土匪者，貌黑而肥，眇一目，勇悍絕倫，與人一語不合，即抽刃斬之。當剿匪過牆頭時，鄉官設茶果待之，亦謙遜，就座席未暖，忽立起，號炮一聲，蜂擁而去，不留一人。時余以百餘人孤立，餘姚賊數千人俱畏之如虎，想見其精悍之氣，雖少不減。

張魯之去，取路西沙嶺，未到时先有一賊方姓，金華人，性質實。开路，遇有歧處，以巨石壓束草攔之，而大隊繼進。从无一人闖入壓草外者。時予同村人登門前山觀之，旗帜飄揚，五色眯目，隊伍整齊，无一黍之隙。過嶺下陳，間有一、二騎分山入村巷，然亦不敢久住，自茶亭迤邐至嶺上，二十里間不絕如綫。嶺以東不殺一人。蓋以監軍居近，留鄉官體統也。過嶺則殺人如麻矣。然亦同時出城担夫、輿卒之徒，非在野之平民也。

是夜宿西洲，張魯則擇大廈居之，一入不輕出。設場〔楊〕中堂，三更後始拥所携之婦臥。此婦不知誰何，前所帶以入城者，至此仍以輿隨。夜間易女服，早起仍作男裝行矣。

是夜，西洲大遭淫鹵，土匪導之搜山，方三、四里內俱不能免。蓋村人之無力遠避者，以為山路崎嶇，賊不能黑夜到此，為僥倖求免之

計。孰知扎營之內〔？〕在申刻哉。明日卯刻即拔營从柴溪一路而去。初出城時約三千余人，西洲一宿已逸去數百，及過柴溪，不過二千余矣。然西洲人被鹵者亦復有二、三十人。

二十一日，復有余姚賊百余人，過牆頭渡入城。自此以後，余賊之入城者，絡繹不絕，俱乞丐小偷依親望友而來者，遭彼之劫，真不值哉！

二十四日，顧賊廷菁邀老長毛黃、覃、羅三賊暨賊兵四、五十人來象，與余姚賊爭城，過牆頭宿歐宅。明日入城。

二十六日，余姚賊二千余人出城。由西沙嶺者三百余人，余俱从泗洲頭一路去。

二十七日，余姚賊潘逆一股出盡，僅留汪賊。

二十八日，汪賊一股二、三千人，全數出城。仍分西沙嶺、泗洲頭兩路去。

二十九日，尚有汪賊遺孽八、九十人宿牆頭，一夜而去。是夜汪逆屯排头、杭頭等村，大肆擄掠，淫奸放火，無所不至，雖罪在响導之土匪，其實誤之者有人，為入城時之故轍也。

作搜山之响導者知二人，排头等為賴大吉，西洲則蔣小麻皮名昭遠者也。村人恨極，先捕大吉一人送總局，請監軍就地正法。監軍猶示以有願保者免死。令下五日，無一人應命，不得已誅之。數十村同声称快。後數日送蔣至局，次日為顧逆令箭提去。有同姓向顧力保，賴有大力者持不許。顧亦以己初到，欲以刑殺立威，故得顯戮；不然漏網矣。

此後，余姚諸渠魁俱已撤盡，惟留零股長毛千余暨顧逆一股約一千人。橫行無忌，無法無天，從此始矣。

顧逆初名景眷，降賊後易名廷菁，邑南之山根井頭人。初，讀書應童子試，輒被黜，性凶險殘悍，無所不為。戊己之間與寡嫂爭產涉訟；邑令廉其誣，且素稔其所為不法，杖數十逐之。逆知不容于眾，于庚申某月逃往浙營，應募水師，資緣得充勇目。泊粵匪陷浙渡江，率本隊首先迎降；未至，眾又散去。遂單身求見賊目，以下越收鄴自效。賊雖納之，未嘗畀以縣權，故僅僅乞得象山。賊以象山僻在海隅，無大關係，許之。至是，大有甘心桑梓之意，故窮凶極惡，至于如此。

顧逆天性，險惡異常，絕無親戚故舊之情，初與人接，貌似謙和，談笑傾〔頃〕忽變色，面如冰霜，則此人延頸待戮，萬無挽回矣。

顧逆有戚，為黃公喬史某，同硯友則新喬郡庠生俞綬也，時充乡官在黃公喬局內。聞逆暴戾無人性，作書戒之，詞懇意誠，宛轉動听。不意逆轉大怒，必欲生致二人手刃之。一夜忽統賊兵千余，出北門，路本出南門紆道至東溪嶺上，天尙未明，始傳令“至史局公干”，竟不言所以。及抵局始獲俞，縛之。繼圍史宅，獲史昆仲二人。時三人尙在夢中，從被中拉出也。家中所有，鹵掠罄盡。回城後，日猶未昃。乃高坐堂上，跪三人于下，面數之，歷炊時許。鎖置一室，立拷史五萬金，限五日繳。繳畢更索，將俟其一无所剩而誅之。以俞寒士，先斬之為史某息壤。一日提俞出，跪堂下，問一二語，色尙和，已忽從容顧旁賊云，“綁”，噉然一聲綁矣！復云“推出砑〔斫〕之”！俞大驚，搏顙如雨，額血流，呼救聲徹內外。時侍者數百咸為屈膝。逆受業師馬某聞聲趨入，請恕不許，請緩決又不許，至跪下叩首，逆意愈堅，面作青黑色，凜凜不可犯。師乃含淚退。逆妻知之，亦出為跪請。史某泣求更苦，顧罄所有贖俞死，逆微哂，但云：“錢亦要，命亦要。”有頃，逆忽拍案叱行刑者：“爾等逆命，亦當斬！”遂拥出斬之。初砑〔斫〕一刀，顙血已注，猶呼父母求救；連砑〔斫〕之，乃寂。傷哉！當眾請時，俞猶剪手立大門內，回首望轉機，聞逆叱聲，遽放聲号哭，觀者无不為之下泪。而逆則笑口向諸人談他事矣！

辛酉十二月二十日寧海縣附生陳某與潘逆等七百人入城。初陳某以善卜于粵黨何文庆，即唆何來爭象山，蓋與邑人蔣某相觸也。蔣亦近時附何者。何遂從陳請，調潘、汪二賊，賫長毛令箭來象。其部下賊黨甚雜，台、黃、仙居不一而足，偷雞吊狗不成氣候矣。時嶺脚朱〔？〕人朱國富亦是〔自〕何逆處挈眾來象，其頭目為文庆侄何癩頭，亦于廿一日入城。當時城中遽添賊兩股，人愈雜，勢愈危矣。

此時張會尙在，視潘、何二逆蔑如也。以有賊中令箭，亦姑容之，而約束甚嚴。以故二逆眾當張未去時，鼠匿民房，尙未敢出头也。

自二逆入城後，乡間始有長毛踪跡，乡民亦見慣不惊。時復向人索軍器飲食，如遇小聚落，即裝蛙怒吓人；間過人烟稠密處，則帖然搖

尾，叱之亦不敢动。甚有飢极向人丐飯者，亦可怜矣。

壬戌正月二日，前县令为潘賊所擒，眷属匿他室得免。先是旧冬，张賊入城，令与家人逸出，东西迁徙。至十二月，始卜居山根俞宅。人以其近城也危之。方拟新正迁去，时連日大雪，不虞他变，故賊至一搜即获。二賊挾之，跣足行风雪中，趾破踵裂，辛苦万状。入城抵潘处，潘乃高坐，迫令下跪，旁有邑廩生夏某者叱令名痛詈之，窘迫无所不至。嗚呼奇哉！夏固本朝之士子夏乃芸山也。而令固夏前日之父母官也，非有不共之讐，如海之怨，忍心害理，一至斯乎？真人类中之豺狼也。后令被胁入郡；四月間賊退，自宁回象，而夏已聞风窜去。

时夏有討本朝檄文一首，語极狂悖，讀之令人背裂，故不載。一日招其得意弟子蔣某謂之曰：“予老矣，无大志，他日献此文于天朝，取公侯如反掌耳！汝年少壮，正建功立业之秋，今以与汝，汝其勉旃”。蔣頓首受命，袖其文归，献之顾逆。

蔣献文于顾逆，受职伪丞相，奉賊令督石江粮餉，居然自謂开府，攘鈔关而踞之。轅門外悬两大字額，左曰“變理阴阳”，右曰“統属文武”。峨冠博带，居之不疑。其石交董某，冠方巾，衣大袖，蓝袖道袍，如戏班中扮范仲淹然董名尔謙，黃溪人。蔣每蒞大堂，董直立侍之，見者笑不可禁，而坐者侍者，正洋洋得意也。继以威福日甚，石江紳民群起攻之，縛二人，灌以人溺，复赤身投溷中。乘間脫身，連夜匍匐归里，已身无完肤矣。蔣名厚鑄，字偶笙，大溪蔣人。

顾逆之侄仁培，即逆所認寡嫂之子。初欲投逆，母止之，不听，遽逸去；母追至东溪岭上，把袂挽留，坚不可脫。仁培出佩刀拟之，才一放手，疾奔而逝。母哭归。后仁培得志，其母閉門不見一人；顾逆有所餽貽，悉拒不納，依少子紡织自活，邦人賢之。

仁培亦恶劣无人理，然其人童心未化，不能杀人。日日手令箭，衣全紅一口钟，名为巡閱，直入人家，坐堂上，呼主人出，索錢米，与数金囑其周旋，即袖金他适。后与顾逆同斬于郡城。

正月十五日，城紳王方棣挾余姚賊目刘天貴者到墙头催粮，监軍为具午膳。食頃，有毡帽而过堂下者，刘睨之大声曰：此地人不服天朝法，宜斬几人示众，才有畏惧。时观者数十人，素易余姚賊之可玩，

突有人应声曰：“有錢則貢，有米則貢，何為不服？尔不曾禁毡帽，我毡帽不曾干禁，如宜斬，尔天朝蓄髮留鬚有明示，尔竟去鬚，更宜斬。”語次，以手拂其頤。刘賊無以應，手拈碗筷而顫。俯仰間忽立起，取令箭自裂之，勃勃然坐，其意欲以此激賊酋怒也。時有隨來小賊五十人，方就食总局，知內有變，一哄而入，刀出鞘，槍含機，口中喊云：“誰氣殺我大人？”“誰得罪我大人？”勢汹汹可怖。時刘仰面坐椅上，但搖首曰：“他們。”即刻拥刘上馬而去。方以為刘賊此去必不甘休，先整鄉勇防之，數日後寂然不見動靜，然自后刘賊過牆頭，不復敢作夜郎矣。賊技如此，真堪噴飯。

邑人姜金保者，故千總，罢官家居。当顾逆在浙營日，姜曾与同事，故犹相往来。至是，姜見粵匪蹙，且在城者亦不过数十人，欲以定海官（下有脫字）襲取之。時顾逆亦常与姜議反正，姜乃乘間說其合击收克复功。逆遂阳与合謀，阴以其所为告覃、黃、羅三賊。賊未甚信。一日逆邀姜來密与之計，而坐三賊于屏后听之，既聽得其要，逆忽避去。突有長髮者四、五輩攬姜入別室，闔其戶不令通一人。旋聞姜号呼聲，賊用刑聲，小□姜出，則口含枚、手反接，推至后圃隙地戮焉。逆遂命懸其首于竿以示眾。当賊訊姜時，有从門隙窺見逆亦与三賊并高坐，訊語尖刻，严厉过三賊，姜辨[辯]如不聞也者。逆以姜操土音，度三賊不辨，恐姜出揭其隱事，为旁賊所駭，故枚其口也。嗚呼險哉，姜死后，逆復百計籍其二女、妻、子入賊營，尤为狠鷲云。

顾逆之擒史、俞也，俞既被杀，史犹系賊營。勒織詐緩，而亦自揆无全理，兄弟相对日夜泣，罔鳥釜魚，苟延而已。監軍过，慰之，心甚不平，而无策可拯，适以事晉郡，見伪主將范某，訴逆惡，論史某之冤，恐激民變。范信之，为調逆至宁，將以別將代。逆奉調犹未知，所以出城時，堅囑其下善守二人，勿輕縱，俟其回象也，罄所有而誅之。監軍偵其行，于范处巧亲軍數人偕至象，度逆党畏長髮甚，非以此懼之，則史某不能釋。遂連夜歸，入城提以范曾令箭，果不与；既見長髮之來監也，不得已出之。史某在賊營四十余日，至是脫虎口，見監軍展謝，若崩厥角再生。誠然后逆知之，誣監者逃回，而史某去已多日，頓足曰：“何不斬其一而乃縱其二也。”知逆之意，果如此，危哉！使監軍

不以計脫之，速繳緩事畢，難乎免矣。

時南鄉紳民以史氏无故被擒，俞以无故見殺，已怦怦欲動。繼嗜顧逆之暴，而逆黨凶橫尤招民怨，揭竿一呼，聚者數萬；刻日攻城，奪回二史，并除顧逆余黨。自黃公忬而東，無不響應，槍炮聲數十里不絕。時勁賊悉調去，留者僅無賴攫食之徒，未經戰陣，能守者不過數十百人，其勢已岌岌可危。幸起事之明日，適監軍回象，急欲馳書止之。時募賣書人無敢應者，有智門寺僧元受獨請往，于是與之書，言黜顧還史事及監軍告示。翊朝僧至，值彼將出隊，乃摩壘自陳。彼驟見訝為賊諜，擒見主者，白刃剗剗[皚皚]拂頸上以百計，火槍擬之者又數十，僧驚顛不能言，但呈手中書示之。初見書未信，既見監軍印，命釋僧，下慰且笑曰：“壯哉！自真惠明矣。”善遣之，鄉兵遂解。而史之歸也，亦于是刻到，不然，城鄉拘難，勝負且勿論；倘激長髮之怒，以一旅勁賊來，後事尚可言哉！監軍之德詎亦偉歟！

顧逆受偽職為參天豫。其踞象山也，自以為無上等爵，如吳逆之于滇南者。平居所服，黃帽、黃袍、黃褲、黃襪、黃鞋，無一不黃。令二女養蠶，種多至十餘兩，驅其下數十，負布袋，逢桑即采，不問為誰何樹也。時逆妄想為永久之計，將占全邑之產為己業。拈所據林氏宅為行宮，對門造鼓樓五間，未畢，幸即押去。不然住一日，即象山多一日塗炭也。

時顧逆大興工，作役民夫數百，修祖墓數處，逾制如王墳。既欲修造住府，毀附近鄰居，開拓故址。適南鄉起義，焚故居，并发其祖墓。其住屋則拆而燒之，以其與寡嫂鄰，恐累及也。自後逆竟不振，以至于斬。

東南之交，有可筑海塘一區，約計田三、四萬畝，需貲五、六十萬緡，顧逆筑為己有。方擬擇日興工，而所費工食即派之民間，後竟不果。如此舉竟成，雖一時受累，而數年之間驟增民田數萬，倘亦我象萬世之利歟！

顧逆本拘禁在提督府偽主將黃賊處。時監軍遣使致黃賊書，至門為顧逆所見，誘至僻處，將肆強奪，使喊救得免。越日，顧逆賂監者，逃至象山。黃知之，即遣長髮十餘人踵至，立押顧逆回寧，并提其二女、

妻、子同去。部下数百名亦俱調上。逆仍禁在黃处，加严焉。逆党即分隶各营；其二女已拦进別館，狼藉之状人有見者。妻子当时不知所在，郡城克复后，妻乃依托丐者逃归。二女初附兵勇，轉徙数月，后亦送回其家。子为逆幕张白心所匿，故誅逆时覓之不得。年十五始令归宗，无家可依，轉輾沟壑，今为戏班旦脚矣。到处登場，諸丑毕露，見者无不快，指之曰：“此即顾逆景眷改名廷菁者之子也。”数年間亦客死异乡，同輩为之藁葬。

时督标兵八营，駐錢塘，杭城失后，俱潰散。象山得二百余人，投顾营均为賊用，謂之“八标”，尤暴悍不可制。顾逆去象山后，而八标又归本营作官兵矣。忽賊忽兵，朝非夕是，时事至此，真千奇百怪哉！聞八标反正后尤橫，行路側目，莫敢誰何！虽县官亦受其节制。洎明年王令名嘉福蒞任，痛绳以法，始稍斂戢云。

南乡举义后两日，而有爵溪所攻城之事。爵溪虽滨海，距城仅二十余里，俗号强悍，素苦顾逆之虐，至是乘隙而动。时逆已被押入郡，尚留本邑附逆逆党千余人，爵人易視之，蜂屯螿聚，皆不教之民。攻城数日，犹不能下，城居百姓恐破也，为池魚之焚，或助之守。攻既久，外兵稍懈，賊遽乘之，数千人俱弃甲而奔。仓皇間有窜伏民舍者，躡之不获，賊乃火之，附郭十里内，所有村落遂夷为瓦礫場。爵溪离城稍僻，賊亦不敢深入，轉免此难。

郡城克复，黃、范諸賊俱敗去，顾逆复乘間遁回。戴碑礪頂，服补褂，往来当路之門；继乘四人輿直抵观察署，希延見，得僥倖图复軍功时职銜。拒不納。无何訟者蠡起，而旧任象山参将某(副将德全，非参将)以顾逆曾掠其全家，窘辱无所不至，恨次骨，亦就訴道署。于是捕逆之牒日三、四下。时顾逆亦自知身同独夫，荆棘載道，既不能反正，又无一錐地可以容身。拟挾其所有为航海計，事定后复图死灰之燃。买二舟系城外僻处，偵有恶耗，即跳身揚帆去。

时象紳欧氏知宪捕孔亟，虑其踪迹詭秘，不时脫去，預以重資賃夷人同伺之。壬戌四月某日酉刻，协获其人于河头之舟次。适逆亦将于是日夜半解纜也。相距不过一、二时，稍迟則漏网矣。擒至道署，裸囚之。翌日，道府与参将(副将)某并訊之，初犹鉗口譎舌，扳誣甚多；

恨甚，加以梭〔櫟〕夾諸刑，体无完肤，始呼号，伏地言状。示以認牒中所列罪，不容于辟者凡数十事，余乃指不胜屈，判立决，不待时。逆侄培仁同时被获。于是二人对面受刑焉。传其首于被虐諸处，見者无論识与不识，犹以不生致二人手磔之为恨云。

我邑藏书家，城中首数姜、邓。贼去后入視，滿樓地板上堆积至一二尺厚，散乱圾杂无一部全者，甚至便溺其上，不可收拾。贼之必敗，即此一端已可見。

出南門十里許，为半河压，民居約百余戶，亦为賊所毀。当爵人攻城时，值一家新婚，方交拜毕，即聞賊追敗兵掩至。新郎妇逃避不及，而賊已入門。見新郎头雍方白，即縛而倒悬梁間，仍刃之；見新妇靚妆，大喜，数十人迭就淫辱，不胜其虐，已毙于床。幸此屋不及火，尸获未焚。賊去，家人回視，新郎已血肉狼籍，而新妇裸死，探其胸尚溫，灌救得甦，而已无我相矣。

賊入城三、四日，人見其并不杀戮，有賣貨至城門外与之貿易者，过往行人漸不知避。时有一人粦谷归。过西門問之，应以“谷”；問其“何来？”則应曰“粦。”賊忽拔刀拟之曰：“我輩在此，汝等复敢夺人谷！”欲辨〔辯〕而首已殊。盖“粦”与“夺”，土音相近，賊誤会而怒杀之也。后数日，有与賊白其故，乃听其亲人收葬焉。

賊中多有窃食鴉片烟，貿利者怀至賊营，卖之輒得善价。一日，有卖烟者出洋土示賊，賊試砍以刀，随手碎，以为伪貨，立欲斬之。旁一賊急为营救，教以面煮，验其真假。賊首肯，旁賊俟烟方沸时，乘賊他顾，窃以己所携烟数錢投鍋中。少頃收膏，而烟大佳，此人遂得免，且偿以兼金焉。旁姓方，金华浦江人，本良民陷賊者。嗚呼！毒狠暴虎之中，乃有此等慈悲人，亦异矣。

賊掠十三、四岁童子为亲軍，号小把細，衣服珍异，五采烂然，养忍容残，爱惜甚至。一入营，先教以杀人走路，半年間則嗜杀如飴，馳及奔馬矣。主将数百名，以次递减，最少亦十余人。

庚申实录

沈文鏞

编者按：沈文鏞字友笙（一八二九——一八九三），直隶清苑县人。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鴉片战争英法侵略軍逼临大沽时，受山东巡撫文煜委任，到天津、北京一带偵探敌情。六月初七日到天津之后，按期向文煜彙报，有报单底稿一册。事后根据报单底稿撰成《庚申实录》，記述咸丰十年英法联軍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清政府主战主和最后投敌卖国的变化。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中，有些英法联軍入侵的記載。一九三六年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曾刊出刘毓楠的日記——《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日記一篇》。本刊一九五六年第二期（总九号）曾刊出龚一村所录佚名日記——《英夷和議紀略》。本文与下文《淮生日記》都是未曾发表的稿本。这五种日記所述事迹詳略各异，也略有异同，正可互相补充。本文記述天津情况最詳，時間从六月起到十月止，也是各日記中最长的。

記者于咸丰十年五月廿七日，由长山差次，奉山东撫院委，赴天津、大沽口一带，查探敌情。即于次日起程。六月初三日馳抵德州，出境入直。初七日抵津，即日赴大沽海口。

查得自五月廿八日至六月初七日，共来敌船十一只，来往在北塘游宕。

初八日，已刻进口舢板小船六只。在炮台外数里，見有敌人七名，在沙滩岸上往南行走，頃間复返回，在河沿站立，用千里眼各处照看，描画两岸地勢，随即出口。

同日，僧邸^①大营解交天津县奸細一，名潘志和，身带銀元四十五元、上諭三篇。其諭系請办团练并恒制軍^②开復前通州协魁副将各抄。供称：天津人。閏三月廿間由津赴京卖黄花魚，卖给俄館魚三十

①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② 直隶总督恒福。

斤。往索魚价，有俄厨子本京人李姓，邀見俄人明长，因令其赴北塘探听俄船来否。探后于四月間回俄館送信。时明长早已出京，因見俄人顾姓，和尚裝飾。五月廿二日令其由京到北塘。其时明长已在北塘，即乘昏黑，同明长登舢板赴大船。今明长令其带洋四十五元，买水菜、西瓜等物。俟送交大船后，仍拟令其探听，船在北塘海外，京中俄館有无畏京中别有举动惶恐情形。因下船登岸，被获。并供，有北口外人关姓，在京带銀赴口外买馬。

天津府城防堵兵勇四千余名，統归运司崇厚管带。六月初十日合操演炮。城外筑有土墙，周围按設柵栏十六个，出入稽查甚紧。每日号簿崇【厚】亲自閱看。

初十日，巳刻北塘拦江沙外，向东南大海駛去船一只。又，午刻起錨四只，在青水面游至南沙口，并未进口，即日未刻东南駛去，不見踪迹。現剩船六只，系俄国四只，咪国两只。

十一日，恒制軍遣武巡捕邱瑞祥、狼駝汛千总謝起发，同上咪国船，見該国水师提督司。十二日酉刻回沽。据称所上咪国之船，长二十八丈，吃水一丈五尺，船上有三百余人，十六尊大炮，每尊約重万斤，軍装器械不計其数。令該巡捕等看操一次。該巡捕即問通事馬給士所来意旨。馬通事云：“我們俄、咪两国，前来合好換約。”該巡捕曰：“既来合好，我奉制宪差委，上船接信带回，轉呈王爷代奏，听信須等几天。”答云：“不拘几天送来均可。”将信領下交付。

是时薛巡院^①奏：“夷船北上，口称合好，恐性情奸猾，务飭令经过地方，加意严防”。

十三日，未刻提督派千总馮恩福，上咪船送牛四只、猪羊各八只、水菜等物，口称制軍送的。咪人全收。十五日回沽，带回送制軍药酒二箱。十三日辰刻至申刻共来敌船百余只，連前共来百廿八只，均在拦江沙外，南北一带往来住旋。其船多有搶去民船改作小火輪式样者。

僧邱派候补县张济康、候选县丞松年、把总吳光祖，赴北塘等候敌人投信。并吩咐該員弁，若投制軍之信，准其接收；如致別处之信，

^① 江苏巡撫薛煥。

一概不准接收。并令該員等暗中开导北塘人民，暫将家属迁移別处，俟大局定后，再行归里。并吩咐各官員，自十四日起，炮台挂起紅旗，方准来見；如不見旗悬，概不准来。所有奉到廷寄公文，均归制軍拆閱核办。

天津运司統带兵勇四千余名，又续調提标兵二千、密云兵五百、热河兵五百、京兵八百，共三千八百名，均在津城外土牆內驻扎。运司定于十六日出城，驻扎炮台。

十五日，申刻进口敌船十五只，駛进北塘海口。酉刻又进口廿只。戌刻将船上所載之馬全行放岸，約五六百匹，即时齐队直扑大沽北岸炮台。旋知有馬队堵御，即行折回，于戌刻占据北塘。該敌船均挂紅旗。

僧邸派侍卫舒^①，带队在北塘、通、津一带防守。又派佐領舒通額、常参将在唐儿沽防范，因敌有水陆并进之說。其时北塘人民均已迁移。

十六日，敌人仍占据北塘，将南营門外吊桥拆毀，扎营在茶棚迤北，約一千数百名。舒佐領、常参将带馬队四千名迎截，到茶棚迤南扎营，离敌营不过四里之遙。僧邸又派邓起元带督标步队三百名，預备交仗，为舒等接应。

北塘口內攏岸敌船四十余只，拦江沙外尙有一百六十余只，終日演放空炮二三次。

十七日，寅刻于茶棚地方与敌开仗，历战四时之久，两下相持未分胜敗。是日未刻，敌人仍退回北塘。僧格林沁过河北督队，見敌已退，即时回沽。我兵馬队受伤三人、馬五匹。

十八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咪国云：

为再行照复事：照得本月十七日，接到貴大臣照复內称：英、法两国爭持之后，此时业已无法。可請两国公使，照来文办理。只恐未接茲文之前，两国已先交仗等語。本督部堂溯查八年之役，英国伤我將士，毀我炮台，兵船駛至天津。大皇帝爱惜津郡数

^① 舒明安。

十万民生，深怀大德，不拘小信，是以英国任意要挟，暂如所请。惟定拟条约，亦应彼此相商，方为定准，岂有倚仗兵威，挟制之理。至于九年既是换约，只须用船一二只前来，何须带领兵船士兵如许之多，我国于英、法两国船到之时，先与照会，嘱赴北塘换约。乃并不答复，遽然蜂拥海口，先行开炮。彼时计我国兵力不及英国十分之一，而水陆均能获胜者，实因英国欺我太甚，以致英国自取挫失。而我国大皇帝宽仁大度，仍欽派大臣前赴上海办理通商，以全旧好。是我国之不欲用武，想各国均能尽悉我大皇帝广大怀柔之爱。昨闻英、法两国到来，我国即将北塘防兵撤退，以为登岸议和地步。不料来至海口数日，并不照会我国，忽于十五日水陆并进，率从登岸，占据北塘村庄，居民惶恐。十六日遽行用兵列阵，我国未肯即行前去迎战。十七日彼军又复对阵开炮，我兵不得不为抵御；然仍飭带兵各官只许迎敌，未许进攻。仰体大皇帝宽容之意，欲敦旧好。惟是为战为和，不能并用。若本意在和，何须故意用兵，以为要挟之计。可约期相见，照贵国上年之例，进京换约，实为省事。若英、法两国一定主战，我国水陆均有设备，虽占我北塘，不难督兵攻击。但恐英、法两国再有损伤，此后难以和好。数日以来，我国之退让留情，不为不至。贵大臣既系为好而来，祈将此意转达英、法两国，趁此时彼此均无损伤，收兵息事。仍照上年之例，进京换约，以全和好，则各国商民均受其福。若贵大臣不为转达，而英、法两国亦未必能操必胜之权。彼时再有损伤，恐贵大臣难以对英、法两国，亦未与英、法两国真相好矣。兹定于三日之内，英、法两国如无回信，我国惟有主战而已。且陆路用兵，非同水面，如英、法两国不知我军容让之意，仍复恃强，我国主将自有调度。倘英、法两国士卒再经挫失，不但于议和一局转多窒碍，即英、法两国公使，亦难于回国复命也。相应再行照复。须至照会者。

十八日，由北塘逃回戈什哈一名贾清元，直隶清苑人。系十五日奉制军派赴北塘，查探敌情，在该处小圣庙换马，值敌人登岸，将北塘村围住，裹胁在内。当将衣服全行脱下弃去，装作船夫模样。在敌营

兩日，看敵會下船后，深恐北塘內有埋伏，不敢前進。遇有北塘民人沙三，將炮台地雷處所告訴敵會，即時將地雷刨出毀壞，他處並無設伏。該戈什哈于十七日夜間逃出，回沽銷差。

軍機大臣密寄欽差大臣等：

咸豐十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諭：僧格林沁等奏，咪夷照會內稱，英、弗兩國即欲交兵，旋有夷匪結隊出村，意圖扑犯一折。咪夷照會恒福有業已無法之語。是該國不從中調處，該督仍給與照會，令其轉致英、弗兩夷，弭兵和好，措詞頗為得體。惟咪夷現有推諉之意，自應徑行照會英、弗兩會，以示中國寬大，或即稍知悔悟。此次該夷出村扑犯，業經擊退。在我給與照會，並非示之以弱，迹涉求成。在該夷懾我兵威，心存顧忌，正可乘此狡理曉諭，使之知感知懼。着恒【福】仍遵前旨，迅速分別照會英、弗兩會，令其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并須心平氣和。如此次照會咪夷，措詞不激不隨，曲為開導。但不必提及打仗，使該夷無可轉圜。僧【格林沁】調度有方，不患不勝仗；所慮該夷敗后揚帆遠遁，不但各海口地方不能安靖，即大沽之防，亦不能遽撤，夷務迄無了期，究非萬全之策。前降諭旨已極詳備，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心也。將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二十日，早子時英國遣通事乘舢板船一只赴岸，船上有三面白旗，送下一面，并囑：“如有話請制憲遣人手執此旗，上英國【船】議論，船上不能攻打來差”等語。旗上書“白旗”二字。又英文一行，由黃會連繙出，大意系兩國暫先免戰，俟上船說話后，或和或戰再定。

僧邸派德^①統帶馬隊，駐紮新河庄內。自十八日起，每天馬隊四百名，輪流出隊。敵總未出北塘，只將土牆加高。十七日接仗后，僧【格林沁】賞大隊銀一千六百兩。

十八日，邱瑞祥上咪船送照會，從英、弗兩國船停泊處所穿行二十余里，該兩國夷人頗有攔阻之意。十九日抵咪國船，見通事馬吉士等，將照會、禮物交給收訖。馬吉士言：“屢次相勸，二國竟不聽從，再

① 副都統德興阿。

将此照会传与二国知道，不知听信否？以后不必再来，恐其两国生疑拦阻。我等在此无事，六七日即回上海行次”等語。其英、弗两国船，現有一百三四十只，內有民船不少。南面船上人炮无多。仍由該两国船中穿行，該夷放連环枪一陣，該巡捕午刻回沽銷差。

廿日，僧邸派佐領定安、防禦連喜，手执白旗，赴英船送照会。內称：

为照会事：前聞貴大臣有来海口換約之信，当派員在北塘守候，以备接受公文。旋見船只駛到，即将北塘防兵撤退，以便行走而免猜疑。惟不知貴大臣曾否到来，尙未接准来文，是以未及照会。昨接美国之信，始知貴大臣已来数日。正欲奉約，适有貴国兵勇数千登岸，占踞北塘。十七日結队出村，以致扑我营壘，当经我兵阻止回村，所幸两无损伤。此事貴大臣未必知，必系兵勇无知，妄自揣度我两国必欲交兵，尽可付之一笑。本月十九日貴大臣差人送来白旗一面，上写“免战”字样。足見貴大臣通晓事体，并且爱惜士卒，与本督部堂前致美国照会，恐伤士卒之意相同，嘉慰之至。既有“免战”二字，即請貴大臣始終守信，严禁士卒，不得轻出起衅。本督部堂即为稟請主帅，飭令将弁，毋許貪功，致失和好。茲特派員奉候，如有应議之事，即請轉致法国，定期擇地会面。本督部堂奉命与貴大臣商办事宜，至于軍旅之事，自有主帅主持也。为此照会。即請見复，并候辰祺。須至照会者。

僧邸并吩咐如見英欽差，說話必須权变应答。

廿二日，已刻連喜先行回沽，帶回复文一角，由黃会連譯出，系两国之事，必須向法国商酌，方能答复。因来差要回文甚紧，是以先給收到回文，特留差官一弁，候照复回。弁并云：英船相待甚优，看目下情形总可归和。廿二日晚間仍未給回文。

廿三日，丑初定安回沽，云見过該国欽差之后，与葛乐芬閑談云：“我国八年到此，原系換約而来，皆因你国令其在此荒滩海岸議和，是以未及办理。如今若要換約，已经迟了。”又約定廿三日付給回文，送至北塘北岸。定安答云：“不必送至北岸，我暫先回去，等我連夜折回

来取。”廿三辰刻，仍派定安上船，一面派連喜赴北岸茶棚等候，恐敌人奸猾推諉，故水陆均派有人接文。

十八日，未刻僧邸接到批折：“如該夷进京，准其乘轎至京城外，勿因小事伤好。且防堵三年之久，沿海居民遭其塗炭，朕心不安”等語。同日，制軍接到廷寄，由戶部頒发銀票，着直省督、撫、將軍，飭該管地方官，劝借紳士銀兩，五年归还，勿得侵吞。

廿日午刻及廿一日巳刻，敌人两次出队，演放連环枪一陣，并放炮六、七声，均经德、舒派馬队迎截，敌即回北塘，并未交手。

廿一日，酉刻僧邸接到批折：“所有海口一切事宜，虽经該大臣与恒福商办，尚屬妥協；惟刻下一切軍务，自应由該大臣自行酌量办理。”

廿三日，卯刻該敌出步队三百余名，在茶棚扎住。又出馬队二百人，至新河扎营，经我軍馬队截住，敌人即时退回，并未接仗。

廿二日，提督派外委佟景山、錢承恩改装赴北塘偵探。于廿三日見敌人运下馬四百余匹，兵七百余名。北塘南岸搭木馬头九个，均系拆毀民房木料。搭盖石馬头三个，系用鋪面門外条石修的。南岸沿河边下地处六处，北塘西柴厂村外，运有水缸二万余口，将水貯滿。营門內并牆子上安炮三十余尊，均系小钢炮。营門外有五百斤炮二尊。

奉旨，派京营八旗、左右两翼內火、外火兵丁一万二千名，分駐防堵。河西务駐扎四千，归理藩院尙书伊勒东阿管带。固安駐扎二千，归佐領奎麟管带。芦沟桥駐扎六千，归瑞中堂^①管带。其口粮归順天粮台支給。于廿、廿一、廿二等日，分起出城，赴各处扎营。

廿五日，丑刻連喜接到复照回沽。面呈僧邸云：“英国夷酋送来照复文书言：‘請你們总督閱核。’并言及‘八年桂中堂^②在上海所議各条，毫无一定主見。今年二月与何大人^③复議又不敢应允。因此带兵船前来征討。若按我国前託俄国带来照会內議，一条不改，两国方能

① 大学士瑞麟。

② 大学士桂良。

③ 两江总督何桂清。

和好。如要更議一条，即行交兵，不必再議’等語。”其答复照会云：

大英国欽差特界全权便宜行事大臣世袭伯爵額^①为照复事：案据貴部堂于六月廿日发文内，以两国如有应議之事，即願意会面之說。本大臣閱悉。查凡有我求要各节，皆是我欽差大臣卜^②于二月間遵奉行文，照会軍机处各大臣詳細知悉在案。今茲进兵之故，实因軍机处复文殊为不妥，故此咨我水陆二軍举行。宜再申明，似此不能不有动兵之禍。虽本大臣亦以为可惜，而来文并无貴国改意，必定画約之語，本大臣何得咨行水陆二軍中止。总之，果有大清欽差实奉其权，妥議行文前来，本大臣自宜細心查照。惟有一事，貴国定必通晓，是前文内开求要各議，此本大臣毫不可改減。貴国所有欲与法国會議通知之处，不便由本大臣轉致，应宜自行知照大法国欽差大臣可也。为此照复。順候日祺。須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国兵部尙书、直隶总督部堂恒。軍机密寄：十年六月廿日奉上諭：前据僧【格林沁】等奏夷匪由北塘結队出村，意图扑犯经我軍击退，当经諭令恒福，分別照会暎、啡两酋，令其照咪夷之例，进京換約，以冀夷情就范。茲据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势大志骄，势难議和，瀝情直陈一折。覽奏俱悉。此次夷人不惜重賞，連檣而至，原屬意存叵測，不可不严为之防。僧【格林沁】恐一意主撫，以致懈我軍心，所慮尙是。惟恒[福]身任地方撫事，責无旁貸。且十七日之战，既已击毙夷匪五十余名，以后該夷并无动静，未必非候我給与照会，借此轉圜，此机断不可再失。总当遵奉叠次諭旨，照会該夷，不可任令委員，借口风浪不順，畏葸不前。倘再貽誤事机，致令大局决裂，惟恒福是問。該督系专办撫局，务当平心靜气，妥速办理。此时先行給与照会，并非求和。因去岁該夷既受惩創，今番先行照会，不但不为示之以弱，尤見中国寬大，并可看其如何举动。是以屢降諭旨，令恒福遵办。若一经开仗，則荼毒生灵，滋扰海口。倘仍不受撫，結怨愈深，后患終无了期，亦未为万全之策。該督总当仰体朕

① 額尔金(Elgin, Earl of)

② 卜魯斯或作普魯斯(F. Pruce).

心，曲为开导，以顾大局，是为至要。若坐失机宜，諒該督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廿六日，已刻敌人在北塘出队，我駐新河之馬队迎击之。敌約六七千名之多，扎营十余里，凶悍异常，火器尤为利害，以致馬队全不得力，被敌冲散，受伤及失迷者不少。戌刻到津三十余名，运司遣人送回。新河已被占踞，統帶馬队德^①接仗后并未回营。又制軍派委探賊之戈什哈张瑞，在新河遇难。敌复攻唐儿沽，我軍不能迎敌，只得力守濠墙。

乐提督^②带兵赴唐儿沽驻扎。

海口有信致运司，囑以津郡紧要，必須加意严密防堵，毋稍大意。接英国照复后，又照会該国云：“业已具奏，候旨遵行。”并另給佛国照会。僧邸以经交仗不准送往。

軍机大臣密寄欽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

咸丰十年六月廿二日奉上諭，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暎夷送来免战白旗，拟即照会令其定期会晤一折。并将照会及旗式各件，抄录呈覽，覽奏俱悉。夷船于駛进北塘河口，瞥見火攻木筏备齐，即匆迫回駛，以致輪船浅擱，其船上夷人二名上岸，白旗一面上书“免战”二字。另有折叠白布一块，据称須留往来之用各等語。此即夷人先已自屈，显有就我范围之意，此机断不可失。恒福所給暎夷照会，深得大体；惟佛国亦有兵船在津，虽未答話，未便置之不理，亦須一律給与照会，不可专給暎夷，致令有所借口。日內該夷或有照会，或与該督晤面，务須迎机而导，不必責备其去年开仗之非。即可向該夷告以援照咪夷之例，减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換約。設或該夷另有条約及格外要求，無論如何为难，恒福断不必当面駁詰，亦不可故作刁难，惟当允其即为陈奏。若在北塘議和，稍不遂意，必有变更，总不如准其进京商議为妥。尤不可令該夷稍生疑虑，方能就我撫局。如願来京換約，即与該夷約定日期，迅速具奏。諒恒福必能仰体朕心，不避艰难，妥速

① 德兴阿。

② 直隶提督乐善。

办理也。现在撫局尚未大定，僧【格林沁】仍当督飭馬步各营，加意严防，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遵旨寄信前来。

廿七日，辰刻夷人在新河口搶得民船，渡过南岸。其意一欲直扑营門，一欲再扑唐儿沽。其余之船直犯大沽海口，三路并进，使我应接不暇。幸渡河人数无多。現派馬队在相近地方，挖墙安炮。恐其夜間搶渡，僧邸調津郡八千斤大炮一尊、一万一千斤大炮一尊。运司已将八千斤炮解去两尊，其万斤大炮，以无車不能載往也。

廿八日，卯刻至午刻炮声不絕。僧邸札运司內开：“唐儿沽今已被夷占踞，大小梁子防堵万分吃紧，自应将续調提标头二起官兵一千名，赶紧星夜調赴大小梁子，駐扎防范，毋得片刻迟誤。火速，火速。”唐儿沽于本日未刻失守，我兵伤四五百名，敌亦如之。我兵退守魚家堡、北炮台一带。大小梁子敌人連搶三次，均被三监兵丁十余人用炮打散。僧邸各賞五品頂翎，并銀百两，仍令严防。下岸敌人其势如蚁，均系潮勇、夷人搀合，交仗时炮火得力，我国抬枪打他不着。恒制軍已赴老炮台，与僧邸同駐。并吩咐居民赶紧搬出，先将女人放出后再放男子，閑人一概不准停留。刻下，居民均已迁往别处，吊桥已经撤去，制軍文案現已回津，海下制軍公館已无一人矣。

六月廿九日，奉上諭：本日据僧格林沁奏唐儿沽被夷占踞，大沽危在旦夕一折，业由六百里加紧諭知僧【格林沁】等妥筹办理矣。夷人既占唐儿沽，恐其分股径扑天津郡城。天津为京师門戶，岂可稍有疏失，寬【惠】等于一切布置防守事宜，諒已妥有預备。着即赶紧选派明干兵役，于唐儿沽赴津一带地方，层层設探，并于濠墙內各处，加意守御。如果夷势披猖，以大股悉力扑犯，寬【惠】等即当派委干員，告以大皇帝已欽派大臣前来与尔国議事，即日可到。以期稍緩其势。总宜固守津郡，毋得稍涉大意，是为至要。欽此。軍机大臣由六百里加紧传諭长芦盐政寬【惠】、盐运使崇【厚】。

軍机大臣与寬崇公函。

启者，刻到僧王廿八日报，知唐儿沽地方被夷攻入，大沽炮

台危在旦夕。业已欽奉諭旨寄知僧王，如夷人实在猖獗，不妨退至府城，諒能遵照办理。惟夷人之勢甚张，或由唐儿沽径趋府城，亦未可定。天津濠墙坚深，足資抵御，倘夷兵前来，想二位大人自能力筹捍卫。惟其鋒过銳，或一时难以接仗，无妨我軍先竖白旗，并遣人告以中国与該夷等上年业经定有和議，岂可叠次用武，現在大皇帝已派有欽派大臣，前来議事，即日可到，該夷务須守候为要。惟望二位大人差遣能事員弁，妥为办理。除本日欽奉諭旨业由六百里加紧传諭外，特此奉布。順候日祺。

廿八日，午刻僧邸、制軍派邱瑞祥帶同戈什哈戎邦哲，持白旗赴敌营，送批准合約五十余款，或北塘或进京換約之照会。敌會在营門前与邱巡捕答話，言：“去岁僧王伤我太重，今来报复。”当将照会收下，无給答复。廿九日邱复过河，又帶去照会催其是否遵照办理。在唐儿沽营門与通事相見，将照会递与該通事。彼言回照尚未定妥，俟定妥遣人送去。卅日又派邱送暫停干戈之照会，該會又接去，仍未答复。

七月初二日，午刻欽差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到津，住津城东街楊家花园。

七月初一日，僧邸传令，因小梁子离沽十余里，在沽瞭望唐儿沽夷营不見，系小梁子遮蔽，令将小梁子用火燒毀。

初二日，唐儿沽出敌會五名，均乘馬至北岸，留一名看馬，其余四名，內有通事八喇士，手执白旗，帶同敌會三人，到大沽浮桥，渡至南岸。見邱瑞祥言：“我等来見恒制軍，面递照会。”随見制軍，将照会面递。制軍应其具奏，候折批回，再行答复。制軍問：“昨日送夷兵二名收到否？”应：收到。“現在又获住广勇十三名，你們要否？”敌會答要，并云敌营中亦有我兵馬队十名，亦願送归。即派邱将十三名广勇，随同通事送往，将我兵換回。

大法欽差全权大臣世袭男爵葛^①为照复事：照得貴大臣公文內言，接得英国照复，始知本大臣亦来海口，经貴大臣据实奏聞。即日已奉諭旨，貴国大皇帝已经欽派大臣，在京等候本大臣

① 葛罗(Gros, Baron J. B. L.)

进京，以便会同商議。本大臣始知貴国似乎置于不知，甚鄙本大臣重来到茲，及水旱二师諸众随至之重，故而全不以为然。本大臣实实痛惊。盖中国或假忘，或不认真，本国与中国刻下事务之光景，本大臣宜将数語告醒。因旧年五月北水口之事，大法、大英二国思己已受中国之重辱，即欲伊賠补认过。中国恐，則得与两国通好，经駐札上海大法欽差大臣布^①，本年二月已明定賠补画款四条，发中国大臣已存在案。其內明言限三十日之期，如中国不依順定款，即由出师水陆大軍元帅理办进兵，以威力胁迫中国所不情允。貴大臣不得不知。誰知中国不惟不应酬而反欺辱，故无商議处，只得动干戈，此乃目下之光景。至此执固，全无悔状。我兵将北河口炮台数口，已破如竹。不日由此河道，直至京师，必无阻止。但此威强，全由中国而致。盖貴公文全无依前約之确据，使本大臣能停止干戈。如中国轉意，实心依允本年二月之定款，而速出无疑永信之确质，則凡有欽派与本大臣商議之大臣，本大臣才得垂听，及复旧好是幸。但非欽差全权大臣前来，定无会晤之望。再者，紧要晓知。論本年二月所定之条，今全不由本大臣稍易絲毫。須至照会者。右照会直隶总督部堂恒。六月卅日发。

大法国欽差特簡入华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世袭男爵葛，为照复事：照得本大臣于六月卅日，接准貴部堂六月廿九日、三十日两次之来文，本大臣已经照复。貴部堂廿八日所来之文，因本大臣坐船停泊甚远，来往不便，是以不能速速送递。查三次所来之文內，本大臣甚为不悅，因貴国并无明言允許本国所定之款。至論現在之光景，本大臣已于六月三十日之照复內，詳細言明矣。貴国若欲本国水陆二軍早息干戈，惟速允所定賠补之款，实乃貴国之益而已，别无他言，为此照会。須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恒。七月初一日。

大英欽差特簡入华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功賜佩带头等宝

① 布尔布隆(A. de Bowboulon)

星世襲額羅金燕金喀尔田二郡伯爵額，为照复事，昨据貴部堂于六月廿八、廿九、卅等日来文三件，先以奉经欽派大臣在京等候本大臣进京，续以欽差大臣前来，不日可到，祈本大臣轉行我陆水二軍門，停止干戈等語已悉。查前于六月廿二日照复內，以今茲进兵之故，实因二月內我欽差大臣照会軍机处各大臣求要各节，旋准轉行复文，殊为不妥，致咨我軍举动等因。业经轉行貴大臣知照在案。茲我陆水二軍門現所办理，必将河口左右炮台占取，俾得河道通暢，使本大臣直抵津城蕩平之路。自应俟其得有炮台之后，并有貴国定志，务将二月間去文內开各条，一一概准，切实可凭之据，方能移咨罢兵可也。为此照复。須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恒

一千八百六十年八月十七日。
庚申年七月初一日。

初二日，敌酋自唐儿沽出队，过河至南岸直扑大小梁子。我兵迎敌两刻之久，不能得胜，随将大小梁子失守。大沽东西北三面均被敌人围住，只有南面遠道可通天津，均系泥水，車輛难行，需用粮草，经天津县雇駱駝运往。

葛沽商民业经搬空，粮台移駐鹹水沽。

制軍催运粮草，道县在仙水沽购小米五十石、面餅四千觔，雇脚运送大营。

初四日，午刻敌人十六名騎馬到郑庄，探听天津道路，該地居民答以有水，即时回去。

是日巳刻至午刻，敌人出队，一自唐儿沽，直扑北岸炮台；一自大小梁子，扑大沽西营門。均经各該处开炮力守，敌即退回。

是日欽差文俊等早間起程，午刻行至仙水沽，接到廷寄，內有軍机大臣給英、弗二国照会两角。照內大意，八年求要各条，概准照办。其今岁二月所議数款，令該二国欽差进京商議等因。文俊等即将照会派院副舒与府经张元錫送往敌营。

僧邸、制軍所用文案各委員，全行逃避，制軍一切书信均系自写。

初四日，僧邸札飭运司，凡逃避各員，严密查拏，按軍法治罪。

初五日，卯刻唐儿沽夷人出队。我軍迎击三时之久，不能得胜。随将石塘炮台并河南郝庄炮台失守，乐提督陣亡，我兵受伤不計其数。石塘炮台失火，系儲存火药之故。

僧邸、制軍会銜派員赴敌营，送議和照会，并豎立白旗。敌人見照会，拋擲地下云，“既来求和，照会內須写明我国用兵甚好，你国不敢迎敌，准船駛进海口，由津赴京”等語。差弁即时将照会携回。僧等即令将此意添入，仍送往。

初六日，海口馬步各队均撤防。僧邸于午刻到津，赴通州駐扎；惟制軍尙駐大沽。

馬步各队均赴通州，由津路过，一日一夜方过竣。

僧邸飭运司，駐扎防堵兵勇，亦应撤防各守汛地等因。运司即将津郡炮台、炮位埋在地中，鉛子放于河底，拔营进城。运庫存儲銀两，已派庫大使解往靜海县庫存寄。置妥白旗，候敌来时豎立。

欽差文俊等初五日未刻回津，仍駐津城楊家花园。

制軍搬回高宅。初六日晚被敌四面包围住，驟馬全失。

敌曾令制軍将河道內埋伏铁龙、水雷，尽行挖去，始将制軍放出。

初七日，申刻制軍回津，駐于貢院。

敌人在葛沽通津一带扎营，遇有官民騎馬者，即将馬匹牵去。

僧邸飭运司赴通带兵。运司因地方居民哭声不絕，惶乱不安，难以前往。

初八日，辰刻小火輪四只停泊梁家园，离津城八里之遙。欽差、制軍、运司均上船往見，并未議定章程。

未刻英、法两国抵津，駐扎东城門楼上。四門粘貼安民告示。

大英統領水师提督軍門合为出示晓諭事：照得因去年大失信义，致使本大^{英法}两国只得再动干戈。经于本月初五日，将大沽海口南北两岸各炮台胜仗屯扎。又于本月初八日，本軍門督带先鋒，占扎天津城池。惟两国并无損害人民之意，定将人业保全无虞。特此出示晓諭。为此示仰各色居民人等知悉：尔等各宜放心，无庸惊惶，仍可安居守业，候两国統領水陆將軍、軍門等，

会商保防天津城郭，穩綏无事。究应設何章条，議妥再行明示，各宜凜遵。特示。

一千八百六十年八月廿四日
庚申年七月初八日 实貼天津四門里

初九日，廷寄着桂中堂、恒制軍为議和大臣，恒祺帮办議和，文俊即速回京。

初十日，又到敌人馬队二千名。制軍令天津县姚知事打扫北仓，令其駐扎。初九晚，通事吧嘎哩赴欽差公館，言尙有兵丁二万来津駐扎，同两国統領不日可到。又云，所議条件如改一字，即行赴都。两日以来人心惶乱，居民深恐有变，逃出十分之七八。城关大市鋪戶全行閉門，惟零星小鋪尙在开市。官眷早已搬淨，而小戶人家亦携带盆罐紛紛出城。东城門楼上所駐敌兵，見居民迁移，即下城拦阻，并送还家，令其卸車。而該居民俟拦阻之人去后，复赶紧装車，从西門逃走矣。諸物昂貴，河水卖至四十錢一担。按：彼时生活程度尙低，河水之价如此，已較奇貴。

桂中堂原定初十晚到津，先于初九申刻由上海調来朱观察一員，江南补用道蓝蔚雯，候补县二員黃仲畚、陈紹本，商人二名沈雄、程其栋，会同議和。并将各員銜名电英、佛两国查照。桂于十二日尙未到。五次差官迎接，直至都城，尙未启程。

两国已到馬队，本令其駐北仓。十一日辰忽又改駐城南墻子里边海光寺。排队进东門出南門，各持长矛一根，口称二千，而随行步队亦有二千，自辰至午方过竣。最后騾馬均駝食物。

东門外浮桥北停小火輪六只，桥南两只。东城上所駐之兵十一日晚下城登輪。两国向营县两处索馬廿匹，为巡查墻子騎用。

十三、四、五、六等日，两国续到馬步各队約有三万余，分駐梁家园、东西炮台、海光寺及东門外三岔河等处。两国欽差住河东韓宅。俄會于十四日到津，住河东梁宅。寬盐政迁居大关，盐院署亦为英、法兵占据矣。

十五日，未刻桂中堂良抵津，住运署。隨員刑部郎中刘传祺、內閣中书周家勛、刑部主事李祥霖、佐領塔思哈、笔帖式德庆。本日据

两国給桂照会，内中大意：八年及本年二月上海議定各条，不准更改。至从先在上海原議，英国着我賠兵費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如今每国要我国賠銀八百万两，共应賠英、法两国銀一千六百万两，并要常駐京师，天津通商，建筑会馆。

十六日，通事噶唎瑪^①、吧嘎哩等来謁桂良及各长官。均在运署同晤。該通事云，仍系照会内之意，如要应允，先要我国欽差出具切实凭据，后再与两国定期相見。如不应允，两国即时齐兵，赴通州攻北京。桂当时全行应允，定于一二日内送照会，作为切实凭据。

十五日，英国出告示云：

大英欽命統領軍务陆路大將軍克、水师提督軍門合^②，为出示晓諭事：照得本国暫駐天津，本將軍提督誠恐民心搖惑，并体諒百姓之衣食，在乎生意之流通，生意之流通，在乎地方之安靜。天津买卖，一切交市，既近城垣，是以扎营城外，相隔数里之遙，水师軍船亦不多入内河。如該水陆兵丁行作不法，許該居民人等，或随到船稟，或赴海光寺稟知陆营官，以凭治罪。但居民鋪戶人等，与水陆各兵官交易，务須公平。兵丁亦必按时价給領，断无强夺留难之理。如本津百姓、鋪戶，私卖酒与本国兵丁吸飲，以致滋事，一经查出，将卖酒人按軍律重懲。为此示仰城乡内外人等知悉。各宜凜遵勿违。特示。

庚申年七月十五日实貼鼓楼 右諭通知

十六日，法国出示云：

大法欽派总管本国軍务統帶兵弁头等將軍孟^③为晓諭事：照得本国兵丁远来至此，原无扰害商民之意，尔等自当照常生理，各安本业，勿得稍有惊慌。本將軍軍律謹严，断不准本营兵丁，扰乱民間宅舍，以及掠取財物。本营兵丁更不得无故擅进民庄。若尔等願向本营售卖食物，本营兵丁皆不得减还价值，以昭和好交易。倘有匪徒乘机滋事，本將軍立即飭拿严办。本国素

① 威安瑪(T·Wade)

② 克灵頓(Hope Grant)、賀布(J·Hope，一作何伯)

③ 孟斗班(Montauban)

有严律，不准出言无信，尔等覽此，亦不得疑为虛假也。为此出示晓諭尔等知悉。本將軍所切望者，皆系公允之事，尔等宜各安心经理本业，勿生惊疑。切切特示。右諭通知。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实貼鼓楼洞

津城北街朝阳关庙內立支应总局，总办其事者为张錦雯。綽号海张五。河东立分局，紳士辛荣管理。凡各国一切吃食等物，均归該局供給。

十七日，桂中堂又見吧通事，告以所要各款，概行应允。惟应賠英国兵費八百万两，議在各关税內分年扣归，該通事唯唯而去。

十八日，辰发英国照会，午后发法国照会。英照会即照与吧面定之意。法照会內声叙所要各条，全不更改。至兵費一层，在上海原議英国四百万，貴国二百万，如今应允英国照上海原議加一倍，貴国亦照上海議定二百万加一倍賠出。此照会送去，該国未收，亦要求与英一律。晚間吧通事来，謂賠补兵費不能在各口关税內分年扣归，刻下要現銀二百万两。桂中堂即派黃仲畚向两国婉說，竟无結果。

十九日，晚吧通事又来，仍索二百万現款，并謂：“法国賠款亦不能短少。屢次总未說有定章，莫若定期与我两国欽差相見會議”等語。桂中堂即告以定于二十一日在东門外丰神殿請两国筵宴。吧答：“廿一日筵宴当可議妥。廿二日我要进京与欽差看定公館。”

廿日晚，吧嘎哩、噉唎瑪两通事来見恒祺、崇厚。据云：“你国中堂定廿一日筵宴，我已回明。我們欽差吩咐，必須廿二日先行見面，議定条款，改为廿三日筵宴画押。廿四日遣我进京。特来告知。”

桂中堂具奏，英、法两国，除議定各款外，每国賠銀八百万两，先要現銀貳百万，吧嘎哩先行进京看定公館等情一折。七月廿一日奉到硃批：“所有議定各款，概行照准；惟賠兵費一千六百万并索現銀貳百万，断难准行。該大臣等岂不知經費短絀。况此等要求，即或有銀，亦不能照付。至該使臣进京，应由我国預备寓所，吧通事进京看公館一节，应即拦阻。前者大沽被夷占踞，又将天津給占，不可一誤再誤。該使臣如不应允，只可听凭該夷，决不加罪于尔等。現在通州駐兵若干，任其赴通交仗后，再行議和。”

廿一日，俄国来津馬队二千名。

廿二日，早，又奉桂复奏着赔两国兵费一折。硃批仍然不准。当局各員均有难色。正討論間，吧、喊两通事来見云：“今日面見，議定明日即画押矣。惟須索观全权大臣印信。”桂答：“我国欽差即是全权大臣。”吧云：“不是全权，无須說了。”傲然而去。申刻送来照会一角，內叙既无全权大臣，不必議論，明日即行进兵赴通。

是晚吧又来，仍持前說。“欽差大臣不是全权便宜行事之 大臣，諸事不能专主，必須請旨施行。两国明晨进兵，以免諸君为难。廿三日住蒲口。廿四日住楊村或河西务。天津仍留兵一半駐扎”等語。

廿二晚，敌营吹号齐队。廿三日辰，馬步各队进南門出北門，至未刻过竣，約六七千之譜。廿四日自朝至午又过四千余名。因北运河水小，兵船不能駛进，故多派陆营赴通。头起兵队廿四日才到蒲口。在村內劫去牛三十四只，每只許給洋元九块，令牧牛人随去索价。廿五日到楊村河东，又圈去羊五百七十四只，均不給价。該兵駐楊村迤北火燎村外里余。在北关外大道旁安設炮車十二輛，炮口向东，火药車六輛，道西扎营，步队在北，馬队在南，炮十四尊在中間。廿六日二起兵队到，与头起駐扎相同。抓住村人购买草料、玉米等物，尙按市【价】給发价值。

津市续到敌人馬步約有两万，仍駐海光寺、梁家园、三岔河口。

桂中堂、恒制軍帮办議和之恒祺，廿五日起程由靜海绕道赴通。去城时津那紳民攀轅臥轍，涕泣挽留，竟不允可。只将制軍拦回，而廿六日午刻依然潜去矣。崇厚在津安撫百姓。廿七日午亦調通，随同議和。天津知府石^①将衣服等物全行焚毀，并向各紳民曰：“誓死不去，有难同殉。”言次泪潸潸下。

天津初次逃难居民，近有搬回者。至今又紛紛迁避。

廷寄以桂、恒等办理和議未协，撤去欽差大臣，另簡載垣、穆蔭^②为欽差大臣，令即由通赴津，并将北上夷兵拦回議和。恒制軍着回津办理地方事务。

廿七日，駐扎楊村之敌軍，于次早为数起北进。头队駐蔡村北，

① 石贊清。

② 怡亲王載垣、兵部尙书穆蔭。

二队駐蔡村南，三队仍駐楊村，每日前进十余里。至敌人在津启程时所要之車壹百三十輛并自雇抬夫，于半途中均將車、馬、筐、担弃下，各自逃去。駐津敌兵在各街擄人，勒令抬送軍械北上。內有卖肉一回民不允，敌即在胳膊上割去肉一条，然后释放。其擄去人民，將髮辮剪去，用蟒油、烏药擦脸，飾为黑奴式样，以供驅使。廿九日向天津府署要車船，石太守未与，即用二人轎將石抬至海光寺，后又抬到船上。嗣经各紳商赴敌营婉說，方允释放。而石并不願徒步归去，迟至八月初三日午刻，始经姚知事会同紳商迎接回署矣。

僧邸以敌人不往前进，退兵香河，离通州三十里。

載、穆两欽差于廿九日馳抵河西务，两次照会重提和議。該敌不顾，决意进兵，北进至张湾。載等亟回通，据情入奏。八月一日奉寄諭焦、张^①二团练使赶紧赴津，会同制軍調团，預备堵截敌人后路。焦等即帶現款三万两，在靜【海】筹办。崇厚奉旨会同办团。初四日由通抵靜。是日吧、噶两通事帶領卫兵二十余人到通，与載垣会晤，爭論四时之久，与天津原議相同。現款先付壹百万，惟須見敌使方能为定。欽差即率行入奏。初二日奉旨全行允准。通事复見載垣，謂敌曾欲見大皇帝，当面換約，每年敌使来时欲照我国欽差接送，預备公館等事。載垣不允，遂至决裂。

初四日午刻，僧邸与敌在张湾开仗，我軍大胜，生擒吧嘎哩。

初五日，奉寄諭制軍帶同运司，速調津鎮各营兵二千名，督标兵伍百名，会同焦、张两团练使团勇，北上堵截后路。又調拔山东、山西等省綠营兵丁六千名，归胜帅^②管帶。

是日噶唵瑪手执白旗，送通州知州照会一角。大意謂：無論官民人等，掣获两国兵勇，即行送还，倘不送还，将来莫說本国騷扰百姓。如願交好，与天津一律，决不惊疑。当经該牧办具照复，声叙并无掣获兵勇情事。昨有吧通事随同怡王进京等語。

初七日，又复接仗，我軍不胜，敗退八里桥迤北。敌人追我馬队，有至东便門者。胜保在黃家坟帶領迎截，先胜而后受伤，当即回京，

①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万。

② 胜保。

将所带兵勇交瑞麟管带。敌军复来大队，我军退十余里。

是日制军接到六百里寄谕，着传知各该地方，无论军民人等，有杀黑鬼子首级一顆者，赏銀伍拾两；白鬼子首级一顆，赏銀壹百两；著名鬼子首级一顆，赏銀伍百两；烧毁夷船一只，赏銀伍千两。制军派天津冷鎮、大沽徐协帶領奋勇队，馳赴天津烧船截杀。十六日，在楊村迤北二十里，途遇烟台調来敌兵，杀毙二十余名，我军亦受伤三人。十八日，大沽协田姓兵丁，执白鬼子首级一顆，赴固安見制军，当赏銀百两，仍飭回营。

初八日，皇上駕赴热河，护駕大臣端华、惠王、穆蔭、肃順^①随往，恭王^②留守。九門提督以文祥护理。裕[豫]王^③管理紫禁城。

僧邸大兵业已潰散，仅剩二百名跟随，退至东治[直]門外十二林駐守。瑞相^④管带之官兵退德胜門。新署古北提督程带兵駐肃王坟。城牆上炮位均移前三門城上。十四日辰至午，由津北上馬步敌兵二千名，系烟台調来。

連日并未交仗，敌人屢来照会，索吧嘎哩。恭邸^⑤照复退兵后即还。敌人必欲先还，然后退兵。惟前将吧嘎哩发交刑部，跪鎖押杠，熬审数日，鬚髮全行烧燎，未敢遽行释回。

十七日，該敌照会恭邸，声叙如願議和，擇地定期相見，如不願和，即日开仗。恭邸当将巴夏理由刑部提出，确系凌辱不堪，令即住德胜門里高庙养伤，并派恒祺往見。吧初頗倔强，后经婉說，允与敌會作书，即用白紙正面写汉字，系定期擇地議和，反面写英文，恒不能识。十八日，即将此函送去。

敌人分扎八里桥西于家围、花儿關一带，每日巡哨至棋花門^⑥城根。奕訢、桂良、文祥、恒祺均在圓明园議事。

十七日，制军恒福赴固安催兵，到齐后拟赴采育一带截剿。

① 郑亲王端华、惠亲王綿愉、兵部尙书穆蔭、戶部尙书肃順。

② 恭亲王奕訢。

③ 豫亲王义道。

④ 大学士瑞麟。

⑤ 恭亲王奕訢。

⑥ 当为“齐化門”之誤，即今之朝阳門。

二十二日，午刻敵軍忽然排队北上，我軍聞風喪胆，鼠竄而逃，海甸即被占踞。馬隊除潰散外，亦不聽調遣，僧、瑞等無法，退至平則門^①外扎營。奕訢、桂良、文祥等晚間同赴長新店住居；惟恒祺仍留京議和。廿三晚單人獨驢到海甸去見敵人。廿四歸京，擅將巴夏里送回。

勝保傷痊銷假，奉旨令守護京城。又有旨調苗沛霖、李士忠等軍隊十萬，即日來京。

敵兵占踞海甸之後，自張灣起一帶村庄市鎮，多被燒毀、擾害，百姓不堪其苦。海甸大街及宮門亦被焚燒。

廿五日，奕訢在新店〔長辛店，下同〕檄調勝保，所有調來各省軍隊共有七千餘名，尚有未到者，統歸勝統帶。勝見恭邸後，連夜返京。

廿七日，午刻恒祺赴新店見恭邸，並送到敵人照會。大意欲進德勝門駐兵。將德勝門交付該敵派人把守。限三日連前要各款全行應允；如不果允，即攻打進城等語。

自恒祺將巴夏里送還後，敵人當將園子退出。廿七日威妥馬復帶兵占據。該敵因恭邸不與見面，照復又太含糊，似應非應，毫無決斷，定初一開仗。黑、黃寺修炮台兩座，安定門、東治〔直〕門又各修一座。

廿九日，敵人又新貼告示：“議和現尚未定，茲定于明日午刻攻打進城，深恐居民遭其塗炭，曉諭爾等即行搬出。議和若定，即毋庸議。”

廿七日，奕訢等奏請皇上駕進雁門關，遷都西安府。奉硃批：“所慮不為無見，惟遷都西安，應在何處建造宮闕，川、楚不靖，如何設防？至進雁門關，經由尖站處所，一并妥議復奏。”

恭邸聞敵人有初一攻城之說，急辦照會。大意謂：既要議和，可進城商議，何必攻打。准廿九日午開安定門，迎該敵入城。廿八晚交恒祺，轉交巴夏里接收。

廷寄調大府到熱河隨駕。着勝保帶領兵隊，赴京城東南一帶兜剿。令恭邸赴昌平州駐扎，與勝聯絡聲勢，仍令一面議撫。

廿九日，已刻綿森、全慶、寶鋆、吉溥、成琦、崇倫、恒祺^①等由高廟

① 即今之阜城門。

② 綿森，時由禮部尚書調工部尚書；全慶，吏部尚書；寶鋆，戶部右侍郎；吉〔基〕溥，吏部右侍郎；成琦，戶部左侍郎；崇倫〔綸〕，先曾任兩淮鹽運使，後授工部左侍郎；恒祺，武備院卿。

会齐，至德胜門化緣寺面見巴夏礼，会定准进安定門。議和章程商允后，敌人即于午刻上城，占据安定門城楼，东西垛口各占四座，各安炮四尊。巴夏礼为两国統带，駐扎城楼，上插有两国国旗。英、法各派二弁領軍，在安定門城里东西馬道扎营，共敌兵一千二三百名。其城内会面及駐兵处所，看定国子监、老君堂并馬厂三处。

恒祺在內城安民，拦阻各戶不令迁徙。

九月初三日，恒祺来信，請恭邸办具定日換約之照会，即刻送往。

初五日，接两国照复，大意：“屢接照会，既称相交甚厚，因何又将我国兵弁拏获，凌虐不堪，并有治死者，始行送还。应先付死者埋葬費及家中养贍銀五拾万两，內英三十万，法二十万，限初九日送付后，再行定日見面換約，退兵天津。如不送付，不惟不定日換約，尙須攻打，并拆毀圓明园屯兵。”

恭邸、桂相商定允照答复，仍由恒祺轉交。

初五日，午刻敌人在玉泉山、万寿山、門头村等处焚烧，直至初六日午刻焰尙未熄。

初九日，付給两国埋葬、养贍銀五拾万两，該敌拆看一鞘，余均未动，会同我国派員看守，俟換約后再行拆看。仍須我国粘貼印花，寄回該两国分散。

見面換約本定初十日，因英、法两使不懂我国礼节，初十日在礼部演礼。

天津除府县署未占，其余各署并城隍庙、貢院、书院、大民房均被占踞。借口天气寒冷，暫为借住。

津郡紳士张錦雯、辛荣，经恭邸飞札調京，随同議和。

僧邸革去花样[翎]，仅留欽差大臣銜名。奉旨令赴圓明园查拏土匪。

十一日，午刻恭邸由天灵[宁]寺进城，住漳[彰]儀門里^①西砖胡同法源寺內。是日未刻礼部与英使額尔金見面換約。該使帶馬步队二千名到礼部前，排队作乐，我国入座者勛貝子、克王、連公，桂良、賈

^① 今之广安門。

楨、周祖培三大学士，全冢宰庆、文伯川少农、宝佩衡少农、成魏卿仓帅、宋雪帆少空十一員^①，英国亦十余人，入座。崇厚、恒祺作我国通事，来回传話递約。画押毕，礼成。

十二日，午刻，与法国換約，法使葛罗带馬步队三千人，一切与英国同。至和約条款与八年及上海原定相符，就加多兵費一款。恭邸复立执据，以昭大信。

大清欽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和碩恭亲王，为立执据事，照得以上各条，原系戊午年在天津立定和約，业已恭用皇帝国宝，即为中国大皇帝慨願允許，全必照行之确据，毋庸另加御笔批准。为此立据加于条約之后，永远存照。須至执据者。

两国撤兵，前云，每国兵費現銀壹百万，付給方能退至天津，下余一千四百万，付清方将天津交还。经崇厚、恒祺連日婉說，法应允十七日起陆续退兵。英国亦允和約批准后退归津郡。

十二日廷寄胜保，令即轉飭各省援兵，各回本省，毋庸北上。

十三日法使搬进賢良祠。前为英使看定肃王府，該使不住，願住怡王府，亦于十四日搬进。

法国派人到天主堂，勘估工程，意欲重修，即日雇民动工。

是日恭邸派崇厚給两使送滿汉酒席两桌，水果各四盒，餽餽各四盒，法使照收。英使答复：“未給恭邸送礼，先給我們送来，今日暫不必收，俟明日搬进怡王府，送来必收，作为下馬筵席”等語。当将各物抬回。十四日复送往，仅将餽餽收下。云：“酒席非不收，实吃不受也。”

十七日，大兴、宛平两县捉拿官車，送法国退兵。

十八日，午刻恭邸搬进內城，同文祥住后門瑞云寺。崇厚搬至广化寺。桂良回本宅。僧邸仍住蓮花池，尙未赴圓明园。

十九日，法使来謁恭邸，在广化寺会面。据法使言，两日以来法兵已陆续退回津郡一万数千名，余兵不过一千。英国亦随法国陪退

^① 貝子綿助、克勤郡王庆惠、超等英誠公連成，文淵閣大学士桂良、体仁閣大学士賈楨、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戶部右侍郎文祥、宝璽、仓場侍郎成琦、工部右侍郎宋晋。

数千。是日奉到硃批，和約照准，并飭行知各省督撫，一律照办，决无疑意。恭邸于廿日午刻回拜法使，并訪英使，将硃批交两使閱看。

原续各約并稅則在瑞云寺刊刻，恭邸飭催限廿四日刷齐。

僧格林沁、瑞麟奉旨即赴热河，并带三监兵同往，于廿三日起程。

恭邸飭胜保，派大沽徐协，带本标兵一千，赴河間一带查拏土匪。

廿六日，法使帶領兵丁起程赴津，仅留艾嘉略一人，在京传教。

是日英国又来駐京欵差一名，名卜路斯，申正謁恭邸，在广化寺会面，当即留宴。宴毕即回怡王府。廿八日早要住肃王府，并許每年給租一千五百两，嗣又改住清貝子府(即連公老府)，拟額使去后搬入。

廿七日英使額儿金、卜路斯等一同赴津，英兵亦退尽，仅留亚妥瑪一人，看守連公老府。

本年十月应在天津付給英、佛两国各五十万两，已在戶部并內庫及万年吉地工程內，分別动拨，解往天津兌交。

僧格林沁、瑞麟奉旨查拏蝠、捻各匪。十月一日瑞由西道赴河間一带，僧亦于初二日由京经过，急速前往。运司崇厚前经恭邸奏請开缺，专办通商事宜。初一日奉到硃批：“长芦盐运使崇厚着开缺，以三四品京堂候补。武备院卿恒祺着办理海口通商事宜，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着帮同办理。长芦盐运使員缺，着貢璜补授。欵此。”

九月廿九日，留京王大臣奕訢等奏請回鑾一折。十月四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初七日接到廷寄：“英、法兵丁甫经退出，駐扎津郡过冬，究竟面递国书否？必須訂定后再为回鑾。所有奉天、山东、大沽等口通商事宜，虽派恒祺、崇厚赴津办理。仍着奕訢总办其事。至一切应奏事件，随时具奏。”

[十月]十一日，將通商稅則条款，頒发各省。

淮 生 日 記

薛 春 黎

编者按：薛春黎字淮生，一字稚农，安徽全椒人，咸丰年間进士，由編修改授御史。第二次鴉片战争时他曾主张抵抗。在他的日記中，对当时清政府內部情况，以及侵略者入城前后北京見聞，都作了記述。所記北京城內团防情况更可注意。日記原稿在庚子年間散失。这里发表的是其婿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記》(稿本)第二册癸酉年五月条下的抄件。

咸丰十年庚申七月 聞山东、山西亢旱。十二日，桂中堂良出京往津。

十五 牙門知会欽派帮办五城团防处同派十人，吳拙庵、郭漱六、薛世香、楊黼香、朱海門、刘鐫山、白兰岩，帮办中城則徐梦江暨余^①。

十六 午后至浙紹乡祠，即团防公局。总理大臣为周中堂、陈子鶴、宋雪驥、潘星齋^②。

十七 繕折請唐根石閱定。十九，复繕以未合款式易之。申刻，赴园。

二十 寅初公服偕世香、希初至奏事处递折，已初入內預备，聞已发交軍机矣。

廿五 連日秋燥，夷务吃紧，和不成和，战不成战。昨晚各大臣會議，均謂，巡幸木兰，御駕亲征，均万不可行。不得已仍就撫局，命怡王、穆蔭^③即日同往。于是京师人心大震。

廿六 两日吏胥捉車，市为一空。拟上衙門，不果。晚間，衙門知会赴园。

廿七 午夜赴园，与同人赴闕上书。已刻，传出硃諭，未蒙采

① 即給事中吳焯、薛书堂及御史楊榮緒、徐启文、郭祥瑞、刘有銘、朱潮、薛春黎、白恩佑。另一御史名任兆坚。

② 即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兵部尚书陈孚恩，工部右侍郎宋晋及左侍郎潘曾瑩。

③ 即怡亲王載垣、兵部尚书穆蔭。

納。同人皆噉然而哭，擬再冒死遞封，謂巡幸万不可行。

廿八 同人遞連銜封奏，抗疏力爭。兩折皆眉生秉筆，堅請明頒諭旨，即刻還宮，庶以定人心而延國脉。翁、祁兩中堂^①及九卿均遞封奏。申刻，傳出上諭，人心大定。

廿九 酉刻入城，至牙署住宿。內城營棚葦布，入夜燈光連綴似星。三鼓即起。

八月初三 巳刻赴顏料會館，即中城辦巡防處。時商民云集，議中城募勇百人，勸諭民捐民用，上戶六十，中戶四十，下戶二十。亦仙倡捐二百，予與夢江倡捐百六十吊。中城備有午飯，紳士董蓬山作陪。午後飯畢，操演機桶。與亦仙、夢江小坐錦〔綿〕蓑。外邊旗幟森列，中矗一竿，約高五丈，上豎大旗，東西對設機桶，担水之夫，各以小旗引導注滿，掌杆者皮衣中立。白光直上，如虹在空，赤日當天，飛雨四落，亦大觀也。歸至團防處，晤四大臣。

初四 本牙門遞連銜封章。是日拏獲暎夷五人，送交刑部。

初五 午後人心驚惶，聞僧邸^②已經小挫。又解夷會廿余名來京。晚間聞有吧嘎哩在內，廣東人无不欣躍，以該會最為凶狡也。

初七 午後恭繕奏折。外間傳言齊化、崇文各門均閉，戲館忽剪，池內人已散盡，市間驚攘不已。二更後，聞翁玉甫^③言：通人逃奔來京，恐有奸細，是以閉門不納。潘星翁^④言：午間僧邸已打勝仗。拜折不果。

初八 巳刻聖駕啟行，將以北狩，舉城驚恐。崇文、宣武門不啟，人心更疑，淀津喧攘竟夜。作字寄五城，堅囑出示。

初九 探知各鋪面尚開，五城告示已出，徧處實貼，如有搶劫者格殺勿論；倘居民拏獲，送團防處即行正法，因此人心稍定。午後西便門已閉，彰義、南西兩門亦閉，人心驚疑，潰兵環城喧擾。申刻與小宋^⑤前輩急辦本街團練，親往書寫，仍以圓通觀道士總筭。

① 卽大學士翁心存、祁雋藻。

② 科尔沁親王僧格林沁。

③ 翁同龢字玉甫，翁心存子。

④ 兵部左侍郎潘曾瑩，字星齋。

⑤ 何璟字伯玉，號小宋，時由御史遷給事中。

初十 訛言四起，忽好忽坏。因連日无报，城門已閉，各路耗息不通也。申刻至顏料总局点勇，时中城新募二百。探知今日已奉諭旨，命全小汀、周、賈两中堂^①为办事大臣。

十一 天气連日晴朗，紛紛告假出京。

十二 夷匪游奕城下，我兵視之若无睹也。

十三 出都車馬絡繹不断，西便門尚开，一切米菜均不得入。二更至中城巡夜，聞夷有攻齐化門之意。

十六 車行生意无以复加，百里之近必得十金，千里而遙即需百两。加以兵差絡繹，通市竟无一車。

十八 团防处知会有紧要公事面商，借車赴局。时同仁堂药舖乐平泉、恒和木厂王海，拟用弦高犒师之法，代为議和。僧邸有文书与五城商酌，拟約各舖戶同往。現夷人已运大炮至八里桥，仍不时至城根游弋。

十九 午后赴团防处探問商人消信，拟于明日清晨出城，众商在黑寺会齐，至夷营犒劳。

二十 京官出城，十室九空。

廿三 探知夷人五六百名于昨午赴园。夜有火光，城門又复紧閉。僧王退至西直門角樓。夷由六里屯、亮馬桥、广西門、龙头村拔营，至德胜門外土城黑寺扎住，又分股至园搶掠。我兵全潰，芦沟、长新、篁村等处已滿，行人不能径过。城内惊恐，銀价驟昂。午后便門甫开，出京者滔滔不絕。

廿四 車值較前尤昂，百里竟須廿金矣。彰义門仍未开。是日释巴夏李〔里〕。

廿五 甫讲和議，恒子久^②力言其事。已刻，夷人入城，由安定門入，仍留一門出入，尽他把守。

廿六 早起聞夜間探报，夷人飭民夫押抬綢緞衣物，运至土城搭棚。搜郑、怡、僧各王府金銀等物及腐，搶掠一空。又报，昨午新来夷

① 全小汀即吏部尚書全庆。周、賈两中堂即大学士周祖培、賈禎。

② 武备院卿恒祺，字子久。

人自石家坟至。此句敷衍邸起至天甯寺，而各門兵炮齊撤，不可解已。未刻，赴團防處。

廿七 夜間探報：知夷于昨晚又有數十人至園閒游。勛貝子^①帶兵至園彈壓土匪，住紅廟地方。土城有騎馬夷人瞭望，仍屯在黃寺等處。連日大風，天氣驟寒。

廿八 入城慰問沈公口口。時園腐衣箱書籍悉被掠去，兼喪車馬。

廿九 是日午刻開安定門，夷人進城馬步隊約有五六百名，恒子久帶隊引入。進城後見城上五虎杆上有藍旗一杆，心內白十字，十字廂紅邊。城外夷人，仍回地壇，即毀地壇，起築炮台。

九月朔 探報安定門樓五虎杆下，夷人設大炮一尊，東邊城牆上設小炮四尊，城樓下甬中設大炮二尊，上下炮口俱系向南。另有夷人二三百人，手執長槍在城上往來巡邏。城內鋪戶仍照常開設。又據東城外坊報，昨日午刻由安定門放進馬步夷兵四起，同和窩夷營僅剩二十餘人。是日，恭邸進城，住天甯寺。

初二 探報安定城東牆下挖有馬道，夷人出入無常，謠言大作，人心驚恐。又聞辰刻鼓吹撤隊，未知確否。夜雨達旦。

初三 內城豪宗巨賈遷徙紛紛，道路銜接，銀價貴至卅折。辰刻恒子久同巴魯到監，約帶夷人步隊五六十名，復至雍和宮赴聖廟。

初五 夷人焚毀圓明園，煙氣瘴天，都門震恐，凡二日火光不息。夷人照會，又索五十萬元，允以初九限期，以兵弁為我處傷害也。又索皮衣三千件，氈毯三千條及牛羊薪米。

初六 董丞^②送皮衣二千件、氈毯五百條，夷人不收，仍押交大興縣。

初七 俄羅斯夷官為我說和，言明賠償五十萬兩，准于初九兌付。擬初十日換約後再過旬日方撤兵回。又前所索之二百萬，因焚我園禁，只需一百万矣。

初九 團防知照，明日換約又須改期。夷人馬隊二百游白雲觀，

① 貝子綿助。

② 董醇。

胜营惊潰，急以白旗見示，夷人大笑之。是日付交五十万两，拟明日开箱过秤。彰义門外不靜。

初十 东城坊报：見有夷車百輛，裝載箱籠出安定門往通州去。通和窑退回數百餘人。巴夷帶官三員，携有夾剪，赴安定門開箱过秤。英國又挑怡王府作公館，不用肅王府矣。英夷走失六人，請提督查找。

十一 午刻恭邸到禮部，巴夷隨同^{克額}①等各坐八人大轎四乘，由安定門帶馬步隊約二千餘人，并帶女隊數十人，鼓樂三四百人，亦到禮部。旋回怡王府公館。

十二 巳刻恭邸到禮部。午刻法國葛羅、愛家樂、孟將軍②帶馬步隊三千人，各坐四人大轎三乘，到禮部換約，【后】回賢良寺公館。

十三 土城至海澱西北一帶并无夷兵。安定門城上城下夷兵撤退，城樓上仍留夷兵三十四人看守炮位。恭邸送酒席、鮮果、餽餽共十六抬至賢良寺。

十四 英國由安定門大營將所有物件全運至怡王府，擇日迁移。法國派人至順治門城根修理天主堂。未刻有夷人手持一册繪安定門大街各鋪圖樣。恭邸送酒席、鮮果、餽餽至怡王府。

廿八 入內閣會議公同具折迎鑾，自恭邸以下大小九卿均到。

十月初五 至內閣會議，知有旨暫緩回鑾，公議不發抄。

① 克靈頓(Hope Grant)及額爾金(Elgin, Earl of)。

② 孟斗班(Montauban)。

一、本會定於本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會所舉行會員大會，屆時請全體會員準時出席。

二、本會為擴大宣傳，特在會所內設立展覽部，展出各項展覽品，歡迎各界人士參觀。

三、本會為加強與各界之聯繫，特在會所內設立接待部，負責接待各界人士之來賓。

四、本會為提高會員之素質，特在會所內設立圖書館，收藏各種書籍，供會員借閱。

五、本會為豐富會員之生活，特在會所內設立康樂部，提供各種康樂設施。

六、本會為加強與社會之聯繫，特在會所內設立聯絡部，負責與社會各界之聯繫。

七、本會為提高會員之服務品質，特在會所內設立服務部，負責提供各項服務。

八、本會為加強與會員之溝通，特在會所內設立秘書處，負責處理各項事務。

九、本會為提高會員之參與度，特在會所內設立活動部，負責策劃各項活動。

十、本會為加強與會員之合作，特在會所內設立合作部，負責與會員之合作。

廣 告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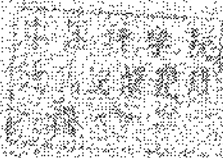
总 34 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2-28/12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 〕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以陽文①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 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

总 34 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1/32·9 13/25 印张·2 插页·203,000 字

1964 年12月第1版

1964 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800 定价：(9)1.20 元

统一书号：11018·546 64.12.京型